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三冊目次

歷代名臣傳三十五卷續編五卷歷代名儒傳八卷歷代循吏傳八卷（一）

（清）朱軾　蔡世遠撰　清雍正刻本

歷代名臣傳三十五卷續編五卷

歷代名儒傳八卷歷代循吏傳八卷

（清）朱軾　蔡世遠撰

清雍正刻本

（一）

史傳三編五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凡名儒傳八卷。名臣傳三十五卷。又續編五卷。循吏傳八卷。成於雍正戊申。時明史尚未成書。故所錄至元而止。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宋又斷自濂洛以下。軾所爲傳。上起田何伏生申公諸人。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諸人。不沒其明道之力。於宋則胡瑗孫復石介劉敞陳襄。雖軌轍稍殊。亦並見甄錄。絕不存門戶之見。可謂得聖賢之大公。其以遷就利祿。削揚雄馬融。以祖尚元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匡衡王安石。亦特爲平允。惟胡寅修怨於生母。王柏披猖恣肆。至刪改孔子之聖經。咸預斯列。似爲少濫。據王福畤之虛詞。爲薛收作贊。亦未免失之不考耳。名臣傳所列凡一百八十人。去取頗爲矜愼。續編所列又三十九人。其凡例曰。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編次已定。附之於後焉耳。然見爲稍亞而乙之。與失於偶漏而補之。其品第則有閒矣。混而無別。亦稍疎也。循吏傳所列凡一百二十一人。雖體例謹嚴。而頗未賅備。如何易于之類。表表在人耳目者。多見刊削。其去取之例。亦未明言。殆不可解。要其標舉典型。以示效法。所附論斷。亦皆醇正。固不失爲有裨世教之書矣。前有軾及蔡世遠總序二篇。又三編各有專序一篇。蓋名儒傳爲李清植所纂。名臣傳爲張江藍鼎元李鍾僑所纂。循吏傳爲張福昶所纂。世遠商搉之。而軾則裁定之云。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者于與少宗伯
潭浦蔡聞之先生所編訂論次也自司
馬子長變編年為紀傳後之作史者因
之凡傳一人必敘其人之所學所守所
言所行所值之時所居之官原始要終
無虛美無隱惡而後加之褒貶以為勸
朱總序

為懲猶用藥之按病症折獄之比罪案
舍此不能暢其臆為論斷也今考史記所載
帝紀世家列傳凡百有十二卷而儒林
循吏以類為目其他名公巨卿或分或
合其義例蓋有取焉漢初儒者不概見
所傳惟文景間明經穀人然等孟氏於
荀卿列子貢於貨殖其所謂儒蓋可知
矣汲黯與鄭當時合傳而王陵之戇直
僅附見於陳平世家子產公儀仲孔子
孟子之所稱述而與石奢李離同列之
循吏毋怪後之人議其疎畧抵牾也夫
以馬遷良史之才父子相繼勒成一家
言猶不免疎畧抵牾之譏他無論矣間
之先生嘗與予上下二千載中學術事
功之真偽純疵於聖人是非之義未敢
自信為有當然如黃老之害道游俠之
亂政必嚴加退斥斷不敢附會史氏以

疑誤學者是則予兩人之志也於是與同學諸子商確纂輯錄兩漢至元以儒稱以臣顯以吏著者若干人各為一傳事皆本諸舊史而詞之游者刪之義之疑者缺之其嘉言懿行見於他書者採而益之蓋安溪李君世豳與其從子立

朱總序　三

侯南城張百川南靖張季長漳浦藍玉霖為之草創而討論折衷聞之先生寔總其成予不揣固陋間出其一知半解與相參酌書成析為若干卷爰以質之當世或云蓄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論道經邦宣猷宰化莫非性分內事今區而別之為名儒為名臣為循吏使人疑儒術之迂疎而謂卓然樹立者皆適逢其會非有所本而為之其可乎予曰天德王道原無二致然淺深同異視乎其人士元才絀于百里黃霸入相功名減於治郡申公轅固生以宿儒應辟卒無

朱總序　四

所建白而去此由氣質之禀于天者不能無蔽是以優於此絀於彼見知見仁各隨其性之所近欲其體備而用周也難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亹亹翼翼用人行政一本於欽明緝熙之學又日進內外臣工教

以自勵也有不能者才之稟于氣無不
朱總序 五
偏者性之根于命也惟格物明理以啓
其端或懼慎獨以踐其實擴而充之以
化其氣質之偏由是出其所學上而輔
佐
聖君為萬世開太平之治即効一官分一職
亦必佚養涵濡登風俗于醇古此一德
泰交唐虞師濟之盛也漢唐以下烏足
道哉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高安朱軾書
朱總序 六

序

竊聞聖賢出處不同其道原無二致也果有得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學則大用即為名臣小用亦為循吏而用與不用皆可為名儒總以盡其分之所當為行其心之所不容已斯可以自問於

隱微寤寐者即可以共白於天下後世而一時榮辱毀譽俱勿計焉自人之氣稟不能無偏物欲不能無蔽於是明不足以自見而眩其明者日益多力不足以自守而撓其力者日益衆則將上負

聖天子以聰明廑知之姿繼重熙累洽之治高安朱先生以一代名儒由詞林出為縣令敭歷中外迄掌

綸扉謨明弼諧贊襄盛美凡名臣循吏之境地皆身歷而實踐之洵乎接濂洛關閩

之心傳而紹稷契皐蘷之洪業矣乃坐論之暇不廢稽古爰採歷代名臣循吏名儒列傳各為一集分別論定鋟諸梓以廣其傳合數千年間名公鉅卿豐功偉烈潛德幽光莫不朗朗如列鏡中赫赫如在昨日蓋仿史漢之體裁而更精

其權量千古之臣極在是千古之人紀亦在是矣衛不敏幸嘗侍教左右略知策勵是集之刻猥蒙命以弁言竊思三代以後名臣循吏莫盛於漢名儒莫盛於宋何哉漢之世用人不拘流品明試惟以實功宋之君仁慈恭儉優渥儒臣

故經濟學業雲蒸霞蔚如響應聲如影隨表不可誣也當茲景運光昌

天子立賢過於成湯作人邁於周文其抱經世大猷乃心體國者固已賡歌廊廟垂懿旂常而循良守令惠政方施於境中徵書已降於

闕下至於通經學古之士莫不拔茅連茹彙聚而升將見名臣循吏名儒比肩接踵古今人豈遂不相及耶　先生之編是集也欲使服官涖民者見諸寔效而閉戶窮經者嬗其薪傳所以黼黻太平媲隆三代意至深遠凡讀是集者能無

觀感而興乎此則衛之所以皇然自勉而願與天下士大夫共勉之者也謹序

雍正丁未壯月彭城後學李衛頓首拜撰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五性粹然至善用內直之功敬脩而不怠方外之功集義而無歉則元善之長充周而不可窮先聖傳心之學於是乎在上之為論道經邦之儒次亦為

於分其本充者其末茂使董廣川大用於漢文中子及遇興唐功不過於蕭曹房杜哉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及出令晉城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奏疏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浙東南康潭州諸治蹟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且

哉故曰無事於分也然使語魏丙姚宋如司馬公許魯齋復何分於名儒名臣以精一之學則粗矣抗召杜卓魯於魏陸韓范之列則遜未逮矣況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級次第則亦不必於合也方今

天子神聖道統治統萃於一身以至道醇修
勗士類以皋夔稷契望諸臣以廉謹仁
明飭吏治一道同風之盛于斯乎遇之
高安可亭朱先生服儒體道負開濟大
畧入為卿士出為牧伯由冢宰陟台輔
以襄
聖天子盛治與世遠同事

蔡總序　三

禁廷一日語世遠欲纂漢唐以来至於宋
元名儒名臣循吏等傳各為一集合為
一書世遠在鼇峰書院時故嘗校刊先
儒諸書又私纂歷代名臣言行録實有
素心顧以均服職事未遑手録屬諸同
志四五人分纂傳論高安公定其領要
重申討論世遠亦旁覽廣披細加叅訂
再閱歲而書告成事蹟繁多年代久遠
或恐有紕漏舛錯之譏要可為高山景
行之藉士幸生
堯舜之世懷三代之英三者之中服膺砥礪
備其全體固足以求志達道成曠代之
人豪即得其一節亦足以寡一身之過
淑躬而濟物藹藹吉士維

蔡總序　四

天子使人材之盛比於成周風俗之美躋於
陶唐是則編輯是書者之惓惓也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朔日漳浦蔡世遠
書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始漢留侯迄元董摶霄凡二百有奇或曰人才莫盛於虞周五臣十亂盡之矣夏禹啟間類皆先代之臣殷伊尹仲虺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傅說外他無聞焉今編名臣若干毋乃濫乎曰必

朱序

一

如皐夔伊傅周召而後謂之名臣則得與斯選者幾何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集中所載皆上法古人而卓自樹立者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如汲長孺魏文貞者非所謂社稷臣乎漢之武侯唐之宣公宋之韓范司馬第其品在天民大人之間歟或謂武侯宣公韓范司馬之有功聖道者不少何以不列於名儒曰天生聖賢以為天下未有功名不本於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發為功名者不幸而著書育才以守先待後非得已也程朱之不為名

朱序

二

臣有以夫是故有堯舜而後有五臣有文王武王而後有十亂漢唐以下遭際不同聲績亦異總其要歸多由元首我

皇上嘗訓廷臣謂非皐夔稷契成堯舜堯舜實成皐夔稷契吾君臣其交勉之恭繹

聖言夙夜警惕自念遭遇

聖明不能感發刻勵附日月之末光垂榮施於無窮可謂上負
君下負所學矣爰錄名臣都為一編審其所值之時所行之事所守之節所建之業或俊偉光明直行己志或委婉曲折務達其心之所誠然而後已雖不能與皋

朱序

夔伊傅周召等量而齊觀要從此日以尚友千載高山景行者必于淵求玉者必于於山適伯樂之廐者纖離綠駬惟駕所地恭觀效法以自奮于

克舜之世書曰汝翼汝明汝聽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行將昌暮遇之矣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高安朱軾書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濶踈如陳寔張浚必録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

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純用鈎距之術揚雄為莽大夫故均削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為開國功臣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捨負經綸鬱不得施用方殷遽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所遺不偶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忠武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

者狄梁公李鄴侯也郤德高年蔚為國瑞者高允文彦博也蓋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于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威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溫嶠李晟祖逖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畧蓋世

龍利不居張子房高矣鄧禹曹彬亦可
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臣顏文信國余
關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黃陳
璠胡銓最顯合千數百年巨公碩彥榮
勳峻節彙次成書若聚之於一堂而親
聞其謦欬緒論也若詵身處地而親見
其設施張弛溫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概

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僭加脩
飾之高安公又從而潤色之蓋高安公
贊襄密勿于
帝廷時聆
疇咨之訓廢明良之歌世遠又簪筆
起居忝在講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
聞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
私忘家者諄懇詳盡非語言記注之所
能繪可以垂之千百代而為典謨爰推
本此意與諸君合訂此書以脩朝夕之
省覽起臣子之觀多士幸際昌期之
會奮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為階梯而上
溯焉益甘傅周召可比隆也漢唐以
也若琳琅羽苹締縞枹簡五色之土三
品之金九江之龜之貢于夏后氏之廷
也若大訓球圖貝鼓戈和弓之陳周
家之房序也編次者誰自漢至隋南城
張君百川也唐至後五代漳浦藍君玉
霖也宋至元安溪李君世熙也三君稽
古有得慨慕前脩負經世之志高安公

下云乎哉

雍正五年丁未夏五端陽日漳浦蔡世遠書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凡例

名儒名臣循吏俱始于漢終于元何也據二十一史以立傳也

天德與王道大用與小用原無二致三者原不必分但依類以見耳如龔遂豈不是名臣而列在循吏虞詡豈不是循吏而列在名臣司馬光豈不是名儒許衡豈不是名臣而姑以分屬程朱在朝則為名臣牧民則為循吏而列之名儒讀書論世但存是則是倣之心不必泥也

稱名史例也周程張朱獨稱子者

聖祖仁皇帝所定也凡詔誥奏章俱然于以見我

朝尊尚正學卓越前代焉

各傳雖依據二十一史本傳然多採傳記及各家文集以成之凡大人物尤加意蒐羅如諸葛亮則兼採裴松之習鑿齒諸史及諸葛丞相集魏徵及唐初名臣奏議是也名儒漢史則採宣公奏議則採之伊洛淵源錄及續錄若本人語錄文集等書宋名臣則採之

名臣言行錄及續集別集等書按其年月擇其簡要
有三易稿而後成者
一人之事有散見于他傳者則類聚之本傳如周勃誅
諸呂則取高后紀以入之張柬之復唐祚則採五王
傳以入之是也是故苟其無關體要雖原傳所有必
刪繁以就簡苟其事不得畧及言行可法者雖散見
于他傳亦必參考以成文期于辭省而事備耳
奏疏不能詳也有至要者則載之并採之歷代名臣奏
議與其詳于大人子虛解嘲也毋寧詳于奏疏論贊
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編次已定附之于後
焉耳
羊祜杜預曹彬昔之所謂名臣也但祜與預在魏朝皆
有封爵彬亦爲周之國戚不能無春秋責備之意故
列之續編若周瑜魯肅慕容恪王猛等亦降列之者
蜀漢爲正統非魏吳之比東晉爲正統非南北朝之
比也

歷代名臣傳目錄
卷之一
漢
張良
蕭何 曹參
周勃
周昌
申屠嘉
卷之二
漢
賈誼
張釋之
周亞夫
汲黯
蘇武
卷之三
漢
霍光

金日磾
張安世
趙充國
王吉
卷之四
漢
魏相
丙吉
蕭望之

朱雲
王章
王嘉
鮑宣
卷之五
漢
鄧禹
馮異
寇恂
來歙
馬援 耿弇
卷之六
漢
劉蒼
第五倫
袁安
何敞
楊震 秉 賜

卷之七
漢
李固 杜喬
朱穆
虞詡
張綱
劉陶
卷之八
漢

陳蕃　竇武
李膺
傅燮
皇甫規
王允
卷之九
漢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趙雲
蔣琬　費禕　董允
卷之十
晉

陶侃
郗鑒
卞壼
謝安
卷之十二
南朝宋
袁粲
北朝魏
高允
蘇綽
卷之十三
唐
房元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傅奕
卷之十四
唐
馬周
褚遂良
裴行儉
狄仁傑
徐有功
張柬之

卷之十五
唐
姚崇
宋璟
韓休
張九齡
張巡 許遠
顏杲卿 眞卿
卷之十六

唐
郭子儀
李光弼
楊綰
崔祐甫
段秀實
李泌
卷之十七
唐
陸贄
陽城
李晟 懇
卷之十八
唐
馬燧
渾瑊
李抱眞
杜黃裳

裴垍
李絳
裴度
卷之十九
唐
李渤
韋處厚
李德裕
劉蕡

五代周
王朴
卷之二十
宋
呂蒙正
張齊賢
田錫
呂端
李沆

王旦
卷之二十一
宋
寇準
張詠
李迪
王曾
杜衍
卷之二十二
宋
范仲淹
韓琦
卷之二十三
宋
富弼
歐陽修
文彥博
趙抃

蔡襄
卷之二十四
宋
司馬光
呂公著
范純仁
卷之二十五
宋
范鎮
呂誨
鄭俠
范祖禹
蘇軾　轍
卷之二十六
宋
陳瓘
韓忠彥
李綱

卷之二十七
宋
宗澤
趙鼎
張浚
卷之二十八
宋
岳飛
韓世忠
劉錡
卷之二十九
宋
劉子羽
吳玠　璘
高登
洪皓　朱弁
胡銓
卷之三十

宋
虞允文　陳康伯
陳俊卿
王十朋
趙汝愚
卷之三十一
宋
孟珙
汪立信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卷之三十二
金
梁襄
徒單鎰
完顏承暉
卷之三十三
元
耶律楚材
劉秉忠
廉希憲
卷之三十四
元
史天澤
安童
徹里
不忽木
董文用
郭守敬
卷之三十五
元
陳天祥
哈剌哈孫
李孟
余闕
察罕帖木兒

董搏霄

歷代名臣傳目錄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一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歷五主秦滅韓時良年少未宦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至期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乃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

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再戰皆勝。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羽季父項伯素與良相善。良居下邳時。伯嘗殺人。從良匿。至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良因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旦日良從沛公以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項王留與飲。項氏臣范增令項莊拔劍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良至軍門。召樊噲。噲入。諭讓羽。且爲沛公解。稍定。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令良留謝。謂曰度我至吾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大將軍者范增也。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已爲項羽所殺。時漢王方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共滅楚。項羽以故未西。羽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布。而使人連彭越。令韓信將兵舉燕代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良從外來。漢王以酈生計告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封比干墓。釋箕子之囚。發粟散財。以賜貧窮。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數者陛下皆未能也。且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請自立爲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良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遣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及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項王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良與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不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而信越不會。至固陵。爲楚兵所破。漢王入壁自守。良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其計。發使告信越。信越兵皆會。共破楚兵垓下。遂滅楚。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問曰、此何語。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帝從之。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帝都雒陽。良曰、雒陽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帝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

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彊要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公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呂澤所。十一年、黥布反。帝自將而東。羣臣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毋與楚人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帝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帝破布軍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帝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帝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帝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

策。爲帝者師。固老人教之。亦素所樹立者厚耳。宋儒論曠代殊絕人物。首屈指張良。豈徒以智謀勇畧較哉。若夫穀城黃石。具載史漢。然怪神之事。君子闕焉。

蕭何　曹參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三十五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

策。爲帝者師。固老人教之。亦素所樹立者厚耳。宋儒論曠代殊絕人物。首屈指張良。豈徒以智謀勇畧較哉。若夫穀城黃石。具載史漢。然怪神之事。君子闕焉。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三十五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三十五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三十五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

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
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滅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何功最盛封鄸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宜第一。帝已撓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鄭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奚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益封二千戶。十一年。帝自將討陳豨。有告淮陰侯信謀反者。呂后用何計誅信。帝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有疑君心。故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其秋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貸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帝復大說。後何爲民請上林

中空地。帝怒。械繫何。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

我不過爲紹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令百姓聞
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
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
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買田宅必居
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
家所奪孝惠二年卒謚曰文終侯

沛公爲碭郡長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其
後項羽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
爲將軍從還定三秦賜食邑于寧秦漢二年拜爲假左丞
相以破魏功賜食邑平陽及高祖即帝位徙韓信爲楚王
參歸相印爲高祖封長子肥于齊以參爲齊相國六年賜
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户世世勿絶參功凡下二
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都守
司馬侯御史各一人身被七十創野戰略地爲諸將最孝
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天下

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
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至爲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參乃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
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
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
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名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
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以爲常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
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間語窋試從容
問而父窋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怒笞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
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

皇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卒。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窗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

論曰。世言蕭何初進韓信于高帝。後復獻計誅之。爲德不卒。夫君臣朋友。惟其道爾。使信果有逆萌。何安得顧朋友之私。而忘君臣之大哉。何與參始相善也。既而有隙。及何死。薦參代相。參遵何舊章。至尊如君。親如己子。官吏賓客。衆多具爲言。卒恪守不變。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若何與參。可謂羣而不黨者矣。此與宋韓琦范仲淹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者。易地皆然。彼彬彬號士君子。而推賢讓能。反出刀筆吏下者。亦獨何哉。

周勃

周勃。其先卷人也。徙沛。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爲沛公。勃以中涓從所至攻城略地。皆有功。賜爵五大夫。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及爲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王即皇帝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二百户。從帝攻韓王信有功。又擊斬陳豨。破盧綰。盡定其地。勃自從高帝攻戰。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一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然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初高帝臨終。謂呂后曰。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以爲太尉。七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八年。威權自恣。殺三趙王。立呂氏三王。廢少帝。復立它人子弘爲帝。諸大臣力不能制。及惠帝六年。曹參卒。以王陵陳平爲左右相。而以勃爲太尉。七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八年。威權自恣。殺三趙王。立呂氏三王。廢少帝。復立它人子弘爲帝。諸大臣力不能制。恐禍及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出刀筆吏下者。亦獨何哉。

分。陳平用其謀。與勃深相結。及太后病。令呂祿以趙王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誡之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崩。以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與平陽侯窋爲內應。以誅諸呂。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產祿欲作亂內憚勃章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背己。未敢發。

周侯酈商之子寄與呂祿善。勃與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會郎中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誡之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崩。以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與平陽侯窋爲內應。以誅諸呂。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產祿欲作亂內憚勃章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背己。未敢發。

郎中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宜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爲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窋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恐弗勝。馳語勃。勃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乃謂章急入宮衛帝。子卒千餘人。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須。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于是陰謀謂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請與太僕汝陰滕公除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名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遞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遞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殺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請歸相印。帝許之。歲餘。丞相平卒。復以勃爲丞相。凡十月餘。免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予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太后弟薄昭。昭爲言太后。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乃復就國。

孝文十一年。卒。謚曰武侯。

論曰。寬仁如孝文。不鉄鉞不朝之玉。不桎梏受賂之吏。丞相勃平定內難。加以迎立大功。顧屢遭策免。又詔獄焉其故何也。勃天資厚重而苦不好學。當其上符璽時。願請閒有言。非以市德。即以營私。明主猜疑之端。固已伏於此矣。一生鄙朴。推魯少文。袁絲謂其有驕主色。蓋功則高。而所以居功者未善乎。方高后擅王諸呂。面折廷諍。不如王陵。沉幾觀變。不如陳平。而高帝獨曰。安劉氏者必勃。卒之國勢累卵。不動聲色。轉移於呼吸間。可不謂社稷臣哉。

周昌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乃皆從沛公沛公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去而使苛守城楚破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亦素憚昌及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帝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行且代君昌笑曰何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見高祖心獨不樂悲歌問曰陛下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懼萬歲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

者乃可高祖曰然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于是徙昌爲趙相而拜堯爲御史大夫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固不遣趙王太后怒遂使使召昌昌至太后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歸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

論曰高帝溷達大度然以馬上得天下自鄙陸叔孫諸人待之不少加禮昌以木彊無文立于朝獨見嚴憚其丰采豈可想見也漢初豪傑競起智名勇功無慮數什伯而伉直強忍不顧犯主之顏色使公卿貴戚近幸孝文汲黯于孝武又其間風興起者也君子之立身事君也惟義所在而不以盛衰榮敗易其心方戚姬寵幸昌持大義廷爭不少假及其母子榮榮畢命旦夕乃再

四打槩至于事勢窮蹙且賫志銜恨以殉。前後若兩人。而終始原一節。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侯國則侯國重。豈不屹然骨鯁大臣哉。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初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壝垣也嘉聞之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嘉請誅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壝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澤輩皆以列侯繼踵踳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于世者

論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周禮天子晉御攝僕及後宮奄尹女奴之屬皆領之太宰蓋所以大出入起居之坊而裁抑其恩倖杜閉其讒衰使無有淫媟戲嫚之漸以蕩上心清宮府正朝廷於是乎在惟聖帝明王敬信其大臣諸巧言便辟側媚之人不得以間之故唐虞三代之隆無宦官宮妾亂政之禍此道得也是以君子不難申屠嘉而難孝文皇帝夫割內心之私愛以伸明法自敵以下猶或不堪況天子乎嘉正色立朝前後執法不少回互然卒有所梗而不行者非特寵錯機深不如鄧通之馴謹易制亦由景帝偏聽私人逆忠直遠耆德之故也司馬遷班固乃謂嘉剛毅守節而無術學夫蕭曹陳平守功以謙亦保身之一道然古大臣不以寵利居成功惟復政厥辟可也既已在其位而持祿養交阿諛順旨是孔光張禹輩皆得託于學問深謹之氣象以益其庸惡陋劣而長富貴于子孫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漢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行第一徵爲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書乃召爲博士是

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爲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自顧不逮遠甚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二年誼上疏請廣積貯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前聞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生之甚少而靡之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匱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

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多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親耕籍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檀紛亂諸事誼漸疎不用以天子思大用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

爲長沙王太傅時帝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誼上疏請收銅而禁盜鑄以爲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

炭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請收銅勿令布使民不得鑄錢賈山亦言之帝皆不聽誼適長沙行次湘水爲賦弔屈原亦自傷也居三年有鵩止其舍誼既懼長沙地卑濕壽不得長鵩又不祥鳥也更爲賦以自廣後歲餘徵誼入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勝太傅勝文

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傳之。是時單于數侵犯邊塞。天下
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擬過當。往往以逆誅。誼數上疏
言事。多所欲匡建。大略謂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
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其策當世諸侯王則曰。其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其於播德威移風俗。定經制。先禮後法。教
太子。禮貌大臣。諸事皆反覆引喻。切當治體。自謂稽之天
地。驗之古今。日夜念此至熟。非虛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
免就國。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誼
以建言及之。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窮成始帝復封淮南
厲王四子爲列侯。誼再上疏諫。又請帝增淮陽王武代王
參封地。以備齊趙吳楚。二王文帝子。景帝親弟也。帝從誼
計。徙武爲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其後卒賴其力破七國。
懷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
三。文帝後思誼言。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子以
王之。武帝時主父偃因誼策。請推恩使諸侯王得自分子
弟國邑。諸侯始弱。武帝又舉賈誼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

嘉好學世其家。

論曰。西漢諸臣好謀議。通權術者稱賈鼂鼂之削七國。
與賈箕諸侯王畧同。而爲袁盎所中。亦其天性刻深。動
與禍會也。賈之學術論議。較正于鼂。而醇深不及董廣
川。踔厲風發。無寬居之度。優柔夷猶之致。諸葛武侯有
言。寧靜可以致遠。斯洛陽南陽所由以異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以貲爲騎郎事漢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二世而亡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遂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乃得入文帝稱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過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廼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後景帝立。釋之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以此讓王生。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于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論曰。自周公弘吐哺握髮之誠。延見天下士。後世賢公卿因之。虛己側席。有加禮焉。迄于漢初。流風未衰。曹參之于蓋公。王生之爲張釋之。是也。釋之終以劾奏太子得罪。然尊朝廷。敬官守。乃人臣盛節。其不奉詔拜嗇夫。尤見大體。漢世稱賢廷尉二人。張釋之于定國。定國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重經術。考其生平。釋之風節。尤著漢朝哉。

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庶子也。初爲河內守。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亞夫軍細柳。皆授將軍號。帝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是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景帝以亞夫爲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阨隘之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阨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亞夫父客鄧都尉說亞夫曰。吳楚兵銳。其鋒難與爭。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糧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亞夫從其計。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吳方攻梁。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飢。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平。由是梁孝王與亞夫有隙。五歲遷爲丞相。帝甚重之。栗太子廢。

亞夫固爭之不能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太后欲封皇后兄王信爲侯。帝問亞夫。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今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顧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帝曰。起。亞夫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葬器。不時與錢。爲人所告。事連亞夫。名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卒。

論曰。高祖功臣。雖保全終始。如蕭曹張陳。及其再傳。或嬰罪戾。被削奪者多矣。兼資文武。備位將相。獨亞夫一人。與其父後先輝映。可不謂賢歟。文帝法古賢君推轂之義。屬之景帝。委以重權。此與高祖以周勃屬之孝惠同。豈非深計遠慮明畧之主哉。亞夫剛以取禍。司馬遷譏其足已不學。然用兵能任趙涉聽鄧都尉。推賢下士。

有儒將風。至爭太子以固國本。不侯王信以存祖制。細
降人之封。激厲忠節。明于大體。雖詩書之所稱訓。何以
加焉。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十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
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粵相攻。帝使
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
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又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遷滎陽令。黯恥
爲令。稱疾歸田里。帝聞。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

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
海大治。稱之。召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
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
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
伯爰益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
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帝方招文學

儒者。謂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于帝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深文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閒常言與匈奴和親無起兵。帝方尊重公孫弘。而張湯用文法數奏決讞以幸。黯常面觸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誣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帝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過黯過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

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匈奴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數。臣愚以爲陛下得彼人。皆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掠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帝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之。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汝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好興事變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帝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帝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初。黯爲主爵都尉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以杯酒爭忿。欲殺將軍灌夫。而魏其侯竇嬰救之。廷辯東朝。公卿以下畏田蚡莫敢言。惟黯以魏其言爲是。始終不變。同時陳人鄭當時。以善推轂賢士。中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論曰。自古聖帝明王。所求乎格其非心。養其德性者。不遺于侍御之人。況所得賢士大夫哉。汲黯立朝。天子嚴敬比于師保。自王公咸屬近幸。莫敢以非禮干。及賑救窮黎。開釋無辜。汲汲然惟恐後。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汲黯有焉。

蘇武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父建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武少以父任與兄嘉弟賢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將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衛律者漢使使匈奴還聞李延年得罪律素善延年懼並誅復亡歸匈奴單于立爲丁靈王未嘗一日離左右也勝聞常言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事敗其黨多戰死而生得虞常單于乃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議欲殺漢使者

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詞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前南越宛朝鮮三國殺漢使者皆立取屠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將兵五千出居延爲單于所遮降。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陵愧負漢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乃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賢兄弟俱冒罪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匿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乃獨爲異域人。壹別長絕。陵起舞且歌。歌罷。泣數行下。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爲典屬國。賜賚有差。常惠等三人皆拜郎中。餘六人以老賜錢歸家。復終身。武留

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宣帝既立以武著節老臣甚優寵之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在其列

論曰蘇武陷身絕域瀕死者數矣或慷慨而赴或從容而就卒全身名爲漢室光固知三軍可奪帥而匹夫必不可奪志也東漢時耿恭以單兵困守孤城至於鑿山得井煮弩爲糧連月踰年萬死一生其後遇救引歸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敝形容枯槁與武事絕相類丹心苦節歷九死而不移而其精誠所格鬼神亦若陰爲護持者忠孝之所以能動天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

漢

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生去病去病母乃侯家侍者衛少兒也吏畢歸家復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會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霍中孺爲買田宅而去還復過焉隨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閤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自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論前書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拜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並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卽位、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時武帝遺詔、復追錄光前與日磾上官桀等討莽何羅功、封光博陸侯、桀安陽侯、日磾秺侯、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納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光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光。問之。止晝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帝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

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擊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樂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光知時務之要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罷權酤官輕徭薄賦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復文景之業焉及昭帝崩亡嗣卽日承皇太后詔遣官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趙拜擢官夏侯勝傅嘉等進諫皆繫獄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語以宜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否延年以伊尹放太甲對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莫敢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社稷將傾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事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約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承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署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閤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樂人恣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記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

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紱。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誅。貶有差。光與丞相等會議。奏皇太后。迎立衛太子孫病已。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益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不貲。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雲弟山光兩女婿。昆弟諸婿外孫皆已貴顯。寵親連體。根據于朝

廷。光自後元時秉持萬機。及宣帝即位。乃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之。每朝見。帝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及光病篤。車騎自臨問。爲涕泣。光卒。帝及皇太后親臨其喪。遣官治家。賻葬。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子禹嗣。封先光未死時。拜右將軍。兄孫山封平樂侯。奉驃騎將軍去病祀。雲封冠陽侯。而光妻太夫人顯恣行奢淫。寡居時。與光壻奴馮子都亂。禹山竝繕治第宅。與馬。多從賓客。圍獵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馮子都數犯法。于是上始病之。初宣帝立其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

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后暴崩。吏捕劾衍侍疾七狀下獄。簿責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光卒後。語稍泄。帝頗聞之。乃罷禹右將軍。盡徙其親黨在宿衛及屯兵者。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山等自見失勢。密以毒后事探顯。顯恐。急吐實。禹山等大驚。于是謀令顯爲太后言。先誅丞相魏相及平恩侯許廣漢。而廢天子。會有告之者。事下廷尉。詔止勿捕。禹山等愈急。顯屢夢不祥。而第中數見怪變。謀愈益急。乃欲使太后爲帝外祖母博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帝立禹。事發覺。雲山皆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廢霍后處昭臺宮。其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

前漢書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閣之間。確然秉忠。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斷。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

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沉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論曰。光明達愼厚。爲漢宗臣。其擁昭也。承天下虛耗之後。行政施化。與民休息。十三年如一日。其立宣也。出于因是遂有伊霍之稱。此儗之不以其倫也。其他無論卽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豈光所能見。及誅史稱光驂乘于宣帝。帝內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又任宣追述光柄國時。中廷尉李种王平等。皆坐逆意下獄死。樂成小家子。得幸至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輩。視丞相亡如也。雖所語或有過當。然自擁立二君。專國既久。恐未能不變其二十餘年謹愼小心之初度也。豈誠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抑精神衰則驕生。傳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也。夫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是以聖賢兢兢于房幃衽席之地。情欲無感。而燕私不形。光身爲弼亮潔其身。無欲乃可言王佐也。漢唐諸臣。能講求斯道者或寡矣。于不學之霍光何尤。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昆邪休屠王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單于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帝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以帝之貴重之也帝閒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過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帝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帝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帝知太子冤通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武帝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帝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particular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帝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頸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於是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異之及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賞在宣帝時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得不坐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論曰、日磾以降臣事漢室卓著大節。立賢無方。武帝知人哉。夫小不忍則亂大謀。霍光間妻顯毒后之事。而猶與不發。卒以滅族。視日磾之殺弄兒不奉詔內女後宮者。識量相去何等也。日磾之父以不降見殺。其母教誨子有法度。其子爲霍氏婿。而早自遠禍。閑門之嚴。來矣。功名令終。施及後嗣。豈偶然哉。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其父湯。故酷吏也。安世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詔封富平侯。昭帝崩。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

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子三人皆中郎將侍中。光卒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令毋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音。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辭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

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帝不可。固辭弗能得。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曉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間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

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說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讒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跡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涇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謫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帝以爲北地太守。歲餘。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賢。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守冢户數。稍減至三十户。帝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彭祖爲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于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
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强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强起視事至秋卒天子贈
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子孫世嗣侯不絕
論曰傳稱安世父湯兒時爲磔鼠文辭如老獄吏其聰
明有絕過人者顧舞智弄文遂以惡終安世獨改父之
德一之乎正非素常學問識義理能如是哉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是子而安世之平日訓敎爲有素也觀其制節謹慶化
及妻孥或以爲鑒於霍氏不知彼皆心儀古大臣之風
烈而訓行之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儒行曰程功
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中庸曰隱惡而揚善安
世蓋兼有之方霍光驂乘天子背芒刺安世代之乃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彼其績學深醇容貌詞氣之間固
已穆然遠矣邁前迹貽後昆以世有祿位蓋詩書之流
澤長也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以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匈奴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事聞、徵詣行在、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旋以擊匈奴功、擢爲後將軍、與霍光共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擅使不敬、其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羌種豪解仇交質盟詛。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臣觀匈奴欲與羌合、蓋非一世矣。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預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伐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逾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顧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

也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隘中七賊夜引兵上至落都各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不能爲兵今使羌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毋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兵至令居

羌竝出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寫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視所斬之大小老少男女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羌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及緣邊諸郡材官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賊在竟外之冊今羌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掠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瓦解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糒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羌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
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
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今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芻粟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艸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趍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使羌閒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

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鹽茭藁。所費不貲。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餘人。用穀月二萬餘斛。鹽三百餘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

十餘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帝報曰。如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羌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用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羌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隋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

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羌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報曰。將軍言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羌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毋效前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出此。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伏觀先零羌所餘精兵不過萬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常暴略其贏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羌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又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壁壘木蘇。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邊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從今盡三月。羌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

它種。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不久必將瓦解其處。至於羌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雖今出兵。豈能卻絕。又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捐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毋故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也。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

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所降斬者七八千。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軍本可五萬人。今率餘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帝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及秋羌果共斬先零大豪楊玉等首。及諸豪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其豪王侯君有差。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諡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遠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以充國還言兵事罷歸故官。深恨。乃上書告中郎印過失。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卒。謚曰壯。充國先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名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論曰。周官車甲卒徒之制。即寓於井邑邱甸之中。易稱君子容民畜衆。三代盛時。平居無糜餉之兵。有事亦無不可戰之民。管商雖變古法。猶師其意而行之。致國富强。秦漢以來。屯田倡自充國。諸葛武侯實用以拒魏。唐初府兵之制。與租庸調並行。其法最善。天寶以後。驕兵悍卒。遂殺主帥。蔓延至五季不解。亦緣不講於屯田之

策。既無以馴柔其血氣。復無以係戀其身家。夫是故可强不可弱。可動不可靜。可聚不可散也。充國料敵制勝如善奕者之先局無遺算。終局可覆舉。橫斜曲直。後先左右。雖回易再四。而一著不差。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充國可謂老謀壯事矣。昔大禹惟順水之性以治水。故能建非常之原。而萬世永賴。營平惟因羌之情以攻羌。故能操不戰之勝。而四夷來王。而是時公卿不怙其前非。朝廷不回於衆議。師中錫命。閫外伸威。尤中興氣象哉。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畊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

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于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于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使謁者賜賚有加。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迎立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及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坐誅。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

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出世。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于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于近。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趨務不合于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焉。吉意

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

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年老道病卒。帝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駱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由京兆尹歷位至丞相。京兆有能名。所謂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者也。

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謀謀。將以獻可替否。納君於道也。然必自道而後能以道正君。宣元成哀之間。諸博古之士。類援据聖籍。指斥時政。危言深論。不遺餘力。然皆非篤志力行于聖賢之道者。其為言多倚于術數之小。抑亦流黨援之私。吉謹身厲行。不欺其志。故前後諫疏。皆以忠誠發為讜言。其通達國體。曉暢時事。似賈誼。其首重德教。學術深醇。似董仲舒。西京名臣。鮮有倫比。其在賈董之間乎。及言不用。即翻然引去。尤得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遺規焉。時人以王貢並稱。貢雖厚德可風。然年老浮沉取容。至使華陰守丞上章。欲以朱雲代其位。猶恬不之怪。尚得為守道之士乎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四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填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客有姦捕案其罪茂陵大治後遷

河南太守會故丞相車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以相治郡嚴懼久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還終不肯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光自言願復畜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上書闕吏以聞光卒用武庫令事繫相獄會赦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光祿大夫丙吉素善相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相上封事以爲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時霍光子禹復爲大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諸婿竝宿衛其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相國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

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封相高平侯代韋賢爲丞相其後霍氏謀矯太后詔先召斬相然後廢天子事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綜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之使不敢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蔡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

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方。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智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貿穀。發倉廩賑乏餧遺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備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惟陛下留神元帥。系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畧曰。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是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孝文皇帝施恩惠于天下者。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帝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都國。及休告從家還至麻。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帝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卒。謚曰定侯。

論曰。王者舉事。必求其端于天。而敬天者必尊祖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于祖宗爲繼述志事。于天地卽爲參贊化育。非有二理也。堯典言欽若昊天。卽繼之曰。敬授人時。太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又以知自古帝王。未有不勤民而能敬天者也。魏相爲中興賢相。謨謀經畫。自任不小。禪益弘多。爲帝陳陰陽四

時之道。而終歸于法祖。又慮民以愁苦之氣。傷天地之和。凡郡國逆賊風雨災變不時奏聞。蓋所以作其朝乾夕惕于深宮。庶幾政無闕事。民心悅而天意從。其言最與詩書所載相表裏。豈獨善道易理哉。夫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其大要不外敬天尊祖勤民三者。而相懔懔上言。此固公孤所爲輔導人主。以求乎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之實效。居是位必思無忝是職。可謂大臣矣。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勞遷廷尉右監。坐法失官。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置閒燥處。巫蠱事連歲不決。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郭穰往郡邸獄。七輕重一切皆殺之。穰夜至。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七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奏。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光以昭帝亡嗣。迎立昌邑王。王行淫亂。更廢之。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先使入侍。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遂與吉迎立曾孫于掖庭。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吉時爲御史大夫。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

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吉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憂吉不起。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瘳。吉上書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不許。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于官屬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匈奴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

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吉病篤。帝自臨問。誰可代君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言事後母孝。敦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爲知人。卒謚曰定侯。

前漢書贊曰。古之制名。必錄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

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論曰。自來陰陽愆伏之患。雖曰天道。實人事爲之。三公典調和陰陽。非如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使之宿離不忒。經紀有常而已。必將上佐天子。敬修其貌。言視聽于上。而慎用其禮樂刑政于下。使德化下究。民無怨爭。海內刑措。然後爲能致中和。弘位育也。夫人事之乖戾莫大于讐殺者。塡道。惟政教闕遺。是以其民乘于血氣心知之險。而鬬捷恃強凌弱暴寡。上干天和。時氣失節。或此之由。吉前後正坐失問。當時顧謬以知大體許之何哉。吉起家獄史。而寬仁恭讓。薦賢爲國。有大臣器。昌言遠猶。不及魏相。而厚德過之。其保護曾孫。恩禮竝茂。至于閉門拒使。雖抗違明詔不恤。卒寤主意。活及萬人。後復奏記迎立。爲漢中興主。安國家。定社稷。利民人。功不在霍光張安世下。此其卓卓不磨者。世乃競稱其問牛喘一事。遺樸節而錄巧言。不亦舛夫。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又事博士白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官桀與益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天下之士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數年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卒子禹復爲大司馬親屬皆宿衛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今陛下以聖德居位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陛下宜選明經術通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今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愛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恐有不合意欲移病帝聞之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建議以粟不足欲令民入粟贖罪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困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臣竊痛之張敞復執前議望之復與相難而丞相魏相等以爲羌且破敗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

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常惠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請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七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裔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烏孫國亦分漢遂不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以爲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及匈奴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等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後叛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亨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作流于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其議用之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劾奏望之左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乃拜望之前將軍與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同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帝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

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絀。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顯等乃陰結楚人鄭朋。令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生等。名致廷尉。于是詔收望之前將軍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爲庶人。後數月。復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仮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敎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乃固請于帝。謂宜稍詘之于獄。以塞其快快心。帝不得已可其奏。及使者召望之。其門下生朱雲勸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歎曰。臣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竟飲鴆自殺。望之八子。至大官者三人。育咸由

孔光諸人遠矣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以輕俠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侃憙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適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宜素好勇其行義未有以異而嘉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其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莫能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擁齋登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

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帝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元成言雲暴虐亡狀并劾咸交通雲于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于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流血以死爭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年七十餘卒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棺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論曰自古聖賢豪傑由匹夫崛起在卿相者伊傅之徒

指不勝屈。周官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其人實無大臣事君之道。非以陪隸故黜之也。自孝元以來。諸大臣多外崇經術之望。優游養交。妨賢者路。如匡衡貢禹韋元成輩。未免乎此。衡畏憚石顯。不敢斥其奸邪。奏疏敷陳經術。斐亹可觀。宋儒譏其泛而不切。驟使風節如朱雲。與之竝立。彼此互形。必不能靦然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所由亟擠而去之。韋元成容身保位。實與衡等。雲復顯言攻之。又何怪其加之重罪。至禁錮使終

身哉。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方灾異數興。吏民皆指爲王氏專政所致。成帝內頗然之。特命駕就決于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弱。懼結怨王氏。遂詭對。上由此不疑。權德輿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職此之故。向使成帝感悟雲言。戮張禹之罪。黜王氏之權。一舉而正朝廷。定國家。皆在于是。雲雖不公卿。可謂非以安社稷爲悅之大臣哉。五鹿充宗之挫辯于雲。非獨理詘也。彼望見雲丰采凜凜。已先懾于心。如孟軻氏與淳于諸辯士往復。亦其泰山巖巖氣象有以奪之耳。故嘗自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永始元延之間。公卿在位者。皆謹密小心。奉令恐後。無所爲深識大力。以一身負天下之安危者。其氣固薾然餒矣。謂之具臣則可。謂之大臣則不可。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帝卽位數年未有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帝遇之甚厚因留國邸日夕入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定陶王雖親于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諸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于鳳而許之與共王涕泣而決章乃奏封事言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日蝕之咎在鳳天子名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災惡今陛下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此正議善事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鳳歸咎定陶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納之後宮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聞章言大感悟納之謂章曰徵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于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智謀有餘帝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詞指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尚書劾奏章下章于吏死獄中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卽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及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

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王鳳死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與王尊王駿並稱三王

論曰。是時王氏欲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漢道衰。守節守義之臣少。而王氏有太后為之宗主。言者知不免。故莫敢言。宰輔如孔光張禹。文學之士如杜欽谷永。方且飾虛辭。運計策。為王氏後先之。不暇況敢攖其鋒乎。言歷代名臣傳

王氏者。宗室惟劉向外臣惟王章。而章言帝幾用。豈不偉哉。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事免。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遂由長陵尉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拜丞相。封新甫侯。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古者諸侯繼世。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諸侯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取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朝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上。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

難危乃能使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預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

爲吏二千石是時董賢愛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縁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于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時衆庶匈匈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宜陵侯其後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極言上寵賢太過致賢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愼已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安全其命于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戸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不

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寖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獄有飾詞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操持兩心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

詔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
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風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
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
還益董賢户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罪惡
著聞、乃更稱舉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
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請與廷尉上可光奏有詔召
嘉詣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以

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
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爲呫藥而死。遂出拜受
詔乘小車、自詣廷尉上聞愈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
石雜治吏詰問嘉、稍侵辱之。嘉仰天歎曰、幸備宰相、不能
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
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
日、不食、歐血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爲丞相、
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
崇爲新甫侯。追諡嘉曰忠。

論曰、孝宣以太守爲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
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嘉所言正與宣帝表裏。誠有以握治化之
原、不愧賢宰相。其剛直嚴毅、不阿佞幸。又申屠嘉之後
興也。顧彼能使之服辜。此遂因以賈禍。豈非遭逢時會、
有不同乎。案嘉之獄、孔光實成之。嘉不以私害公。對吏
首舉光賢。益光前居相位、守正不阿而罷。天下賢之。宜
嘉之有斯舉也。孰知光再用之後已判若兩人矣。借嘉
之命、陰以結賢之心、遂忠直比頊帝。惡莫大焉。而嘉重
爲所欺。迄死不悟。于此見光之希世苟合。信所稱無往
而不爲愿人者歟。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爲郎輒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免歸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

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

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臣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帝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

民說言行簒明年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亦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失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茂草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

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拜宣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車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又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帝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平陵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與宣女婿許紲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論曰所謂明經者非徒剽竊六籍之言穿鑿傳會以為美談而已必將篤意力行兢兢求無罪于聖人之名教是故與其談有餘而諒不足也毋寧訥于言而敏于行也自夏侯勝諫昌邑徵行所言終驗漢廷始大重經術之士士亦好為穿穴經傳以發明陰陽五行之說執古證今言足聽聞如杜欽谷永杜鄴諸章奏網羅疏通引伸觸類尤可謂湛深經術曉暢時事者然推厥至隱率皆內挾黨私外市忠直君子之所深惡也鮑宣進諫之言少文多實罔所忌諱雖過激切然宣之忠固不能自

禁也。夫薰蕕不同器。蘭艾不同植。季友歸而慶父無所逃其罪。孔父殪而華督乃得逞其奸。宣與何武俱爲王莽所憚。至遭誅殺。然大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豈惟黨于王氏如欽永者。當愧死地下。孔光爲國元老。知莽簒惡。徒觀望周章。苟延殘喘。視宣之死。特少緩須臾。而身名長與草木同腐。悲夫。君子之學。所以貴乎返躬而克已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四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五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

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勛名于竹帛耳。因留宿閤。閒語。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自將數千人。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薦寇恂守河內。委以蕭何之任。卒成大功。光武以爲知人。使與蓋延等擊銅馬于清陽。破之。從

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大舉入關。更始使王匡等分兵拒之。皆莫能敵。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得自選偏裨以下。于是韓歆馮愔宗歆等皆屬焉。與俱而西。建武元年。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攻禹。禹遣諸將擊斬之。于是王匡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遁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及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妄動。既至營下。因發鼓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追斬數將。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更置守長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鄧侯。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于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罹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迎降。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

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帝數賜書褒美。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念赤眉新勝。又財富充實。鋒未可乘。欲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于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勑禹宜以時進討。禹猶執前意。會禹部將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月餘。防

果執愔歸罪。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大饗士卒。卒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然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誘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户邑。

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敎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卒。年五十七。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及弟襲珍各侯一縣。其第六子訓。字平叔。前後兩爲校尉。善撫士卒。得羌心。卒之日。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或以刀自割。不欲生。家爲立祠。有疾輒禱焉。

後漢書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于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嚮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枸邑。兵散宜陽。褫龍章于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論曰。語有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禹以弱冠之年。攀鱗附翼。致位公侯。考其斬將搴旗。徇城略地之功。豈足與耿吳鍾度長而絜大哉。惟知人善任。遂合羣策羣力。佐成中興。垂休竹帛。以發縱指示之說求之。亦世祖之薦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何也。夫帝王之興。以德厚薄。公輔之望。以度大小。禹沈深有局。其規模早見于仗策數言。而卒成其信。名震而朝不加疑。師喪而主不致罪。而諸抱奇懷異樹勛著勞者。咸帖然俛出其下。終無有纖介讒隙之生。豈非其度固勝哉。夫停車勞來。視陳漢威德而不受牛酒者非有加也。在軍旅不忘俎豆。與奉祠廟行園陵者亦不甚懸

殊也。然而比事則惟均。揆道則絕遠。鳳凰之于凡鳥。不以翔千仞故瑞。騏驥之于羣馬。不以駕千里故良。固未易與皮相者語耳。位冠百司。年歷兩朝。子孫蕃衍。寵貴與東京始終。其賢能有聞者。自訓而外。如大將軍臨之忠勞在國。侍中康之方正立朝。類皆卓卓可紀。蓋非獨度量之勝。其福祚亦厚焉。所謂有一代之臣者。君奭曰。天壽平格。微子之命曰。與國咸休。禹誠其人與。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屯兵巾車鄉。異時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聞出為漢兵所執。得召見。對曰。異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乃歸謂苗萌曰。今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擄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從其約。更始遣將十餘輩攻父城。共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乃開門奉牛酒迎。因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壻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用事。異勸光武厚結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暴虐百姓。失望。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公宜分命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所至

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蓧亭。時天寒眾飢。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得度虖沱河。至信都。拜異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遇諸將。輒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

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乃留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使統二郡軍河上。令勢以拒朱鮪等。初。李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然不自安。異乃為書曉譬之。軼即報異。惟深達請玉。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自後不復與異爭鋒。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來攻諸畔者。異引軍與戰大破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異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其將蘇茂攻溫。而自將兵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與戰大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名異諸部。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遂與諸將上尊號。建武二年。封異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破之。時赤眉延岑諸賊暴

亂三輔。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暑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毋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盡率眾來降。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三年。秦遣使者拜異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以賊眾尚多。可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為所誘敗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與賊期戰使壯士變服與賊同伏于道側賊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賊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呂鮪等各擁兵據郡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自稱武安王欲據關中引其黨張邯任良攻異異連擊破之諸附岑者皆降岑走攻析異復遣將擊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先是百姓苦飢黃金一觔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有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繒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有餘令先據城以逸待勞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其衆散歸本縣威行關中惟呂鮪張邯等降蜀餘黨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屢破其營保降者甚多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技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婁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謂賊新勝不可爭鋒宜止軍便地異曰若賊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

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諸豪長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帝恐諸將或欲分其功。乃下璽書獨以功歸異。且褒其不伐。又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皆令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于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冀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復領安定太守事。及隗囂死。其將立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病發。卒于軍。謚曰節侯。

論曰。人臣之義。有敬以立事。毋貪以徼功。蓋忠敬者功名所從生也。異謙讓有儒將風。世祖嘗以比孟之反。然其大者。乃在每念不忘君國之務。觀其私獨寬譬哀情。及上言宜急拊循百姓。所謂事君如其親。視王事直如家事者。非徒麥飯豆粥之拳拳而已矣。敬其君者。乃能敬君之事。他日帝獨遣異代鄧禹。重以平定安集爲託。且曰卿本能馭吏士。美哉。豈非君臣相知之雅哉。易稱敬愼不敗。中興諸將。唯馮公有之。同時若吳漢勇于受任。又數立大功。然臨陣或違勅而失紀。戰勝至積忿以殺降。至如賈復之不伐其能與異等。而敢爲深入。輒被重創。要皆果斷有餘。深沈不足者。方之公孫。瞠乎後矣。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于界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衝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隨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恂與門下掾閻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闕故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且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廣阿拜恂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奉牛酒交歡時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幷州未安難其守者以問禹禹曰昔高祖任蕭何于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且謂恂曰昔高祖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過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

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其將蘇茂等將兵三萬餘人度軹關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讓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恂乃令人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斬其副將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無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河內已破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于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

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說恂當如蕭何守關中故事。急遣子弟詣軍。恂因稱疾不視事。值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等。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拜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數月復爲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斬擊郡寇賢期等。境內悉平。定封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其部將殺人于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閻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乃自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乃徵恂。恂到。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郎拜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平盜賊。郡遂以清。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屬恂平之。恂對曰。潁川剽輕。以陛下遠踰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郎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雄兵。據高平第一。帝使馬援招降之。後復亡歸故營。助囂拒隴阪及囂死。峻畏誅堅守。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將自征之。恂力諫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乃議還。使降之。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皆諫。恂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

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來謁。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論曰。鄧仲華言子翼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豈虛譽哉。守頴川。使民遮道以請。文足附衆矣。追洛陽。使敵開門而通。武足威民矣。若夫轉餉給軍。蕭相國鎭關之勤也。奪印還守。劉大懷璧之壯也。且夫任天下事者。在器識之遠到而已。知忿爭之害義也。是故忍以下賢。不爲匹夫之勇。知優柔之長姦也。是故敢以戮文。不爲婦人之仁。識定故力生。其有宰相器者。正在此。豈區區通財爲俠。足以盡之乎。世祖號知人。末年參國議者。自高密外。稱固始膠東。而雍奴侯以先卒不與。惜哉。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更始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因迎歙入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拜爲太中大夫。是時帝以隴蜀爲憂。而諸將方務閒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東歸。則

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于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踧王元詰。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曙意。足下推忠誠。既以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獨不爲伯春計哉。歙爲人有信義。言

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咸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歸。八年春。欽將精兵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國中。徑襲晉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晉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欽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晉益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帝乃自將調東兵征上隴。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勞賜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欽妻綵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欽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

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若趙之將帥多貫人高祖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轉穀運詔欽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黃黨周宗。趙惇。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諸羌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囂亡後。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至是欽大修攻具。率諸將等擊羌于金城。大破之。斬獲無算。時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欽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春。欽將精兵二千餘人伐山開道。益延等進攻述將王元環安于河池。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未殊。馳名益延。延見欽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欽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欽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

嘗稷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策贈印綬。詔曰。節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欽有平羌隴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欽曾孫歷。安帝朝官太僕。時帝聽江京樊豐讒言。廢太子爲濟陰王。歷與桓焉。張皓等强諫。帝不從。歷乃要結朝臣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奉詔詰羣臣曰。歷等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乃各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官。黜其母長公主不得會見。時

人爲之震慄順帝既立朝廷咸稱社稷臣官至大鴻臚卒
論曰來歙岑彭並奉命討蜀功垂成而身死彭持軍整
齊所過秋毫無犯宣漢威德不受牛酒有古弔伐遺意
至於飲刃從容陳言慷慨先國議後私恩歙尤壯烈哉
中興諸將自鄧禹馬援外卓卓皆可紀若耿弇岑彭吳
漢杜茂偉烈累立戰功尚矣臧宮鋸斷城門限令車聲
回轉出入及矯制取岑彭馬匹多張旗幟呼聲動山任
光多作檄文修陳兵勢至堂陽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
中光啟燭天要皆不恃勇而恃謀者也陳俊手接短兵
所向必破馬武爲諸將軍鋒力戰無前銚期先登陷陣
被創中額猶攝憤復戰陞鐔每急輒先當矢石引軍攻
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之數子者並勇鷙絕
人豈獨吳子顏隱若一敵國哉他如王霸善拊士卒馮
公孫之儔也耿純去郡見思寇子翼之匹也朱祐所至
受降不存首級功鄧仲華之亞也李忠邳彤親屬陷賊
不二其心其國而忘家者乎若乃憂國奉公小心廉約
唯祭遵最著晚年與高密固始參議國政人稱其有宰
相才賈復有焉蓋自世祖奮龍虎之姿撥亂反正一時

羣策羣力際會風雲或運籌帷幄或決勝疆場摧陷廓
清之烈同符高祖諸臣而文雅過之繼此者惟唐武德
正觀間乎抑雲臺二十八人姓氏不見來歙或以不得
其死軼之岑彭獨何以得列乎當時必自有說然不可
考矣

馬援字文淵趙將馬服君奢後也武帝時自邯鄲徙居扶風茂陵焉援年十二而孤。即負大志其三兄況余員並奇其才。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以縱囚故亡命北地因留畜牧。賓客多歸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其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財產貴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王莽末避地涼州。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旋騎。警蹕就車。罄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名勇畧。非人敵也。且見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囂與援同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

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于囂。囂得書增怒。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與隗囂。本實交

友。初囂還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于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誦以非義。而囂自挾奸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得極陳滅囂之術。死無所恨。帝乃召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畊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援將兵擊之。羌豪皆亡出塞。諸種悉降。于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倘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奔入城郭。或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乘我。何敢復犯我。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以三府奏爲未可。遂寢。及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美須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小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每有所謀。帝未嘗不用。中矢貫脛。帝圍書勞問。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其地城完土肥。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乃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畊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援將兵擊之。羌豪皆亡出塞。諸種悉降。于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倘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奔入城郭。或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乘我。何敢復犯我。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以三府奏爲未可。遂寢。及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美須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小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每有所謀。帝未嘗不用。中矢貫脛。帝圍書勞問。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其地城完土肥。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乃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畊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援將兵擊之。羌豪皆亡出塞。諸種悉降。于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倘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奔入城郭。或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乘我。何敢復犯我。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以三府奏爲未可。遂寢。及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美須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小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每有所謀。帝未嘗不用。

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諸蠻皆應之。乃拜援伏波將軍。將樓船兵沿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隨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眞賊徵側餘黨。嶠南悉平。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穿渠。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爲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馬式。還表上之。有詔置宣德殿下。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于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自念微勞。饗大縣。功薄賞厚。何道以能長久。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請行。許之。乃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

答。松去後。諸子問曰。伯孫帝壻。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因復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前往。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迎擊破之。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路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搥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峥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言狀。且曰。伏波類西域賈豎。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又前在交阯。

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章凡六上。詞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衆。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竊思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旁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

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以事上之。帝從援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斬滅微側。克平一州。聞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

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醳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勉。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以厭海內之望。書奏。帝意稍解。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與援有舊。及援遇讒。惟勃能終

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議。援自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

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浮薄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將扇亂諸夏。書奏帝名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而遮由此擢拜零陵太守。援兄子壻王磐子石。恭從兄子也。恭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拆。其敗必也。歲餘。磐果坐事死。而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

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蕭等受誅之家交通諸王。慮因事生亂。帝乃下郡縣收捕。遂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請其故。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

論曰。臣主之交難矣哉。以光武伏波之相。得恨晚而不

保其卒。況其餘乎。事君者惟既厥心。其他成敗利鈍。不敢逆覩。若夫毀譽則聽之朝廷。必一一預爲之防。是使國家終無任事之人也。史稱其爲人明而自爲閣。豈足以服援心乎。獨怪援血氣就衰。猶沾沾喜事。夫功不必皆已成。名不必皆已出。名不必皆已成。明俊民而讓後人。正老臣所以忠君報國之大者。非獨戒盛滿已也。方建武之末。天下一家。蠢爾蠻荊。未有肘腋腹心之患。且同官健者皆能辦此。七十老翁。何所求而乃急功名之圖。此固已生明主之疑矣。何待梁伯孫譖行乃始得

罪哉。雖然援烈士也。才識節操。中興諸臣。鮮有倫比。自少卽喜邊郡畜牧。後遂往往樹勛羌隴間。卒之葉葬城西。距馬革之裹幾何。殆不幸而重爲其弟少游所哀。卽援亦自哀之而終莫自禁。所謂平生志在斯。老驥伏櫪之歌。爲三歎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侠游。以明經爲郎。後爲朔調連帥。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縱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署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懼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解況奉詔吏。始因齎貢獻。以求自通之宜。行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據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辛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歸發突騎。以轢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雷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輩。乃有大意。我固數名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名官屬計之。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

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

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弇等遂從拔邯鄲。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光武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光武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父子。故敢披赤心。光武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光武大悅。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更始所置太守韋順蔡充斬之。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賊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

敗。弇還擊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弇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等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賊遂散敗。光武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景丹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十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

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
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
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
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
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
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乃命弇與朱祐王常
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五年遣弇與吳漢
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
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
至期夜半弇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讙軍荀梁等

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
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
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
菑即西安孤張藍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藍引軍還弇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
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
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
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

來大形十餘萬衆吾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不足摧也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深壁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鄧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後謂弇曰劇兵甚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算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保其城

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祖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擁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下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十二年弇父況病乘輿親臨幸弇弟兄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傳數世爲梁冀所廢

論曰方光武畫臥邯鄲宮計畫未定欲東手歸更始於

斯時也。爰乎。漢家之杜稷殆哉。弇獨決計。叩頭牀闥之間。首創大謀。成漢家之中興。惟幄之烈。於斯爲盛。弇既與諸將出入無役不從。又獨規取全齊。方面之勳。爛焉迹其所以。亦由沉機善斷。謀成樽俎之間。是以費少而功多。日近而效遠也。斯豈摧鋒一將之任耶。傳國久遠。名將輩出宜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五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六

漢

劉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髯。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

十人。位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亿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鎭。侍衞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策。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臣不勝大願。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

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陛下慈恩覆讓。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身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誠羞負乘之位。將被赤紱之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遵承舊典。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五年冬。帝幸鄴。徵蒼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恩。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東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布有加。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領。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

禮踰于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曠然發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訾。但明智淺短。或謂倘是。復慮爲非。何者。大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臣伏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自所嘗創。尤爲儉省。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于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

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賢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若爾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每讌見。輒與席改容。中宮親拜。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讓。帝省奏歎息。然褒貴焉。三月大鴻臚奏遣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贈賻有加。禮謚曰憲王。子孫世王。與漢終始。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棚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及帝東巡幸蒼陵。引見二人。既慰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

論曰。蒼知爲善最樂。以立身處家尚矣。所謂善者。篤倫理。敦禮讓。靖共正直。克閑邪私之謂也。觀蒼引經議禮因事納諫。以無負于君親。而共有休咸。卓卓大節表著如此。其居家之爲善。更可知矣。兩漢賢宗室首推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河間爲名儒。東平爲名臣。後先輝映。偉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族黨爭往附之倫乃依險築營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初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大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以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謂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親故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于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平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郡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篤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喜淫祀率用牛祭神財產以訾且云不爾則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嗷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獄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顯宗幸廷尉錄囚得免歸田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元賀賀後爲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于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饒人富掾史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于是爭財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等傾身交結士爭赴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極陳廖等交通賓客奢侈無度且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及馬防出征西羌倫又疏言國戚不當任以職事縱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聞馬防西征請杜篤爲從事中郎篤爲鄉里所廢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

來防所重見委用。將恐議及朝廷有損事望。疏入並不省。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其畧曰。陛下即位以來。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苛。吏民愁怨。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其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益驕佚所從生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得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我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以老病乞罷。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尉。共守闕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曾孫種亦賢。不附宦官。官至兗州刺史。

論曰。人品之清濁。致有不同。在判其誠僞而已。倫與妻弟執厮養之役。雖少虧大體。然行過乎儉。而心發于誠。非公孫弘詐以立名。唐尊矯以厲俗者比也。東京當明章二帝。如日方中。位至三公。優游化理。遇事匡正。馬竇寵貴。不憚危言。百官順序。萬民樂業。奏議諤諤。尤懲苛切。而歸寬厚。可謂盛世之名臣矣。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從事懼然而止洛陽大雪積地丈餘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使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不宜干人令賢之遂舉為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人多痛自誣死安到郡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丞掾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逆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鋼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邸肅然名重朝廷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單于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曰北部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饒而使邊人得安詔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

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于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力者漁陽鷹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懼莫敢言者安迺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于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

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爵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匈奴。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勛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部。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部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

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部。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建立于無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爲單于。後卒反叛。如安策。及憲殺諫臣樂恢。舉朝震慴。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安所辟司徒府士。有廬江周榮者。素負忠節。凡安所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脇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安之忠義。能知人得士心如此。永元四年春卒。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

始親萬幾。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子敞孫湯、湯子逢隗並爲三公。湯父京生彭及湯。彭生賀。賀生閎。京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歷官蜀郡太守。彭歷廣漢南陽太守。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時以比第五倫。終議郎。賀彭城相。閎少厲操行。苦身修節。往彭城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已而辭去。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卻徵聘。居處側陋。以畊學爲

業。逢隗雖數饋之。一無所受。黨事將作。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不為戶。自牖約飲食。母思閭。時往就視。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黃巾之亂。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閭避難。皆得全活。年五十七。卒于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于閭。忠子秘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秘等門閭號曰七賢。逢子術、湯、孫、紹。初。安父沒。出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

後漢書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郎吉有陰德。夏侯勝誠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郎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寶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論曰。袁安經學。未知視楊震何如。其清介正復相埒。及建議廟堂。據典要。悉情形。經方致遠之畧。正多表見。東京以來。袁楊並號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致為奢僭。不如楊氏能守其清白。華嶠所稱。殆非虛也。考安子唯京敬知名。敬為三公。廉勤不阿權貴。頗有父風。自湯以下。碌碌鮮所樹立。迄乎紹術家聲隆焉。若袁閎之埋身土室。與乃祖雪中偃臥時何異。靈帝謂楊奇誠楊震子孫。窮于袁閎亦然

何敬

何敬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性公正自呂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名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呂殊禮敬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呂為祥瑞敬通經傳意甚惡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鸑鷟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慢然不敢答居無何而

肅宗崩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舍帑為虛敬奏記由曰敬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明公視事出入再春宜當克己呂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戰陳妻女勞于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宜先正已呂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于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敬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敬備數殷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呂糾其變而二府呂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于戰征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于所聞公縱奴憲莫呂為咎惟明公還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敬

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之二府聞敬行皆遣主者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呂高第拜侍御史時遂呂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敬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念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

斗筲之人。誠竊懷怪。呂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衞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寵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衞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辜辱。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上下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憲誣以誹謗。

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義。以安宗廟。豈其私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從合浦。未行。自殺。時敞數切諫言諸實罪過。憲等深怨之。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呂寬和爲汝。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呂春秋義斷之。是呂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鯛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實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念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爲所陷。抵罪。卒于家。

論曰。東漢多節義抗直之士。蓋光武明章之所培養者深也。以竇憲之威。太尉鄭弘陳其權盛。奏其黨與。則以收印綬而卒。郅壽樂恢劾其罪狀。則皆迫脅使自殺

矣。始終不撓。而幸免于禍者。獨敞爲然。敞忠愛之忱根于至性。累抗權威而不失其慶。治郡有善政。以禮化民。其可謂古之遺直。民之父母矣。

楊震　秉　賜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安平侯。丞相敞之後。父寶。習歐陽尚書。隱居教授。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拜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

宮掖。傳通姦賂。震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出自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賜。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宜敕聖居外。斷絕伯榮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帝以章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讓從兄璜交通。璜遂以爲妻。得襲讓爵位。至侍中。震復疏言。璜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濫受封爵。不依祖制。不合經義。書奏不省。延光二年。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震不從。故宜有尚書勑。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勿蔇。與人之言。帝不省。竟殺騰。會三年春東巡。從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名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省。豐惲等自是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伏見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陛下以邊境未寧。宮殿垣屋。無所興造。而近倖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無令威福久移于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勿蔇。與人之言。帝不省。竟殺騰。會三年春東巡。從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名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

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因星變共譖震以
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
夜遣使收震太尉印綬。于是杜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
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怨望。有詔遣歸本郡。
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
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
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
餘。弘農太守移良承禁。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

棺道側。道路皆爲隕涕。順帝即位。豐等誅死。震門生虞放
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
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集震喪
前。悲鳴淚下。葬畢乃去。郡以狀上。復詔太守丞具中牢祠
之。時人爲立石鳥象于其墓所。震五代孫子秉尤知名。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嘗隱居教授。
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
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
明尚書微入勸講。累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
尹梁冀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言天不言
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自非郊廟之事。則爲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
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
守空宮。綏黷委女。姦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
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黃瓊惜其去
朝廷。請留。拜光祿大夫。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

能得。坐免官歸。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
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贓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匡窘。賂客
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秉當窮
竟其事。密令方越獄亡走。秉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竟坐
秉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泰山太守皇甫規訟秉
忠正。不宜久抑。不用詔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
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將加罪。尚書令周璟等議。奏秉儒
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
違側席之望。然委迹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

有不名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于是重徵乃至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寒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罷斥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于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

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都藏空虛宜絕橫拜以塞覬覦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貪賊暴虐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橫

念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穆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寵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覽宜急屏斥投畀有北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名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甲屋嘉名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過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遷

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苞苴通故成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嘉祥立應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時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諫曰臣聞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今所序用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又聞

數微行出幸苑囿政事日隳大化凌遲宜絕慢遊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序謹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言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

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冬行辟廱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以爲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非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逞情意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書奏帝欲止

以問任芝樂松松等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無害于政也。帝悅、遂築之。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耀百姓。天下極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放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驚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陶對曰、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

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賜以劉寬張濟並侍講、不宜獨受封賞、請分戶邑。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各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爲司空。其月辛亥、帝素服輟朝三日。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繒、喪葬甚厚。謚文烈。子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中平六年、拜司徒。遭董卓曹操之亂、多所持正。蔚爲朝望。然不能早自引去。幾及于難。彪子修、字德祖、爲操主簿、有俊才。操忌而殺之。初、震長子牧爲富波相、有孫曰奇、爲靈帝侍中、帝嘗問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彪以魏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後漢書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柱。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悾悾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之茂矣。

論曰、楊氏四世三公。然自震之學、蓋能用其力于愼獨者。德後功名、于此可見。考震之學、非如馬融諸儒、習章句、通訓詁、以爲明經已也。傳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震殆有得乎此。是以苟得苟免之事、有所不爲。其直言顯諫、乃所謂勿欺而犯者。卒之一死報君。猶以尸諫。中孚應天。至誠動物。犬鳥之集、豈偶然哉。夫學至宋儒始明。而漢人篤意力行、往往闇合。如伯起之立志較然、即司馬君實生

平無不可對人言。趙閱道旦晝所為。必夜焚香以告帝。皆閱風與起者耳。秉之三不惑。為能恪守四知之畏。賜危言不諱。有祖父風。數傳至彪。篤厚有餘。剛義不足矣。要不失為清白吏子孫云。

歷代名臣傳卷之六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七

漢

李固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貌狀有奇表。鼎角隋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大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化以職成。官由能理。伏睹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風不宣。薄俗未革。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使樊豐之徒乘權縱恣。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

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

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諛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陛下宜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雒令。棄官居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乃奏記于商。欲令先正風化。退辭高滿。又以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宜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

妾醫巫。致飛燕之禍。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固皆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因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莫制。固到。悉罷遣郡兵歸農。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

之位厚等在職。雖無奇畫。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悵然為時惜之。今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臣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清河房植等數人。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宜者親屬。輒為請託。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

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舉。署置可歸有司。帝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于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使中常侍詣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蕃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常。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將卜沖帝山陵。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加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宣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北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即其黃門

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每相猜忌。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誣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于毀君。事合誅辟。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名固。固入問帝尚能言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祚。幾將傾矣。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戚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未有以相奪。中

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國戚。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戚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怒。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歲餘卒陵。劉文等謀共立蒜爲天子。冀因記固與文交通。下固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大驚。畏

門生王成得脫亡。變姓名爲酒家傭。冀誅後乃徵議郎。歷官河南尹。在位廉方端正。有父風。時人稱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蕃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卦。喬上書諫曰。陛下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訣。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綏。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

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衢等。因共譖于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當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文等交通請謁。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冀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積十二日。太后聞而不罪。匡于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送葬行服。隱匿不仕。匡一名章字叔康。常爲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後漢書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狗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衷。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虧義。專爲物則害

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閹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論曰。李杜二公當母后强臣擅命之日。正色折奸。危言悟主。朝野咸倚爲重。忠雖未遂。而以身死之。百世而下。猶足興起頑懦。不獨當時門生故吏之從義如歸也。或乃以冀負弒逆大惡。固喬不克誅罪致討。故綱目卒奪其官。然其事曖微。又旋已去位。清河之禍。隨之其身之莫保。況能案未成之獄。以加之罪而制其死命乎。夫立君美事也。又憑議于衆。弒君惡蹟也。又假手于私。王莽長且賢。中外屬望。二公當此時。深心毅力。迭用柔剛。非惟不能奪邪謀而歸正議。終且以獲罪焉。而顧欲推鞫其私人。證成大獄。帝后制于中。羣凶黨于外。將誰謀之而誰信之。夫機事不密則害成。冀依倚城社。搆連羽翼。他日桓帝尚不敢顯行其天誅。況臣下乎。或謂二公陰圖機會。豹固珍此大憨。若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可也。不知事勢不同。竊吾之立漢祚興衰所繫。立與不立。定于俄頃。引義固爭。庶幾可爲。若復依違隱忍。託爲事後之謀。卒之國事已非。而已之身名亦喪。先儒有言。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正。此不易之論也。延熹二年。李賓杜衆以直諫得罪。九年。李膺杜密以鉤黨見收。終桓之朝。稱李杜者三。並憤懣忠抗節。不得其死。而漢之亡決矣。

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祖暉少有氣節年十三與外氏宗屬避王莽亂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衆皆惶迫伏地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令日朱暉死日也賊壯而舍之歷仕臨淮太守吏人畏愛章帝時拜尚書僕射時尚書張林議復武帝均輸法帝然林言暉屢執不可帝怒切責諸尚書暉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暉因稱疾篤不肯署議尚書令以下皆為惶怖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備機密當以死報奈何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耶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卒寢其事父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疾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梁太后臨朝穆以冀地親勢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親

其忠道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答議郎大夫之位多非其人九卿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樂巴等冀雖不能從其言而擢用暠巴舉穆高第為侍御史時桓帝臨雍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地即劾奏抵罪公卿皆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常感時澆薄慕尚惇篤作崇厚論其略曰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禪禮也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兼伐其善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

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時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聚斂無厭。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坐

視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遂無一可耶。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飢饉流移。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貪汙吏。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處公憂國。志清奸惡。橫遭謗讟。遂罹刑譴。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以朝臣薦。徵拜尚書。延熹五年。馮緄以車騎將軍。將兵討武陵蠻。時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費軍資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

乃奏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穆即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權傾海內。子弟親戚。汎濫驕溢。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臣愚以為可悉罷省。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穆祿仕數十年。疏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清忠。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書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卒。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誄曰。文

忠先生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

論曰。君臣朋友之義。雖以人合。蓋有天焉。碧氣節剛決。然考暉初從東平入朝。奪壁少與乃祖同。而文學過之。後上便宜之策。抗均輸之議。章府。大爲憲王蒼敬重。其後上便宜之策。抗均輸之議。章帝卒皆聽從。君臣之令終如此。暉與張堪陳揖交。生死不肯負。司徒桓虞歎其義烈。朋友之合好又如彼。及穆忘身死而後已。綱目特書其卒。其所以予之者深矣。抑考竇憲之時。若樂恢之抗疏。殉身。何敬之始終忠懇。韓稜之正色立朝。東京多節義之臣。此猶其比肩而起者。梁冀之積威。過于竇憲。穆能以剛正終焉。最後又力陳宦官一疏。其賢不可及矣。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欲以爲吏，辭以養不赴。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西羌作亂，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卿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上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邯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之，朝歌賊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恚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

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訖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

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曰。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彼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難。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開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坐法免。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係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明。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藏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托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幾罹不測。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陳奏再三。始坐防徙邊。黜防黨尚書賈朗等。而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

姓譙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
詡奏除之。諸所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
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
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
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
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其獲罪于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論曰。詡多智謀。有文武才畧。沮棄涼州。三輔安危所係。
不特保全疆土而已。其在朝歌武都之間。則循吏而兼
名將者也。詡性剛而執法嚴。在廷權戚多憚之。九見譴
考。三遭刑罰。然以搏擊權閹之人。而能使宦者亦知其
忠。至于相率論救。則忠信可行。而直道之不泯也。

張綱

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酋侯良之裔也。父皓。初為廷尉
酋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安帝廢皇
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
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
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
順帝即位。拜司空。在事多所薦達。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
而屏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
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言文明

恭儉守節。約身尚德。中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
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姦謀自消。和氣感應。頃者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
道者也。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
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
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白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
之援。荷國厚恩。以劣薾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
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

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先是廣陵賊張嬰等聚衆數萬。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歲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夫不料强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聚黨。豈非所謂死于安樂乎。夫小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將。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名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爲梁冀搆絶。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

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有詔褒卹。

論曰。張綱正色立朝。不阿權貴。惠心孚衆。不罔下民。可謂柔不茹。剛不吐矣。然能化千萬愚夫愚婦之心。而不能救一二貴戚强臣之禍。何哉。孟子言簞豆嘑蹴。乞人不屑。而受萬鍾者。徒以宮室妻妾之不可已。遂棄禮義不顧。嬰等雖寇賊。然皆有激而成。其廉恥固未盡漸滅也。若梁冀者。晏安酖毒。失其本心。不至于殺身覆宗不止。豈非所謂死于安樂乎。夫小人之懲大誡。小人之福。章帝知竇憲之奸。順帝嫉梁冀之擅。而卒懦忍弗決。遂令惡極罪大。不復可賞。誦富驕爲害之言。又歎君子之欲保全小人。如此其至。而彼昏不知。反以德爲讐也。

劉陶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非同志雖富貴不苟合也同宗劉愷以雅德知人獨深器陶時朱穆刺史冀州以案驗宦官黨桓帝怒徵下獄輸作左校陶時游太學率數千人詣闕上書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內官恚疾謗讟煩興天下有識皆以穆同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

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蹠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赦之陶見梁冀當朝連歲灾荒復上疏陳事曰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于肌膚震食不卽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威揚朔北實中興良佐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以上齊七曜下鎭萬國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于民飢比年已來良苗盡于蝗螟杼柚空于公私而議者不達農殖之本爭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利盡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一人鑄之萬人奪之雖以陰

陽爲炭萬物爲銅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臣嘗誦詩至鴻雁于野之勞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于斯歌今地廣不得耕民衆無所食羣小秉國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攘臂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帝遂不改鑄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募吏民有勇力者不拘亡命奸贓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後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

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二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上言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而州郡忌諱。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角反。乃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從為京兆尹。到

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吏。習戰陳。知山川。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來突上京。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河東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流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其存者尚十三四。悲愁相守。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繼。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急要八事。乞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于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謟。恨不與伊呂同儀。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天下

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舉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馘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馘死獄中

論曰漢末母后外戚盜賊強臣之禍皆成于宦官鄧后稱制則用小黃門通命兩宮梁冀擅國則任中官子弟以求自固董卓入朝廢立則以起兵誅宦官爲名至于盜賊之興由百姓飢寒飢寒之源由牧守貪濁牧守之橫由中常侍私人典據州郡傅燮所謂釁起蕭墻而禍延四海與陶言正相發明也夫患常積于忽微苟及時補救猶可轉禍爲福而亡國之君臣安危利菑如燕雀處堂苟延旦夕雖有忠臣直士痛哭流涕于其前不厭爲迂濶則斥爲誹謗秦隋之季羣盜蠭起趙高虞世基故爲大言慰藉兩主皆深信不疑寧獨一漢靈哉陶所陳西羌事勢本末深切著明而宦官且曰州郡不上陶何緣知前此張角正坐州郡諱言遂釀其禍覆車不遠莫之省憂下則巧言如流上則辟言不信頌雨無正七章末嘗不太息于敗亡之相尋千古一轍也抑考陶之言曰國安則臣蒙慶國危則臣亦先亡益繫心宗室不忍同談笑于越人是以危言深論至于再三以冀幸君之一悟而讒諂蔽明忠信得罪本實撥而枝葉亦因以害矣

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八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陳蕃 竇武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著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墓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
宿壚藏而孕育其中。詛時惑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
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
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遷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
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
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良民爲寇。皆所在貪虐使然。宜
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卽
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
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

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
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
峻。不接賓客。吏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
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
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
爲。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備位九列。見非不諫。
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
不侯。今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

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坐。昔丞相申屠嘉。名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

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瓚瑨竟死獄中。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遮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詞。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阬儒何異。人君者舉動不可以違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謬言出口。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又青徐災旱。民物流遷。而國用盡于給羅。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宜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竇后臨朝。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

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棄忠節之苦。息偃在床。于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閒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武不即以時收殺。而須考竟其黨。事遂泄。曹節等因矯詔誅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劒士收蕃。蕃按劒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驅蹋踧蕃。曰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于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鹿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教授大澤中。不交時賞。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拜武郎中。冬。立為皇后。封槐里侯。明年。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于道。施貧民。時宦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切諫。其畧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譎詐。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妖臣日彊。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宰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者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陳蕃胡廣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明達國典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

之封按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内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劉儵參問王子侯賢者入白太后徵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大將軍常居禁中更封聞喜侯子機兄子紹靖皆爲侯武旣輔朝政常有誅剪宦官之意太傅

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于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李膺杜密劉猛朱寓等列于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

后急宜退絶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欲盡誅廢宦官等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内武先白誅霸及蘇康等竟死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上書太后言占應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山冰代之使冰奏數狡猾無狀者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祝瑨雜考颯辭連節甫乃奏收節

箓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
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
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
爲大逆乃連名所親壯健者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
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踴躍使
乳母趙嬈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
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
山氷氷疑不受詔甫擊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
奪璽書收捕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兄子紹共射

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
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周靖張奐討武等王甫將
虎賁羽林軍千餘人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
至食時武紹敗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收武宗親賓客姻
屬悉誅之及劉裕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
于雲臺武府掾胡騰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逃竄騰及令史張敞脫之得全

後漢書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
惛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
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
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
一遇也凜凜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
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論曰東漢之末宦竪竊弄神器敢行暴虐天下莫不痛
心疾首蕃以耆德碩望武以后父且賢思掃除君側以
還清明而機事一泄垂遭其毒豈謀之不臧乎太白入
犯太微大臣不利天變告于上矣張奐新至不知本謀

至爲節甫所賣人事舛于下矣固知四百年之運將終
而炎精已灰不可復燃也厥後何進踵之卒以其身與
宦竪同盡而漢鼎旋移語曰癰疽旣潰犬命隨之不其
信哉

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舉孝廉司徒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政明法令威恩並行珍玩不入于門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身被創痍拭血進戰每破走之賊甚憚憬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常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衆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諸郡屢被其害膺到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聲振遠域徵拜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藏罪狼籍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慝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抗疏表其忠節錄其功勳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讓第舍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慮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赴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乃顧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得爾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竝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公忠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膺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知以直道不容于世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葉和取同方今天地氣

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匿人望內合私願。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與時俯仰。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陽城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先為代郡泰山太守。及北海相。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後官至太僕。黨事作。亦同死焉。時人謂之李杜。初。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膺時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赦。膺竟案殺之。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辞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辭所連及二百餘人。黨禍實始此云

論曰。東漢延熹永康間。大往小來。陽外陰內。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垂戒至深。遠矣當此之時。郎括囊肥遯猶懼不免。顧不處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以戮光隱曜。而互相標榜。敢行偉直。立的于此。使人得以彎弓相向。君子高其節。不得不哀其志也。至夫孔融弟

爭兄死。范滂母歡子義。景毅以子為膺門徒。自表免歸。皇甫規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上書自言宜坐。雖義聲感慨。足以立懦廉頑。然揆諸守死善道之常經。毋乃已激乎。讀元禮孟博諸傳。乃益服郭有道陳太邱二公之弘識雅量。為不可及也

傅燮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宇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亂不由于外皆興于內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于六州皆由嬖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惟陛下仁德寬容致閭閻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容少答我常作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悁然憚甫益深耳夫邪正不宜共國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必復有杜郵之戮陛下宜速誅讒佞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國之福也昔秦宦者趙忠見而念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徵發天下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烈堅執前言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奏燮帝召問狀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

匈奴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定隴右世祖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遂海內騷動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此社稷深憂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乃遣其弟延致殷勤于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作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悁然憚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悁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竟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燮善卹人畔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涼州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通奸利士民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必敗謂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挫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

討已離之賊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于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知燮素剛不能屈。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以自守。宜聽其送歸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又欲食祿而避其難乎。吾行何之。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

不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幹知名。仕至扶風太守。

論曰。漢廷公卿兩議棄涼州。而傅燮指陳利害。暗與虞詡合。偉哉英雄所見固略同也。考後漢書。燮與詡合傳。蓋勳臧洪亦竝列焉。洪首建攻董卓之議。登壇號衆。詞色激昂。勳亦屢盛氣陵卓。且密勸皇甫嵩勒兵討之。然卒與嵩受徵入朝。若乃動棄左昌之怨。聞檄赴援。洪感張超之恩。徒跣請救。則勳又難于洪也。方羣閹當國。勳嘗謀與劉虞袁紹共誅蹇偉。及爲京兆。楊黨恃父以貪賂。則違貴戚之請而案其贓。高望屬子爲孝廉。終抗副主之命而黜其選。其嚴氣正性。雖傅燮之于趙忠。豈有過焉。然當兵敗見執。聽其送還。何遂與前時未表之誓言相剌謬也。臧洪臨命慷慨。庶幾復見田橫遺烈。向使歃盟酸棗之日。即勸超先進掃除賊卓。以其死郡將者死國家。不更義聲凜凜哉。比事觀之。傅南容加于人一等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與敦煌張奐然明武威段熲紀明並山西名將稱涼州三明焉。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士審其必敗。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有功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羌戎潰叛皆因漫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帝不能用沖帝立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縱橫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戒大將

軍冀河南尹不疑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户牖之外臣竝敢隱心以避誅責。書奏梁冀忿其規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人後梁冀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侵亂郡縣特拜規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鈔闕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規素忿羌事。忘自奮效乃上疏曰臣生長邠岐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方畧寇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悉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為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擊斬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繼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

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涼之諸牧守。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悉條奏其貪暴殺降與老弱不任職者。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車西傾。舊都懼駭。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所省之費。一億以上。

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前踐州界。奏郡守孫儁等五人。支黨半國。其餘墨綬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售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畔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紀舉諸郡。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

昧畧上。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數從求貨。規不答。遂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愚臣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違禁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及黨事起。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朝廷卒不問。時人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咸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會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數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大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

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起鉤黨之釁。虞賢傷善。哀及無辜。而羣臣鑒畏前害。莫肯正言。願陛下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還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讓不受。轉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卒年七十一。初。規以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鷹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鷹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遽起。衣不及帶。屣履而迎。援符手。還入同坐。極歡。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又爲太守時。漢陽

趙壹道經弘農。過候規門者不即通。遂遁去。門吏以白。規聞壹名大驚。乃遣主簿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懷。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獻。平其夙心。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何福如之。壹答書不顧而去。其好善下賢如此。規所著賦銘碑贊書檄牋記等文。凡二十七篇。

論曰。涼州三明。竝樹功邊境。威信偏于羌隴之間。與規

文學極博。頗武功又顯。然陳竇之舉。與爲閹豎所欺。致

使忠烈殞命。雖辭爵謝咎。噬臍何及。頗黨附宦官。又以輸貨致台輔。獨規保全身名。無瑕釁可摘。雖曰福命。亦其智意足以自衛也。其後規兄子嵩。與會稽朱儁。皆負忠勇之略。盪平羣寇。動在王室。無有二心。然嵩拒梁衍之說。不討董卓。而就徵至遭董卓窘辱。儁違陶謙之議。不討傕汜。而就徵。遂爲郭汜羈留。守常有餘。而定變不足。范史謂其捨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同郡郭林宗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

朝夕試馳射三公竝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受降數十萬于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讓因挾忿以事中允徵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使自爲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受命誅逆曾未期月州境肅清方欲列其庸勳請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在不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何進謀誅宦官召允共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初平元年拜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

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悉以委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并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罪。復結前謀。瑞言星變甚亟。內發者勝。幾不可緩。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時卓加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弟旻兄子璜皆爲將軍。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結壘于長安城東。築塢于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數與百官宴會淫樂。誅殺斷斬自由。以天變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殺衞尉張溫。校尉伍孚刺卓不就。爲所殺。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豐及宮。左步允議罷其軍。百姓訛言當悉誅之。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衞士服。于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尸卓于市。然火置臍中。光明達署。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

焚灰揚之于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觔。銀八九萬觔。錦綺紈素珍玩。積如丘山。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也。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百姓訛言當悉誅之。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拒允去之。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翌宏。下廷尉。并允殺之。允時年五十六。

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其後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官弔祭。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後漢書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赦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倩忤爲贅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于正也。

論曰。太史公贊季布曰。賢者誠重其死。至槩布。則曰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一篇之中。先後互異。何歟。自古皆有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在得其所而已。當宦豎誣害之時。諸君子咸勸允自裁。而寧甘楚辱。至轉側逃亡。僅得以免。及催汜稱兵犯闕。意氣凶凶。雖呂布之勇。猶先時遁去。獨允毅然不回。以死殉國。其始不爲婢妾賤人感慨無復之之態。其後復不爲庸夫懦子全軀保妻子之行。可謂得死所矣。賢者固不可測。蓋之委曲圖全者。乃愛其死以有待也。

終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與弟均隨其從父依劉表荆州。從父卒。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躬畊隴

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于琦。琦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不對。後乃將亮上高樓。去梯謂曰。今日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會黃祖死。遂自求代。得出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伐。遣使以州降。

昭烈在樊。因率衆南奔。爲操所追破。進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

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敗之于赤壁。操引軍歸。黜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事平。進亮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昭烈之攻張郃于漢中也。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即無蜀矣。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即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初。樓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昭烈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領司隸校尉。亮治蜀號嚴明。法正勸緩刑弛禁。以慰人望。亮曰。此州自劉璋以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今吾使法

行則知恩。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著矣。章武三年春。昭烈在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敕後帝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進封亮武鄉侯。事無鉅細。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整戎旅。工械伎巧。物究其極。科條嚴明。賞罰必信。作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忤。曠闕損矣。違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啑諫。以為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魏華歆王朗陳

羣各有書與亮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東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創迹舊基奮臧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謀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詞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者哉遠遣使如吳約爲與國二年領益州牧選用皆妙簡舊德以泰宓爲別駕杜微爲主簿微已老舉而致之既至乞歸亮以其重聽于坐中與書曰曹丕稱帝猶土龍芻狗之有名耳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旅何爲汲汲求去拜微諫議

大夫先是南中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三年春乃率衆往討時參軍馬謖送亮亮謂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雍闓及高定等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間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稔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嚴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紹漢初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資財牛馬器械供給戰士用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陰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

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于是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僅留萬人守城。時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來告。舉軍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强伏。遂引軍北走。及後知之。深以爲恨。六年

春。亮伐魏。亮司馬魏延。欲請兵五千。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遂。不用延計。乃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眞率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我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按冀城獲姜維。關中響震。曹叡如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郡千餘家還于漢中。乃流涕收謖殺之。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

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是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親爲臨祭。撫其遺孤。上疏請自貶三等。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有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反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踦足而待矣。乃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戒士簡練。民忘其敗。冬十二月。亮闚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危。此進趨之時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

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于是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破斬之。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是歲孫權僭號。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謂宜顯明正義。以絕之。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覺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

雖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若大軍北伐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能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賀于吳再申盟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之懿自留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以兵徼亮亮破之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敗軍依險却避再三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來追至木門亮伏弩射殺之時亮兵期直更番而懿衆大盛諸參佐咸請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行師以大信爲本今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去由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公恩死猶莫報也臨戰各拔刃爭先一以當十遂大捷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遂分兵屯田爲久住計畊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以巾幗之服懿怒表獻請戰獻遣辛毗仗節以制之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篤

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大計亮以蔣琬對次及費禕遂率于軍年五十四時有星赤而芒角隕于中營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儀結陣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墳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贈印綬謚忠武亮嘗表于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及卒如其言。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中都護李嚴亮攻祁山時。嚴督運不繼。又反覆造說。亮乃表其罪。廢徙梓潼。復以其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還。至是嚴聞亮薨。亦發病死。嚴常冀亮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

以僉忘其身者也。亮治蜀。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常有言亮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及薨後。所在各求爲立廟。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言教書奏。共爲一集。亮妻沔南名士黃承彥之女。子瞻。工書畫。强識念。亮嘗有書誡之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皆自道其所得也。亮卒。瞻嗣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鄧艾入成都。以書誘瞻使降。瞻怒。斬其使。臨陣戰死。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亦馳赴魏軍而沒。次子京。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位至廣州刺史。亮弟均。官亦至長水校尉。

晉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

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與。

吳張儼論曰。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至使畊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

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論曰。傳言昭烈訪士于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謂亮。鳳雛謂龐統也。徽嘗稱統爲南州士冠冕。始統守耒陽不治。魯肅遺書昭烈曰。士元非百里才。亮亦嘗言之。由是昭烈深相器重。親待亞于亮。後遂說昭烈取劉璋。進圍雒城縣。中流矢卒。統好獎借人倫。亦深自期許。年既不永。少所表見。亮有王佐才。氣象一本于儒者。孔子所

謂求志達道。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庶幾近之。要其全體大用。不外乎誡子一書。出師二表。文中子曰。孔明無死。禮樂可興。由是觀之。則富國强兵。乃其囊底餘智耳。陳壽上亮遺集表。至以周公子產相比擬。然論贊中有將畧非長之言。其後崔浩又從而傅會之。沿及眉山蘇氏父子。皆咎亮不取荊州而都梁益。夫隆中一對。先荊後益。確有成算于胷中。是以坐言起行。不爽尺寸。蘇洵輩好以事後之成敗論人。强詞悍氣。不衷事理。惡足與窺古人之深哉。亮自比管樂。有過之無不及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誦杜甫詩益信。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僑寓涿郡少好左氏春秋諷誦畧皆上口昭烈于涿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下昭烈奔袁紹操盡收其衆擄昭烈夫人并禽羽以歸時倉卒行次羽護視昭烈夫人每肅立其傍唯謹或至夜分秉燭達旦操拜爲偏

將軍禮之甚厚時袁紹遣其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無敢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即表封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遂從昭烈就劉表表卒操定荊州昭烈自奔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坂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在夏口飜銀江湖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昭烈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耶時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引軍退歸昭烈遂收江南乃封拜元勛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都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寫書諸葛亮問超人才誰比亮知其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當與益德並驅猶未及髯之絕倫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已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劈之時適讌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盤于槃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年孫權以昭烈久假荊州不反遂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遣羽爭之權使魯肅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之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

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會操
攻漢中。急聒烈乃與權和。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留羽守
江陵。二十四年。先主進號漢中王。遣費詩拜羽爲前將軍。
假節鉞。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
列。不肯受拜。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
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爲怨。且君侯與王譬猶一體。禍福休戚共之。不宜
更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銜命之人。
君侯不受拜。于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

大感悟。遽即受拜。是歲羽使其屬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
公安。而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秋。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
就攻之。禁窮迫遂降。龐德力戰不屈。羽禽斬之。乃急攻樊
城。圍數重。又遣別將圍呂常于襄陽。于是荊州刺史胡
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陸渾民孫狼等亦殺其主簿南附。
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
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呂蒙代魯肅鎮陸口。以羽
素驍雄。白權宜急圖之。權又嘗遣使爲子求羽女。羽罵辱
其使。不許婚。權大忿。至是用呂蒙計。作牋與操。請以討羽
自効。拜蒙大都督。將兵襲羽。羽初不設備。而曹操遣徐晃
南救曹仁。自引兵屯于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
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
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
傅士仁素皆輕羽。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
及。羽言還當治之。二人咸懷懼不安。權使人誘之。卽迎降

蒙入據江陵。盡據羽士衆妻子。羽軍遂解散。纔數十騎。權
先使別將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子平于臨沮。斬之。函
首送操。操發視。須髯如生。命以侯禮葬。時權以潘璋爲益
州牧。駐秭歸。未幾而死。呂蒙未及受卦。疾發亦死。後帝時。
追謚曰壯繆。

張飛字益德。昭烈同郡人。以羽年長于己。常兄事之。當陽
之敗。操追兵幾及昭烈。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
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從攻
劉璋。所過戰克。生獲巴郡太守嚴顏。呵之曰。何以不降。顏

曰我州但有斬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雄猛亞于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邮小人昭烈常誡飛曰卿刑罰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後昭烈伐吳飛率兵自閬中會江州臨發果為其帳下將范疆張達所殺後帝聞問追諡曰桓

論曰自古志士仁人殺身致命至往往招魂以慕其不亡者惟區區血誠而已誠之所至貫金石而泣鬼神格豚魚而孚草木壯繆忠義通于神明背曹向劉顯鑠今古遂使千秋萬世欽厥聲名奉若尊親豈非誠為之動哉宣尼作春秋而亂賊懼壯繆好春秋而漢賊明可謂能讀書者矣飛忠勇亞于壯繆關張並稱炳如日星故並著之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進而能反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哀氏私明將軍也時昭烈亦依瓚瓚接納雲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昭烈知其不返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及昭烈就袁紹雲見于鄴昭烈與雲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

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昭烈至荊州為昭烈主騎建安十三年曹操追昭烈至當陽長坂昭烈棄妻子南走時有言雲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身抱弱子即後帝也保護甘夫人即後帝母也皆得免難從平江南遷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以相與同姓固辭不許或勸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去雲無纖芥先是雲與夏侯惇戰于博望生獲夏侯蘭蘭與雲同鄉里少小相知雲白昭烈活之騰蘭明于法

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昭烈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昭烈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十六年。昭烈西征。權乃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帝歸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及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益州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畊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昭烈即從之。二十四年。昭烈既遣黃忠斬夏侯淵。曹操來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謂可刦取。并以雲兵隨往。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營覘之。猝與操遇。爲其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雲既還趨營。而別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迎著。敵軍追至營。時沔陽張翼在雲營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勁弩從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隋漢水死者甚多。明旦昭烈自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爲虎威將軍。章武元年。昭烈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難可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昭烈失利于秭歸。雲進兵至永安。而吳軍已退。後帝即位。拜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建興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

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于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亮問鄧芝曰。街亭軍敗。兵將不復相錄。箕谷何獨得保。芝曰。雲身自斷後。故一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以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又明年卒。追謚曰順平。雲次子廣。官牙門將。隨姜維臨陣戰死。

論曰。雲與關張及馬超黃忠。號五虎將。陳壽以其强摯

壯猛。比于灌滕。此未足以盡雲也。雲智深而量雅。其應對公孫。有寇恂答使者之辭。令焉其結託昭烈。有鄧禹游京師之先見。焉當陽之保護。過于麥飯豆粥之勤。漢中之權畧。捷于轉車張幟之巧。薦夏侯藺而不自近。岑彭之言韓歆可用。馬武之不將舊部曲也。卻趙範之婚。辭田園之賜。祭遵之奉公。吳漢之怒妻子多買田宅也。要其訏謨碩畫。尤在諫伐吳數言。蓋與武侯平生用兵大指相類。使之尚在。大將軍之任。不以屬文偉伯約矣。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知名。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常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遂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琬爲東曹掾。琬固讓劉邕等四人。亮不聽。遷爲參軍。八年。代張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敞驕凶。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四年。琬以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會疾動未行。衆論

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尚書令費禕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維艱。實忘寢食。輒與禕等議。以涼州邊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人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率軍爲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從屯涪。後帝從之。由是琬還

住涪。疾轉增劇。九年卒。謚曰恭。初琬辟犍爲楊戲爲東曹掾。戲性素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有搆戲于琬者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細按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禕少與董允齊名。時司徒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葬所。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與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帝即位。爲黃門侍郎。建興三年。丞相亮南

征還。羣寮郊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既歸。以禕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又嘗別酌好酒飲禕。視其已酣。然後咨問國事。及當世之務。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有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數來也。因以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後亮北住漢

中。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頻至吳。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時前軍師魏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每陳計于亮。欲出奇兵。而亮不許。延嘗私謂亮爲怯。恨己才用之不盡。長史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軍戎節度。皆斯須取辦。延性矜高。而儀狷狹。遂相憎惡。如水火。亮深憑二人之才勇。而惜其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每當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嘗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禕嘗再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

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慣慣不知防慮。豈所謂治厥孫謀乎。禕對曰。延儀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黥彭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懼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亮聞之。以爲知言。其後亮卒于軍。延不聽遺令。欲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強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得出馳去。延尋悔。追之不及。遂作亂奔漢中。馬岱擊斬之。尋儀亦以不得專政。對禕恨望。禕密表其言

廢徙漢嘉。自殺。十三年。禕代蔣琬爲尚書令。尋遷大將軍。延熙七年。魏曹爽入寇。軍次興勢。假禕節率衆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擾甲。嚴駕已訖。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及至。爽引退。禕乃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封禕成鄉侯。九年秋。大赦。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禕曰。夫赦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用之。今有何危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又屬作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干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于明德者哉。禕踧踖謝之。十一年。禕出屯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時衛將軍姜維。與禕共錄尚書事。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又負其才武。謂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兵大舉。禕嘗裁制不從。謂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宜先保國治民。敬守社稷。無以希冀僥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與維兵常不過萬人。十五年。命禕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諡曰敬。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布衣蔬食。出入不從

車騎。其當國功名畧與琬比。而識悟尤絶。初禕爲尚書令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每省讀文書。舉目究意。其速數倍于人。終更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每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後董允代禕。欲學之。旬日之間。事多愆滯。允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也。父和。字幼宰。劉璋時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俗奢。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葬至傾家以辦。和躬率以儉。又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會

當遷。吏民老弱相携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亮後爲丞相。每追思其忠勤不置。允少隨父西遷。昭烈時。與費禕並以選爲太子舍人。徙洗馬。後帝嗣立。遷黃門侍郎。建興五年。亮將北征。出屯漢中。慮後帝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疏薦允與郭攸之費禕等。皆忠亮死節之臣。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請悉以咨之。亮尋以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凡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帝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勛勞。允固辭不受。後帝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常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

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亦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類如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費禕副。九年卒。費禕以選曹郎陳祇代允爲侍中。祇多技藝。挾智數。與黃皓相表裏。皓始預政事。姜維常惡皓擅恣。啟後帝欲殺之。後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懼失言。遜辭而出。後帝遣皓詣維陳謝。皓遂操弄

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者。

論曰蜀人每稱諸葛亮將琬費禕董允為四相一號四英案亮薦允掌宮省獻納而身後之事。首付琬次及禕當時廖立李嚴並負宿望魏延楊儀尤憤軍伍又嘗稱姜維存心漢室而才兼于人。然至付託國事。皆不之及。何歟琬器量閎雅有宰相度允嚴正宜在幼主左右使有所憚禕識足定紛才能應猝當傾側擾攘之間所以折衝而禦侮者尤賴乎此此以見亮之小心慮國善始善終不獨號稱知人也惜琬允既不永年。禕復汎愛蹈來欵岑彭之轍向使此三子者皆無恙。允領宮府。琬禕督兵戎則黃皓閹宇不得比周為奸。漢中諸圍不至撤兵他宋加以樊建傅僉李球衛繼張翼廖化羅憲諸人。同心協力鍾會豈能長驅而寇關口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于是乎漢祚終不復矣悲夫

歷代名臣傳卷之九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南城張 江分纂

晉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少有幹畧張華甚重之與武帝同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寧朔將軍領烏丸校尉甚王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進據襄陽侃等累戰破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逃于下儁山。弘遣軍斬之其衆悉降。荊土以平。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得詵乃銓敘功德隨才補授以陶侃為行司馬而以皮初補襄陽太守。表其姓名。上之。朝廷以初雖有功而襄陽名郡。不可輕授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陟為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統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任。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勛。宜先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荊人愛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歎聲甚苦。呼省之。見其老病無襦。乃適罰主者。而給其人衣帽。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許人捕魚。弘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耶。速改此法。又自今酒酸之製。不得分別優劣三品。當與三軍同其厚薄。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告急。貸糧。州僚以運道懸遠。不欲多給。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厚給于彼。可無西顧之憂矣。遂以

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又以田種糧食。分給流人十餘萬戶之在荊州者。使不因貧乏為寇。更擢用其賢才。以慰勉之。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于荊。或勸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輯之。須乘輿反正。送還本署。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有干弘以縱橫之事者。弘大怒斬之。惠帝之幸長安也。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遂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順陽太守張光。河間王顒所署也。與陶侃皮初共破陳敏將錢端于長岐。或說弘宜斬光以明向背。弘又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庀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勳。乞加遷擢。先是劉喬為豫州刺史。東海王越承制以范陽王虓代之。喬以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拒虓。弘乃與喬牋。以為疎不間親。且主上播越。正忠義同心戮力之時。願解怨修好。共戴盟主。以康王室。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和解之。又上表曰。自頃兵

戈紛亂。搆于羣王。翦其反而。互為戎首。萬一外寇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鬬。自劾于卞莊者也。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不能用。會陳敏叛揚州。引兵欲西。敏與江夏太守陶侃同郡。又同歲舉吏。有間侃于弘者。弘更委侃討敏。侃遣其兄子為質。弘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竟不敢闚境。弘每有廢興。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爭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將率諸軍會之。既還。自以老病將

解州事。未及上。卒于襄陽。士女如喪私親。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勤欲推穎爲主。弘子播追遵弘志。遂墨絰討勤。斬于濁水。朝廷聞而嘉之。追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弘沒。以高密王略代鎮。多寇盜。諮起播爲順陽內史。甚得江漢心。山簡忌之。奏徵爲越騎校尉。被書便至洛陽。然後迎家。累然南夏。卒以亂。

論曰。國家分崩離析之會。非精勤無以慮變。非果毅無以殺敵。非公忠仁恕無以收智謀勇略之用。而成安上全下之功。劉弘祗循士卒。與同甘苦。官人不昵私親。任賢不生疑貳。是以惠澤入人心。威望著隣境。然其大者。尤在乃心君國。絕不敢乘寵樹黨。以便其私。圖觀其致書牧帥。上表闕廷。指事深切。發言慷慨。使當日君臣。聽而行之。內釋猜疑。外固屏翰。其爲功于國。又不獨在彊場折衝已也。書曰。協恭和衷。弘有志焉。方藩封樹兵司馬內亂。一時張方李含周馥劉沈荀晞諸人。又復各爲左右。讒間蠭生。兵戈蟻動。坐使全晉山河。四分五裂。而其身命亦隨之。有朝位台司。而暮具五刑者。獨弘父子終見保全。天之報施忠義。豈有爽哉。弘幹局功勳。亞陶侃矣。

倡而忠君憂國勝之。當與溫嶠同爲典午一代之偉人。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世為北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性豁朗年十四五猶未知書兄納等並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閭重之後益博覽書史見者咸謂有佐世才年二十四辟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敦篤同寢共被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對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累遷太子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敗于蕩陰遂退還洛時車駕幸長安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名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病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由是衆皆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遙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實從皆禁勇逖遇之如子弟或有犯法為吏所繩者輒擁護救解之時帝方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主軍無私焉川懼遂以衆附石勒

逖率衆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虎虎大敗收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羣寇乘隙流毒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望風向赴沉溺之士欣于來蘇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之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逖至乃誘其部人謝浮斬平帝嘉逖動使運糧給之而道遠未至軍大飢樊雅以其衆襲逖直趣逖幕督護董昭戰走之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益急逖求救于蓬陂塢主陳川川命其將李頭率衆援之頭力戰有勳遂克譙城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憾川聞而怒因殺頭頭親黨四百人皆奔于逖川益怒遣兵大掠豫州逖遨擊于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主軍無私焉川懼遂以衆附石勒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兵掠豫州而留其部將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豹遣兵逐之。卽棄擔走。豹兵久飢。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大懼。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于汴水。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迫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軍邀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皆感恩率鄉里五百家來降。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日多。時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逖馳使和解之。遂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賤。皆遇以恩禮。尤善招撫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賊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鈔之。明其未附。諸塢感戴。賊中有異謀。輒密以聞。由是多所剋獲。自河以南。盡爲晉土。其有微功。實不踰日。躬自儉約。勤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採。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鎮西將軍。益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豐贍。邊境休息。士馬蕃滋。大有越河掃清之意。會朝廷將遣戴淵爲都督。逖以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猶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皐。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衆築壘于城南。未成而病篤。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歎曰。爲我矣。方平河

北而我死。天不祐國也。俄卒于雍邱。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逆謀。惟憚逖與梁州刺史周訪二人。不敢輒發。及訪與逖繼歿。敦乃肆志焉。

論曰。祖逖不矜小節。而倜儻有大志。忠君愛國之誠。經方致遠之畧。其素所樹立然也。方其奉命北行。軍糧器械。一無所復恃。又值羣兇竊據。日夕轉戰。進寸退尺。卒撫有河南。使强敵不敢生邊釁。蓋仗義執信。德施旣普。威命自行。未來而懷。集有方。旣來而撫。御無失。是故能以寡勝衆。弱敵强焉。嚮使天假之年。得與陶侃溫嶠諸

君。同心共濟。恢復中原。豈有難哉。聞雞之舞。渡江之誓。至今猶想見其慷慨大節。凜凜如生也。夫士苟有志。無不竟成。患于志大才疎耳。始逖被用時。劉琨聞之。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後琨竟爲段匹磾所害。而逖經畧有明效。考琨末年。忠義愈奮。志氣激發。聞望遠播。江左憑依。功雖不究。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人。然善于懷撫。短于控御。又素奢豪。嗜聲色。徐潤以音律被寵。令狐盛以亢直見殺。較逖之克己務施。愛人好士者。相去益遠。觀其弱冠周旋于賈謐馬倫之門。

與倫私親。爲倫所用。可知非獨疎于才。抑亦闇于識也。祖劉並稱。劉實遜祖。史譏逖初年散穀周貧。目爲貪亂。可謂能知逖者乎。

王導

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鎭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一見。許爲將相之器。初襲祖爵即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在琅邪王時。與導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潛有佐帝興復之志。帝亦雅重之。在洛陽時。導每勸令之國。及出鎭下邳。請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無不與知。時帝頗以酒廢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酒覆之。由此遂絕。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值導從兄敦來朝。敦時威望已著。導因說敦宜共有以匡濟。

時上巳。觀禊。帝乘肩輿。具威儀。導與敦皆騎從。吳人士竊覘之。乃相率拜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者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一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歸心焉。洛京既破。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又說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揚土饒富。導爲政務在清淨。每勸帝克己厲節。輔主庇民。遂益見委重。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每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

曰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遂使姦人乘釁有虧王道大工命世之英一匡九合管仲樂毅千是乎在豈區區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紫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升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以草創之初名位不可妄加恐無以勸有功塞非望上幾問曠曰請自導始帝下令褒美愍帝即位徵史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爲丞相軍諮祭酒恒雅初過江慮朝廷寡弱不克有濟比與導談世事乃還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

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遣諸從事行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時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咨嗟稱善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時軍旅倥傯儒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學校序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蕃淳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于今二紀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先王之道殆遠華僞之俗日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稽古明學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扼腕拊心若禮儀勝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漢偉作洋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深納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再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

仰照帝乃止。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導薦羊鑒往鎮撫，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導以中興草創，啟立史官。于是典籍始具，時孝懷太子被害訃至，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王敦心懷怏怏，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勛，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任真推分，澹如也。及敦反，導每旦率羣從子弟詣臺謝罪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其手曰：茂弘方寄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俱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至是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時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導曰：立子以長，且紹又賢，帝猶不決，導日夕陳諫，儲位乃定。明帝立，遷司徒，敦又舉兵內向，乃加導大都督，率諸軍討之。導聞敦寢疾，便率子弟發喪，衆謂敦已死，咸有奮志。又遺其從兄含書曰：導門戶受國厚

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以平敦功，進爵始興公，位太保，帝崩，與庾亮等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亮之徵蘇峻也，訪于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峻果稱兵犯闕，導入宮侍帝。峻雅敬導，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及峻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因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兵，于是虞潭、蔡謨、顧衆等皆以兵應。又知峻黨路永匡術，並有貳心，乃使參軍袁耽、諷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賊既平，衆以宮闕

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導獨曰：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遠竄，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議不復行，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府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競服，練遂踊貴，每端售得一金。會大旱，導上疏遜位，下詔遣侍中敦諭再三，然後視事。性簡素寡慾，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賞

賜甚渥于時庾亮以重兵鎮外南蠻校尉陶稱間導于亮將舉兵內逼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言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讒間遂息亮雖在外而遙執朝權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賜謚多由封爵無爵者雖位通德重不得謚導始上疏正之導又以元帝睠同布衣每一崇準皆就拜山陵不勝哀戚漢魏百官不得拜山陵有之自導始也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

帝舉哀于朝堂三日謚曰文獻褒贈之厚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論曰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周官之訓曰推賢讓能而先之以惟克果斷大臣當國誠貴乎休休有容及夫決疑定策又必有臨大節不可奪之槩乃能取亂于內而弭患于外王導于晉可謂雅量鎮俗矣惜乎沉靜有餘而奮發不足方蘇峻刦遷乘輿則挈子遠遁卞敦擁兵不赴則濫予官賞郭默矯殺方鎮則擢授本州原其意雖主于含垢養晦以徐圖其後卒之國威不振即國恥莫雪亦濡忍弗決之咎也若乃兄敦之始犯順時導內憤刁劉之迫不但無垂涕泣之言且有內喜之意豈惟死負周顗亦且生愧王彬甚至以開門揖盜之周札猶抗議贈官其曲爲札辨乃其深爲敦諱也果可謂之大義滅親乎然當王室不綱內外倥偬獨能延攬人望息民勤學挽如綫之國脉以中興一隅向使始基無導江南決不能立國其深心毅力有非尋常智勇所得與者後又卒能討敦成功以補前過易曰需于血出自穴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庶幾近之矣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司徒羨之從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自少以孝悌稱于宗族美丰儀善談論初爲司隸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震肅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從母也琨雅敬嶠請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時并土淪敗羣盜四起琨憑嶠素有知人稱鳳聞大說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王敦忌之因請爲左司馬敦憑嶠以爲謀主從討石勒屢立戰功元帝鎭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吾欲立功河朔使卿狂瞽江南子其行乎使嶠奉表勸進既至引見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　溫嶠　七

因陳琨忠誠效節辭旨慷慨帝深器焉王導周顗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乃除嶠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固止之嶠絕裾而行其後母亡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辭不拜若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平王之尸嶠若以母未葬益當竭力朝廷使逆寇永銷反哀墓次詎可稱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累遷太子中庶子東宮與爲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擾嶠疏言宜儉約率下務農重兵以滅巨寇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轡諫曰奈何以萬乘儲副而身輕天下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參綜機謀帝深倚重王敦忌之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再四極諫敦終不悟乃謬爲恭敬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　溫嶠　八

千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稱鳳聞大說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雄毅喉舌公宜自選能者敦問誰可作嶠以錢鳳對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卽表用嶠嶠恐旣去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撥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嶠去後鳳說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　溫嶠　九

敦曰嶠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爾相讒由是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軍將軍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板其舌及王含錢鳳奔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時帝欲親將兵擊含聞嶠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若賊豕突及社稷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濟嶠自率衆與賊夾水

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于江寧。事平。封建寧縣
開國公有詔敦參佐皆禁錮嶠上疏曰。敦敢行殺戮朝廷
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
豈遑晏處。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枉入奸黨。謂宜施
之以寬。帝從之。會詔公卿坐論時政所先。嶠因奏軍國要
務。一請竭力資助淮泗都督。又擇一偏將。益兵壽陽。以保
固徐豫。援助司土。二請州置田。曹掾一人。勸農察吏。三請
分軍出屯。緣江上下。良田。四請省冗員。五請復立籍田。廩
犧二官。六以罪不相及。請除夷三族之制。奏入。帝多納之。

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武昌。據上流。為國家應援。亦以
防蘇峻也。嶠甄異行能。甚有惠政。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
選單車刺史撫之。導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詔不許。在鎮
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斬棺之戮。削去之。初。嶠聞庾
亮之徵。蘇峻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峻果連
祖約同反。嶠聞。屯潯陽。即遣督護王愆期等率舟師赴難
及京師不守。嶠號慟。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庾亮來奔。宜
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殄
寇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時亮雖奉
敗嶠愈推崇。更分兵給之。遣使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
預顧命。嶠屢說不回。乃用其從弟充及參軍毛寶言。共推
侃為盟主。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于是
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
祖約蘇峻同惡相濟。天禽其魄。死期將至。殆逼宮城。殘虐
朝士。劫辱孕婦。承問悲慟。精魂飛散。嶠闕弱不武。不能殉
難。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單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
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斯

致誠。義感諸侯。董卓劫遷獻帝。虐害忠良。藏洪郡之小吏
耳。登壇插血。涕淚慷慨。實感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拜
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亦宜乎。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
肅義正。勳庸弘著。方鎮州郡。同稟規畧。以雪國恥。嶠雖怯
弱。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士稟義風。人感皇澤。
且藩帥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若
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己。萬
里一揆。義不在言也。時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龔登使

還嶠乃重移書激怒之曰軍有進無退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勑後月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今名軍還疑惑遠近。令此州不守。荊楚將來之危。乃當甚于今日。以大義言之。主辱臣死。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峻約凶逆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出軍既緩。復召兵還。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以。以副三軍之望。書至。侃深感悟。率所統兼道而進。與嶠亮同趣建康。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里。金鼓之聲。震天。時祖約據歷陽。與

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固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車駕幸石頭。嶠與峻兵相持日久。不決。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又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舍垂立之功。成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正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雖灰身不足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還。人心必阻。阻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乃分米五萬以餉嶠軍。遂留不去。嶠于是建行廟設壇墠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昂。流淚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因醉突陣。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朝臣皆令赴臺至者雲集。乃悉諸軍齊攻榻梳大破逸軍。獲逸及韓晃斬之。于是奮威長史滕含抱帝奔嶠船。羣臣頓首號泣請罪。時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初。長史孔愉以嶠母亡未葬。頻不聽之。及嶠討平蘇峻。愉

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自頃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者。惟君一人耳。時咸重愉之守正。而服嶠虛公。王導以峻黨路永匡衛中途。以衆歸順。將褒顯之。嶠曰。衛羣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幸矣。導無以奪時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未旬日。中風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泣下。册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

論曰。嶠痛心于絕裾之行。卒慷慨從王。志安社稷。雖以此稍掛物議。然勇戰敬宦于以顯親揚名。觀其後可以

諒其初矣其在東宮則諭教以正其德在朝廷則綜理以成其務在藩鎮則仗義約信以伸其威智足以御小人雖奸如王敦可使疑而成信有獨行遇雨之深心焉義足以動君子雖褊如陶侃可使異而終同有先號後笑之毅力焉是以遭折挫而不回歷艱難以有濟固其精誠使然亦有忍有容乃終以成大事也夫其勤王之志之純篤如此其梟亂之才之機宜又如彼忠孝文武嶠實兼之晉統後亡于是乎嶺而當時論者僅指爲過江第二流人物崇虛名隨實用風氣之壞運祚隨之益天厭晉德而嶠亦自是不永其年矣豈偶然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終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父丹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

從亦過所望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之夔名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詎宜遠以非禮相過從事慙而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數百里外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曰君終有大名命子結交而去察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大奇之除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

所歸。侃詣之。睹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車共詣顧榮。遂由此知名。尋爲吏部令史。黃慶所舉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會荊州刺史劉弘將之官。辟爲南蠻長史。命先往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忝羊公寃。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于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所獲。皆分士卒。身無私

焉。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化雙鶴沖天而去。時人以爲孝感。服闋。元帝拜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皆斷江刼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刼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羕縛送其帳下二十人。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杜弢之亂。帝使侃督將軍周訪趙誘擊破之。先是周顗爲荊州刺史。屯于潯水。爲弢所困。侃使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

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耶。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遣使告捷于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卽表拜侃荊州刺史。移鎭沔江。而敦將王貢提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遣部將夜趣巴陵。掩其不備。大破之。所斬降無算。其後貢復挑戰。侃遣謂之曰。杜弢爲益州竊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便收斂容色。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等而還。王敦深忌侃功。會侃還江陵。詣敦作別。朱伺等諫不聽。敦遂留不遣。以其弟廣代之。左轉侃廣州刺史。荊州故吏咸詣敦留侃。不許。由是衆情憤惋。遂西迎杜曾以距廣。敦疑衆受侃意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當斷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潛軍梅陶等言于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設盛饌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

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長驅入境。遣督護討機斬之。機黨溫邵猶擁衆不服。諸將勸侃乘勢討之。侃曰。吾威名已著。但用一函紙足耳。邵果走。廣州遂平。以功封柴桑侯。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梁碩陷交州。侃又遣將擊平之。即詔侃領交州刺史。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敦既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復移鎮荊州。士女交慶。侃性聰敏勤于吏職。恭而近禮。好接人倫。終日斂膝危坐。軍府政事。檢攝無遺。遠近書疏。皆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蘇峻作逆。侃子瞻爲峻所害。溫嶠要侃同赴國難。侃初以不與明帝顧命爲恨。答曰。吾彊場外將。不敢赴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又以峻殺其子。重遺書以激怒之。侃婁襲氏。亦固勸自行。于是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五月與庾亮溫嶠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用智計禽之。部將李根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潍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

賊盛不可爭鋒。當用智計禽之。部將李根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潍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卿良將也。乃築壘于白石。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及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軍步戰不如峻。請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則大業自解。從之。峻果解兵趣石頭。諸軍與戰。侃部將斬之于陣。峻弟逸復領其衆。侃與諸軍又擊斬逸于石頭。初峻之亂。由庾亮激成。亮有高名。又以后兄受顧命。及是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

乃拜陶士行耶。且君侯修石頭城以擬老子。今反見求。司徒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還江陵。尋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交廣七州諸軍事。移鎮巴陵。遣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荊州刺史劉胤。侃聞之曰。此必詐也。國家年小不出胷懷。且劉江州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耶。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以騁其從橫耳。即表討默。又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

曰。默據上流之勢。加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乎。侃省書笑曰。是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將縛默以降。斬之。石勒素憚默驍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乃益畏侃。侃子瞻爲峻部將馮鐵所殺。奔于石勒。侃告以故。勒即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遂擢用張夔范逵劉弘等子孫。凡微時所荷一飧必報。遣子斌與部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敢貪榮于疇昔。而虛

讓于今日。事有合于時宜。臣豈敢與朝廷作異。使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病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臣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尚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除。山陵未還。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奉迎窀穸。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勒。是以遣母邱奧于巴東。授桓宣于襄陽。良圖未敘。于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

下速選臣代。必得良材。奉宣王猷。遂臣成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天縱英奇。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正道。四海幸賴。謹遣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蔡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卒。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褒美。贈大司馬。謚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自南陵迄于白

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己門。侃一見知為武昌西門柳。施怖謝。時殷浩庾翼諸名士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浩等勸更少進。侃愀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都不答。而言者無已。侃乃渡木獵。引將佐語之曰。我

所以設險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致禍。非禦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先卒之一年。即欲遜位歸國。佐吏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運資器械牛馬舟車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將出府門。顧謂之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故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

論曰。晉自阮籍王衍輩。棄禮任情。崇虛黜有。過江諸名士。猶承其放誕風流之習。往往以養望為弘雅。以政事為俗人。賴陶長沙精勤果毅。內綜機事。外靖寇烽。遂使庾亮當國。憚侃得衆。修石頭城以備之。侃深用為恨。蘇峻之亂。其遲遲不赴難者。以此。非獨恥其不預顧命已也。然君父在患。臣子雖蹈湯赴火。惟恐不速。夫怒于室而色于市。猶或譏之。奈何以忿其同官之故。上及朝廷乎。王茂弘疾劉隗刁協之間。謬指王敦初畧。義同桓文。

陶士行惡庾亮之專。託言彊場外將。不敢越局。彼皆挾其恫恫之私。而闇于大義後之論者。遂疑導黨其私親。而史言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固皆文致之詞。抑亦其自貽口實也。君子觀王彬之面數敦罪。桓彝之恥通峻使。與侃固不能逃賢者之責矣。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躬畊力學以博雅著名趙王倫辟爲掾見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及倫簒其黨皆至大官而鑒獨不染逆節惠帝反正累官中書侍郎時東海王越與大將軍苟晞爭辟鑒皆不應鑒從兄旭晞之別駕也恐禍及勸使應召鑒終不回京師陷苟晞難蜂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實來午營省鑒疾鑒謂曰相與鄉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耶實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德將偪爲主乃迸歸鄉里時

大饑州人士素被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全濟甚多衆感激遂共依鑒舉千餘家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在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劉琨各遣其部人並爲兗州爭相傾動州民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外無救援百姓皆掘野鼠鼷鶵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迫仗鑒爲外援故由是拜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在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愍懷太子之廢柔而能正忝何以武秋失節之士相儗敦曰愍懷廢徙之際危機交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大夫北面事人詎可偸生屈節覩顏天壤耶苟道數將至緊舉止自若初無懼心雖既還臺鑒遂與帝謀計敦既而敦反令王含等攻逼京師敏議含衆百倍而城小不固宜及彼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賊無遠圖惟恃豕突一戰今百姓懲敦往年之暴掠皆人自爲守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强寇決勝負于一朝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仗神武既往哉帝從之含等既平溫嶠疏請宥敦依丈鑒以先王立君臣之敎貴于仗節死義若輩雖遭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罷望萬幾動靜皆參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時王導議欲追

贈周札官。鑒建議不合。導不從。鑒復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故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謂幽厲耶。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用。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與王導溫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徐州刺史。及聞蘇峻反。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部將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王師敗績。庾亮宣太后詔。進鑒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無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

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汨亂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昔荊楚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切報國。凡我同盟。戮力一心。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場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彼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遣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王舒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等戰不利。鑒乃與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拒賊。賊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倘一旦不守。則賊方軌而進。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荷先帝重託。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耶。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峻弟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

餘口。拜司空。進侍中。封南昌縣公。又以討平賊帥劉徵功。進大尉。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賈寧。諸將多不奉法。陶侃庾亮屢欲率兵廢導。皆以諮鑒。鑒固執不許。乃止。鑒之守正不移。厚德居心。多此類也。尋寢疾。上表薦蔡謨自代。兄子邁為兗州刺史。卒年七十一。帝哭于朝堂。遣使冊贈一依溫嶠故事。謚曰文成。

論曰。郗鑒雅量不如王導謝安。才略不如溫嶠陶侃。而懷方秉正。卓然自樹于亂朝濁俗之中。進禮退義。造次不違。可謂東晉之重臣矣。是以在鄉黨則懷其德化。在

朝廷則憚其丰采。觀其每有駁議。屹如山岳。有導與嶠所莫能躋攀者。非獨當時亂臣賊子聞之膽寒也。

十壹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鑒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長沙王乂專權。粹正色立朝。乂忌而害之。壼弱冠有名。辟命皆不應。元帝鎮建業。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重。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迫。壼陳詞哀苦。帝乃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克盡輔導。一府嚴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侍講東宮。尋拜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貴。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式父于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制出母齊衰期。壼奏曰。若其母犯七出之責。父當于存日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其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俱無所得從。式母于夫亡制服。又未嘗更嫁。夫沒之後。正其從子之日。而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托地。此為母以子出也。式為國士。而違禮虧教。不可居人倫詮正之任。司徒組等不能率禮正違。並當免官削

以功封建興縣公與王導等俱受明帝顧命輔幼主。拜尚書令。時帝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乃輿疾而至。時召樂謨爲郡中正。庾怡爲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不能官一人。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乃就職。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徐州刺史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

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其剛直不畏强禦。皆此類也。壼勤于職事。當官幹實。明帝深器之。而性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折節。帝時以王導勳德。每幸其第。爲其妻曹氏拜。侍中孔恒密表以爲非禮。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耶。有沙門某者。偃蹇不羈。于大會中嘗枕王丞相鄰。聞壼至。便斂容起坐。曰。彼是禮法中人。壼廉潔儉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會庾亮以蘇峻終必爲亂。及今徵之。縱不受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便滋蔓難制。此是鼂錯勸景帝早削七國事也。議者皆無以易。壼固爭曰。峻擁强兵。多藏無賴。又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壼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今所慮是國之大事。

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王公亦同此意。爭甚懇切。不能如何。若卿在內俱諫。必能相從。今內外戒嚴。恐不能無傷。如何。或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正色對曰。以逆順揆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連祖約稱兵。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壼率郭默等與峻大戰于陵西。爲峻所敗。壼與鍾雅退還。與雅還節謝罪。峻進攻青溪柵。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宮寺。大軍敗績。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屬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而死。時年四十八。二子眕

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拊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平。朝議贈壼稍輕。尚書郎弘納議曰。夫事父莫大于孝。事君莫大于忠。惟孝故能盡敬竭誠。惟忠故能見危授命。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以死勤事。于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祀以太牢。二子皆褒贈。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鬚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子孫多達官。始峻舉

兵日。宣城內史桓彝。即日率所領赴難。及京師不守。峻分兵攻陷宣城。長史裨惠勸彝宜暫通使于峻。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賊臣通問。遣部將俞縱守蘭石。峻將韓晃急攻之。左右請暫退。縱曰。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與彝俱死。時丹陽尹陽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以力戰死。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謀奉天子出奔義軍死。而壼以父子。彝以主臣。同時致命。爲尤烈焉。

論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禮之大體。自五帝三王以來。世世守之。迄暴秦不變。夫禮者。國之維而衆之紀。其起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恒必由之。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自去其禮也。晉承魏燼。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類多放廢于禮法之外。學宗老莊。而黜六經。談尚虛無。而薄名檢。行身以放濁爲通。進士以苟得爲貴。當官以養望爲高。及夫維弛而國亡。紀散而衆亂。流風餘焰。煽于江右。王導庾亮諸人。皆身隨其中。莫能振拔。傳曰。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其源不清。其流逾濁。勢固然耳。卞壼秉方正之德。以名教

爲己任。既以禮自處。即以禮處人。駁王式之短喪。使知居喪飲酒食肉者爲無親。彈王導之託疾。使知藩鎮擁兵不朝者爲無上。責貴游子弟之悖禮傷教。使知諸名士相高以放達。相尚以風流者爲無法。雖孤鳴寡和。而言無罪。聞足戒。庶幾逆黨薄夫。猶憬然于王章國憲。天理民彝之未盡澌滅。故以王敦蘇峻桓溫之奸。相與睥睨神器。至于犯宮闕。逼乘輿。擅廢立。宜不難挈而有之。而人心不死。公義莫逃。不能不遲回觀望。以徐俟其後。則雖謂東晉不絕如綫之祚。重爲郄卞諸公所延可也。

記曰言而履之禮也。壺立朝諤諤。卒乃父死忠子死孝。不愧平生之言。斯為得所履而安者哉

謝安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鎮西將軍尚之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兄奕。為剡令。有老人犯法。罰以醇酒。醉猶未已。安時七八歲。在奕鄰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去。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清言。王濛嘗語子修曰。此客亹亹為來通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負重名。前後累辟。皆不就。寓居于會稽之東山。與王羲之及許詢。支遁游處。以山水文籍自娛。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後除尚書郎。琅琊王友並不起。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也。安雖在布衣。人皆以公輔期之。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游東山。常以伎樂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即不得不與人同憂。安妻劉氏。丹陽尹惔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笑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捉鼻曰。恐不免耳。初。弟萬受任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視。安深憂之。自隊將已下。安

皆代爲慰勉。且責萬曰。汝爲元帥。宜速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者。萬敗後。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乃赴召。溫喜甚。言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否。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乃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會弟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時譽。去後令人思。徵拜侍中。溫既廢帝奕。立簡文。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乃爾。安對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後。進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薦安宜受顧命。

時帝遺詔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帝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及見遺詔。既不副所望。心疑安與坦之所爲。大銜之。溫入赴山陵。百官迎于新亭。時都下匈匈。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于此行。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語笑移日。郗超時臥溫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初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時溫威振內外。孝武又在幼冲。安與坦之盡忠夾輔。卒安王室。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屢使人趣之。安與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草上。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卒。事竟寢。尋進尚書僕射。領中書令。安不欲委任桓氏。固請太后臨政。而坦之已出爲徐州刺史。安獨力維持。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又當秦寇偪境。邊檄四至。安每鎮以和

靖。御以長算。文武用命。爲政不存小察。惟弘大綱。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又以其餘力繕修宮室。體極崇閎。而役無勞怨。帝既親政。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時縣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加都督揚豫五州諸軍事。時朝廷方以苻堅爲憂。詔求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其兄子幼度應。郗超素與謝氏不善。聞而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幼度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謂不然。超曰。吾昔與幼度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屐履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幼度既鎮廣陵。募驍

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號曰北府兵。所向克捷。凡斬堅驍將數人。于是進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其後堅復大舉入寇。衆號百萬。陣于淮淝。詔以安弟石爲征討大都督。幼度爲前鋒都督。與安子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督兵八萬距之。時都下震恐。幼度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與幼度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幼度。是日幼度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

將帥各當其任。時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矣。及堅屯壽陽。列陣臨淝水。幼度等衆不得濟。幼度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以爲然。遂麾使却。衆亂不能止。幼

度與玢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水決戰。堅中流矢。斬大將苻融于陣。堅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餘衆宵遁。聞風聲鶴唳。皆疑爲晉兵。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單騎逃去。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算。捷書至。安方與客圍棋。看訖便擬置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拜太保。安欲乘勝混一海宇。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軍事。時桓沖新卒。朝議欲以幼度爲荊州刺史。安自以

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勇。在形勝之地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安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已而一以亂終。一以貪敗。時咸服其知人。安塔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嗜利無行檢。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遂狎昵國寶。復從中搆煽。帝遂稍疎忌焉。帝名桓伊飲讌。安侍坐。酒酣。伊拊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

有見疑慮。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安聞之。泣下霑衿。因越席而將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會苻丕求援。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築新城而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至是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俄遇疾作。乃請量移。既還都。遂友乞遜位。尋卒。時年六十六。帝臨于朝堂三日。贈太傅。謚曰文靖。安素有雅量。

爲士庶敬愛。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水湧。衆皆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舟人承言即迴。在京師。鄉人有罷縣歸者。詣安。問其歸資。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由是競買。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而莫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城築塹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名伯塹。幼度安兄奕子也。少爲安所器。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羣從皆莫能答。幼度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于階庭耳。安大悅。及長有經國之名也。高崧嘗戲之曰。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蓋陰以浩之前車相諷焉。而安獨克弘遠謨。一雪處士虛聲之誚。固知體公識遠則隱顯同歸。而郝隆所誚。處爲遠志出爲小草者。未爲通論矣。傳言安性嗜音樂。期功之喪。不廢絲竹。王坦之嘗書諭之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竟不從。又嘗以公暇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有高世之想。羲之以爲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恐非所宜。安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安之放達類如此。向使過卞壺將毋與悖禮傷教者同譏歟。淝水之役。强敵壓境。國勢孤危。而安命駕遊山。圍棋賭墅。先聖所謂臨事而懼者。當不如是。桓冲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吾不知其所謂已定者果能自信否耶。以江左單弱之軍。當苻堅百萬之衆。智者不亡幸也。尸限殿齒之拆安固自以爲喜出望外哉。或謂是時。强臣跋扈于中。猾敵寇攘于外。人情洶洶。日不暇給。安殆故爲游戲。示有餘閒耳。其後宋寇準在澶淵。飲酒博弈。擲骰子。亦師此

意。是說也。曲諒古人之心。不失爲恕道。而未可爲訓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二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南城張江分纂

南朝宋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父濯早卒。粲幼孤。祖豹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顯榮。而愍孫飢寒不免。母王氏躬事紡績。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

擁敝衣讀書。足不踰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稱疾不動。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累官吏部尚書。皇太子冠。孝武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蒱。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帝發怒。將手刃之。命引下席。辭色不變。沈柳並起謝。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即位。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于儀。廢帝倮之。迫使走。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

妙德先生傳續稽康高士傳後以自況。又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灸。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亦狂。君臣大小。共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至是請改名為粲。字景倩。累遷尚書僕射五年。加中書令。領丹陽尹七年。加尚書令。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後粲與人語。

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既貴重。常懼傾滅。益自挹損。明帝崩。與褚淵等並受顧命。廢帝即位。粲與褚淵秉政。承明帝奢侈之後。務弘節儉。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不能禁。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迫。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詞色哀壯。于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徒。徙尚書令。

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廢帝弒。蕭道成立順帝。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方就。至是得詔即行。時道成將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潛謀誅之。而褚淵已自託于道成。粲不知。以謀告之。故道成得為之備。劉秉宋氏宗室。王蘊太后兄子。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兵起。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樹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雖欲出庸可得乎。時道成入屯朝堂。秉從弟

劉韞以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屯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攻道成于朝堂。回等率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速來。今敗矣。先是褚淵以粲謀告道成。道成即遣將薛深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並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道成以報敬則。敬則殺韞及伯興。又遣戴僧靜向石

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秉與子跨城出粲還坐列獨自煦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表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并斬之任候伯其夜趙石頭皆被殺粲小兒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天地

鬼神有知行見汝滅門也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狗戲如平生經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頃妻子皆没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當其得意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通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從至方知是袁公也又嘗步屧郊野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不見已已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身居劇任不肯當事或高詠對之門無雜賓而物情不接及敗時人為之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父子死于忠孝尤不朽云

論曰袁粲簡淡平素好飲酒吟諷少經世之才然忠孝之性始終不渝當魏晉六朝之間才臣名士代不乏人然廉恥道喪往往有身享高官厚祿潛託權姬求為佐命之勳者所在不免恬不知怪幾忘其身之在本朝也以此律之數百年之間幾無完士粲當桂陽之逆墨縗入仕獎勵忠義卒平急難及道成革命有懷粲獨與劉秉王蘊諸人深相約結欲殲大敵事雖不濟然粲以臣死忠最以子死孝在南北兩朝之際尤可謂高岡之鳴鳳也故特表之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祖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歎曰此子黃中內潤文明外暢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名功曹神廳三年年四十餘矣為陽平王征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遣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決獄熙等

並貪穢得罪允以清平獨見賞還家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為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爵樂平王丕軍事佐平涼州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浩時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察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訕今猶今之訕古也浩時未以為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性東宮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遠問此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嘗問允何政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吉曰臣少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

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略為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制朝權嘗薦冀定等五州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嘗上疏言浩所注詩論語書易

過于馬鄭王賈乞收境內諸書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
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
著述之才帝初命浩等譔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湛標因勸
浩刊于石以彰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
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
列通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
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
匹事覺謀于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
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中書侍郎崔鑒等

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己而
反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入死地入見帝遂不以實對終獲
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
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
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允對曰臣與浩
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
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
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
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族不敢虛

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以實對
不敢逃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
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
于是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
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
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負以觸犯罪不至死帝復怒
命武士執允太子爲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此人當更有數
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止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

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吾
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乃激怒至尊如此每一念及使
人心悸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褐鳳
池仍參麟閣妨賢已久夫史所以紀當時之善惡爲將來
之炯戒故人主慎焉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公廉愛憎
蔽其直理誠不能無罪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
乃史家本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
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
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

也。太子末年，頗信任左右，營田園以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弗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之禍。夫為人君者，必審于

擇人。商書云：無邇小人。孔子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古今存亡，莫不由之。今東宮誠乏人，俊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恐非朝廷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及太子卒，允見帝悲不能止。允奉命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約而可觀。既成，上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應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

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主，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陛下神武則天，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八篇。帝覽之曰：高允之明天文，豈減崔浩乎？及文成之立，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言。時帝大起宮室，允諫曰：太祖始建

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足以觀望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今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四萬之眾，其所損費亦已多矣。聖主宜思量。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禮教一疏，其略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

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凌遲。一至于斯。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愼。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必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賓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其難。今娶配者。或長少羙妍。或罪入掖庭。失禮紛紜。而令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

者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勝計。死不旋踵。尸焚墓掘。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貴有益于亡者。古之人何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庶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求貌似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主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樂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正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文成從容聽之。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至有痛切爲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禮敬甚重。時有上事爲激訐者。帝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諫不欲彰于外。至于事君。獨

忍彰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于朕。過失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詭無所避。就使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眞忠臣也。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帝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左右。但立勞耳。皆至王公。至如允執筆匡輔。數十年不過爲郎。汝等不亦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陸麗爲言于帝。帝曰。何不早言。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太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拜其子忱爲郡守。允固辭。不許。轉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始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以下。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詞義清辨。明主爲之動容。仁及僚友。保茲元老。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威振朝廷。王公以下。趨庭拜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及文成崩。乙弗渾以獻文在諒闇。遂擅權多殺。馮太后誅之。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郡國。詔允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其學業夙成。才任教職。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後以老疾頻乞骸骨。詔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懷人。作徵士頌。尋詔允至兗州祭孔子廟。曰。此簡德而行。卿勿辭也。繼從顯祖北伐大捷。作北伐頌。獻文後有遺世之志。以孝文沖幼。欲禪其叔京兆王子推。名

公卿會議。皆莫敢言。允進跪上前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祖宗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感悟。乃議傳位孝文。以羣公輔之。自文成至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進允中書監。散騎常侍。尋以定議勳。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見名公廟毀。新之。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允。扶引就內。改定皇誥。作酒頌。寫地孝文說之。置之座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日一詣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凡歷事

五君。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在中書。引經斷獄。內外皆稱平允。性仁恕簡靜。與壽稱與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忘倦。尤篤念親故。頒賜悉以分之。貧困者無所棄遺。初獻文徙青徐望族于代。其人士多允婚媾。有流離飢寒者。允輒傾家賑施。使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用于朝。或以初附爲疑。允答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允子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孝文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

亡蒙賚。皆莫及也。所著詩文。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何鄭膏肓。凡百餘篇。又有算法算術三卷。

北史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論曰。孔子稱才美如周公而驕吝。猶不足觀。況其下乎。崔浩謨謀軍國。灼有成算。戰勝攻取。加以才智淵博。定律令。明曆象。譔國史。皆詳明切直。足與高允頡頏。顧其爲人沾沾自喜。始則挾長傲物。既乃護短凌上。至于聽任邪諛。欲沽一已之直筆。忠誠薄而讒構興固。不當獨咎太武之慘刻少恩也。所謂小才未聞大道者非耶。夫才以學成。學以養定。苟非其人。寧能不攖心于死生呼吸之際。而保其常度乎。允忠不欺君。信不背友。學術內充。忠醇如一。而險躁既克。休祥隨之。周詩曰。自求多福。蓋善氣所迎。斯動已而天地應也。北魏孝文爲三代以下賢君。允決策于前。薰蕕于後。用開不世出之主。自晉魏以來。如允之令德令名。不可有二。豈獨冠絕北朝哉。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博學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宇文泰餞之都門謂曰卿家子弟中誰可任者因薦綽名為行臺郎中居幾徐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必就決之泰嘗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畫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其有王佐才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滇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乃召綽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益嘉之因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

白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東魏高歡三道入伐諸將咸議分兵禦之泰以為不如并力西拒竇泰惟綽意與合遂禽竇泰于潼關封綽美陽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泰欲革時政為强國富民之法綽乃盡智能贊成其事于是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並古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惟良守宰耳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濁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凡理不明是非謬亂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奉至公之理以臨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表不正不可求影直君身不修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以訓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于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于敦樸者則質直化于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哀弊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哀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世道

彫喪已數百年。民不見德。惟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凡百草創。率多權宜。比年稍登稔。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于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弟。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于人。敬讓則不競于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由此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盡地利。地利所以盡者。由于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有遊手遊食不勤生業者。則正長牒名。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

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如不能爾。則陷于刑辟矣。其四推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惟試刀筆。並不問志行。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凡所求材藝者。謂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耳。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昔呂望百里奚管夷吾。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于凡品。況降此者哉。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易充則事無不理。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今吏員其數不少。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

民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非一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賢不肖別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特加戒慎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証驗如睹情狀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

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物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失不經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傷天心犯和氣而欲陰陽調適萬物阜安不可得也凡百守宰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故爲悖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徵愚拙此之謂均也起于有漸必須勤課先時而備至時而輸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富商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于是弊矣租稅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

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置諸坐右令百官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先是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行之至是又更權衡度量命綽損益新舊爲三十六條總爲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爲牧令守長皆依新制而遣數年之間百姓便之自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泰欲革其弊命綽作大誥宣示羣

臣或以政事。仍令自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常以喪亂未平爲己憂。薦賢拔能。紀綱庶政。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嘗預署空帋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羣官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

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于手。至葬日。泰復自爲文祭之。其後宇文毓僭位。以綽配享泰廟。

北史論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論曰。宇文泰與高歡並因拓跋之喪亂。名爲各擁其君。實乃共分其國。當時雖互相詭讓。要之前者虎視。後者狼貪。裴俠之誠孝武以避湯入火。固先見也。然考其規爲厝注。泰似彼善于此。蓋非獨其身之不同。量爲之臣者。卞殊致焉。蘇綽謨謀于內。其忠敬節儉。非猶夫崔暹崔季舒等之傾邪也。韋孝寬扞禦于外。其練達明敏。非猶夫高敖曹竇泰等之粗豪也。孝寬以一旬之拒高歡三策之下。高然運籌決勝。不愧將才。若乃定經制。立章程。使國家煥然有更新氣象。綽賢且遠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二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三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房元齡

房元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父彥謙仕隋，爲司隸刺史。元齡幼警敏，善屬文，工書。開皇中，天下混一，僉謂隋祚方永，元齡密白父，以隋無功德，妄誅殺，嫡庶混淆，侈僭相傾，亡可翹足待。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國器，終當聳壑昂霄，恨我不及見耳。補隰城尉，尋坐漢王諒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每從征伐，衆爭取貨珍，元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比之光武得鄧禹。而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

陳事，千里外猶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元齡勸王行周公之事，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子忌二人，皆譖于帝，斥之。幾將作，王夜召二人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定，擢右庶子，及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元齡等以刀筆居臣上，竊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建德之南，全軍覆沒，黑闥再合，望風奔。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三年，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帝嘗謂元齡與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憂

勞，廣開耳目。比聞公等聽受詞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寃滯大事合聞奏者關于僕射。論者以元齡等固屬賢相，然太宗委任責成，得馭相之體。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獲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伏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愼之。未幾，更封梁，加

太子少師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不許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又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眷賴久不可一日去左右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十八年帝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綜之元齡數上書勸帝無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以多病聽卧治事許肩輿入殿帝對之流涕日遣人候問起居少間即喜形于色元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歿地矣乃上疏曰上古

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突厥可汗束手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郡縣高昌吐谷渾偏師掃除惟高麗逋命今自將六軍不旬日拔遼東禽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重也今士無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慈母寡妻望槥車抱枯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耻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則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篤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時貞觀二十二年也陪葬昭陵謚文昭元齡明達吏事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審定律令意在寬平聞人善若已有之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惕息無所容隨材收敘無隔踈賤然亦慎許

可貞觀末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斥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元齡敕子弟掃庭除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洛州刺史帝討遼東元齡守京師有男子上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慮諸子驕侈席勢凌人

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汝等師之。子遺直嗣。

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固宜哉。

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葅醢中。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輒能斷。大業中。赴吏部選。亦爲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補滏陽尉。未幾。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後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房元齡謂王曰。他人去無足惜。惟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輔。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微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預機秘。方軍國多事。裁決如流。莫能窺其涯際。深爲內外所推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丹青畫像十有八人。以如晦爲冠首。隱太子之變。與元齡定謀。論功相等。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東宮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咸得其職。太宗嘗謂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辭刀筆。不悉其景行。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數千人。厚貌飾辭。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帝

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名。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乃止。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元齡裁定。每議大政事。元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蓋元齡長于謀。如晦長于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良相者稱房杜焉。四年。以疾請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望于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造其家。撫之流涕。超遷其子構為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帝輟朝三日。哭之慟。贈司空。封萊國公。謚曰成。詔虞世南勒文于碑。言一體痛悼之意。他日食瓜而美。輟其半。奠焉。帝以黃

銀帶賜元齡。謂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泣然下淚。更取黃金帶送靈所。以後或見夢寐。敕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慰問妻子。國府官屬並不罷。始終恩禮無少衰。

論曰。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所滯礙。誠開國臣也。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平之知遇。事業豈止此哉。

魏徵

魏徵字元成。魏州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以十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以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絕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

命赦宮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居數日。帝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

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
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
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
孫傳世。福祿無疆。臯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
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
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賜絹二百匹。
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
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
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

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
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詔書已出。冊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
氏。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
聞之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狀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帝于是
頗以為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之。後陰加譴
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為怪。帝乃降敕自明。停其冊使。將
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
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

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錄置周行。徒竭生
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棠
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
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
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
所。帝義而許之。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監參
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
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賈往來與
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其弊。帝乃止。右僕射

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以上簡點入軍。敕出。徵執奏以
為不可。德彝重奏。謂次男有壯大者。帝降敕中男雖未十
八。然壯大亦可入軍。徵又不肯署敕。帝召徵及王珪至。作
色而待之曰。中男實小。自不點入軍。實大。亦可簡取。如此
固執。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
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
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
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鬬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
役。雖眾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

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于人。帝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即位之初。有逋負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之詔。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後不能無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奏不已。疑君敢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人情不通。我不盡思。過亦深矣。乃停中男賜徵金瓶一口。先是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悉爲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即位四年之後。米斗三錢。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語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敗突厥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溫彥博議請于河南處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之。徵議以爲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突厥必盡王畿。心腹之疾。將有後患。彥博曰。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畔逆。徵曰。晉代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爲言。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于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諂毀蒙引見任以彈劾。莫敢諍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諂毀爲是。告訐爲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元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爲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羣臣素無矯僞。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之徒。猶不可得而伸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卽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帝欣然納之。賜絹五百匹。萬紀仁發相繼貶黜。七年。代王珪爲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慈津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

大臣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問。帝一日謂長孫無忌曰。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以君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非禹稷所以事君也。帝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于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帝又欲以巢剌王妃為后。徵諫曰。陛下方取法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于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為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為鑒。十二年。帝嘗從容問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徵對曰。若恩威所加。遠方朝貢。比于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于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方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四海無虞。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勉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于何事如此。徵曰。陛下初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妄力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因言是實。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不從。胄曰。既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為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于受諫也。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名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

離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蹶。我若縱之。泰豈不能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耶。帝悅曰。聞公言。方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因事極言。尤爲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忽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手詔嘉答之。于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踰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于政。由是皆勞遣之。時屢有閹宦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閹宦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爲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帝悅。充使永停。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術數刻深之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勞。賜綵三百匹。十三年。徵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爲屏障。兼付史官。賞黃金十斤。廐馬二疋。又嘗問徵。比來朝臣多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才器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帝曰。誠如卿言。朕今開懷納諫。卿等無勞煩怖懼。遂不極言。侯君集平高昌。帝欲以其地爲州縣

徵謂不如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于遐方者也。若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鎭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十年之後。隴右空虛。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褚遂良亦極諫。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後西突厥欲攻西州。帝悔。謂侍臣曰。往年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其子弟。依舊爲國。不用其計。方自悔責。寧得忘所言者乎。徵嘗侍宴兩儀殿。舉齊桓公鮑叔牙管仲甯戚交儆事爲戒。帝嘉納之。時大臣並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爲而

不可。徵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于海岱。人烟斷絶。道路蕭條。徒令窺示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眚。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嘗與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譲元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十七年。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彌彰。竟有何益。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爲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

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賻賵。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轜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戶九百。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

其大畧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于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懾。帝徐爲霽威。奏疏數萬言。皆本仁祖義。勸誡昭然。稱引甚富。尤好徵據劉向說苑。帝嘗謂徵曰。卿罪重于中鉤。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于卿者乎。一日宴近臣于九成宮。稱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

元齡之功。貞觀之後。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鷂竟死。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徵謁告還。問故。帝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陳樂。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歿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誣爲阿黨。又誣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爲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孫謩。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

新唐書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論曰。徵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批逆鱗。無所諱。惓惓忠

貞。學術通明。浩氣充塞。古今諍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可爲堯舜之主。不披肝露膽。罄底蘊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宗成之也。身歿未幾。媢毀遽行。又似一日無徵。衆寒雜至。雖英睿如太宗。且不免爲佞邪所播弄。悲哉。前此之轉圜。亦徵有以佐之也。明君良臣。相需殷而相得彰。亶其然乎。

王珪

王珪字叔玠梁太尉僧辯孫也少孤性雅澹志量深沉能安貧履正交不苟合。隋末亡命南山十餘年母李氏謂曰汝他日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俗來乃約房杜等過其家李窺見大喜亟具酒食曰客皆公輔才汝貴不疑高祖入關李細薦之授太子舍人遷中允太宗即位名爲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多所獻替帝頗待良厚封永寧縣男嘗遽侍中帝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帝然之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示珪此盧江王瑗姬也瑗不道賊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姬今在帝側竊謂陛下是之審知其非何不屏去若更納用此與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相去幾何哉帝悅即出之帝使太常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教宮人又責讓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以士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舅姑拜曰兒可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箕帚饋之禮是後公主下降咸備婦禮自此始也。

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圖形凌烟謚曰懿珪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太甚平居雖僕妾不見其喜慍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微時人或贈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宗姻匱乏周卹咸至薄于自奉未嘗營搆堂室有司劾其不立家廟四時祭于寢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爲儉不中禮云

論曰珪推誠納善多所獻替盛世良臣也先儒以事讐責之其論嚴矣嘗考綱目發明王魏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家無二主國無二上

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王魏所處與管名殊科此論固自有見非爲王魏解說也珪之學術謨猷不及魏徵而剛直不撓善諫爭與徵相似王魏並稱有以哉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其舅韓擒虎與論兵輒以孫吳目之仕隋爲殿內直長楊素牛弘皆曰王佐才也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

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俟江平乃下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乘銑不備冒險疾趨是震雷不及塞耳可禽也孝恭從之九月拔荊門宜都抵夷陵銑將文士弘悉銳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氣衰孝恭弗聽自往戰敗績賊衆委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之[illegible]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命[illegible]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無所用之今棄使救江而下援兵

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絶。乃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死鬪。豈可同叛逆之科。若降而籍之。恐自荊以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于是江漢列城望風款附。以功封永康縣公。荊州刺史。遂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長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嘉勞。授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念嶺海陋遠。非授威武。示

禮義。無以移風。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反。詔名靖副孝恭討之。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鏖戰。殺傷萬人。破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禽公祏以歸。太宗卽位。歷兵刑二部尙書。實封四百戶。檢校中書令。帝圖突厥。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又縱間諜。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磧口。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寇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水恥

矣。進封代國公。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內附。詔以靖將兵往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靑馬肥。亡入漠北。靖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圖之無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至虜。必自寬。若疾驅萬騎。賫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俘斬十餘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于是斥土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酺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靖縱

軍士掠散珍寶。名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帝進靖光祿大夫。增戶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朕今悟矣。賜帛千匹。遷尙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尋爲畿內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谷渾寇邊。復拜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是闔門稱疾。謝絶親故。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年七十九卒。陪葬昭陵。諡景武

論曰李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以沉厚稱雖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贊其闔門稱疾。畏遠權逼。雖古哲人無以尚。又言靖善用兵。特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著怪詭。皆不足信。有旨哉。有旨哉。

傅奕

傅奕相州鄴人也。開皇中。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隋煬帝死。懲其事。薦奕自代。遂為令。時國制多仍隋舊。奕上言黃帝唐虞三代。不相沿禮襲樂。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一新民之耳目。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成作樂。治終制禮。使天下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宮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言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衛鞅為秦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論浮屠。謂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嚇愚欺庸。迨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習其教者。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至有身在獄中。誦梵禮佛。以祈解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乎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為之徒。石苻亂華。

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足爲明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戶。十年之後。滋產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耶。又上十二論。古益痛切。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帝亦惡沙門道士。不守戒律。詔有司沙汰僧道。會傅位。未及行而止。太宗既立。名賜食。問佛法。元妙可師。感滋廣。而孅兒幻夫。摸莊老文飾之。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有害國家。無益于民。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他日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戎服以聽。此深足戒。朕所學者。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一日無也。後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

覺。須臾僧自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物莫能傷。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焉。其子如言扣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雖善天文占候數術。然訓子習六經。謂已學不可以傳。妖胡佛書。慎勿寓目。病不問醫。忽酣臥驟然起曰。吾死矣。自書誌口。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卒。年八十五。

論曰。善哉傅奕之斥浮屠也。浮屠之教淺之則詮因果。深之則談元妙。夫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自然之應。豈佞佛所能免哉。其所謂元妙者。掇拾儒者之唾餘。雜以老氏之浮誕。稍變其說而譌之于空。夫儒者之學。萬念皆實。由性分所固有。以盡其職分所當爲。措則正而施則行。釋氏之學。萬念皆空。託爲明心見性之說。而棄道遺倫。終歸于無何有之鄉。此奕之所以卓然不惑。以正勝之。與昌黎佛骨表後先並耀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三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四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
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
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
崔賢所辱遂徵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
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
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
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
趣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
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觀前史見賢
者忠孝事未嘗不掩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蚤失父母
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陛下不
以臣愚擢臣不次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

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
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
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伏讀明
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遙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
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陛下走
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
貽子孫世守其政與國無窮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
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
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
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
之人毋寧割愛于已亡之臣則向之所謂愛之重之者適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
而授雖幹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
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終全其
福祿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于
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

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恵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愼舉之爲重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隸雜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駱賢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

恩結于人。豈無辟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古明王。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卜祚遐長。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徒行文書。而徭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怨嗟。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見自古黎庶怨畔。未有能重安者。凡脩政教。當修之于

可脩之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共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蓄積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

用。積貯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
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若
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
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
文。陛下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
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可痛哭者。諸王年少。傅相制之。
長大之後。必生禍亂。臣竊觀今功臣諸王。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由樹置
失宜。不豫爲節制。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今諸王

寵過過厚。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
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
此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
富。而優賜曾無限極。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
行。臣聞天下以人爲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
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
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
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
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
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
未安。殆由于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
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
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
疑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
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鬻肩火色。騰上必
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
帝征遼東。留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

夫。帝飛白書鷫鸘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
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章奏稿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
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
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
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
時。特黜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動主
知。相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
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

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傳說吕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僞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悟遂罷封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瘞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紅漆器不已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拯其源使不得鬬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

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固諫以爲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子幼宜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之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人物輻輳月給過于太子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

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于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一日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遂良曰。太子親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帝是其言。使魏徵傅太子。然太子卒以罪廢。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故紛紛至此。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失大信。帝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謂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之一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翮。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撅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朝。臣聞涉遼而左。水潦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郜鼎爲詞。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麴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與長孫無忌。並召入卧內。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與無忌同心

輔政。帝亦敬禮二人。納善勤民。故永徽初政。有貞觀之風。六年。帝將立武昭儀。召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問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妲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與太息不謂今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敎名家幽閒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褚遂良 二

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惟陛下詳察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尋轉桂州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殷國隋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顯慶二年再貶遂良愛州刺史上疏自陳

顧命定策情事冀感悟上意亦不省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道年遂良亥年六十三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來濟江都人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諂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贄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悲夫高宗昏庸牝晨穿鼻彼佞如勣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能彊諫遂良激切廷爭寔死荒徼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魏文貞宋廣平之儔匹也而謂有諂人千死之事固未可信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褚遂良 三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為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為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畋獵為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召與相見，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于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于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

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塹濠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已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偽可汗泥熟匐，持首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

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
顧受降如受敵勑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
餘黨悉平帝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
念及溫傅于市行儉歎曰渾瀋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
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
妍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諧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
又爲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
傳陰陽曆術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
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許以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炯沉靜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裨
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勗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皆
爲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
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所
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

數日輒盡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不可及令
長秉銓衡和鈞石豈不爲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
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
武非有兩途可爲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
生外則爲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讀書人豈必如
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用兵以謀畧
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爲兒時同舘生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仁傑誦讀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點陟使閻立本異其才謝曰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若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蔺仁基請代行仁基歎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時方

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遂相待如初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斫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引張釋之對文帝盜玉環事爭之得免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惠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釐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元發卒開別途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立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只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

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詔悉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罪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歎爲長者未幾來俊臣誣以謀反與平章事任知古等七人同入制獄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固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

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衣。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時俊臣已詐爲仁傑作謝死表矣。書上得召見。后問曰。卿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則已死于考掠矣。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與同誣任知古魏元忠等七人悉免死。皆貶縣令。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召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

二于紫袍。并賜龜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于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后召還廬陵王。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夜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詞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請赦勿問。可其奏。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有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后許之。仁傑跪于馬前曰。此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僧人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時契丹將有李楷固

駱務整者。嘗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以爲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后名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敝路。豈有勤王之師。方今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文惠。睿宗時。進封梁公。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爲務。或謂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是時武氏已老。太子猶存。忍廢事牝主。君子諒之。謂其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耳。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自爲謀則忠矣。萬一小人乘閒攘竊。太子不復。唐祚以斬。國何賴焉。揣道國是。隨宜補救。從容歲月。使武氏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若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襲封東莞縣男復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恕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約毋敢犯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乎是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連楚掠備極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訊枉高后輒勸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持論益堅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冲既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侍御史魏元忠請誅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陛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魁首陛貞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而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義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官無已物故推事使額仲琮請籍其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遷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今我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贖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澘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

即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近歲人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搆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伸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諶妻龐爲其奴誣告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

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詔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復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旨詭詞。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雪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加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謚忠正。有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然當文帝之時。守法易也。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遠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論曰。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功當虐吏方張之時。

屢濱于危。然據道執正。始終無以異。何所恃而能若是。惟其仁恕不可解于心。是以視物猶已。古之仁人乎。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請罷戍兵置郡畧曰臣謹按姚州古哀牢國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劉先主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

祝不供戈戟寶貨之資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身膏草野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帥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蕃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故紀綱粗立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宜罷姚州隸嶲府歲時朝覲同諸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后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即日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平章事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

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曰死不敢忘柬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于嬖豎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柬之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州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以其黨武攸宜參之俄而姚崇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

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后所寢長生殿。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泄漏。不敢以聞。且請傳位大子。以順天人之望。于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梟二張首于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等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即位。大赦。惟易之黨

不原。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爲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柬之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與敬暉元暉彥範恕己同封。名曰五王。寔罷其政事也。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因罍石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爲御史中丞時。嘗與宋璟同請案張昌宗謀逆罪。疏請揚豫博三州之羅酷吏者悉赦之。中宗正位。每臨朝。韋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彥範極諫。至引魯桓齊姜牝雞司晨事爲勗。後三思矯詔往殺。道逢彥範。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死。崔元暉安平人。性至孝。后久疾。常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後以流徙卒于道。敬暉平陽人。初爲衛州刺史。有治績。放瓊州時被殺。袁恕己東光人。中宗立。常斥去佞巧楊務廉。被殺于環州。

論曰。張柬之經世奇才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爲

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夷諸武。去疾留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賢。貴及其鋒而用之。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四終

唐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元崇武后以其同突厥反者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為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

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逆以前論死得無冤枉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搖。今天啟聖心。凶黨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爵鄭國臺平章事未幾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參計議論功封梁縣侯尋出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廢

宗時拜尚書進中書令與宋璟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宮。請出公主及二王于外。張說請太子監國。以息異議。崇贊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從之。已而為公主所搆。事中變。貶申州刺史。明皇即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辜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閨人之口。臣願官壹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漫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襲紳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钦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抑。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薇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戶彊丁。削髮避役。至是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

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時帝方勵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憚。惟崇應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碍。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決俱盡。崇常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

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黜陟以明。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捉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命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灾。劉聰捕之不克。爲害益甚。崇牒若水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坐視食苗不捄。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噉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何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館華大。崇讓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中。何避也。久之。崇還政。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時開元四年也。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九年卒。年七十二。謚文獻。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

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時承外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天下以治。

論曰。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幹言之矣。即崇所自任。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用權術。故畧其瑕而取其瑜。然作相時。陳十事于始。率皆施行。罷相時。薦宋璟自代。不負所托。可謂得相體矣。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屢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說証魏元忠不軌。將廷辨。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閽力爭。與子偕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名術士占相。謀不軌。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司刑卿崔神慶與璟同鞫之。神慶奏言。昌宗語已泰闕。法當首原。璟獨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

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之。璟曰。臣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曰。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

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從其言。且以太子監國。既而中變。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敎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列肆。永無災患。四年。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勗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侍中。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顔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便殿。帝爲之起。去則臨軒

送之。與姚崇同敬禮。他相莫如也。突厥默啜。世爲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後日寵利者爲國生事。痛抑其賞。五年。帝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帝素服避殿。以問璟及蘇頲。仝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以爲舊材腐壞。適與行會。帝遂行至東都。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卽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璟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

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卽匡。美惡必記。自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屛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預聞。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仍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令引進。咎悔必生。若棄之。

則才用可惜。並遷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竇孝諶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奏可。明日復詔如孝諶。璟還詔曰。僣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耳。帝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于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彩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

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帝嘉納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爾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其第日中璟乃至飲不盡卮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璟為相每事必爭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勅與五品官璟曰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過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太陽當御斜封墨勅一皆杜絕望付

吏部知由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按之隱之嚴急煩擾于是貶隱之官遂並罷璟為左丞相與蘇頲同罷時開元八年也是時左右丞相者左右僕射也罷政事者居之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有五

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論曰宋璟剛方正直房杜且當謝不敏況姚崇乎遭遇明皇匡君正國用致開元之治獨怪其當武韋二后時昏虐薰灼而介石之貞始終不撓履尾而不為所咥豈天于端人正士別有保佑而安全之耶抑有義有命工于趨避者果無益耶讀宋璟傳可以頑廉懦立矣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修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經行勞牧旁午休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所請以母喪去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還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二年封泰山十四年大有事東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宅室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歎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鎰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無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計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為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謚文忠

論曰韓休剛直亞于宋璟然當是時明皇已倦勤矣蓋自開元初年以至八年姚宋相繼為相朝廷清明百職脩理比隆貞觀者以此及十三年封泰山十四年大有年明皇之志已盈故宇文融以利臣柄用宋璟以罷政事虛擁右丞相之名然當時作相者張說張嘉貞諸人品雖未純才堪理國裴光庭蕭嵩等才本庸流心非奸匪猶平而未陂之時也及開元末年稱賢相者不過休與張九齡耳李林甫牛仙客楊慎矜等漸見進用女謁內嬖人交張開元之業衰矣惜哉韓休三月相之十月罷之雖欲施為庸可得乎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粵之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方慶曰是必致遠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明皇卽位未郊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年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贏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嘗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于殊恩晉吏乃濫章綬恐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說不從已而果得謗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張說嘗薦其才可備顧問召爲秘書

少監兼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爲社稷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爲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東北二寇陛下何以加之帝乃止既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爲可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出入臺望林甫退而言曰荀有才識何必辭學帝由是決用仙客

九齡庋旨。遂懼爲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寖疎之。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九齡遇事無大小。皆力爭。所推引皆正人。遂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爲御史。而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帝杖而流之。林甫奏九齡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謚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乎。先是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鏡。九齡獨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使人伺其過失。以間帝大怒。欲並廢鄂王瑤。光王琚。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是時林甫交構其間。妃遣宦奴告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常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宜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因遣使祭韶州。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

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爲廟社之憂。料祿山必亂。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明皇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困哉。名爲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奈之何。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開元末登進士第。歷眞源令。祿山反。謀守揚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邱。其令令狐潮已從逆。縛吏民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因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屠潮妻子。磔城上。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兵鋭。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巡東爲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

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問不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皆感泣。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壞幕。追奔十餘里。賊憚益兵來圍。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紿潮退二舍。欲引軍走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于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

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諜趙寧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來寇。遣雷萬春南霽雲等與戰寧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十。殺賊萬餘。朝宗遁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宋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引兵入睢陽助之。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晝夜苦戰十六日。禽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圍城。巡推牛饗士。

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弛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徑抵子奇所斬將援旗。殺賊五千餘人。有大酋引千騎乘城招巡。巡踰陰繞勇士數十人。伏隍中。城上鼓譟禽之。復繞登陴。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則萬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給米一勺。雜樹皮茶紙爲食。皆飢病不能彀。賊以雲梯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股其機。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請救兵。引三十騎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留之爲具食。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急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乎。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因援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西射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次寧陵。得賺坦兵三千。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無援。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遠。不如死守。茶紙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鎧弩以食。雀鼠又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一妾。遂殺以饗士。遠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衆見之大呼。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眥裂齒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羣。不義屈。霽雲笑曰。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泣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稿。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教

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賊將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忌。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故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四節度救睢陽。巡七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謂巡蔽障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并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邱徭稅。

許遠者。敬宗曾孫。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山反。或薦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巡長。故呼巡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兼雖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閼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愈于褒貶尤慎。非無據也。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薄雲霄。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才稍不逮巡。然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可謂志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障江淮。以保東南半壁。韓愈謂天下不亡。二公之力。豈過論哉。

顏杲卿字昕師古五世從孫也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終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蓬州參軍開元中遷范陽户曹祿山聞其名表爲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子二人金紫質其子弟使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拒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舉兵討賊適眞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卽矯祿山命名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禽械并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城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于是河北十七郡皆斬僞刺史傳首常山祿山懼使史思明蔡希德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擁兵不救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並盧逖殺之致杲卿洛陽數之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乎我世爲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賊黨在旁咀血噴其面賊臠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眞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忠節

眞卿字清臣與杲卿同五世祖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登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天久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焉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以不附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簡丁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乃能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以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等五人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誥以舉兵討賊慷慨

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軍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斬子光。紿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藏三首。結芻續體。斂而祭。私爲位以哭。是時顏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十七郡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眞卿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拔之。肅宗即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眞卿謀于衆曰。賊銳甚。委身辱國。非

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朝廷雖草昧。而眞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必反。預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毀之。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峘奔江右。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刺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眞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銜之。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天下事無大小。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古明目達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

望焉。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羣臣不先咨宰相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羣臣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陛下聞見止于數人。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則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陛下倘不蚤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

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爲禮儀使時喪亂後典法湮廢眞卿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及盧杞爲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遣人問以方鎭所便欲出之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建議遣眞卿往諭李勉以爲失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眞卿曰君命也不可避與其子書但誡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既

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衆退乃就館遏上疏雪罪罷兵眞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使偶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皆稱王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名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名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眞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吾兄也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今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焚眞卿怡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乃拘眞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希烈僭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眞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李晟復長安希烈弟希倩坐朱泚黨誅希烈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爾何謂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爲世所寶

論曰呆卿眞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然千載矣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終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

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眞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小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五終

唐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儀趨下堂抱

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念時耶。執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兵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復大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于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即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帥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子儀至。國威始振。人有與

復之望焉。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部數萬。逼行在。子儀與回紇葛邏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擾。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帝入長安。遣使迎上皇。子儀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收復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

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敗。爲魚朝恩所譖。召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擾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屯。誅首

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詆。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沮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襄州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遽承詔。麾下纔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泣諭將

士。共雪國恥。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襲萬炬。以疑賊。于是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撫以狥。破賊書聞。命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已可其計。子儀奏請還都。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堘。面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而無一前。又宦寺掩迹。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地之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畧盡。寰服不滿千戶。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

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有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為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咨問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客兵深入。利于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遂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入朝。進尚書令。以太宗嘗為此官。固辭不受。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蹦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

名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暴疾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令公在此乎。紿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挺身往說之。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鄴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入朝加

實封二百户。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爲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户。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大師。陪葬建陵。謚忠武。配享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藉。握兵處外。閫詔命即日就道。故讒閒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人慕。今及此。乃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于公。將士請束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此滕不屈于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即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顧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爲

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而四以才顯。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等見之。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領朔方兵。拔常山。次眞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顏呆卿死後。郡爲戰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等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立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藁城等十餘縣。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衆慢易如舊。不即付兵。光弼收衆將斬之。會使者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興役。是先

自因也。乃撤屋爲櫑石車。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明梯衝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爲溝。楷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款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譟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又擊敗之。斬首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橫野等軍。擒李弘義以歸。晉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轅門。諸將懾伏。

次汴州。聞許叔冀降。思明乘勝西嚮。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纔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驍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于河南。光弼索軍中牝馬五百。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裹鉄叉竿上以迎。船遇叉。不能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帥周繫。繫復攻中潬。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繫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自以刀納鞾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命易馬。僕固懷恩小却。又命取

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三軍齊奮。斬俘人馬數萬。思明大敗遁去。禽徐璜玉李秦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迎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劫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竊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鉄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

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
希仲送京師已而思明用謀間魚朝恩譖之帝使使者督
戰光弼不得行已意出次邙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
復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入徐州朝
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實應元年封臨
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
懼不免及同平章事來瑱以讓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
懷去就多不稟命憲忽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

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事繼母孝與弟友愛時人稱之
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中
興厥功爲鉅獨異其起戎行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
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歟使時無朝恩
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埃則汾陽何以過
焉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
藻宏麗科權右拾遺肅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
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明經進士
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明經加帖括
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
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若廣科令
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

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
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
雖不行時論偉之俄遷吏部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
其公元載秉政忌綰望高又孤立自守不肯一私謁建言
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
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知自擢爲太常卿以
郊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載敗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之
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即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

中丞崔寬第舍弘侈。亟毀撤之。綰奏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咸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殂己。乃薄京官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始兵興從權。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既定。元載王縉偷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劒貧陋。止數十緡。至是皆復其舊。上下有敘。法制初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敝。惟綰是恃。而綰以疾辭位。頻詔敦勉。居旬日寢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即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贈加等。謚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廩分姻舊。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世以比東京楊震云。

論曰。賢哉楊綰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已移。雖郭子儀諸公能貶己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俊德。讋服人心者深矣。綰爲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已有可觀。惜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閨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

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天下吏民二十七日乃釋服祐甫以遺詔不可改爭之甚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毀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忿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多事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耶二人對不知帝怒以袞為罔上卽兩換職調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故丐填委故官賞謬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劉蕡公道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相應務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卽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

與閭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愚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謂其謨謀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卒建中元年也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宋泚之亂祐甫妻王陷賊

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論曰不知其人。視其時。德宗之初。朝廷清明。藩臣惕息奉職。詔罷四方貢獻。罷梨園。禁天下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減常貢及服玩數十事。中外皆悅。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自前後數十年。未之有比也。祐甫之輔佐蓋有力云。惜天不祚。膺作相不及二年而卒。及盧杞秉政。撫馭乖方。四鎮稱王。希烈狂悖。稅間架除陌錢之虐政繼行。以馴至涇原兵之禍。君子謂崔盧之在德宗。猶張九齡之與楊李也。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掇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秀實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與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嚴師。誘我也。請大索。悉得其伏。熠焉。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留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表秀實為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署秀實知懷州。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于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士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

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三佐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陜秀實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兵屯邠州軍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以貨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自請補署都虞候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

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

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大曆元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鎭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

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明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由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童之并其黨八人皆斬以狥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擇謹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

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遂安。卽拜四鎭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徇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此不世之功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

追迫天子。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果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蠖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海賓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秀實性清儉。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媵。賓佐至。議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輦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初。白志貞所補禁兵。多取市井富兒。名在軍籍。受給賜。身居市廛。爲販鬻。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爲德宗言。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聽。及亂。

召神策六軍無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贈太尉。謚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官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閭。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議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破裂流血濺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濟。死已重于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利害。不計成敗。乃爲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隳天下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嗣業服郭晞。處置徙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不得一竟其用。

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

李泌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童子員俶薦名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賜束帛還家勑善視養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一日言嚴挺之太苦勁請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聰隨常格仕進。遨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詣

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新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至臥內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爲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貫于宰相。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倓有才略。上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可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家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

人也。帝謂泌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爲李林甫搆譖、勑諸將克長安日、掘塚焚骨。泌諫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閒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幣、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耶。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强、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且我所恃者、磧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爲太子。泌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耶。宦官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倓惡之。數于帝前詆二人罪。二

人譖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于是倓及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二京平。奏迎上皇。帝名泌謂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帝曰、奈何。泌曰、今請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促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卽使草表。遣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爲閒人。帝曰、朕與先生

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蚤。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卿且暇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至此。豈朕而辦殺卿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辦臣。安得言哉。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

謀。繼嗣朕不得已。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深慮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慮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帝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泌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至。言上皇初得表。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羣臣表至。乃大喜。曰吾今方得為天子父。定行日。帝名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喻月。泌復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己。出為江西判官。載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

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蝗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閫車駕在外。聚兵修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郎。不敢歸

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于滉。乃爲朝廷。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垂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游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游貢米耶。泌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陝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爲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敕馬燧與臣同行。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督令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令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節矣。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趨而前。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名抱暉曰。句汝餘生。以事遣他往。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泌始鑿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饟漕。避砥柱之險。錄功加檢部尚書。

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與李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戎。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怨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帝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禮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詞。卿言是也。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鎭州縣。聚斂權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干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渝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隱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爲諸道勾

兩稅錢帛使。先是張延賞罷天下吏員。泌以爲州縣可省。吏員不可省。因請復常員而罷冗官。歲減用度。是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鎭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隨官閑劇。普增其奉。爲實參所沮。不能悉如所請。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望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緒端。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殺之。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與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慕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召泌泣曰。非卿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肅宗乃悔而泣。帝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望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緒端。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殺之。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與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慕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召泌泣曰。非卿

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足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前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顏真卿。激李懷光叛。賴陛下寬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衛士桼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用矣。泌又極論讜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飢亂之後。經費不乏。欲減成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成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繒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雜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成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少。粟麥必賤。帝曰。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成卒困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上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

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鬨之不悅。並屯田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既而成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申前說。帝曰。三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曰。然。葬少華等以脅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

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帝皆不許。泌又反覆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與之爲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恥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旁謺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諾。但應再發一書耳。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懷南大食天竺之故。皆從之。先是帝嘗謂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江淮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惻愕而不敢言。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爲諫議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世所譏。

論曰。李泌一代名臣也。尤善處人父子之間。留侯郭侯。異世同稱。信哉。泌謀甚忠。功甚偉。史氏以其好言神仙說詭。爲時所輕。屈矣。泌歷事諸君。未嘗以神仙說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福。將長亞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漢唐以降。聖學不明。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背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六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七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鎰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餽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

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吏五術曰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歲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貪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西賦曰閎稼以奠稅

度產以裒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擾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難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名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遊師李希烈寇襄城咨問策安出贄占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功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不能越境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宛則饟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皆之精騎上黨踞津今之選師聚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選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

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

十下。皆出于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窾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自頃行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贄言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

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懾。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

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陛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尼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過爲貴益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益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摩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寫其醜而未寫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諛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聽辨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億

度而廢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衛者言國家歷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況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畎畝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令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削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惜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緣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

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贄言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陛下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

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即命去其額。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illegible]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illegible]泚勢窮援絕。懷光兵勝氣驕。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讎。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從幸梁洋。供儲不豫。道之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則彼冒鋒鏑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

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内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贊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庶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赦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決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内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贊奏言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云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動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梟恐成奸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院秦卒防虞已甚漢高斂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

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智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讜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阻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帥進退疲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誠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贊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内人贊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禋祀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内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褒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贊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若河中兵上問贊令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贊以河中既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謝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窮急而言。朝廷務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沘懷光。相繼梟珍。襲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成。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離。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囚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儇奇果殺希烈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讜。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于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既相。益

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數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衆詰。乃得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援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遠。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

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牘養濟僞冒混淆吏因得大爲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贄又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隷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募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

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鎭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

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蕭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淸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己。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

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

意選士。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實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又大曆中。供軍進奉。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

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皆以贄切

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于路。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裴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十年，罷為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奏，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生平榷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為文誥，俾狡猾者嚮

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贄。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為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為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璟，而謀畧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為忠與孝也。學為明理而察物也。學為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陽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院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無所不通登進士第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行從學者踵相接閭里感化爭訟不之官詣城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謂城與草茅不樂名利必讓諍死職下咸異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閉得失且熟久之無一言韓愈作諍臣論以譏城方與弟晝夜痛飲若爲弗聞也者客或造之欲有辭城揣知其意輒彊以酒或時醉臥客語居位八年人莫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無敢言城閉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而信用姦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狀帝大怒召宰相將加城罪太子爲開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罷沉酗不率教者躬講經籍生徒斥斥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于其家城步出郊外涕泣與別帝惡城黨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餘人詣闕請留守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以家人禮待吏民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產侏儒故事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以充貢自是罷州人感其德生子以陽名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獄謁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固不敢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按之崔承命不解載妻子以往中道而逃順宗立召城還詔下則卒矣年七十贈散騎常侍

論曰城固世所稱孝友者。兄弟皆不娶無子。友則愚孝則未也。爲諫官八年。納忠止此一日。厥口亦太慎重。然陸贄死生。延齡相否。有關于唐室甚大。讜論一揚。邪氛立解。可謂不負此官矣。其教國子。治道州。又何其溫溫然純德君子也

李晟 子愬附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加開府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

之。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斬獲千級。吐蕃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眞合兵攻田悅。斬楊朝光。乘冰渡洺水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眞相歡。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于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子憑約婚爲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

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虒澗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合兵。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忌之。遷延有異志。晟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宜速進兵。懷光不納。南至都城。軍多搶掠。忌晟整戢。分遣所獲以涸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晟不爲動。懷光計塞。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見

懷光迹跡已露。懼爲所并。奏請移軍東渭橋。且言當先變制備。蜀漢之路不可塞。請以裨將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不報。及懷光反。帝奔梁州。道隘乏食。乃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致也。因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翠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即詔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爲己任。乃繕甲兵。治陴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軋己。卑詞厚禮。致誠于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使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

調發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兇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欷歔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圍反噬。河朔僭位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于是略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游瓌悉舉奉天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軍襲晟。其下不應。又懼爲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蹕梁漢。以係天

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視逆。以家書欵壁門告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爲賊間。立斬之。時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晟與軍士同甘苦。終無攜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民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破其心腹。庶可保安宮闕。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庭芝李希倩來戰。

晟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咸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墻二百步爲道。賊樹柵斷之。晟怒。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庭芝希倩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

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伷取賊馬。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國寺。斬賊將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憝。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李晟。爲社稷也。拜司徒中書令。實封千戶。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爲文紀功。勅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盈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殺張鎰者罪。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殺馮河清罪。執田希鑒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

人。悉伏誅。晟嘗言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既耶。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艷焉。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詞。因燧請和以求盟。欲因盟執瑊以要燧。于是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李令公召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

獲結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板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貞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劫盟。璀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年。詔為晟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卒。年六十七。謚忠武。晟為人沉默有所謀。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短。即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忌朋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欲致太宗于堯舜。李叔度以為此儒者事。非動德所宜。晟曰。君失辭。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由是每進對。必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眷遇始終無與比。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憲。烱。聽。皆歷官節度使。憲檢校尚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顯。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琢。亦拜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烱獨有父風。平淮蔡。不戮一人。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

烱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為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之後。士卒憚戰。詭言天子以烱名輕。果易之。烱沉鷙。能推誠待士。視傷痍疾病者存恤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偽。烱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攻下馬鞍山。扼道口柵。平青陵城。禽其驍將丁士良。烱不視署。為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禽其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才畧。烱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衆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烱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遯賊孫獻忠來逆衆。將走。烱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房。烱曰。取吳房。則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烱候祐刈麥。伏壯士禽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屏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烱待之益厚。諸軍譎云得賊牒。祐為內應。烱恐謗先達于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不能勝衆口邪。械送祐于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烱。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

曙。募敢死士三千人自敎之。號爲突將。委祐統焉。舊令舍諜者族。愬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諜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祐言其隙可乘。愬乃遣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爲前鋒。愬將三千爲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十里。襲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鎭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

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雪愈甚。城旁皆鶩鶩池。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愬計元濟且望救于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至。愬櫜鞬迎道左。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涼國公。又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昭義魏博帥。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

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餵。卒能克復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尋常戰

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事矣。小心謹愼。善保功名。諸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愬平蔡一役。轟烈震讋。克肖乃父。與漢之周勃亞夫。宋之曹彬曹瑋。父子濟美。爲時宗臣。近世以來。不多見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七終

唐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故輟策歎曰丈夫當建功業弘濟四海渠老一儒故吏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算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

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禽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決會顏杲卿掐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聞已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酋紿得信旗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供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僕

固懷忠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將其子瑒俶勇不義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果然嵩自相衛遣懷恩糧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郎署燧兵曹參軍累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户籍歲一稅之人稱便徙懷州乘荒亂後瘡暴齒止橫斂勤教化將吏有親者郎造禮之大獲秋稔民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譏檟八日而畢吐蕃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

李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將引歸燧軍頓滎澤固止之忠臣乃還收亡卒共敗賊將張清于西梁固靈耀有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戰破之進至浚儀值田悅帥衆助逆忠臣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敗之悅單騎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數千人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分短長三等稱士所衣為戰車前冒狻猊怪象

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豳國公奏田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與李抱眞李晟救邢洺燧出嶺口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殺其驍將悅聞乃自攻臨洺使大將楊朝光率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戎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大破之斬朝

光禽其將盧子昌及麾下八百人獲首五千級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百餘合大敗之斬獲萬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與衆約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歎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裒散兵壁洹水燧進屯鄴詔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用鐵鏁維車數百絕河囊土遏水而渡悅知無多糧深壁不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踰洹日挑戰不出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

鼓角趨魏州旁匿百騎須悅渡即焚橋悅果率李納等兵譟而前燧令士無動預除戰場列壯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趨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橫屍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于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併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傅魏城絕御河上流魏人大恐悅遣使告急于朱滔王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

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檄諭皆以州降即命兼晉絳慈隰節度使固讓于康日知帝嘉許乃分兵收夏縣畧積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郛僞刺史王克用棄城去遣李自良定聞喜萬泉等六縣降其將辛兢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時天下蝗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天下請給三十日糧足破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此城不下則懷

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未對。燧曰。汝以我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餘戍望風遁去。遂濟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他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河中

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破鹽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吐蕃懼。請盟。帝不許。遣將論頰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與論頰熱俱入朝。帝許之。吐蕃尚結贊謀去燧。平涼劫盟。釋燧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疫。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果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謚莊武。

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大過人者。此乃燧實錄。非虛譽也。燧沉勇多算。善誓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未嘗挫衂。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史以與抱眞交惡。及不禽田悅信吐蕃爲燧惜。亦春秋責備賢者意乎。然抱眞睚眦。聞晟一言。即和好如初。此不足爲盛德累。田悅有河朔羣助。未易輕取。奉天忽狩。詔趣還軍。謂力所能而故縱。燧何至于此極也。輕信吐蕃。乃其一時之悞。亦尚結贊狡黠。謀去三賢之計深。君子當原燧之心而諒之。

渾瑊

渾瑊鐵勒渾部人也世爲皋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防秋節度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叛石堡城龍駒島共勇常冠軍邊中郎將從李光弼討祿山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左肩斃之遷右驍衛將軍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于新鄉擢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

稱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户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數有功遷太子賓客吐蕃引去瑊邀擊大破之悉奪所掠而還是後屢擊走吐蕃回紇進兼副都護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爲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反詐爲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爲反間不疑更賜良馬鍮幣帝狩奉天衛從僅宿宮左右百餘人瑊率家人子弟以從瑊時爲金吾大將軍有威望衆心賴之以安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

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瑊曳砲車塞門焚以戰賊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羅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名瑊授誥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御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會賊造雲梯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犢革周布水囊驅

民逼土寨隍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梯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逮餘兵臨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鋒臣號天以禱城中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梯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授瑊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瑊率吐蕃

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晟自東渭橋破賊城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司空賜大寧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釣禮吐蕃尚結贊請盟詔珽為會盟使盟于平涼被刼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珽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珽好讀通春秋漢書史記蔡

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視每有賜予下拜跪愛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藩鎮生事稍然驚則姑息之惟珽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猶閫不能入

論曰渾珽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其忠誠謹慎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信功愈高而志益下此豈武夫勳人能之乎為將者誠不可不知學哉

李抱眞

李抱眞字太元河西安興貴之裔也從兄抱玉有戰功聚與祿山同族賜姓李氏因徙籍京兆代宗朝封涼國公歷官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為將臣之良抱眞沉慮有斷兄帥澤路時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俄固懷恩反挺身歸朝帝方憂懷恩兵精又倚回紇名門破賊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言子儀為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為之用今若起子儀使將兵是伐其謀可不戰解也帝從之果如抱眞所料還殿中少監充陳鄭

澤潞節度留後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宰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揣山東有變澤潞當要衝乃籍戶三丁擇一鬬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二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略義步兵為諸軍冠德宗即位領略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進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

俊反救悅又聞德宗狩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于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叛亂中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興元初同平章事封義陽郡王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僭號則欲臣制諸叛于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

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且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奈何舍九葉天子而臣反賊涕下交頤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抱眞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臥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食訖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晚年好方士餌丹丸卒年六十二

論曰綱目書李抱眞會王武俊于南宮幸之也幸抱眞忘身徇義此一會關天下安危故書之也披肝瀝胆慷慨激切之情狀千載下如將見之其勸代宗起子儀辭留後試牧守策山東將變練民爲兵一生好士皆識高志遠豈他藩鎮所可同日語哉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也登進士宏辭二科郭子儀辟爲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得詔辨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騎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一造其門以壻韋執誼輔政勸令率百官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始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拂衣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奏罷之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蜀險固不宜生事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擒帝從之時名臣宿將各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自戰伐以及成功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機宜闢既擒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始德宗剏艾多難務姑息每藩鎮物故遣中人伺其軍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脫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功信賞信罰敦敢不力帝嘉納之由是平夏割滅蔡復兩河以幾秉還宰相紀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啟之也元和二年以司空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謚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澹與物無忤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方鎮選不出朝廷以李演爲夏綏節度使全義男楊惠琳知其終留後勒兵拒演命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有幹吏寄錢千緡并璽書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論曰史稱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得之矣乃又言其通饋謝無潔白名則以卒後數年御史劾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之故也天下焉有王佐之才以振綱飭紀整齊一世爲己任而不能律身清白者乎御史不劾于生前而劾于身後其誣可知觀于李師古之事而益見焉

裴垍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也擢進士以賢良方正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皆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皆稱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顧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有精鑒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吉甫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乃拜同平章事帝嘗謂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爲理之要何先垍對曰先正其心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管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誡使勿言嶺南節度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出監軍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欲討之垍與李絳言河北諸鎮聯結已久此時事勢未可

進討承璀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陰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垍固爭不聽。承璀果無功。王師告病。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誘得其情。知從史稔惡可圖狀。比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為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其機致之。後免興師之勞。帝初驚愕。徐乃許之。從史果就縛。因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李絳繼奏。語並悚切。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其時物重錢輕。

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垍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以茂年驟柄用。器局峻整。持法度。雖鉅權宿貴。造請不敢干以私。故頗不為時所悅。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其餘量材授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垍之進。吉甫所薦也。及居中多變更吉甫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為太子賓客。至卒不加贈。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論曰。憲宗之朝多賢相。杜黃裳。李絳。裴度。三人者。忠謀遠畧。振耀今古。故能恢中興之治。致削平之功。垍處其

間。清謹守法度。天子亦敬而憚之。尤長于知人。孳孳進賢。大小之官。各稱其職。可謂裨益弘多矣。令天假之年。俾得集思兼策。以就大猷。豈可量哉。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憲宗將離取其貲絳與裴垍上言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帝從之帝嘗論太宗元宗之盛欲庶幾其道德風烈何行而致此絳言陛下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親而禮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于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

得賂則舉跖蹻為廉良失意則毀巢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絳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處臣以腹心之地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聖顏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于是帝動容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賜金紫帝自擇良笏與之烏重胤縛盧從史承璀即牒署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

威柄。遽以偏將涖本軍。兩河諸鎮。必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嘿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重肴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任廸簡以帑廥匱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言朝廷命將。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與白居易言所貸未廣。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

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今可還也。其見憚如此。後閱月不賜對。絳奏曰。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其如聖治何。詔明日對三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怒欲黜之。以語絳。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欲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時帝未立太子。絳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豈所以承宗廟重社稷。遂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帝怪前代任賢致治。今無賢可任。絳曰。自古無借才異代者。惟聖王慎選。極其才分。不以己能蓋覆。折節下之。則賢者乃出。帝曰。何由知其賢而任之。對曰。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辨。措事不阿。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于賢。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戶部故有獻。卿何獨無。絳

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烏有羨餘。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瞿然悟。尋欲相之。以承璀不合。先出爲淮南監軍。始拜絳同平章事。封高邑男。時裴垍已罷。絳與李吉甫並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帝前。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宜及時太平爲樂。絳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接近。涇隴烽火屢驚。加以水旱時作。倉

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
帝悅。顧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吉甫
言人臣當使君悅臣安。不宜彊諫。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
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吉甫又言今惠澤已深。
宜振刑威。中外懈惓。願加嚴以束之。絳曰。王者之政。尚德
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絳言是
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絳或久不諫。上輒謂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耶。論者謂元和之君
臣。有貞觀之風焉。元義方媚承璀。得京兆尹。絳惡而出之。

義方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以問絳。對曰。陛下不以
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帝曰。善。田季安死。子懷
諫請襲節度。吉甫議發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
自歸朝廷。請蓄威以俟。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未幾。
其軍果擁立田興。遣澮詣朝命。帝大悅。吉甫請
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
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
將士表來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將士爲重。朝
廷輕矣。帝竟遣宣慰。絳固請曰。如興萬一不受命。卽姑息
復如向時。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
由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霑王化。五十餘年。一旦
挈六州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
五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爲太過。絳曰。使國家發十五萬兵
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帝悅
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者。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
貯之府庫何益。卽遣裴度頒賞賜復。軍民勸聲動地。成德
宼鄆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耶。帝患朋
黨。以問絳。對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
口以激怒上心。夫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以此
目之。則天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
下深察之。王播爲鹽鐵使。有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
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
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絳嘗奏板武天德左右良
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帝卽命盧坦經度。四年之
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帝問凡人

舉事常病不通于理陷于過失古人處此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自處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女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囂然吉甫畏不敢諫絳獨上疏論之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秖取願者四人豈知便爾生事乃悉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復名承璀于淮南十年出絳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後

復名入穆宗素遊畋絳切諫不納以疾辭爲東都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皇甫鎛李逢吉皆惡之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大譟而入絳不及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贈司徒謚曰貞絳所論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論曰李絳論事得大體動協機宜其才可爲王佐而方正鯁直惓惓以納忠爲己任則魏徵宋璟之流他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璀皇甫鎛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禍生所忽卒墜楊叔元之計悲夫然絳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躬歷四朝年近七十此亦非所吝矣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倖忤旨貶官元和七年以知制誥宣慰魏博節度田興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食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命奉法令輸賦稅累遷至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暴橫苦百姓撓官司厚得餉遺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小使奏寰出慢語帝怒下詔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寰無罪帝愈怒度曰陛下愛百

姓何如愛小使今寰以愛百姓加罪可乎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問諸將孰才度言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果奏大捷帝歎其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剃背裂中單復傷首度帽氊得不死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自以綱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愧恨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爲已任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以爲不宜徇空名稽庶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末冒留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鍔死雖有遺獻今因告訐而省其私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

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力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高霞寓戰卻他相請赦賊鈎帝意帝曰勝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帝然之，即以本官兼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表韓愈等為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至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奏罷中使監軍，使諸將得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冬十月，李愬用李祐計，將襲蔡，遣掌書記鄭澥白度，度大喜。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雪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度乃建彰義旌節，領洄曲降卒萬人，往撫定之。除元濟苛禁，偶語燃燭，酒食饋遺，聽從民便。蔡人始知有生之

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已擒，蔡人即吾人也。衆聞之，皆感泣。度入朝，行至郾城，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乃復還蔡，騰奏申解，全宥甚衆，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進羨餘得幸，俄至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度三上書極陳其不可，帝不聽，表求自退，亦不許。度復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巧佞小人，一旦為相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焚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弗之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妄捕繫無辜，責息錢，誣引至千人。帝曰：此小事，朕自處置，且與卿商量東軍。度曰：兵事不理，憂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命誅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辨士栢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承宗勢促，李師道怙強，度

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付史館，卒為异鎛所構，以平章事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微之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凡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撓之，不使有功。度上表暴二人過惡，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

肅清朝廷。何者河北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皇。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視凶邪。有曀日月。天鑒孔昭。照臣

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微之近職。俄擢微之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不聽。于是交章極論。亦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入朝。度見帝。先謝奉命討賊無功。次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帝爲動容。時以度無援。且久外。爲奸憸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詞切氣和。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武夫貴臣。至咨嗟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數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張汶謀。縛悟送闕。舉軍譁怒。執承偕欲殺。悟拘以聞。帝問度何以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所素知。陛下必欲收忠義心。惟有令悟集將士斬之。帝曰。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于遠州。帝從之。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太官同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閒。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

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問何故。處厚奏爲逢吉所擠。于是復兼平章事。帝雖幼孺。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求入朝，逢吉黨大懼，張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六岡，橫亘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名而來，其意可見。帝雖年少，獨能察其誣，待度益厚，留輔政。帝將幸東都，諸臣切諫不聽，度奏言國家設立兩都，本備巡幸，但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令狐楚爲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朱克融執賜衣中使楊文端，詭言所賜濫惡，又匄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且助丁匠五千修東都，帝患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亡也。譬如猛獸，自于山林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陛下無庸遣宣慰。徐賜詔書，言中人倨驕，待到當自譴。春衣不謹，方詰有司。所上丁匠，宜即遣來。已詔所在排比供擬。如此，則賊謀窮矣。若欲示含容，則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其預借春衣，非朕所愛，秖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帝曰：善，不旬日幽州軍亂，殺克融及二子。如度所料。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邇陛下月數臨朝，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廷英益稀，恐萬幾壅閼，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帝爲宦寺劉克明等所弒，王守澄等討亂，迎立江王，是爲文宗，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戶，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李訓之禍，宦官肆戮，凡訓注宗亞賓客，悉收逮無遺，度上疏申理，全活數

十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固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匄還東都，拜中書令，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及御札，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稿，以

儲貳為請。無私言。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陲。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及沒之後。莫不思其風烈。

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功無與比。唐書以為非度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為難。可謂知言者矣。廣德以來。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非唐家所有。自度為相。海內肅然。遵朝廷約束。而憸壬小夫。乃不肯使一日安其身于廟堂之上。至于穆宗。抑又甚焉。盧龍成德瀛州。相州諸軍繼亂。魏博武寧未幾亦失。則宰相非其人之故也。敬宗有志用度而不永。文宗徒事外貌而無實。天不祐唐。度亦安能如之何哉。晚歲優游綠野。史氏以浮沉目之。不知蔡鄆成功。鑄昇謗構之日。度之宜去久矣。彼亦自以用舍關天下盛衰。故可進可退。而終不忍恝然。則其忠不可及也。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八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九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李渤

李渤字濬之。刻志于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白鹿洞後。久之。徙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愈遺以書曰。昔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跡接于諸侯之國。今可

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于孔子之道。渤善其言。始移家東都。每朝政有闕失。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及禦戎新錄。各為著作郎。遷右補闕。以直忤旨。左遷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上言。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羣臣蘊晦術畧。啟沃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弟。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浮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

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作制度。因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適奉詔弔郗士美喪。于道上言。州縣逃亡多。其弊始于攤逃人之賦。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校考。渤上奏。自宰相而下。皆升黜之。值渤請急。馮宿領考功。渤議遂廢。時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杜元穎由是劾渤外交方鎮。出為虔州刺史。至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不閱歲。移刺江州。白鹿洞在江州境。渤舊所隱處也。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州勝。度支使張平叔方斂天下逋租。渤言州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復追逋。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而責民賦。臣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人不病涉。入為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敬宗晏朝。羣臣入閤。帝久不出。至有頓仆者。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即上疏曰。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為旱為蝗。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封章無闕日。天子雖幼。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未幾。以論宦人益橫。出為桂

管觀察使。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其後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鄣泄得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渤孤操自將。不苟合于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論曰。陽城及渤。皆起處士。而能以直名。城不毛舉細故。渤則遇事風發。此為少異耳。白鹿洞之迹。自渤倡之。至南唐建學于是。朱子為之修墜葺廢。揭五教之目。為學

之序。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示學者。其高弟繼之。研
荒廢緒。是地遂爲理學源淵之所自出。渤之風流亦因
以百世不湮矣。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也親沒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登進士授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預修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時人莫知也李絳規帝未聞納諫帝乃言處厚路隋數上疏極忠切由是中外推其愼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偕路隋合併五經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遷

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建言官自鬻鹽寵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難平叔愧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構李紳欲置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核瑕洗垢以成三年無改之道況被讒譖比揚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償怨諸鎭多爲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目所親見寧不深念哉紳得免死遠竄逢吉怒未解寶曆三年赦書不予降官量移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時帝畋

遊無度。月視朝不過三四。處厚入見。自陳有罪當死。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酒色而損壽。于法應誅。所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望弼成。今皇子方在襁褓。臣安敢畏死而不諫。帝感其言。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使姦臣跋扈。處厚奏陛下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何況其他。于是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嘗奉命于宣州。徵鷹鷙及揚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帝即位三年。以荒淫嬉戲。爲內寺劉克明等所弑。矯詔立絳王悟。宦官

王守澄等。迎江王涵入宮。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守澄等欲號令中外。疑所以爲辭。問于處厚。處厚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下王教。以已平內難。布告中外。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進處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爲身家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先是齊抗奏罷諸州別駕。凡當授者。壅滯京師。又元和以來。裨將立功。得補宮官。久伺闕者。朱紫淆沓。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浮論易奪。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嘗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出自上心耶。乃示臣不信。得于橫議耶。即臣何名執政。裴度元勳舊德。竇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聽。宜先罷退。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對以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

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至鎮則重斂以償。至是處厚與裴度始革其弊。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李同捷叛。史憲誠陰懷向背心。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汝帥于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刳剔之。處厚戒諭。前後全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次日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至廷爭。嶷

然不可回奪。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羣才。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

論曰。處厚望不及裴度。才不及李德裕。而鯁亮公明。爲晚唐一賢相。方穆敬時。立朝尤難。而處厚苦口納忠。不少自替。文宗初政清明。恭儉勵精。若出宮人三千。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罷別貯宣索。奇日視朝。深談政體。待制官屢蒙召問。中外咸冀太平。因以知處厚匡扶之力不少也。文宗時方信任。又薦裴度

元老。同心共事。故初政如此。此與崔祐甫在德宗初年何異。迨處厚卒。而李宗閔牛僧孺相。裴度不能獨立矣。馴致甘露之變。讀史者不能不爲之歎也。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累遷至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吉甫訴于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而李逢吉亦怨吉甫。至是逢吉引僧孺並相。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潤州兵素驕。傾府庫賚之猶不足。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均而不怨。南方信禨巫。父母癘疾。雖其子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慈孝大倫。違

約者有明法。惡俗大變。按屬州。毀淫祠千餘所。撤山房廋盜者千四百舍。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完。本道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尚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及金二萬餘兩。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縧綾千匹。德裕奏言。太宗時或獻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

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優詔爲停止。時帝好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一曰宵衣。諷視朝稀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信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所排。訖不內徙。自元和後禁毋度僧。徐州王智興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僧以資福、因收其利以自入。德裕劾智興爲壇泗州、願度者輸錢二千。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削髮。規避徭賦。若不禁遏。江淮失丁男

六十萬。不爲細變。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有聖水可愈疾、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互相欺誅。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奸徒杜景先、妄言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疏言、此皆迂怪小術。如文成五利者。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御其藥。豈非以宗廟爲重乎。不聽。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權震天下。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一方凋敝。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纖悉情僞。必盡知之。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器械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兵。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掎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印崍關。徙舊

州治臺登。以奪蠻險。于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遣兵據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還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慘酷。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帝亦悔之。乃召爲兵部尚書。俄拜平章事。未幾、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時鄭注因王守澄以進、又薦李訓待詔。帝欲授以諫官。德裕曰、訓小人。咎惡滿天下。不宜引置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

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亦罪人也。訓注皆怨復名宗閔輔政。出為鎮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注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召同平章事。既入謝。即疏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請以松栢蕭蘿為喻。惟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幸以是辨之。又引管仲對齊桓公所以害霸事。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之故也。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容其悛改。大罪加之誅譴。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初上之立。非宰相楊嗣復李珏意。優士良既謚死知樞密劉弘遠薛季稜又奏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同官崔珙崔鄲陳夷行上奏曰。德宗疑劉晏搖動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帝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階舞蹈。帝召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數出畋遊。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女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拔太和公主所求無厭。遂寇振武。德裕以方畧授劉沔。盧石雄邀擊之。大破之于殺狐山。奪太和公主以還。遣使來請攻取安西北庭地。德裕以為漢魏相請罷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欲貪外以耗內。得之無用。遂止。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南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生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憲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讋。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

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簀。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乃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澤潞節度

劉從諫死軍中立其從子稹留事以邀節度廷議以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澤潞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彼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路則澤潞必破。兵上皆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于是遣

御史中丞李回往三鎮宣慰。弘敬元逵仲武皆具禦犍郊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三鎮皆奉詔。已而元逵兵已出。弘敬遣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自涉濮。取磁潞。會橫水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蠆。方是時。澤潞未下。議者頗言兵可罷。王宰又言遊奕將得澤潞表。有意歸附。德裕言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使督其進兵。必其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

逆命。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置表于衢路之間。遊奕不卽毀除。實恐非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此是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

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到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于衆中大言。相公須蚤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明光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窮。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明光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

支。寧舍澤潞而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澤潞氣索。又先是韓全義敗于蔡。杜叔良敗于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勝則飛章奏捷。不勝則歸其罪于將。凡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又諸道銳兵。皆監軍取以自衛。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德裕之討回鶻澤潞也。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自是號令明壹。所向有功。未幾。澤潞將郭誼斬其主以降。帝問何以處之。德裕曰。誼先教乳臭子以反。今見主將敗。復賣主求利。不誅無以懲惡。帝從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德裕固讓不敢當太尉。又言趙先臣舊封。將傳舊封。乃改封衛。嘗與帝從容言朋黨之說。正人同心共濟。不可爲黨。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

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莫能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顧我毛髮爲森豎。翼日。罷爲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太中元年。白敏中。令狐綯。使仇黨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貶爲崖州司户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元和後數用兵。

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裕從容裁決。雖遽書警奏。沛然若無事。午漏還第。休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爲之。澤潞平。帝每道其語切于事情而能伐謀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

不敢有異志。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奔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之。時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請少息。勿損威重。願以兵爲戒。乃可保其成功。帝嘉納之。嘗奏言方士趙歸眞乃敬宗時罪人。不宜近左右。帝以歸眞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耳。對曰。小人于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眞之門。車轂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耑。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

論曰。德裕與僧孺宗閔等爲水火。未免徇愛憎。因事貶黜。又若崔珙薦柳公權爲學士。以恩非己出而左遷之。惡白居易而沮其爲相。何德量之不弘也。然其才猷事業。烺烺炳炳宇宙間。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在浙西能化汙俗。在西川籌邊經濟。爲當世第一。不幸佞臣居中沮撓。墜震疊懷來之事機。維州一棄。千載有餘恨焉。匡勷事宜。決策制勝。澤潞既平。三鎮惕息而不敢動。仇士良專擅奸滑。屏息而求自退。藩鎮反側。宦寺專恣。不知消歸何有。唐室幾于中興。固武宗之英明。亦德裕有以佐之也。昔人稱姚崇爲救時相。若德裕何多讓乎。使加以聖賢中正和平之問學。其功業且不知所屆矣。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通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沉健于謀。浩然有抹世志。元和後紀綱弛廢。宦豎弒逆。更二帝不能討。支黨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常憤嫉之。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蕡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于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計耶。或萬幾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也。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聳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闕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使輔相得以頴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攝斧扆。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孽生帷幄。曹節侯覽復生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昭公不得正其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頴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奪之者。是

不臣也。不君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僭。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將以逐惡為義。則與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漢。袁盎當車而抗諱。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能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塞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謀詭雖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不能用而反泄。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故。沃陛下何不于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臣聞堯禹之為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任大臣。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虞虞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

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終。而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則人之于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僥。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無清惠之政。而有褰褰之害。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海內困窮。

飢寒流散。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興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愼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揭國柄以

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選淸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德以修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而率從。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于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成天下矣。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斂輕。而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刑罰淸。而人安矣。旣富則仁義興焉。旣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感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又謂捄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患矣。臣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

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又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又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謹按春秋齊桓公

盟諸侯不日。而葵邱獨以日者。美其能宣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

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義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時第策官馮宿賈餗等咸咨嗟歎服。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其辭。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爲執政所抑。同時被選者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三人皆得優調。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臆盡言。指切左右。輒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爲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歎其忠鯁。至于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

興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必錄。書于史策。千古昭明。而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近臣銜怒。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僇。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庶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顧不美哉。帝不納。蕡對後七年。果有甘露之難。迄于唐季。禍不可解。節度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

等左拾遺羅袞上言使賈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帝感悟贈賈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論曰賈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槩緩而不切。賈獨識切宜衆若所言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尚盛賈親見憲宗敬宗之禍。故所言有和緩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賈太疎直。恐啓漏言。而身詰于廷。則賈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賈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户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得歎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

五代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禮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知必亂去之東歸後隱帝誅權臣邠章弘肇皆見殺二家之客多及而朴以去獨免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爲推官及即位遷比部郎中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各一篇以獻朴乃獻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幽并。必先觀所以失之由。然後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在乎反唐晉之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殫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攘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

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敝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則民疲而財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將爲國家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得江南。則桂廣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之。此可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餘。羣下畏法。諸將用命。朔年之後。可以出師。世宗欣然納之。遷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學士陶穀竇儀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世宗偉朴論。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使。四年。再征淮。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雄瀾。入宋因之。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雜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以十二律

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世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癸酉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諭曰。歐陽公謂五代之際。君不君。臣不臣。且勿論臣品之純疵。其朝暮唐夕晉漢不可名爲一代之臣者。何可勝數。歐陽公皆以雜傳列之。其亦可歎也夫。五代之君。首推周世宗。次唐明宗。爲之臣者。亦首推王朴。次則郭

崇韜。崇韜佐莊宗滅梁。爲佐命元勳。識大體。善諫爭。斥宦寺。有古大臣之風。然以畏讒而請立劉后。其後殺之者。卽劉后也。欲立大功而滅蜀以自固。其後禍卽起于克蜀。莊宗殺之。固自取滅亡。然人臣之義。公爾忘私。死生以之。私意一萌。罔知所屆。況劉后位在第三。而勸立出自大臣。非正也。故削崇韜而錄王朴者以此。推而論之。梁臣之最著者。敬翔李振王彥章也。翔振當朱溫在藩之時。翼成篡竊之事。本無足言。李振尤險陂無行。莊宗入汴。卽先入朝。又不如敬翔一死矣。彥章一武人。死

節之外無聞焉。唐臣之最著者。則崇韜與周德威安重誨也。德威戰將。少瑕疵。重誨專愎驕恣雖有諫正補益之功。然不如崇韜遠矣。其得禍宜也。晉以用桑維翰而興。用景延廣而亡。維翰始終乎晉者。然迹其行事。可羞者多矣。漢臣尤無足稱。史弘肇暮有微勞。然險賊小人。與蘇逢吉楊邠同死于隱帝之手。尤有天道。無足惜焉。周臣如王峻。斗筲小才。范質又欠一死。惟朴行誼無忝。其理國料敵確有成算。定律曆。興禮樂。有太平休風焉。方之六朝魏周之間。其與蘇綽等倫乎。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九終

宋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禮進士第一。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夢周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汾晉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

奉養備至。入為翰林學士。旋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忝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也。李昉罷相。以蒙正同平章事。蒙正厚寬簡。有重望。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非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員外郎。後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乃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嘗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韙之。燈夕設宴。蒙正侍。帝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人皆多其直諒。帝欲遣使朔方。命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敢用媚道以害國事。同列悚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卒用所薦。果稱職。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日。因言遠人宜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帝嘉納之。眞宗封太山。過洛。幸其第。問卿諸子孰可用。蒙正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從子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富弼父富言。蒙正客也。請令弼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于吾。令與諸子同學。蒙正初爲相。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讒于帝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帝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謝。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奪。蒙正曰。我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以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

求賢。取之囊中。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文穆。

論曰。宋自藝祖以及太宗之初。師旅亟興。日不暇給。朝廷之規未定。而踐台輔者。多周室舊臣。虔恭朝夕。惟恐有過。所守者簿書之計而已。若乃竭忠盡慮。以道匡君。犯顏數爭。不欺其志者。自蒙正始。觀其延接人士。搜閱俊彥。書策貯囊。以待敷求。斯宰臣之法也。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寃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愼刑。曰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帝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及太宗立。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帝不悅。一榜盡與京官。于是

齊賢以大理評事。判衡州。累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言。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臣慮羣臣或以纖微之利。侵苦窮民。以爲功能。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訪。凡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以德懷遠。以惠型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饒信虔諸州產銅鐵鉛錫。乃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觔。鉛三十六萬觔。錫十六萬觔。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浮居者。名水場錢。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

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帝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

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口入寇薄城下。齊賢選廂軍二千。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虞美為遼所乘。既而東師敗績于君子館。美奉詔不許出戰。全軍還州。齊賢得報。乃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以為幷師至。驚駭而北走。齊賢又先伏兵二千于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冬拜工部

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縉紳榮之。四年。罷相。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尋知河南府。獄有大辟將決。齊賢立辯而釋之。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

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于法。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嘗從容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

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清遠既陷。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聚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奉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

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峚于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士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成功不難。匆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十二月拜右僕射坐事。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進左僕射。五年請老。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咏其間。七年卒。

來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嗇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奬寒俊。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勑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昉家。晝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于太宗。未用。普卽列其前事。以爲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于此。帝大悅。遂大用之。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寧其比。

論曰。齊賢之用兵。臨敵制勝。變化若神。雖武夫健將。有所不逮。及其涖民施政。弘濟深遠。務簡易。去民所疾苦。是以所居民樂。所去民思。何其能也。兩登政府。輒以事罷。其亦有未竟其用者歟。籌邊事。千里外若眼見。使施行不盡。古所稱才士者。齊賢蓋其人歟。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自爲布衣。有意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藉田禮。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宣州。累遷左拾遺。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未下。老師費財。縱使得之。如獲石田。自古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願陛下脩德以來遠。何必以蠢爾蠻邦。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舍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殿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員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鉗鎖。尺寸制度。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于肯。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于不用。法之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有勸以少晦者。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奚耶。時趙普當國。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然後聞。又令于閤門署狀。錫謂普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益。今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閤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咎厚謝。皆罷之。六年。出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要四事。一謂動靜之機。不可不審。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今北鄙繹騷。皆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矜捕斬小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願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利。許通互市。俾獲蕃口。撫而還之。務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粟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省功倍。誠要舉也。二謂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勞遠務。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兩衣。伐遼東之國。沙漠窮荒。得

之何用。是舍近謀遠。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三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可退而進。則利僭踰之漸。誠不可不審也。四謂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一得。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

不耗。人心不得不擾。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書奏。帝甚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舊阻禮教。錫下車建孔子祠。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以九經。睦人由是知學。會文明殿災。又上章極言時政。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兼知制誥。加兵部員外郎。錫好直諫。太宗雖或時不能堪。然心益重之。端拱二年。京畿旱。錫言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

闕失。俄詔直集賢院。真宗即位。遷吏部郎中。出使秦隴還。連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為之惻然。同知審官院。與魏廷式議不協。出知泰州。將行。會彗星見。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帝名見優賜之。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廢名對言。事因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行御號。但記分門事類。無益治道。臣請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帝善其言。錫乃先成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上之。時京東西淮南水災。遣使賑恤。平決獄訟。錫言朝廷檢勘災傷。乃是虛名。施行賑貸。亦非實事。今灾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以貽宵旰之憂而已。帝為動容。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以錫得爭臣之體。即日命兼侍御史。每進見。帝容色必莊。目之曰。此吾汲黯也。俄擢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

亂。眞宗名宰相示之。且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微于朕者。又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不可多得。天何奪之速乎。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他日帝幸龍圖閣閱書。指一漆函。帝親署錄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疏章也。愴然久之。錫爲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服之。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立朝以來。章

疏五十有二。自謂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本示後以賣直耶。悉焚之。有咸平集五十卷。

論曰。宋自開國。羣臣言事。盡諫諍之道。號稱直臣者。自錫始也。錫事太宗。位侍從。知無不言。爲盧多遜等嫌忌。頻歷州郡。不盡其能。晚遇眞宗。虛懷納諫。動見褒獎。拔之庶僚之中。三四年間。致位卿班。旋至大用矣。值錫以天年終。不然。錫之忠直敢言。又明習于國家之務。其功施未可量也。

一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初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爲政清簡。會秦王廷美尹開封。端充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知蔡州。有善政。出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大恐。端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

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因下堂隨問而答。無何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曰。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眞台輔之器也。時旦暮相端。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呂蒙正罷。卽相端焉。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時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端問故。準以告。端曰。

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其事端將覆奏即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且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與繼遷尋俱卒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

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更有異議眞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繼恩等皆坐貶眞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策端陳當世之務皆有條理端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

論曰朱子有言不貪之心一也而一介與千駟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與高臺習之有先後之序是知定大事者非小器所能勝任何則成敗之機重而罪責匪輕也當太宗晏駕事幾不測雖有宏才遠畧文武兼資者未必能定之俄頃也端決機于始而堅持于後升階審視然後下拜非器識凝定其孰能之跡

其洊歷州郡所在著聲周旋同列羣而不黨小事糊塗豈篤論哉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其父炳嘗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眞貴人也。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眞宗咸平初、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于飛輓。中外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邊郡不可保。帝以問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召名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幷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

文靖眞聖人也。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雍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邦國大事。北有强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吾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獨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言。眞宗嘗問治道宜何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又嘗問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眞宗嘗夜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帝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景德元年卒。年五十八。上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于垣頹壁損。不以屑慮。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不及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論曰。眞宗之朝多賢相。最爲世所稱者。沆及王旦寇準是也。沆能遏眞廟東封西祀之萌。而旦至同其軋發于感歎。旦能抑丁謂王欽若輩。使十年不爲宰相。而準始受其欺。終罹其禍。時爲之耶。抑沆之勁正清苦。所以發誠忠而養威重者。實有以過人乎。殷憂啓聖。慮遠思深。力持鎮靜。以與黎元休息。培國家元氣者厚哉。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父祜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世多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旦少而好學有文祜甚器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眞宗即位拜翰林學士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四年拜參知政事契丹犯邊旦從幸澶州而東都留守元份遇暴疾帝命旦

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至京直入禁中下令毋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景德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時西北二邊兵罷不用帝以無事治天下旦務行祖宗故事愼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何如旦爲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天下大蝗執政或袖死蝗以進曰蝗實死矣請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當罷免連上表待罪帝乃下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得失後有言實榮王宮火所延者置獄劾當坐死百餘人旦獨請曰陛下降詔罪已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帝欣然聽納當坐者皆免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

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之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由是皆免及帝將東封契丹請于歲給外別給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乃于歲給銀絹內各借三萬諭以次年額內除之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例契丹大慙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帝以問旦

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旦專務寬簡。而準數短旦。帝以語旦。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跲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準在鎮。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曰。寇準每事輒欲放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帝意解。曰。然。此正是朕耳。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科場條貫。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慙懼而退。其後彭年再來。旦不見。既而同官向敏中爲呈所規。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旦爲相。寬容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名與語。詢進取耳。帝嘗示兩府詩。旦袖歸。見有一字誤寫。將入

奏正。王欽若止之。已而密奏之。帝慍詰旦曰。誤有誤字何不來奏。旦但拜謝。諸臣皆拜。惟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旦曰。王旦器不群。眞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帝欲相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畱之樞密。帝遂止。及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遷我十年作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念爭。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恃陛下厚顧。上頗譴訶。當行朝典。然觀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點。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念爭無禮。旦曰。陛下臨馭天下。使大臣坐念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皆如言。內臣劉承規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旦爲相。寬容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名與語。詢

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其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

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眞國體也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帝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以旻爲樞副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天僖中疾甚累疏懇辭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惟李及凌策不至宰相亦皆爲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尋又命肩輿入禁中帝曰卿萬一不諱天下事復誰託旦曰知臣莫若君

惟明主擇之帝歷舉有時望者一二人旦不對帝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後歲餘竟用準爲相旦與楊億素厚既疾甚延入卧內撰遺表旦授以意曰吾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而已仍飭子弟當務儉素毋厚葬以累清德表上帝幸其第賜賚甚厚卒時年六十一帝臨之慟贈太師謚文正乾興初配享眞宗廟庭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

繪錦飾氊席。不許。服飾過者。即令減損。有貨玉帶者。弟以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命還之。平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耳。眞宗以其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諸子多賢。素最知名。與歐陽余蔡稱慶曆四諫。

論曰。易稱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眞宗之于王旦。其庶幾者乎。當是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帝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旦受不世之知。

竭誠殫智。以忠于上。慮事周密。見微知彰。是以兵息于外。政脩于內。列庶位者。多公卿之選。黎民乂安。有宋三百年間。未有如此盛者也。或乃指其不諫東封。以為大圭之瑕。然旦之功烈遠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一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成安縣。每

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擢右正言。直史館。會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決其事。然後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大旱。帝延近臣問得失。皆曰。天數也。準獨曰。刑罰偏頗。天旱為是發耳。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

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暮遂大雨帝喜擢準樞副後坐事貶明年入爲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帝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蕃落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時帝在位久馮拯等以乞立儲貳斥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于是立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眞宗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同平章事時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

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罪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耶固請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

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賊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

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中流矢死。契丹乃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而帝厭兵。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帝

嘗欲用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吏以文籍進。準問何也。曰例簿也。準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帝之在澶淵也。問準曰。魏州危急。何人可守。準曰。智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用。是時契丹未退。欽若驚懼。不敢辭。乃馳入魏。及事畢。譖準曰。陛下知博乎。錢翰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帝顧準遂衰。明年。罷知峽州。天禧元年。復拜同平章事。三年。帝得風疾。劉皇后預政。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社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丁謂曹利用以準謀白太后。矯詔罷準政事。以太常卿知相州。三貶雷州司戶。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一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施卧具。就榻而卒。準鎮大名時。北使道由之。謂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鏁鑰。非準不可。準為相時。丁謂參政。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由是不悅。既貶雷州。謂遣中使賫敕往授之。以錦

囊貯劍于馬前。準方宴飲。衆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授之。準拜受于庭。升階復宴。至暮而罷。及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聞家僮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準少時。不脩小節。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鉀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初為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生平不蓄財

產。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破壞命補葺。或舉公孫弘事。準曰。彼詐我誠。何傷。且用之久。不忍棄也。卒于雷。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插地。以挂紙錢。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因號曰相公竹。立廟其旁。

論曰。準傳所載澶淵之役。帝已至澶州。聞契丹兵盛。不欲過河。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蜀。非也。初契丹兵至。準勸帝幸澶州。帝博問羣臣。而王欽若陳堯叟等各異說。準極陳利害。帝乃從之。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觀兵勢。準與高瓊固請渡河。史所定本末如此。及和議

欲成。而準固諫。曰。用臣之策。可數百年無兵。不然。四五十年後。又生戎心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遂許之。眞宗疾時。以準與李廸。可託大事。其知之深如此。以性剛論不大用也。非畢士安則準無所施其長。若士安者。豈在齊鮑叔鄭子皮輩之下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以詠首薦。詠以讓夙儒張覃。是歲登進士乙科。以大理評事。知崇陽縣。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爲絹歲百萬匹。民富數世。累官至銀臺。出知益州。時川中李順作亂。招討使王繼恩始收復成都。關中饋糧。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

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益雖收復。餘寇尚盛。繼恩恃功驕恣。緩兵不進。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數其罪。將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可免死。吏曰。惟公所命。詠乃釋之。繼恩即分兵鄰州。城中兵減半。既而諸軍請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今賊黨尚多。民不敢出。君頓兵不討賊。芻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踰月。已有二歲

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皆良民脅從。當示恩信。許自新。揭榜諭之。自是首者相踵。皆釋其罪。歸田里。一日繼恩械數十人。請行法。悉前自首者。詠復縱之。繼恩不悅。詠曰。李順脅民爲賊。今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帝命上官正代之。詠激正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盃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卒大捷。再閱月而兩川平。西川卒劉旴。逐其巡檢使韓景裕。掠懷安。破漢州。報至。詠方

會僚屬。飲燕如故。旴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召上官正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廹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旴首。餘黨盡平。兵還。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時。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殿直段倫曰。公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詠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于是軍情以賞罰至當。相顧懽躍。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詞。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

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一郡囂然。詠召犀浦謂曰。訛言惑衆。汝歸縣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立解來。明日異得之。詠戮之于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蜀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延獎加禮。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于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傳布。謂之戒民集。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

愛之。詠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行之百十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詠凡有興作。先牒諸縣。于籍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中暫歇。冬抵暮放。各給木札一幞。以禦寒。工徒皆悅。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少差必詰之。詠曰。鼓角爲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餘事將如何也。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在薦辟。皆方正

恬退之士。嘗謂轉運使黃處部曰。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奔競者。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舉之則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有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錢。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言諸州錢有銅鐵。價輕重不一。望依估折納銅錢。公私便之。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數百人。官屬請痛繩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遠悉從之。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

子方三歲。命壻掌產。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法遠悉從之。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歷代名臣傳 卷二十三 張詠 十一

知陳州。詠自秦甚倫寢室中無侍婢。服用之物。閒如也。知益州日。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及還。閒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行必果決三也。李畋苦疽。既瘳。請謁。詠曰。子千病中。曾得移心法否。曰。未也。詠曰。人能子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守蜀時。聞

寇準拜相。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李畋怪而問之。詠曰人千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準在岐。詠自蜀還。將別。謂準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愼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鎭服天下。無如王文正。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則詠不敢讓。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

論曰眞宗之時。寇正在朝。而丁謂王欽若挾其私邪投機抵隙以售其志。雖王旦寇準周旋其間。與之出入。詠獨抗疏三上。乞斬之以謝天下。可謂忠義死節之臣矣。詠之公忠直諒明達有遠識。使施之朝廷。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試之方隅。固可見其概云

李迪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迪深厚有器局。嘗攜所爲文見柳開。開以公輔奇之。出見曰讀君文。須沐浴乃敢見。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累遷右司諫。知鄆州。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眞宗幸亳州。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發兵捕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察知賊區處。部勒精銳士擒斬。以徇。代歸。會唃廝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帝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蝗旱之災殆

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帝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秦之旁郡兵甚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兵有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籍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廸目小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

方出兵。帝復召廸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問廸何以知瑋必勝。對曰。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帝將立章獻后。廸屢上疏諫。以章獻起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帝大悟。乃獨誅懷政等。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賓客。寇準罷。帝欲相廸。廸固辭。

一日對滋福殿。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廸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初眞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廸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廸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于是太子于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得罪。帝命與小州。丁謂輒云與遠小州。廸言聖旨無遠字。由是二人不協。謂寖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憤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謂益恨之。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

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廸曰。除兩府。必須面奉聖旨。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比。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廸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廸知鄆州。及帝臨崩。惟言寇準李廸可用。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以宿憾貶準雷州。廸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逼之。或諷

謂曰迪若疑死其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為秘書監知舒州累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復同平章事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于上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為刑部尚書歷知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後以太子太傅致仕慶曆四年冬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帝篆其神道曰遺直之碑又改所居坊曰遺直坊迪初貶時宋綬知制誥將草迪責辭請其罪名謂指以春秋無將漢

法不道宋受而陰改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天下冤之子東之歷官少師孫孝基累官光祿卿年纔五十父子同致仕士大夫以比二疏云

論曰李迪諳識大體其曰天子于財無內外大哉斯言料曹瑋如指掌至先籍兵數預備詔還可謂留心遠慮者矣與寇準同諫立章獻定太子正色立朝風表稜稜卒與準同為奸邪所忌丁謂知天下惜之而擯之不遺餘力小人害正雖公論非所畏也可懼哉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及廷對皆第一學士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當名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右正言知制誥時瑞應洊至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譏議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帝既受符命大建昭應宮曾上疏諫極陳不便者五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覩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

曾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復無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罷知應天府民間訛言妖起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從天雄軍復參知政事真宗不豫劉皇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劉氏之禍亦恐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

議遂止。眞宗晏駕，曾被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太后既權處分軍國事，儀式久而未定，曾時判禮儀院，乃取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乃下

學士草制辭，允恭先以示謂，閱訖，乃示王曾，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惟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謂既擅權。因大行貶竄。逐李迪于衡州，貶寇準于雷州，曾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曾嘗以第舍假準。故謂云爾。曾遂不復爭。會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允恭欲移穴山陵上百步，司天監邢中和曰，恐有石與水，允恭曰，第移上，我入見太后白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內侍毛昌達奏之，詔兩府議，遣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命按劾其事。遂誅允恭而逐謂。謂既去，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初議焉。是年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曾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事以獻。帝嘉納之。王欽若卒，帝謂輔

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奸邪也。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奸邪憸僞，誠如聖諭。天聖四年六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曾獨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又傳言汴口決，水已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信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利，且請推其法于天下，曾言其非便，罷之。曹利用惡曾

班已上常怏怏不悅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太后意少解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嫺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乃出知青州徙天雄軍又改判河南屬歲歉里有囷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人景祐二年復拜平章事封沂國公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

爲相及曾再入相位夷簡下夷簡遇事專決曾不能堪論議多異同遂與夷簡俱罷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帝之即位也少而太后垂簾專制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世推爲社稷臣云曾爲相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徐曰君不之思耶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惘然歎曰眞宰相也曾嘗言始參大政屬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心皆服再涖大名軍民畫像事之契丹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在閣下累年楊億已居內制楊性恢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曾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李翰林昌武尤嘆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疎也曾嘗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服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韓琦爲諫官時曾稱之曰

近來見章疏非擇利則近名須如此純意于國事乃可耳琦以爲榮

論曰曾在政府時值危疑耆臣端士皆被斥遠莫與共扶持者獨能定仁宗之位正朝廷之儀首鋤大奸以安宗廟可謂功無與二矣胡文定嘗謂李文靖淡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學並至皆幾于道者世以爲知言

杜衍

杜衍字世昌紹興山陰人總髮苦志篤學屬操。擢第補揚州觀察推官歷著作佐郎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衍聽訟明敏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摧折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後已。及其施于民者。則簡而易行。在乾州未滿歲以陳堯咨薦。移權鳳翔。二邦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此吾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俄除太常博士。提點河東刑獄按行潞州有誣知州王繼昇謀變者。衍廉得其冤。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遷祠部員外郎移知揚州復鞫疑獄。法當貸。改刑部。章獻太后察其治狀。轉河東運副。陝西運使。召爲三司户部天章閣待制。會河北乏軍資。選爲都轉運使。不增賦而用足。還授樞密直學士。求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下吏。民咸憚其清整。仁宗親政。召爲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可替否。又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户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乏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判吏部流内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納爲奸。衍始視事。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敎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笑曰。此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衍閱視。具得其本末曲折。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手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裁制如判銓時。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喪亡其婦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埋屍。并得所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寶元二年。復知永興軍。時元昊反。方用兵。陝西困于科斂。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不勞耳。乃爲區處

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省費十六七。召還。權知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出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澤。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語諫官歐陽脩曰。外人徒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凡有求于朕。告以杜衍不可而止者。更多于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

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欲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納叛。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衍好薦引賢士。推奬後進。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言者攻范仲淹富弼。帝欲罷其政事。衍常左右之。御史并劾衍壻蘇舜欽。及所知王益柔。因以傾衍。

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遂以太子少師致仕。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居家聞時事有不便者。則憂形于色。聞善人進用。則喜曰。社稷之福也。嘗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受國恩深。退居以來。家事一不關心。但未能忘國耳。善爲詩。楷書行草。皆有法。嘉祐元年。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遺疏有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日。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于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其所能而薦之。人有問衍曰。公在相位。未久而去。使蒼生不被澤。

衍曰衍以非才妨賢路得去乃遂素心然獨有一恨耳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韓琦稱衍公心而樂與人善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衍不樂久而相敬信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君子兩賢之

論曰漢世以良吏起家後登台輔者多云威名減于治迹既長知其世家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

日晨始食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獄詞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為屈比去貸止一馬囑之徒步而歸徙監楚州糧料院先是迎母歸養至楚州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延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生徒輻輳嘗上宰相書請擇郡守舉縣令庶游惰去冗僞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及晏殊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曰公知范仲淹不薦而薦此人乎殊從之遂除仲淹秘閣校理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三終

宋

范仲淹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倫分纂

無所憚。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宋代士大夫踔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冬至。立仗禮官議請太后受朝。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極言其非。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不可爲後世法。晏殊大懼。召仲淹責之。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也。殊慚無以應。頃之。又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比者略應壽寧被火。天戒不遠。今又修十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

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名爲右司諫。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及帝始親政。言事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又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時事。後歲大旱。蝗。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帝乞宜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郭皇后廢。仲淹與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延爭。方至待漏院。有旨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苦水。仲淹爲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興作未就。詔徙明州。轉運使請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卒爲蘇人利。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爲百官圖以獻。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乃更爲四論上之。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大怒。由是出知饒州。明年。夷簡反名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夏竦經畧陝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同韓琦副之。

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所論皆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因上言關中無備。若元昊賊乘虛深入。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實共閑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浪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時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斡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樂之則官卑者先出。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暨賊衆寡。使更出禦之。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謂范雍也。仲淹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互市。以得蕃人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暨賊衆寡。使更出禦之。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謂范雍也。仲淹又易制其鄜延密通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當按兵不動。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羌情阻絕。臣恐偃兵無期也。時韓琦決意進兵。乃奏言兩路協力。尚懼不勝。若鄜延以牽制爲名。是委涇原軍于賊手。乞督令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又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未見其利。琦又遣判官尹洙至慶州與仲淹爲約。仲淹曰。我軍新敗。士卒氣沮。不可深入。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云。大凡用兵。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勍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見其可。議卒不合。及後出兵果敗。大將任福死之。先是元昊歸降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以書諭之。值任福敗。元昊爲答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知耀州。尋復起爲環慶路經畧招討使。與韓琦龐籍王沿各當一路。謂之四鎮。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知諸酋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雖已和斷輒敢私報傷人者。罰羊百。馬二。至死候春深。賊馬瘦人飢。勢爲以爲塞外方寒。我師暴露。不如俟由之地。第當按兵不動。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羌情阻絕。臣恐偃兵無期也。時韓琦決意進兵。乃奏言兩路協力。尚懼不勝。若鄜延以牽制爲名。是委涇原軍于賊手。乞督令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又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未見其利。琦又遣判官尹洙至慶州與仲淹爲約。仲淹曰。我軍新敗。士卒氣沮。不可深入。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云。大凡用兵。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勍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見其可。議卒不合。及後出兵果敗。大將任福死之。先是元昊歸降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以書諭之。值任福敗。元昊爲答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知耀州。尋復起爲環慶路經畧招討使。與韓琦龐籍王沿各當一路。謂之四鎮。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知諸酋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雖已和斷輒敢私報傷人者。罰羊百。馬二。至死

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中國用矣。羌人愛之。呼爲龍圖老子。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下號令。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賊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稀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

衆卒偕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明珠滅藏。勁兵數萬。涇原欲襲討之。仲淹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盧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矣。其後遂築細腰胡盧諸砦。葛懷敏敗于定川。懷敏者王沿屬將也。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琦與籍二路不敢出。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帝聞定川之敗。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及仲淹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然仲淹兵至。賊已出塞。自以無功。辭不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而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若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乃

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使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用仲淹之言也。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與語不疑。士勇邊實。恩化大洽。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既乃與琦決策。謀復寧夏橫山。元昊遂遣使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及罷兵獨得復爲民。其于兩路。既得

熟羌為用。因使守邊而徙屯兵就食內地。以紓西人饋輓之勞。凡所設施。既去而人德之。後人多守其法而不敢變。云。召入為樞密副使。旋除參知政事。是時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欠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及帝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乃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不遷。內外在職須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須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二曰抑僥倖。龍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庶無冗濫。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玷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庶可循名以責實。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庶可得人。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責其為善。請使有以自養。則不法者可以誅。廢。六曰厚

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之官。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select輔強壯為衛士。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select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置于法。別遣使被視其所當行者。斯上恩不至廢格。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請命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斯命令不至數更。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請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縣為一縣。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斯民無重困之憂。天子方信用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之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

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合議奏裁。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命參政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累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人望所屬。擢用之。既還朝。帝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殺。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尤不便之。于是謗毀稍行。而譖愬之語浸上聞矣。會邊陲有警。因

與富弼請行邊。于是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大寇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其稅。罷榷酤。寬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是時攻者益急。仲淹乃請罷政事。以爲陝西四路安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多罷而復故。以疾請鄧州。尋徙荆南。鄧人遮留。許之。導徒之事。果相踵。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早世。忍令若曹享

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不才者姓名。輒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路哭耶。領浙西時。歲大飢。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名諸寺主諭以飢歲工賤。勸令興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仲淹不恤荒政。仲淹乃條敎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嘗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早世。忍令若曹享

富貴之樂也在杭州睦早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
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
樂耶語諸子弟曰吾與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若獨享富貴
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既貴于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羣從
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

歲衣繒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
廂有絹三千匹錢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
黨兒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焉我何以報之哉以朱氏
長育有恩及貴用南郊慰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褒諸子
皆爲葬之歲別爲享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
三人在睢陽睦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
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三喪
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若純仁以所載麥舟與
之單騎歸仲淹問之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

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曰何不以麥舟與之
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權掌西監殊謂曰吾
有女及笄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鼎張爲
善皆有文行他日至卿輔殊曰然則孰優仲淹曰富修謹
張琥俊殊即以富爲壻後改名方平
云張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復大究
六經之旨遂成大儒在睢陽有孫秀才者上謁仲淹贈以
千錢明年又來又贈千錢因問何爲僕僕道路孫生咸然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今補
子學職月得錢三千足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
于是授以春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閭泰
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
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爲西帥時狄青隸節下仲淹奇
之曰此國器也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正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益喜書史其鑒識
成就人多此類南都朱某者與仲淹善疾革語仲淹曰某
曾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今以方藥傳君仲

淹不納，强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長，教之義均子弟。及其子登第，乃以所封藥，併術還之。仲淹早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論曰：仲淹與韓富齊名，然懷堯舜君民之志業，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規模尤爲宏濶。呂本中及朱子，皆稱爲宋代人物第一。諒哉，在軍臨事而懼，斤斤尺寸，若過于畏慎者。及其居廟堂，總機務，百度齊舉，雲行飈逝，若不足爲。其故何哉？是時承平日久，兵弱將懦，守備不完，

仲淹爲將居外，廟算中制，未必如意所欲爲，惟期謹守方畧，少抑其銳而已。然用兵數年，卒能設險疆場，分委將帥，棋布星羅，隱然成犄角之勢，遂挫兇逆之鋒者，仲淹之謀也。及中書所設施，皆深慮熟籌，非一朝之積。論之朝堂，付之有司，順流更化，固無難者。向使聽用其說，百年之基，俄頃可定，而復以他說亂之，惜哉。仲淹所造士，張橫渠大賢也。富弼元輔，孫明復名儒，种世衡狄青以將帥顯，其餘不可勝數。本深而末茂，源遠而流長，有學術而後有事功，豈不信乎。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監左藏庫，禁中需金帛，皆內臣批旨取之，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徙開封府推官，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宰相器也。拜右司諫，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無所建明，四人同日罷，又言賞罰當從

中書出，今數有內降，不可不止。琦遇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謂曰：比來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矣。琦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當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爲諫官三年，自序諫稿，謂諫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益利路歲飢，爲體量安撫使，時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多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招

募壯者。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賴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初明道中。簡州以災傷。嘗募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于常平。至是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盡發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趙元昊叛。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至則選練材武。治戰守具。慰安居人。收名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琦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乃

命仲淹守延州。康定元年。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琦曰。無約而講者謀也。命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唐勝砦。出賊後。約曰。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又移檄戒之。福違節度。沒于好水川。琦自劾。及竦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乃言罪不在琦。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琦在秦州。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琦去秦。賊不敢窺塞。未幾。復陝西四路招討使。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乃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習戰鬬。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又建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互出擣之。因以招橫山。規取河南。而元昊遂稱臣。召入爲樞密副使。琦自請捍邊。章五上不許。又與范仲淹決策上前。期覆元昊。朝廷不果用。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臣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

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啻悉嘉納。遂宣撫陝西。琦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停放禁軍不堪戰者萬餘人。遂討平羣盜。盡脩鄜延城障。歸陳西北四策。請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厲兵。營修洛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杜衍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政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
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等相繼罷。琦乃上疏曰。
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
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
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厭境。弼以正辭屈之。忘身立事。古
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副。辭避不受。及其居位。不顧毀譽。
動思振緝紀綱。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近日臣僚多務攻擊
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求補外。出知揚
州。徙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

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
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遂著爲法。從鎮定州。
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驕不可使。琦用軍制勒習。誅
其尤無良者。士死攻圍。賞其家。恤其孤餐。使繼衣廩。恩
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日月教習之。由是中
山兵。精勁冠河朔。歲大飢。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
旁路。取以爲法。璽書褒美。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始潘
美鎮河東。患寇攻。令民內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
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此皆良田。棄不耕。適足資敵。請

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
百頃。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中書習
舊弊。每事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惟意所去取。琦令刪取
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
封駁謂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
不得高下其間。琦自爲相。即與諸賢謀議制作。銓補天下
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
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詔享祫。事多便民者。命諸
路舉學行尤異。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令人院差使授官。

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
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
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
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于三代之仁義。多琦所論議施行。
是時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
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兩廳。至大
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來。常病
不能御殿。中外悚恐。爭以立嗣爲言。依違未及行。至是琦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

室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姑待之。後宮將有就館者。已又生女。琦乃懷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會司馬光、呂誨、皆以爲請。琦進讀二疏。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遂力贊之。議乃定。時英宗居濮王喪。命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

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及仁宗崩。英宗嗣。琦預大議。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琦性厚重。未嘗名其功。每燕坐從容。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初英宗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有他語。宋制。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獨召允弼先入。言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次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即位數日。于喪次。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驚愕。不知所措。琦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英宗疾久不平。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

藥以進。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之曰。相公亦不易勝矣。然他人勸之不顧也。須琦强之而後服。時太后垂簾聽政。英宗方寢疾。琦慮宮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也。我日夜更盡心。琦曰、太后保護。則衆人自保護。同列皆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毋乃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英宗疾甚。時有不遜語。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

不能容之乎。歐陽修復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
太后一日密札與琦。有爲嬸婦作主之語。琦但曰領旨。數
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
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
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
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此不
復言太后短矣。琦以山陵有事。乞晚臨後上。既既見。密奏
曰。官家不得驕。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
可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又曰。此

文字。臣不敢留。宰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
琦潛察英宗疾良已。乃建議一出祈雨。使天下人識官家。
太后曰。帝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太后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今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願指即辦。數日。
素仗成。帝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人情大安。琦心欲
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即詣太后覆奏。太
后每事稱善。琦因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宮耳。
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
辟。誠馬鄧所不及。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

殿。至時。琦即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屏後見太后衣
也。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立。乘帝
疾。語言錯謬。交構兩宮。時司馬光呂誨交章請誅之。尚未
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劄一道。叅政歐陽修已簽書矣。趙槩
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
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
取空頭劄填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
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琦以帝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
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皆經國長算大策。補綴缺畧。

編成十餘軸。以獻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夏人寇大順。琦
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琦曰。諒
作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
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卿所料也。夏使至。
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
琦乃徐料十事。以授諮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
則以某辭折。十得其八。夏人竦服。英宗疾革。琦入問起居。
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早建太子。以安衆心。帝
頷之。琦請親筆指揮。帝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

王乃頴王也。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云。大王頴王某。琦曰。請即以今晚宣麻。帝又頷之。由是國本定矣。神宗即位。中丞王陶彈琦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臣以示琦。琦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之動。出陶知陳州。琦力求去位。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謝。帝泣。琦亦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帝曰。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居相位。臨事喜慍不形于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

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時青澗守將种諤取夏綏州。夏主諒祚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釁復啟。朝議欲棄綏。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乃卒存綏州。改判大名。充安撫使。王安石始行新法。百姓苦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户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勵精求治。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

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遂稱疾不出。帝猶欲罷青苗法。而執政中有請須安石出乃定議者。已而安石既出。持之益堅。且令曾布條析其說。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熙寧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本臣屬北方。今誘之使來。一也。取吐蕃之地。以建

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級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頒弓矢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迫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畎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强敵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隨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其鎭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者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遼使每過魏都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于外國如此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奬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初所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見聽曉官屬班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太宗眞宗嘗稱于大名之郊有詩數十篇舊刻于石琦留守日藏詩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摹本以進者琦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後韓絳來遂進之琦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邊功不當更導之耳琦在外其心常係社稷至老益篤有時閭閻更祖宗一法廢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過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又曰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其心主于直可

行而已。琦性含容。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琦獨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嘗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凡人于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又因論進退曰。處進退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歷事四朝。元勳盛德。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凡薦人于上前。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論。或同僚談說。人始知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有人獻玉盞一雙。絶寶也。每名客。特設一席置之。一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即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英廟素有節槩。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璟為後者。紹休遺緒。昇平可致。而神宗安石。貪功好勝。遊梁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發勁。以隨厥功。豈不惜哉。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捨命。卒能調和兩宮。安寧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此敗。不踰年。璟敗。如言。錢明逸出為秦州。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

諸公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識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觀書文。晝夜不倦。書愛顏魯公道。健端重。類其為人。後有人問程伊川。魏公是閒氣。

論曰。宋自李迪既貶。王曾沒後。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寵。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有人獻玉盞一雙。絶寶也。每名客。特設一席置之。一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即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英廟素有節槩。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璟為後者。紹休遺緒。昇平可致。而神宗安石。貪功好勝。遊梁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發勁。以隨厥功。豈不惜哉。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捨命。卒能調和兩宮。安寧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此敗。不踰年。璟敗。如言。錢明逸出為秦州。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穆修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文示晏殊殊妻以女試禮部不中將歸仲淹使人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一舉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表忠言不聽通判絳州趙元昊反弼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劾樞密夏守彬庸材不當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者北還言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方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帝名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而禁之弼言此必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時元昊破金明鈐轄盧守勤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彬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弼言用守彬已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勤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會西夏首領二人來降補借奉職鞫置荊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乃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務慶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其獄不及吏弼請以吏付獄執政呂夷簡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弼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蕭英劉六符來求石晉所與關

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敵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弼曰昔吾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起何耶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即以其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異以聞帝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弼見契丹主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爲不若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諸臣勸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功于北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心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所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寨雁門者備元昊也增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子言吾不知其謀然吾所欲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欲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名弼同獵引弼馬自近猶言求地事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幣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榮辱之言意甚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乃遣弼歸弼歸復命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

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弼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故視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時入見。奏曰。執政故爲此。欲置臣于死地耳。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辭曰。誤耳。當令改定。晏殊亦曰。夷簡決不然。弼怒曰。晏殊之妻父也。弼易書遂行。既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弼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

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留所許增幣誓書。而使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字。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復除樞密直學士。

遷翰林學士。皆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之角。故不敢以死爭耳。敢受爵乎。慶曆三年三月。命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復申前命。弼言契丹既和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攻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帝使宰相諭旨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是時仁宗銳意興太平。進用皆一時之選。而尤責成于范仲淹及弼。數以手詔督弼等。令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給筆札使書其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以俟北使。弼曰。若北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知從之。四年。契丹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于河東。遂爲逆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

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隨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中弼以飛語。弼不自安。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踰年。移青州。是時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就食。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

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齊非弼所部。弼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捕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覘知之。謂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以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初帝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此則富弼爾。故有是命。時契丹使者適至。謂王德用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于其間。故百官任

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歲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又弛茶禁。以利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嘉祐六年。以母憂去位。帝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英宗以疾不視朝。太后垂簾。英宗疾已。韓琦奏臺諫有疏。請太后歸政。琦亟令撤簾。弼怪琦不關報樞密院。又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遂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太后之功也。今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

豈仁宗所望于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
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甚堅。遂出判河陽。英宗
初立時。韓琦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
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
純仁言其事。曰琦便畏富公也。神宗初入覲。帝從容訪以
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
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
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
御未久。當先布德澤。二十年口不言兵。不宜重賞邊功。干

戈一起。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歸郡。熙寧三年。召
拜司空侍中平章事。未至。聞有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
致者。弼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
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
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及入對。又言君子
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
怒。喜怒爲用舍。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
陛下也。大抵小人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

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屆同天節。契
丹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幷罷上壽。
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
手詔褒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
求退。章數十上。神宗乃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
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
判亳州。方行青苗錢。弼謂此法行。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
持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改判汝州。弼

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
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
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討之。弼言海嶠深遠。不可責
其必進。願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南地界。帝
手詔問弼。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河南地界決不可許。
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
雖不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
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
此。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

與文彥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會翼日疾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堯臣所撰詔草上之帝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舍帝嘉弼不自言詔加司徒一辭而拜或問公治平初屢辭官今不然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麗妨他人也益彥博論新法不合七年不名至是眷禮復厚云弼屢疏言天子無職事自書坐舍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平生所薦士甚衆尤知名者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孫復石介吳奎韓維陳襄等十餘人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五十萬則每自言之曰過于

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論曰韓富之異自英宗臨御太后垂簾時也然韓居樞軸之地則以安國本為急富列輔弼之臣則以正君德為先易地皆然未易論其優劣也富之事君交友正道直行危言讜論遇事直陳未嘗少有回曲及其臨機應敵因權制變軍旅之事動中機會何其明也施之州郡活民百萬安居廟堂不勞而理可謂才德兼備之君子矣

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君子小人之辨耳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贈太尉謚文忠弼天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于性生晚歲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謁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閨門肅如也平時謝客文彥博為留守時節往來年八十自書坐舍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平生所薦士甚衆尤知名者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孫復石介吳奎韓維陳襄等十餘人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從閭里借書抄之未畢已成誦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有意張之而尚未大振修遊隨得韓愈遺稿于廢書麓中心慕焉苦志力索思與之並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遂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倡和遂以文章名天下入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

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仲淹當黜修貽書責之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是秋詔諫官日赴內朝用仲淹爲參知政事以修之言也帝方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修者何處得

戍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修爲河北轉運使陛辭帝諭無爲久留之計有所欲言之修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修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于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驚悟

乃止修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內。敵國相賀于外。臣為朝廷惜之。于是羣小益忘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遂降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時呂夷簡子公著為通判。有賢行。時人未知。修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名判

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勞問甚至。小人恐修復用。詐為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果怒。陰以事中修。遂命出知同州。以吳充言。召還翰林學士。帝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知為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歸。比以險怪知名者多不在列。怨讟紛然。修出聚謗于馬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而是科號得人。程

封府先是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而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厲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迴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以全河注之。

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寢河北患。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用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于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葺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

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煩求之有司。時東宮未定。修與韓琦等協定大議。先以英宗判宗正。而英宗堅臥不起。修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不次擢用。外人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卽定矣。韓琦力贊之。遂定立爲皇子。英宗既立。以疾不能親政。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未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日久。德澤在人。故一旦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

措大耳。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進人之路稍狹。修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當博采而多蓄之。傑然者出爲名臣。餘亦不失爲佳士。遂詔二府各舉五人。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由是怨誹日衆。以議尊濮王事爲臺諫所論。又彭思永蔣之奇造帷薄不根之

讀上章劾修。會神宗卽位。令詰問思永等。辭窮坐黜。而修亦力求退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改判太原府。修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公利。而臣欲尋常。遂以本官知蔡州。修素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衊。又多與執政忤。遂連乞謝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惟與談政事。少及文章。張

舜民問其故。修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無以自遣。求史漢一觀。無有。乃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表夷陵之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過事不敢忽。今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人之望我。必謂輸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又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問事已滅十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政寬簡而事不廢。何

也。修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刻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少孤。母告之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況求而有得耶。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修聞而佩服之。終身。凡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成其先志云。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要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惟恐不及。賞

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當其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皆顯于世。篤于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自周秦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與宋祁分修唐書。修領紀志。而祁爲列傳及書成奏御。舊例只列官高者一人姓名。而修官高宜書。修曰。宋公于列傳功多。吾豈可掩其名乎。于是紀志書修。列傳書祁。祁聞而善之。修又自修五代史。師春秋之遺意。卷帙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論曰。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修于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爲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旨。使學者曉然知論說必本于仁義。有功世道。于斯爲大。而文章之復古。其未也。修爲臺諫時。摧邪扶正。論列爲多。屢歷州郡。聲跡可紀。及仁英授受之際。輔佐韓琦。功在社稷矣。琦之初薦修。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爲國家惜。益一時權宜之詞。不知者以爲實。則謬也。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登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舊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寇也以金帶賂平奴使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既鞫治得實德和謀翻其獄復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不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飽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為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以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時成都米價騰貴彥博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價不可減乃知其術之善云嘗宴幹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屏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寒可

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監諸軍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帝許之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邊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中不之見久之穴成秀等走白彥博選死士二百銜枚自穴入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與樞密使龐籍議汰冗兵六萬減半給者又二萬論者紛然恐相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冗兵脫有難臣請死之又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兵卒無事御史唐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帝大怒詔送臺劾之彥博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介既貶彥博亦罷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初起居舍人吳湜乞廢陝西鐵錢朝廷疑不從

而陝人聞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彥博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並命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名內侍史志聰等問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密不敢泄彥博叱之曰汝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志聰等白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因赦死罪

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聽入比旦詰之則禁卒有告都虞候爲亂者劉沆欲捕治彥博問都虞候何如人都指揮使許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轉令司天官二人于毀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徐召二人責之曰天文變異汝言職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加汝罪自今無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怒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千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彥博復使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已而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

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久之以使相出判河南府封潞國公連改判大名太原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彥博既服闋以故官判河南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陛下登儲纂

極。臣方在外。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于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陳升之入相。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之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乃止。彥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者。更張太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王安石知彥博言爲已發。極力排之。彥博又言市易司之設。下至

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遂以司空判河陽府。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帝曰。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

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卒。年九十二。後追謚忠烈。彥博雖時在外。而帝眷有加。在大名時。轉運汪輔之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密旨。募禁兵。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不敢募而去。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

名聞外國。元祐間。契丹使者來聘。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館客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雖富貴。而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苦之。彥博因中

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與司馬光取石破甕事同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論曰彥博之才德亦韓富之流亞也三公皆社稷重臣兼資文武輝映四朝迭居將相而彥博尤眉壽名施蠻貊天下想望其風采焉自熙寧元豐以後一切舍其舊而新是圖使嘉祐遺老嗛不得施用惜夫蜀錦一事爲唐介所論古今莫能明也惟聞見錄云其家遺之而彥博不知益得其實矣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言欲變守懼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誅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宣徽使王拱辰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鞫

吳卿刁約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相繼被逐以抃言得名還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黯由是得留正人賴以復安出知睦州睦歲爲杭市羨抃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抃奏蠲之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然相餽賂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召爲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僥倖

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又論陳升之奸邪交結宦官求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抃亦罷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南仕宦旅死不能歸者。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并資其道里費。相繼歸之。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至。即按視府庫。昌朝甚不悅。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北頻歲豐熟。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

足。昌朝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先在蜀日。有聚衆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釋不問。蜀民大悅。英宗嘗稱之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時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安石時屬疾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自罷之。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辨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財利于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于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因其俗樸厚。臨以清靜。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隨水而盡。會成都憂戍卒爲變。帝以抃有遺愛于蜀。欲令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

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抃曰。陛下所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因乞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改知越州。是時吳越大飢。抃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

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儉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儉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歲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而止是歲盡五月止抃于是時竭盡心力早夜不懈給病者藥食多出私

錢凡事有非便文者一以自任不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民得免于轉死雖死得斂埋皆抃之力也又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復徙知杭州杭爲天下劇郡抃從容爲之其政本于孝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朝廷官其子岐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岐奉抃遍遊名山吳人以爲榮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儉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產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之以惠利爲本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韓琦嘗稱抃眞世人標表初抃以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悌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岐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岐卒子雲又以毀卒雲子固其經畫之才有以過人歟

論曰抃之治郡所居而理固其經畫之才有以過人歟抑清愼誠恪有不言而化者歟史所載他事僅得其槩

獨越州救災。見于曾鞏所記者甚詳。誠可為後世法。則知名人賢士。救民恤物。其法行于當時而不傳于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抃之每夜告天而清修不邇聲色。則其中有以自得者。非獨其外之云爾。

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尹洙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亦貶。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誦。慶曆三年。仁宗親擢修靖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且勉之。三人者以其詩聞于上。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而修靖素一旦並命。朝野相慶。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三說以禦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前世。諫者之難。激于忠憤。慮且不避。何好進之有。苟得盡其職。雖死是宜。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益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乎。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無可言之路矣。二曰好進。夫惟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致。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謨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

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裔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以佛法邀福乎。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曰。吾祖猶云我翁。慢侮

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龍韓琦范仲淹在仁襄言陛下寵竦而用琦與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雖然以治疾譬之。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惴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賞罰必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詰。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誅之。詔從其議。時天子慨然思正百度以興太平。襄感帝知遇。每論事。奮發無所回避。權倖

畏斂。不敢撓法干正。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攻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于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襄又上疏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進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丞相梁適。罷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輒封還之。帝遇襄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又親書君謨二字。遣使持詔子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以樞

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詩賦以應科舉。襄得郡士周希孟陳烈。襄鄭穆。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襄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橋。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于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名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立。以端明殿學士知杭

州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于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昊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父碑又勅襄書辭曰此待詔職也乾道中賜謚忠惠

論曰蘇軾有言臣嘗逮事仁宗皇帝竊觀四十餘年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是以天人和同上下歡心而福祿無窮云若襄者蓋深厚雄傑之一也當其在朝受仁宗顧遇所言皆當世切務而人之所不敢言及退歷州郡詰奸惠良以富而教其豐功殊蹟施于後代者歷久猶未忘也豈不偉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三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四

宋

司馬光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儼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喜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水迸出兒得活寶

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時年尚少每臥齋中忽瞿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人問其故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判武成軍改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縟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縟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駁之改文莊從龐籍辟判并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指爲麟光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爲

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脩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當賀。光言四方皆見。京師不見。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賴光言。詔置末級。初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太子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及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又言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況妃乎。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光上疏言。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

矣。今寂然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尚姑息。三司使光抗疏。皆請以法正之。尤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及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又言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況妃乎。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光上疏言。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有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太后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及議濮王典禮。光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即命吏。以其手稿爲

案太后既還政詔以曹佾爲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抗疏言守忠大奸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詔責守忠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韓琦建議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

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前後失信于民雖光亦未敢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聽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且曰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結于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獻

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云還爲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成其書至帝尤重之以爲賢于荀悅漢紀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爲製序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數促成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不可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勝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特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勢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于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褒光使爲答詔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

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無亦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于亂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及安石得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法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先遣陳其利害曰某事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是其事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光言者一日遍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衰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三年一變者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非是帝以問光光曰布法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一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講畢帝屏左右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糶食下户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勿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錢益乏米益賤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之濃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帝曰然他日嗣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

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陳升之爲相。帝謂光外議如何。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又問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及臺諫。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朕擇其人。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等。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臥家不起。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無所裨益。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患耳。臣之

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既不願取。而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舂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委死溝壑。壯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辭至七八。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宮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于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本路宜撫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及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糧。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一切不從。而上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于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乃復上陳其尤病民者凡六事。請先罷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又以言責

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爲察

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事之如上官會朝謁應天院
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光顧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
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帝嘗謂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
以來惟見此人又云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及元豐
官制成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為蔡確所沮而
止帝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呂公著為
師保其知之深如此光歸洛十五年天下望其為相田夫
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

崩光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
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雷相天子活百姓時
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政所當先光言近歲士
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于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于
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
詔旨開言路從之而大臣有不欲者于詔中設六事曰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
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光光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勿請改
詔書從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數光方草
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令散遣脩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
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戍飭中外
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覓保馬限
旨皆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于是名光拜為門下侍郎
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光慨然建議罷保甲團教廢
市易法所儲物貨皆鬻之不取息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
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

川陝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其甚者戶部錢穀皆領
之尚書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
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詰立經明行修科以勉勵天下
敦士行示不專取文學之意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
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如進士高選又以人才難
兼長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脩資序未必皆才奏立
德行文學吏事武略等十科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舉三
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
試之有勞又書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

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其舉主。當光之將改新法也。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

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選舉。而于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皆從之。詔免朝謁。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母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馮宗道。護喪歸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財利紛華。淡然無所嗜。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

第洛中。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與兄旦友愛尤篤。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初赴闕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及徽宗時。蔡京擅政。撰黨人碑。以光為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耒恐得罪于後世聞者愧之光之脩資治通鑑以劉敞劉恕范祖禹等爲屬官十九年方成合三百五十四卷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云

論曰宋至元豐之末仁英之遺老凋謝略盡光與呂公著范純仁等廢居田野年皆垂暮而呂蔡章會之黨上自公卿作從外至州郡盤根連體布滿于天下黷貨殃民怙兵專殺當是之時守內既已困人心既已去事勢既已壞而宣仁太后以老期女主熟觀三朝之變態慨然發憤思致太平進用耆艾與百姓更始雖數年之間功效著見譬猶返照之光不可以久而紹聖以後數十年衰剝之運其勢方興已如北風凄厲霰雪交下奔騰澎湃而不可止彼奸逆之熾盛雖在窮斥伏匿之中尚能舉指搖目洞疑虛喝使當事之人寒心自危變色却顧或倡爲調停之論或遂就中立之謀豈不知其不可哉其氣欲使之然也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宮之顧遇推心刻骨區理衆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于前章惇蔡確之徒放流于後期月之頃百度煥然觀其病中與呂公著書第恐其遽回玩閩以悞國事而已彼獨何恃而能然耶蓋其所學者皆忠信仁義之理所存者皆愛君憂民之誠而平生所歷自州縣臺諫至領風憲預機密莫非盡職致忠毫髮之私不留于念慮身家之計不入于心胷完養充積氣配道義故能回頹波于既倒支大廈之將傾易所謂以杞包瓜有隕自天者光殆似之是以誠感顯蒙聲振八表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歸心投命扶服稽首如赤子之遇其慈母也考之史策章惇蔡卞所以追報光者百世之下爲之寒心自危變色却顧或倡爲調停之論或遂就中立之謀豈不知其不可哉其氣欲使之然也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宮之顧遇推心刻骨區理衆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于前章惇蔡確之徒放流于後期月之頃百度

煥然觀其病中與呂公著書第恐其遽回玩閩以悞國事而已彼獨何恃而能然耶蓋其所學者皆忠信仁義之理所存者皆愛君憂民之誠而平生所歷自州縣臺諫至領風憲預機密莫非盡職致忠毫髮之私不留于念慮身家之計不入于心胷完養充積氣配道義故能回頹波于既倒支大廈之將傾易所謂以杞包瓜有隕自天者光殆似之是以誠感顯蒙聲振八表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歸心投命扶服稽首如赤子之遇其慈母也考之史策章惇蔡卞所以追報光者百世之下爲之寒心自危變色却顧或倡爲調停之論或遂就中立之謀豈不知其不可哉其氣欲使之然也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宮之顧遇推心刻骨區理衆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于前章惇蔡確之徒放流于後期月之頃百度

怵惕況當時親見其事者乎殆與古之劉舟畫漏者比矣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薦公著文學行誼宜在左右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皇觀會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一日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帝改容頷之英宗治平初奏請日御通英以循先帝故事又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于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于王及下詔稱親且班韓公著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韓但可避于上前不應與七廟同韓呂誨等坐議濮王禮去公

著爭之不聽遂乞補外將行上言臣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舊在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孟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先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曰所以徙先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罷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遠佞人易親正人易疎惟陛下察之又薦周敦頤擢為廣東轉運判官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脩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

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時程顥爲晉城令。公著薦爲監察御史。又薦張載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耶。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大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熙寧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

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古之爲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于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遷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因奏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所沮。格指爲沮壞法度。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帝曰。當以次收用之。帝以慈聖升祔。推恩曹氏。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著因言自古家國之敗。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帝深以爲然。元豐二年。名程顥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之。公著上言。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所除武學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不納夏人幽其主秉常。朝議討之。公著曰。

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公著又數上疏言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乞罷。出爲定州。安撫使至定。謝表有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及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公著爲朕言。他人未嘗及也。時多獻北伐之策者。公著言中國與夷狄通好日久。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行。邊皆設教場。公著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

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主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于學。謹昧死陳十事。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程頤在治平元豐間。累薦皆不起。至是公著與司馬光

共疏其行義于朝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授崇政殿說書。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自今事干三省者。乞同進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著彙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爲故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謹呼鼓舞。咸以爲便。光素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役後。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二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王安石專政。廢去春秋。撰定諸經說。凡士子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本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得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乃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以爲言。乃罷知懷州。公著以爲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其旨如此。帝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疾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悶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計。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附火。簡重清靜。天稟自然。其識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于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于至誠。好賢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稱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安石博辨聰辭。人莫敢與亢。公著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返。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見之。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敬重之如此。

論曰。昔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曰。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足以定之。文侯以魏成子所薦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當世名賢。遂以魏成子爲相。公著同時。如周程張邵。皆絶德也。公著屢上封章。再三推轂。非弘度遠識。殊絶于人。烏能知當世之大賢哉。元祐三相相繼司馬光尚矣。經事綜物。酌權變。范純仁之才。誠有以過人者。至當軸處中。凝然如止水。招之不來。揮之不去。則公著有焉。竭誠盡慮以忠國家。則一也。觀公著之晰理論事。語約而破的。非夫心正理明者。亦孰能與于斯。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始生之久母李氏夢見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幼敏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蔭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今近矣何辭純仁曰豈可重爵祿而輕去父母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之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及後已貴夫人收其帳如墨色以示子孫曰此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以兄病不赴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純仁曰富貴有命卒不祐襄城民不事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酌令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目其桑為著作林著作純仁宰縣時官也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移書洛尹使助葬純仁曰吾力足辦豈宜恩公為哉改許州觀察判官復知襄邑牧地舊不隸縣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畝若暴民田而不得問糧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時久旱不雨純仁度必闕食遂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中俟闕食時吾為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所蓄數十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之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不同宜如王珪等議不聽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便也尋詔罷追奪純仁就職純仁固請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貽他時意外之憂拜兵部員外郎無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

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神宗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忠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之法于六路。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

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一言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恐帝喜邊功。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願竭愚忠。若開拓侵攘。乞別謀帥臣。遂行。環慶大飢。餓殍滿路。純仁發常平粟麥賑之。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獨任其責。或訪其所全活不實。帝遣使按視。會秋大稔。

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乎。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于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言。建中守海。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以贖銅免。种古誣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訟純仁。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

謫亦加純仁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

盜有西司理院繫囚當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大半西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洛中多耆舊純仁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置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名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太后垂簾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必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請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又曰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光欲令進士由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純仁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孟子恐不可輕廢猶六經之春秋也光皆從之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無中書侍郎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而維盡心于國事乞留之時朝議欲治熙寧元豐諸亂政者章惇蔡確鄧綰等太師文彥博欲竄蔡確于嶺嶠左相呂大防秦確私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皆力爭以爲不宜錄人之過太深恐傷仁厚之化而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改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藝以萬計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拜右僕射時呂大防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不聽後畏得志凡可以害大防者無不至大防乃悔之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宜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太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

朕留之。卽名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言青苗之不便焉。是時用二三大臣。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上言。陛下初政。四方拭目。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成淳俗。蘇軾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

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軾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純仁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軾以比先帝。非謗也。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軾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少霽。軾竟落職知汝州。臺諫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因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救之。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于我耶。章惇爲相。純仁力請外。出知頴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徙。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係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上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願陛下斷自宸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詆爲同罪。貶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純仁疾失明。聞命卽時就途。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至永州。闢韓維貴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曰。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諸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講。純仁曰。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媿心而死。遂止。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卽日遣中使賜茶藥。論曰。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頓首謝。

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曰豈惟算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捧詔泣曰上果用我死有餘責又賜藥促入覲而純仁已有疾乞歸帝不得已許之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遣上醫視疾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以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又曰未解疆場之嚴綏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千兩敕許洛宮給其葬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坦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諒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宮嘗曰吾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于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又曰人材難得從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親族子弟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坐隅終身佩服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每議論依于平恕不為已甚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世謂使其言行于熙豐之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于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云

論曰純仁忠信仁厚而長于治理觀其在神宗之朝論王安石之弊及元祐之初與司馬光爭變法皆洞達機宜審于經權之要輕重得體可施而行其濟世之略同時諸人未能或之先也純仁在朝事權歸于同列所長未盡施用及其行于州郡仁足以惠下明足以詰奸立法經制民賴其利至于刑罰不用而梗頑化服非所謂中孚之吉可感豚魚者耶而純仁亦以此施之熙寧元豐之小人實貸以愧其心恩惠以格其志而不知彼等皆資讒諂以致身歷艱難而彌膺機變之實牢結于心

貪毒之性深入于骨髓以神宗之明安石之勁終身
隨其術中而不悟純仁乃欲收其桑榆之效終于揖盜
養虎自貽其菑悲夫雖然純仁之困而能亨窮不失正
所謂造次顛沛必于是者殆于踐其言也亦可謂賢矣

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
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越次自陳率得置上列吳
育歐陽修條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
動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薦為國子直講召試學士
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抑之補校勘鎮處之晏如以龐籍
薦授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論民田困弊請
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即今賦入之數
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
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
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同制國用舊制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

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有司今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殊傷國體帝遽止之及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石全贇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贇等告勅時有勅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濶畧不言陳執中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方禁百官不得謁宰相于居第及文彥博富弼入相詔令百官郊迎鎮乃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待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

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帝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判流內銓脩起居注鎮雖罷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帝意及除知制誥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因之

定策立英宗頃之拜鎮翰林學士英宗卽位議追尊濮王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爲孫光武于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稱帝若考立寢廟皆非是于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上之明年出知陳州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飢民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陳州大熟

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可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又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凡數事鎮皆力爭之不報遂上疏乞致仕疏中復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議者之家蓋一出于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詔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户部侍郎致仕鎮表謝有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讒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哲宗立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爲言

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將以爲門下侍郎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再三強之卒不起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年八十一薨謚忠文鎮清愼坦夷遇人必以誠口不言人過篤于行義兄鎰卒僅有遺腹子在外鎮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既仕臨大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無所回撓每遇奏補必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少時學于龐直溫

後直溫子昉卒。鎮爲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幷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尤注意于樂。自謂得古法。既致仕。請大府銅造器。逾年乃成。帝及太后御延和殿試之。賜詔褒奬。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然鎮所主實房庶以律生尺之法。司馬光以爲不然。與之論難凡數千言云。

論曰。以司馬光之賢。當時鎮與之齊名。則其所守固有以服天下矣。鎮之忠直勁正。始終一節。其見義必爲。而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蓋劉安世之流。使其得政居位。而行所欲爲。又未知其孰先後也。乃平居溫厚坦夷。以考經論樂爲事。又超然遠矣。

呂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端之孫也。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首言臺諫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戒革。樞密副使程戡結權倖。致位政地。誨論罷之。嘉祐中。上疏請早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惟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誠恐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名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若知任守忠用事久。英宗之立。非守忠意。數問東朝。播爲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帝疾小愈。誨慶乞親萬幾。及太后歸政。誨言于帝曰。太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

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竊爲陛下惜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坐論濮王事。下遷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神宗立。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又令廣東市珠。誨亟請罷之。未幾。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獨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非所宜。遂上

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辯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初安石始參政。帝意向之。誨時召對崇政殿。與司馬光相遇于路。誨舉手示光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

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祗憚跋盭之苦。又將虞腹心之變。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也。光及邵雍。日就臥內問疾。誨所言皆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私。一日手書托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

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

論曰。安石初有盛名。不悅者。有韓琦。張方平。孫固。李師中。然著論以辨者惟蘇洵。特疏糾參者惟呂誨。而陸九淵以爲洵之知安石。非必特識。蓋其氣味不相入耳。誨平生清苦勁厲。比于安石。傅所稱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獨能逆料其將然。如燭照龜卜。司馬光推服之。爲不虛矣。誨臨沒。勉光以天下事尚可爲。後二十年。光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及光卒。而誨之子由庚挽之云。地

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益推其先人之意當時之人。共悲惜之。有以也夫。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建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户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獻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赴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

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論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贏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絶。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

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

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

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又薦馮京可相。幷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

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惡。與御史張琥幷劾馮京爲黨與。時俠已行。惠卿令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還。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

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俠素受知安石。安石雅敬愛之。使其貶損依附。曾布韓絳之位。可以立致。終不以彼易此者。義利明而忠悃勝也。當新法初行。以韓琦之勳德。司馬光之正直。莫之或移。俠監門末吏。繪圖入告。痛切呼籲。諸法頓罷。甘霖遂沛。雖神宗旋霽復曀。而俠之丹心浩氣。耿日星而凌霄漢矣。一斥之後。遂不復起。元祐間。衆正彙征。俠終

蹇滯遐方。不能與君子同其進。千載下。令人有餘憾焉。

范祖禹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入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初字夢得。司馬光以傳稱鄧仲華篤行純備。爲改淳甫。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至京師。所與游。皆一時正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登進士甲科。從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安石弟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

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惟待祖禹獨厚。疾篤。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卒。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哲宗立。除著作佐郎。脩神宗實錄。時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謂光曰。經筵若得范淳甫。尤善。光曰。朝廷已自擢用矣。頤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用之。光問其故。頤曰。頤自度少溫潤之氣。淳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乃除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太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

于舊皇帝幼冲。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于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勿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社稷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為因除服而置宴設樂。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不可。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祖禹因言。嘉祐以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䘏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南北福田院。共為四

院。此古之遺法也。臣以為宜于四福院。增益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宜更舉行。今官吏用心賑恤。使實惠及民。帝納之。因賜御書唐人詩。祖禹表謝。因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夏暑暫罷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

富貴。凡人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有司疑訴災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

矣。拜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于縣。收縣之權歸于州。州之權歸于監司。監司之權歸于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當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于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

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矣。嘗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即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以外議皆屬虛傳。祖禹復疏言。臣前言事。雖無其實。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于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八卷。上之。拜翰林學士元祐七年。通英閣對。祖禹奏言。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

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于天下。所以爲仁也。仁宗每因事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一章。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仁宗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爲法。帝然之。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于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匿。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祖禹又言。先

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國之情若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于聖心矣。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于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

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國。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爲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

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凌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脩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媼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

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又嘗進唐鑑十二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論曰。語云稱人者必本其父兄師友。至矣哉。祖禹爲鎮之從孫。忠孝世植。學于程氏。得伊洛之淵源。而又與司馬光編輯古今。商榷得失。蓋其所自得深矣。祖禹之著述。傳于世者爲多。乃若其進講之語。與奏疏之文。固精金美玉。世之所共寶也。

蘇軾　轍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軾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二殿試中乙科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復對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判鳳翔府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歧下歲輸南山木柹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英宗久聞其名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來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得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以爲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不在變法也議上神宗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當今政令得失安在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進人太銳聽言太廣願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聞之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欲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户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

和易可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淵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女皆單丁莅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

抑配。而數世之後。陛下能保之歟。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昔漢武帝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

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臣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偏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昔日臺諫所言。常隨

天下公論。今者物議沸騰。怨讟交至。公論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壞。何事不生。臣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大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

受之。時新政日下，軾千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殺人，因畏罪驚潰，且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滙于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

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虽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于其上，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水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謝表語，併所作詩，以為謗訕，逮赴臺獄，欲置之死。帝憐之，詔黃州安置，三年，移汝州，軾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役者，不習其役，虐使之，多致破産，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改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皷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易成，事有漸則不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聽，軾

又陳之于政事堂，光不悅，軾曰：昔韓公劾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改容謝之。罷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冀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之。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翰林學士。曰：何以遠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靡言不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巡鋪內侍每擯

辱舉子。軾盡奏逐之。四年乞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州大旱。飢疫並作。軾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者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禁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漕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閘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之。遂寸草。軾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以其利。以備脩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云。高麗貢使至。舊例。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河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漾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上。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浹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浚杭。有德

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入爲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洪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鄭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于淮。軾始至潁。以水平準之。注之漲水。高于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于朝。乃止。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捕不獲。軾名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言于朝。行優賞。不獲則奏免君矣。直方緝盜獲之。不從其後吏部遷軾一階。軾言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

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爲直方賞。恐急進好利之臣。軾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天下幸甚。不報。定州軍政壞弛。將貪卒憍。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有卒吏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戎服執事。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復見此禮矣。紹聖初。御史奏軾譏訕。遂以本官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儋官屋。有司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

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馳白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以下。皆毋

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少師父洵爲文。而多所自得。嘗言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洵初作易傳未成。命軾述其志。卒成之。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

儔。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擠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常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復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弟轍。

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極言得失。于禁廷事。尤爲切至。考官不敢取。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改大名推官。丁父憂。服除。熙寧二年。上書言事。即日召對。時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司。轍爲之屬。一日安石出一卷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竢也。及青苗既行。轍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推官。歷著

作佐郎。坐兄軾事。謫監筠州鹽酒稅。移知績溪縣。元祐元年。入爲右司諫。時宣仁后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故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猶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又論呂惠卿之奸。惠卿坐安置建州。除中書舍人。初元豐中。河決大吳。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至是執政力主回河之計。轍言諸公不因其舊。而脩其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其爲責也重。不聽。已而河朔財力。因之大困。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

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則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即于策題寓紹述之旨。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

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于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征伐。內榷財貨。民不堪命。幾至于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不以先帝為辭。則大事去矣。哲宗不悅。落職知汝州。累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朝。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許州而居焉。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于世。

論曰。軾之才氣。雖古今以來。魁壘豪傑不世出之士。尚兼數子。而況其下者乎。論新法者多矣。未有如軾之深切著明也。其大節巍然不久安于朝廷。及行之郡邑。因事成功。法施于千載。若使得究其用。其烏可涯也。轍自熙寧以前。滯于小官。及元祐之朝。耆舊居職。未及有所施用。至紹聖而世變不勝言矣。其斥調停。論紹述之非。

有味乎其言之也。平居澹然無營。至引當否。商是非。直言抗論。無所回撓。斯可尚也已。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五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六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強之，乃應舉。一出，即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太守蔡卞，察其賢，禮之有加，而瓘常遠之。屢引疾求歸。卞不聽，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時且來越，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守既信事，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訴章惇入相，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延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意雖忤，亦驚異之。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欲毀資治通鑑板。瓘聞

之，因策士題，特引神宗序文，自驚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自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得之天性，豈有少長之異？自以告卞。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復議毀。嘗為別試所主文，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在動搖荊公之學也。卞怒，謀因此害瓘。瓘已預料其然，乃于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卞無以發，然自五名而下，皆博洽稽古之士。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激壞，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遷秘書省校書郎，時紹述之說盛，瓘奏言：堯舜禹，皆以

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感悅，執政聞而惡之，出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以韓忠彥薦，召為右正言，與臺諫龔夬等，劾蔡卞，免之。又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恕坐安置均州。又與龔夬豐稷等，共劾章惇。惇罷知越州。瓘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而再

貶惇居潭州。豐稷又疏蔡京奸狀。瓘與江公望繼言之。京奪職居杭州。初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京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居諫省。即攻其惡。京因所親以情懇。且以甘言啖瓘。瓘曰。京爲惡首。吾不得已也。攻之愈力。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以爲

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入爲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明旦入省。布邀與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動。徐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退。即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出知泰州。連貶通州安置。初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以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護送。至台。又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詔旨耶。悈失措。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此。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瓘退。雖窮辱百

端。而不敢加害。在台五年。復承事郎。聽自便。帝令再敘一官。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旋令居南康。甫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名官其子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爲諫官。甚有讜議。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于易春秋之義。宜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瓘謙和不與物競。閒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元豐己丑。瓘爲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瓘問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瓘因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奸伏慝。未形于事。瓘于是時。即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或甚其言。已而京怙寵妄作。人始服瓘爲蓍龜。范純仁年高望重。尤留心人才。或問以今誰可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世事日非。或問游酢以當今濟世之才。酢曰。陳了翁其人也。瓘病劉安世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方將有賴于公。其爲賢士所欽屬如此。瓘智慮明

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高宗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

論曰。嘉祐治平以前。一時賢者。皆獲柄用。而天下蒙其福。後雖既衰。元祐數年之間。司馬光呂公著之徒。猶得有所救正。瓘晚出而位下。屬當章惇蔡京曾布。相繼柄政。屢攖其鋒。幾至不免。雖然。瓘之學博而才大。觀其平生。守經達權。迭用柔剛。與夫硜硜抱咫尺之義者。相去遠矣。北宋自開國以來。公輔之器。代不乏人。當以瓘爲殿後云。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長子也。蔭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召試館職。累官戶部判官。丁父喪。服除。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忠彥遂以給事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及燕于館。遼主又使王言敷問夏國何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于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會官制初行。值章惇

爲相。奏給事中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尚何稟議。詔從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哲宗親政。羣小多言宣仁后垂簾時事。忠彥言。仁宗親政。當時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

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劾之、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麻徽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旋進左僕射。帝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收用忠直敢言。及知名之士。于是以龔夬務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而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張舜民等布列臺諫。召還流人而甄敘之。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復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于內郡。又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而章惇、蔡卞等相繼劾去。一時翕然望治。而右相曾布與忠彥不協。引其黨排忠彥。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知大名府。忠彥既去于是忠直之士。前後斥逐而蔡京進用。併逐曾布。權歸于京。而政事日非。或言者又以呈太后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遷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稍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趙汝愚二十四人。忠彥與焉。

論曰。元祐之朝、尚有老成人焉。故能和衷協濟、以成數年之功。及徽宗之初、范純仁聞命而卒。程伊川就位一月而去。其餘畧無存者。獨一韓忠彥耳。所薦引之人。如陳瓘、鄒浩、常安民、任伯雨之徒。雖皆天下才。然起竦逐之中。德澤未加于人。恩意未孚于上。孤忠憤懣、適足為小人排擊之資而已。約聖諸奸。方據高位重祿。以圖其後。誰有英哲之主、欲使一日之間、舍其舊而新是圖。亦已難矣。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其忠彥之謂乎。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
年進士積官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
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
患為憂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
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敵五策且語給事中吳敏曰朝廷
命太子為開封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非
傳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公以獻納為職盍為上極
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不出于明皇

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則天下受其賜
翼日敏請對具道所以且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
綱刺臂血上書略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
攻存亡呼吸猶守常禮可乎若假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
宗即位綱上封事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
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付託之意
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
人帝嘉納之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又議請帝避敵綱曰太上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
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
池孰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
之帝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
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朝
廷以高位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
邦彥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
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
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

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復為上力陳所以不可
去之意且言唐明皇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
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蹈明皇之覆轍乎帝意
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
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
專委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
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
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
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迫知乘

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命輟行禁衛皆
拜伏呼萬歲于是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
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
而下斬其裨將十餘及其士卒數千金人知有備又聞帝
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遣李梲綱
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帝不聽竟使梲
往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
宰相爲質梲不敢措一詞還報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
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

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宿留
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
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宰執議不合綱退則
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
割三鎭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
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告金人
貪婪無厭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十萬而吾勤王之師集
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當以計取之不必
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糧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
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
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以
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于要功先期以步騎萬人夜斫
敵營不克綱承旨率諸將出封邱門援之則平仲已亡去
矣綱乃與金人戰于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已而金使
來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

以禁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
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徘徊不得奏至殺傷內侍帝亟
召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留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

城四壁守禦使蔡懋之代綱也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
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引
却且已得三鎭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
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發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
十萬分道並進將士之命踴躍以行已而執政咎綱盡遣
城下兵恐敵卒無措忽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于邢
趙間還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迨綱力爭復遣而將士解
體矣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及陳東乞誅蔡
京蔡攸朱勔及貫俅等朝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

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愛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不若罷山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可不勞而定帝從其言金人既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乃自請行既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太上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又詢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洽綱因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皇帝傳位之初太上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太上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當遂書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及太上還綱迎拜于國門是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為憂乃上備邊禦敵八策又奏邊事方略詞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成恩思澤得之堂吏轉官止于正郎榮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

復舊制初奉迎太上時綱與耿南仲爭論儀注南仲大怒誣綱結士民伏闕綱待罪帝慰解之至是南仲等譖頗行帝遂疑綱專權會金兵圍太原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山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可不勞而定帝從其言金人既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乃自請行既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太上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又詢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洽綱因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皇帝傳位之初太上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太上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當遂書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及太上還綱迎拜于國門是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為憂乃上備邊禦敵八策又奏邊事方略詞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成恩思澤得之堂吏轉官止于正郎榮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

復舊制初奉迎太上時綱與耿南仲爭論儀注南仲大怒誣綱結士民伏闕綱待罪帝慰解之至是南仲等譖頗行帝遂疑綱專權會金兵圍太原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乃曰援太原非綱不可遂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為大帥恐誤國不許退而乞致仕章十餘上又不許許翰書杜郵二字遣綱綱皇恐受命帝手書裹度傳以賜綱綱言臣何足以當裹度但掃除小人使君子道長則幷槩外患不難也因書裹度論魏洪簡等章疏要語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而詔屢趣綱行綱行次懷州卽詔罷減所起兵而趣解太原之圍諸將又別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俄又以議和止綱進兵每一次詔下綱皆上疏極論之不報初綱陛辭時言唐恪聶山之奸至是徐處仁吳敏罷相而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綱歎曰事不可為矣卽上疏丐罷乃分神師道代綱而召綱赴闕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以綱主戰罷建昌軍安置再謫江寧及金兵再至帝始

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不喜。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拜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綱至見于內殿。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辭曰。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治。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委任。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卿不可。綱頓首曰。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

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禦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募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成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始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唐肅宗平賊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翼日。頒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政刑之大者。方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優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帝召執政議之。綱復曰。邦昌僭逆。豈可使在朝廷。俾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

昌同列。當以筋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謫邦昌于潭州。吳幵莫儔以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當今之務。先定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乃能成功。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

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兵疲。危急

無告。金人因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令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責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此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書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用。帝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有頃。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赦書。獨遺河北河東。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兩路人情翕然。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却。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開封守關。綱薦宗澤。帝從之。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隊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

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以步不足勝騎騎不足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之可任者以備用時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雩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綱乞降哀痛

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心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又言陛下縱未能行上策幸關中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帝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可且言南陽光武所興地利足恃可暫駐蹕乃還汴都計無出于此者帝許之而黃潛善汪伯彥陰主南行之計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先是綱每有所論諫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門下侍郎而潛善爲中書侍郎潛善伯彥力排河東北二司之議使張所置司北京勿渡河北而名傳亮還京綱力爭之不得乃再疏求去初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議立異姓時齊愈書張邦昌姓名入議至是綱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齊愈以爲不可行疏論其非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嗤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于是逮齊愈戮之東市張浚時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致中興會帝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死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知潭州是時荊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多者至數萬人綱悉平之上言荊湖國之上流

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之。四年。金人及僞齊來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言守備之宜。當先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故敵人得以侵擾。今當于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有守備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綱憤懣上疏言金人邀求無厭。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從之。九年。矣然後分責諸將。因利乘便。收復京畿。要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于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莫善于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並官廨置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益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所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未嘗一日忘宋。有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所當先也。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實畏天威。疏上。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時張浚趙鼎相繼柄國。知綱賢可任。然不引當樞軸。又不使建閫淮北。以當恢復之任。僅使安撫江西。而兵少糧乏。事權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之。四年。金人及僞齊來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不事。綱屢疏請兵。籌度措置江西賴以晏然。及張浚以呂社敗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誅王恢為比。綱言。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綱憤懣上疏言金人邀求無厭。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從之。九年。矣然後分責諸將。因利乘便。收復京畿。要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于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莫善于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並官廨。置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益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所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未嘗一日忘宋。有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所當先也。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實畏天威。疏上。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時張浚趙鼎相繼柄國。知綱賢可任。然不引當樞軸。又不使建閫淮北。以當恢復之任。僅使安撫江西。而兵少糧乏。事權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之。四年。金人及僞齊來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不事。綱屢疏請兵。籌度措置江西。賴以晏然。及張浚以呂社敗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誅王恢為比。綱言。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綱憤懣上疏言金人邀求無厭。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從之。九年。

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所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綱在靖康承京貫之後文武幹畧之士無一存者及高宗之起惟一宗澤如韓岳之流尚隱于卒伍時方艱難莫與共理然綱在圍城之中徒手奮臂以成却敵之勳處新造之朝顧指心運遂建中興之業計其前後皆不過數十日自古遭時之難成功之速未有如綱者也綱去後猶有十年兢置之若有若無之間兩建大勳成效章章如此國勢搶攘又非承平無事之時猶遭擯抑嘿不得施用惜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六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七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切直置末甲調館陶尉中使督開御河方隆冬役夫僵仆相望澤上書其帥請待來春從之調龍游令民未

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從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矣改知掖縣部使者承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滿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滂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土歲輸萬餘緡率橫取于民澤奏免之及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

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浚池冶器械募義勇爲固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帝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過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還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金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

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乃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走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汴京失守金人迫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

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上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勸王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忠實而退私偽。以係天下之心。因累表勸進。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

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言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以割地爲議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今卽位四十日。未聞有大號令。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惓。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捐軀報國恩。足以帝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未開封尹

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從知開封府。時敗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入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澤悉招降之。因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復

言比來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嘗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切諫。帝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黃潛善意。欲因是搆澤。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且言得宗澤。方可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帝悟。封其章付澤。澤乃安。時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于京城

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決勝戰車千餘乘。車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堅壁三十四所于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視之。沿河鱗次為聯珠砦。結連兩河山水砦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于其南植鹿角。又圍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疏言。陛下尚留南都。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及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復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勞。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成都。惟寇準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從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澤遣部將李景良。閒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為金人將。不能以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仲祖曰。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從而免之。諸將皆服。金師入滑。部將張旛請往救。澤以五千人付之。戒毋輕戰。以待援。旛至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避其鋒。旛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旛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旛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之。殺傷甚衆。澤迎旛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敢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上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

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降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効忠義者哉。王策者。本遼臣。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滅汝國。又辱吾主。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金人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

成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澤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又遣子頊詣行在。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動。今復收伊洛。而金將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擧踵。日望官軍之至。以時而言。中興之兆可見。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又言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乃于儀眞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爲江寧控扼之計。非所宜也。先是澤去磁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次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契丹人有歸中國者。澤引置坐側。推誠與語。論以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持數百本而去。又爲榜文。敷示陷沒州縣。以爲公據。遂連結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擧矣。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應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太上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實錄宮。以爲迎奉之所。帝乃下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是年六月。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擧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名彥計事。彥悉名諸砦。指授方畧。以俟會

合。乃以萬餘人趨汴。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擾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協力。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途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敵情。遣知機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

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數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遮表猶贊帝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

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指日可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頠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頠繼父任。會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頠爲判官。充酷而無謀。屢失人心。頠爭之不能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充卒降于金。頠

官終兵部郎中

論曰。澤初在汴京。金師屢至。及數月之後。渡河北去。不復侵擾兵。故得以選練材武。收合豪傑。糾合四路之兵。以成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悍敵北門。奮揚威武。使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非澤之力耶。澤之守舊都。以李綱之舉。及澤連疏數十上。爲汪黃等所抑。綱之去位久矣。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豈此謂耶。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母樊氏教之漸能通經史百家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對策直斥章惇誤國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及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張浚薦為司勳郎官帝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在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帝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今日之患始于王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帝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將遷為殿中侍史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范宗尹以為言帝曰鼎在言路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可謂舉職矣遂用之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請治德專殺無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及金兵至江帝幸會稽召臺

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及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張浚薦為司勳郎官帝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在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帝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今日之患始于王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帝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將遷為殿中侍御史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范宗尹以為言帝曰鼎在言路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可謂舉職矣遂用之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請治德專殺無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及金兵至江帝幸會稽召臺

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不足以進取中原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石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言事忤旨出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季橫欲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眾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敗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方規復襄陽帝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鼎山為川決宜撫使將行會邊報沓至帝謂鼎曰卿豈可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中外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贊進禦之計帝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于是詔韓世忠屯揚州命劉光世移軍建康而起張浚知樞密院及帝將發臨安鼎恐帝意變復乘間言曰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

帝遂幸平江。下詔暴逆豫之罪。而世忠大儀之捷奏至。帝遂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未幾。張浚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即日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勇氣十倍。金人聞之。遂謀北歸。帝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

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宗社之幸也。金人既遁。鼎首請博采羣言。爲善後計。帝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浚守右僕射。俱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鼎于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及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鼎以爲憂。移書于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時邊報日急。俊欲棄盱眙。光世欲棄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鼎曰。豫逆賊也。若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帝然之。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鼎因抑呂祉。與張浚不平。遂丐去。罷知紹興府。七年。祉軍敗。沒于僞齊。浚引咎去位。乃復拜鼎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時浚已落職。帝

猶欲加以遠竄。鼎言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謫浚嶺南。鼎留不下。詰旦。鼎入。帝怒未解。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私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帝意乃解。以散官居浚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爲。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可得四五萬。帝

喜曰朕嘗慮江池守備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帝怒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雖欺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初鼎與湊共薦秦檜及檜得志密以事間鼎至是遂罷鼎爲忠武節度使知紹興府檜往餞鼎鼎不爲禮檜益恨之鼎既去王庶入對帝謂曰鼎兩爲相于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指鼎曰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之大旨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帝歎息謂庶曰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鼎嘗薦胡寅魏矼安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及再相奏曰今才德可用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姤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帝爲徙世將而補公輔等于外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車營分亂諸將

所總歲奏功而天子親兵欠無陞遷之望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帝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矣鼎至越丐祠檜惡其迫已從知泉州又誣以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鼎自泉州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用使中丞王次翁誣其乾沒官錢謫居興化移漳州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賕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檜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訪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追封豐國公擢用其孫十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鼎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

論曰談者謂高宗之初人心思奮苟圖興復指期可致

及鼎得政。而南北之勢成矣。故鼎專固根本。不急用兵。然使當鼎之時。宗澤尚在。李綱再用。其所設施。亦未可預料也。觀于岳飛。可以見矣。雖然。鼎善觀時施計。因事奏功。任賢使能。興利救敗。治國之良材也。微鼎。則宋之南渡。不復能立國矣。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御史。時帝在揚州。浚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擢禮部侍郎。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宴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帝幸錢塘。留朱勝非與浚于吳門。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招潰兵數萬。安集

甫定。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改元赦書至平江。浚秘不宣。及傅等以檄來。浚慟哭。謀起兵討賊。傅等以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卸兵而西。浚知帝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之。故相持而泣。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乃以蠟書。約頤浩光世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誓曰。賊以重賞購吾首。倘浚此舉違天悖人者。若曹可取吾頭去。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

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先進。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大恐。乃遣重兵扼臨平。責浚柳州安置。及頤浩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浚前遣客馮轓以計說傅等。及大軍且至。傅等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

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去。世忠追擒斬之。語在世忠傳。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勞問再三。曰向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因引入內殿。解所服玉帶以賜。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將行。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先是靖康中。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瓊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羽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乞貸傅正彥等死罪。浚奏

瓊大逆不道。召至都堂。數其罪誅之。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時金人已取鄜延。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聞金兀术猶在淮西。恐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兀术馳至。戰于富平。官軍大敗。浚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紹興元年。吳玠連破金將烏魯兀术之師。兀术至是鬚髮須務以遁。拜浚檢校少保。浚在陝蜀三年。

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初富平之敗。浚以環慶帥趙哲違節度斬之。至是又殺將曲端。議者以爲非。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以不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朱勝非。遂忌浚而御史中丞辛炳。以宿憾劾浚。遂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慮金人釋川陝之兵。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麟果引

金人南侵。帝思浚前言。幸平江。名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术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至。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术約戰。吉張振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一夕遁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浚與趙鼎並相。同心輔治。務在寬俾。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諸將討之不克。浚自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及岳飛破么。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外盡平。浚遂奏還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詔促歸朝。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楊沂中擅還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張俊繞兵建康。進屯盱眙。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依俊。岳飛進屯襄陽。以規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所至。勞賜將士。見有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召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浚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楊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猊戰。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于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撫而起。敏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今昔殊勢。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兵為後翼。以依俊。岳飛進屯襄陽。以規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所至。勞賜將士。見有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召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浚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楊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猊戰。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于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撫而起。敏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今昔殊勢。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兵為後翼。以依俊。岳飛進屯襄陽。以規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所至。勞賜將士。見有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召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浚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楊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猊戰。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于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撫而起。敏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今昔殊勢。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兵為後翼。以依俊。岳飛進屯襄陽。以規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所至。勞賜將士。見有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召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浚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楊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猊戰。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于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撫而起。敏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今昔殊勢。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

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雖耻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使呂祉節制其軍。而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未幾。瓊舉軍叛降劉豫。呂祉死之。浚坐此引咎求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既去。落職居永州。九年。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大治海舟。爲

直指山東之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于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黜浚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專權。每令臺臣彈劾。必欲殺浚。至檜死乃已。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

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曾星變求言。浚復上疏極論沈該湯思退等。笑浚爲狂。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戰守之計。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恐。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長江無敢行北岸者。獨浚一舟徑進。或止之。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遏池陽。聞亮死。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至建康。卽牒辦行宮儀物。亟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帝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人倚爲重。及帝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衛步無如弩。衛弩無如車。乃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赫然

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進封浚魏國公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總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政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進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軍馬如故胡昉等至宿金人將南侵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之策浚以聞帝報可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至靈壁敗蕭

琦軍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周仁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與顯忠戰顯忠小不利而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潰引歸浚上疏待罪主和議者因毀短浚帝不聽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戍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而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時湯思退為右相秦檜黨也素主和議金人索四郡及歲幣遣盧仲賢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命方再遣使浚力陳其失帝不聽更遣胡昉等往而拜浚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胡昉等至宿金人稱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帝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總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政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進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軍馬如故時金人將南侵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之策浚以聞帝報可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至靈壁敗蕭

琦軍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周仁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與顯忠戰顯忠小不利而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潰引歸浚上疏待罪主和議者因毀短浚帝不聽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戍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而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時湯思退為右相秦檜黨也素主和議金人索四郡及歲幣遣盧仲賢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命方再遣使浚力陳其失帝不聽更遣胡昉等往而拜浚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胡昉等至宿金人稱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帝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總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政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進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軍馬如故時金人將南侵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之策浚以聞帝報可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至靈壁敗蕭

琦軍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周仁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與顯忠戰顯忠小不利而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潰引歸浚上疏待罪主和議者因毀短浚帝不聽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戍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而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時湯思退為右相秦檜黨也素主和議金人索四郡及歲幣遣盧仲賢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命方再遣使浚力陳其失帝不聽更遣胡昉等往而拜浚尚書

高安朱　軾　仝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人。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二百觔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

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異之曰。汝他日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應眞定宣撫劉韐募相有

論曰。建炎諸將相。志于恢復者。惟李綱宗澤岳飛韓世忠及浚五人而已。浚之任事。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累。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于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學遠于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

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遂大敗金人而還澤謂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高宗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勤王之師日集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係中原之望願陛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莫敖采樵皆謀定也所晏然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待以國士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討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使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飛軍食盡從彥乞糧彥不與飛乃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知彥不悅已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職二年每戰皆捷嘗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乃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飛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敗黃善于清河授英州刺史及杜充將走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飛不得已從而南于道連破張用李成諸賊及充降金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大戰

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敵衆亂飛擊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使王貴傅慶追破之因遣辯士盡降其衆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于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

遂復建康因上言建康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戍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焉兀术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降其軍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請飛為副時成黨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

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十楪子莊大破之成走降偽齊賊張用者亦相人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悉平飛功第一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遁飛至茶陵招成成不從飛上言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強則肆暴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諜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追之諜者既去飛即夢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其黨迎戰飛不陣而鼓奪其二隘成又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憲等分道招降二萬人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煽地撫循有

方士無一人病者嶺表平移屯江州南入境承檄擒劇賊數部皆平之三年虔吉盜合衆寇掠閩廣帝命飛討之飛至虔彭友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復授徐慶等方畧悉破降諸郡餘賊初帝以隆祐寬讐之故密令屠虔飛請誅首惡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為曲赦虔人虔人感其德祠之秋入覲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

路沿江制置使李山與吳全吳錫李橫牛皐皆隸焉及僞齊
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
寇楊么又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亦欲自江西趨兩
浙與么會四年遂除飛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使為之備
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
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問趙鼎鼎曰知上流
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
江中流頓蒲圻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兵抵郢州僞將
京超號萬人敢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

俄復隨州進趨襄陽李成迎戰飛見成陣笑曰步兵利險
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百萬何
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
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
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進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
襄漢悉平帝嘗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以詔飛招清
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移屯鄂飛上言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

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
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荀行營田其利必厚臣候
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又言六郡人户闕牛糧乞量給
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始兀术劉豫合兵圍廬州帝命
飛解圍飛至廬張岳宇旗與精忠旗一戰而金兵遁五年
入覲封武昌郡開國侯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
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之賊黨
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降飛

表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衍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
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
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優襲周倫裴毅倫擒其統
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
潭將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
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
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
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乎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
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泌。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幺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

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幺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所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六年。入覲。請置襄陽監司。以按察州縣。帝從之。且命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令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尋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丁母憂。扶櫬還廬山。降制起復。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飛乃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矣。飛又遣楊再興進兵長水縣。再戰皆捷。復遣人焚蔡州糧。中原響應。會劉豫遣子麟猊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馳至。賊已敗去。乃還。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因請圖蔡以取中原。不許。七年。入覲。拜太尉。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

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休兵觀釁耳。願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遠遁。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會秦檜主和。不欲以德瓊兵隸飛。張浚遂以德爲淮西統制。瓊爲副。而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言其不可。與浚忤。乃乞解兵柄終喪。步歸

盧母墓側浚怒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
飛就職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降僞齊殺呂
祉浚始悔之飛上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
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功可必又言錢塘僻在海隅非用
武地願建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師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
豫可間而動會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
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

人問豫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淸河
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因謂曰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乃作蠟書刲其股納之戒勿
洩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遂廢豫飛奏請
乘其廢豫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秋金人遣使許歸河
南地時飛適以召赴行在因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明年以金歸河南
地大赦飛謝表有云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
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

檜愈恨會遣使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且言金人無
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沮其
行明年金兵果南下攻拱亳劉錡告急帝命飛馳援且賜
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
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
光蔡諸郡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以圖河東北又復東援
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以今
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
復讎之志帝得奏大褒其忠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

于京西飛自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于是遣張憲攻
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王
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應韓淸
復西京楊遇戰南城軍敗之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張
憲又復淮寧府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
李興聚衆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以應飛金李成棄城
走飛又使孫顯會興復永安軍時諸將分道出戰飛留大
軍于潁昌而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與龍
虎大王議以爲諸將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致其師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迫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戰。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益兵而前。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二百騎。遇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再興死焉。獲屍焚之。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兩翼繼之。殺兀术墮馬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是時梁興亦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益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葬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鋟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盡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謂之曰。好輕動。俟

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覩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之將佟查千户高勇等。皆密受飛節。自其國來降。大將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班師。飛言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令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盈運糧草。以迎官軍。

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罷罷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徙而南者如市亟請以漢上閒田處之方兀术將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不去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入于金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及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金人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术破濠州張俊駐兵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及飛至金人又遁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及俊出兵無功而飛屢捷俊益忌俊又與檜捕韓世忠軍吏景著誣以他事欲以撼世忠飛馳書告世忠世忠見帝自明于是俊與檜大憾飛檜之逐趙鼎也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諫議大夫万俟卨中丞何鎬御史羅汝楫承檜旨交章劾飛飛遂解兵柄奉朝請檜又使

張俊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因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檜乃改命万俟卨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宗正卿士儼有衣劉允升皆以上書救飛或斥或死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奏言金所畏惟飛至以父呼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遺以名妹飛曰主上富於春秋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常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

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矣荊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

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中丞汪澈宣撫荊襄故部曲合詞訟之哭聲雷震孝宗時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鄂淳熙六年諡武穆嘉泰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從飛功最多每戰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陷陣潁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初飛下獄檜令其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于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論曰飛以韓白之才而忠孝出于天性謙恭不伐憂國勤民可謂大臣也已恢復之志雖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與敵宋初南渡潰裂分散不可為國飛始復建康以為北戶收襄陽以遏上流平羣盜以清根本又設間廢劉豫以除心腹之害微飛則諸將帥不能獨當雖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于襄陽飛所自營終宋之世以為強藩重理之後視襄陽為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俄夏人復出間道。世忠獨部勇敢士。殊死鬭。遇夏監軍駙馬兀𠼪囉馬。斬之。夏人大潰。累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淵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

發。衆蹂亂。世忠追擊。大敗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轉承節郎。及金人內侵。世忠與蘇格以五十騎抵濬州。遇金兵二千餘。格失措。世忠從容令列高岡。戒勿動。俄伏山遣卒擧幟伐鼓譟助聲勢。親躍馬薄之。廻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殆盡。轉武節郎。欽宗卽佐梁方平與金人戰而敗。世忠陷

重圍中。揮刀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問。轉武節大夫。宣撫副使李彌大軍校李復作亂。淄靑附者數萬人。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于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慴請命。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飮啖之盡。于是衆悉降。按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眞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

趙州從之。金人圍閒世忠有攻甚急。糧盡援絕。人勸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有自金國來者。言其大酋是夜被創死。故衆不能支。康王如濟州。世忠率所部勸進。高宗卽位。授光州觀察使。與諸將討平羣盜。入備宿衞。嘗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權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陽。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

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世忠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方赴行在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世忠適至浚喜以書招之世忠見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入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苗劉始懼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紿傅曰今遣慰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國

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大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世忠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于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命守鎮江及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兀朮自廣德破臨

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在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敵舟譟而前則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

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以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官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兀朮得絕江遁去。初世忠料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

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墜而復馳者。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持于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帝六賜札褒之。拜檢校少保。范汝為反于建安。勢甚熾。命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世忠令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擒其謀主裨將等五百餘人。世忠欲盡誅建民

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即令軍士馳城上勿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謂之曰。活汝者李相公也。曹成擁餘衆在彬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招之。成以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

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詞旨懇切。世忠受詔。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

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于是引兵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聲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敗金人于天長縣之鵶口。擒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敗之。世忠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于是部將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是役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墊鎮。爲世忠所扼。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京淮路宣撫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簿爲屋。將士有怯戰者。遺之巾幗以恥之。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圖淮陽。兵至城下。爲敵所圍。世忠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世忠遂圍淮陽。兀朮與劉猊救之。世忠勒陣向敵。使人傳語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淮陽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

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乞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不聽。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章數十上。金使者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四上疏諫。且曰。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劉寶擊于千秋湖。皆捷。親監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

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以出。世忠上其功。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及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復抗疏言秦檜誤國。檜銜言者論之。帝寢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骸骨。十月罷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卒。贈太師。世忠初得疾。將吏入問。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

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忠義勇敢。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詣檜詰之。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祖殿下。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夷。奚顏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凡克敵弓。連鎖甲。後視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

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若。如未嘗有權位者。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

論曰。中興諸將。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義勇。遠過于人。世忠章數十上。與秦檜爭和議之非。不以禍福介意。其在行間。挺身決鬬。百戰不怠。老而益奮。非夫忠義激于其心者。其孰能之。飛多方面之功。而世忠扼鍊北户。與金人進退。如邀兀术于金山。擒孛也于大

儀。皆呼吸存亡。在于俄頃。世忠身獨任之。張俊劉光世輩。未有肯與爲首尾者也。至誅苗劉。平羣盜。功尤多。固將帥中社稷臣也。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常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召見，奇之，授閤門宣贊舍人，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絡與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

副留守，所部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將發益以殿司三千人，皆攜老幼而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果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舍舟陸行。先趨順昌。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金騎已入陳，錡與規斂兵入城，爲守禦計。召諸將

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遊騎已涉頓河，至城下。合圍。錡豫設伏，擒其千户阿黑等二人。詰知韓將軍管白沙渦，距城僅三十里，即遣千

餘人夜往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谷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金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順昌受圍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異服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

曰無以枚爲也。命折竹爲號。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則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問計。或請乘屢捷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且敵營甚近。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兩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

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言。兀朮大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械而來。縋而上之。械上繫文書一卷。錡恐惑衆。立焚之。兀朮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渡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

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既濟。錡陰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帥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而錡士氣閒暇。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

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錡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有長勝軍。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兵所殺。敵既敗。錡遽以拒馬木自障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夕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追之。死者又萬數。是役也。金兵數十萬。而錡兵不過數萬。出戰僅五千人。錡能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魂。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力進兵。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未幾。秦檜以和議召還諸將。錡亦還太平州。十一年。兀朮復南下。錡引兵會諸將。據東關。出清溪。兩戰皆捷。復與諸將敗兀朮于柘皐。又追敗之于東山。金人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初錡名位最在諸將後。以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等深嫉之。二人還朝。誣錡戰不力。秦檜陰主之。遂罷錡知荊南府。岳飛請留錡掌兵。不聽。錡在荊南六年。軍民安之。及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復加太尉。帥荊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而南。中外大震。時諸名將多已物故。而錡病劇。不能將兵。金人且渡江。會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督舟師大破金人于采石。已而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媿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

錡憤懣嘔血數升而卒。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所避就。錡在揚州。用石灰畫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于此。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卒以致變云。

論曰。順昌之捷。戰功甚偉。考其審機觀變。自始至終。皆有成算。非僥倖而勝者也。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此謂兵力畧相當。可以搖撼而動。若兀朮之于錡。人衆相十。氣勢相百。縱能擊敗其偏師。適自耗其力耳。而兀朮之中軍。虎旅百萬。豈能損其秋毫哉。故錡不用諸將之策。直以勞逸之勢攻之。有以也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八終

高安朱　軾　訂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其先京兆人十三世祖鄴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崇安父韡第進士嘗攝鄜延帥出奇兵擣夏人解慶武圍未幾夏人納款知越州擊敗方臘守眞定招降

賊首柴宏却金人之兵京師陷遣詣金營粘罕素知其名命僕射韓正館之正曰軍中方議立異姓欲以君代正爲僕射北向取富貴在此行矣韡仰天大呼退而自書曰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乎今必死所以報國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子羽宣和初爲韡主管浙東幕府機宜文字以破睦賊功再遷衛尉丞從父守眞定誓以必死金人不能拔而去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强兵在江西召之弗來又不肯釋甲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張俊以千兵甲來若備他盜者因設酒食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就廡下取黃紙趨前摩瓊下曰有敕召名將軍詣大理置對瓊愕視不知所爲子羽傾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皆應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浚大奇其材除樞猷閣待制參議川陝宣撫軍事開幕府秦州節制五路規以五年而後出師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勢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得未幾富平失利人情洶洶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曰孺

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久欲入寇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而僻處夔峽與闕陝聲援不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閬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浚然其言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將諭命大喜衆來會分兵守險塞敵知有備引去明年復來攻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會秦鳳金房二鎮皆飢鎮帥吳玠王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承制拜爲利州路經

畧使兼知興元既至通商輸粟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攻金州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玠自鎮晝夜馳至列營拒守金兵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閒道繞出關後全蜀大震玠邀子羽去子羽固持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亦難之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取草芽木甲而食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與子羽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

守仙人關子羽就山築壁壘金人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子羽今日死于此諸將皆奮會敵乏食引去子羽與玠合擊敗之于金牛鎮始還興元金人入梁洋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浚乃止撤離喝遣人持書旗來招子羽斬之縱其一還寄語云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金人再窺蜀為必取計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敵無所掠餽餉不繼腹背受攻疫癘且作故亟遁去浚雖衂師卒能全蜀子羽之功居多尋坐與浚俱罷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于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節贖罪得復元官浚還朝請子羽知鄂州再視師荊襄川陝遣往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及浚劾罷劉光世欲以兵屬子羽子羽固辭改知泉州會酈瓊叛浚罷相子羽安置漳州金人復入浚薦復元官知鎮江充沿江安撫使建議清野徙淮東人于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卒謚忠定翺之裔孫名頜者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名純者死邵武寇立廟封

忠烈韐謚忠顯子羽子珙字共父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云

論曰子羽佐父韐守眞定時年未弱冠孤城疲卒當大敵壓攻神志不懾守禦有方迨韐死忠義子羽佐張浚宣撫川陝挾吳玠共圖厥功危急存亡之秋勁節遠略可謂具文武長才矣一門五忠弟子翬以學有淵源為考亭師偉哉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金人畧秦雍都統制曲端以玠爲前鋒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欲犯長安玠擊斬之遣忠州刺史張浚巡關陝劉子羽稱玠及其弟璘材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尋舉

爲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與金人戰而敗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勸玠退守漢中以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懼吾躡其後不能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惠夜輪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雖邀殺之民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與烏魯折合約日攻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令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苦鬬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張浚上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憂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十月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乏走設伏于神岔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

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級關師古而撤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與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驛書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

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會玠有小校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隨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

以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狐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自是金人還據鳳翔。不復妄動矣。拜檢校少師。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

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達情。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勢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

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

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多戰功。紹興三年。累官至榮州防禦使。知秦州。是歲棄和尚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兵深入。

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十萬衆至閬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孤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脩第二隘。璘冒圍轉戰。與玠會。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遷定國軍承宣使。知熙州。九年。升護軍都統制。知秦州。及玠卒。而胡世將制置四川。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時朝廷恃和議。欲廢仙人關。世將乃抗奏。謂當外固歡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聞金人之謀。欲徉棄陝西不顧。使南兵來主之。然後一發取蜀。敵情如是。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于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撤備。而世將以宣撫使置司河池。十年。金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請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

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士卒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

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法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戰。遂用之。金二帥老于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官軍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上嶺而後發火。

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視善謀。胡盞善戰。二帥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會詔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四年。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二年。璘遣姚仲攻德順。四十日不克。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

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孝宗乾道元年。詣闕。且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兩朝存勞相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璘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

六。贈太師。追封信王。初璘病篤。命具遺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要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强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强制弱。布陣之法。則以

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璘舉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論曰。宋之南渡。巴蜀最爲上游。所以藩蔽荆襄。控御關隴者也。二吳兄弟實經營之。始保和尚原。繼守仙人關。設形勢。據險阻。使金人不得軼越。而下流安矣。及和議既成。將遂分兵撤備。而璘與胡世將力陳其不可。終以保蜀。兄弟相繼數十年。綏輯人民。輔寧國家。可謂悉心

以勤王事者。賢于張俊楊沂中輩遠矣。

高登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人。少孤力學。日誦數千言。刻志勵行。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徽宗出走。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鎮。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乃止。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登上言。陛下以東宮踐祚人人翹足以觀新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復再納邦彥。大失民望。不報。明日又上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庸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乞罷敏邦昌。逐王時雍等。名徐處仁爲相。書五上。俱不報。因謀南歸。聞有旨張邦昌李邦彥各與遠郡。趙野李梲王孝迪相繼罷斥。徐處仁正台司。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上書言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云朕所素定。有云朕所不好。是護所短而不使人言也。言路塞。則下情殫。危亡可立待矣。書入。皆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帝不果出。金師退。吳敏諷學官起羅織。登等屏斥還鄉。絡與

二年高宗駐蹕臨安登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于廷對盡言之以直見忌授下州文學尋調富川主簿憲使董弇聞其名檄讞六郡獄仍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與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登亦何言。守改容從之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薄其罪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倖免則被死之冤何由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

十萬不告姓名登辭之。未知所歸乃書為購書置于學歸至新寧會大飢州帥連南夫曰撫凋瘵者莫如高主簿遂檄以往。至則發廩賑濟。願貸者聽。復為糜于野以食之。全活萬計。嗣歲大稔。償亦及數。餘漕列奏遂改正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其序云方今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一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作蔽主上下二篇。財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給冗食之兵良田膴遊手之民作蠹國上下二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戎賊之姦。作害民上下二

篇。帝覽而善之。秦檜惡其議己授靜江府古縣令至靜江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詎恐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耳。但登不差人下鄉。願公不差人下邑。晦曰謹奉教。登以廉謹公仁四字自警。有所追呼。必寬期限。訟者悉從面決。吏無所容其欺。又新營宮以來學徒遠方之士。皆羸糧而至。胥徒有辭役而就學者。縣有豪民秦琥為民害。持吏短長。號秦大蟲。登呼至面數。叱下。必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郡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太師生

焉盍祠之。登曰檜為相無狀不可立。又令市熊掌與牛乳。登曰踐雪而搏猛獸非驅民于死乎。將春而奪之牛。是勸農之職乎。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罷之。登適母病。申乞尋醫。不待報去。舜陟遂劾檜父祠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檜實主之。舜陟徑遣卒至漳浦捕登。登時母死。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喪。帝覽而憐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登曰丞相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登但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下靜江府獄。登號泣而歸。葬母畢

詣靜江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辟攝歸善令。
差考試潮州。登憤權臣專恣。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
策闔浙水災之所自。時丞相趙鼎在潮。謂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語終日。檜聞。取旨編管容州。
登時方出潮陽試院。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拜謝上馬。大作謂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至。兵刃森列。忠義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無他也。吾當以死捍之。登至

容。種蔬植竹。為終焉之計。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安。大失則慟哭隕涕之容。本窮阨。聞登至。執經從者數百人。為講大學中庸之旨。教方行而疾作。以紹興戊辰年卒。有巨星自寢飛出。登初得疾。召所遊訣別。其子扶請更醫。登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吾不起矣。復請灼艾。登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命止此。無益也。通守黃勳至。曰。彥先怕痛乎。登曰。登嘗獻讜言。刀鋸鼎鑊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榜于廳事云。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籠之類。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

累數百言。不及其私。翼日。動再至。曰。無所屬乎。登以手撫床曰。天下蒼生望霖雨。動起謝。動何足以當此。揖動出。焚香端坐而逝。登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躍于舟。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鹿置其門。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有家論及東溪集。後丞相梁克家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胡銓為作忠辨。朱子守漳。為作祠堂記。泰加褒贈。

論曰。登事親孝。事君忠。與陳東等上書請斬六賊。留李綱。种師道。其有功于宋室大矣。至登所自上書或用或不用。要其關于國是者不小也。為秦檜阻抑。始終不得大用。而禍且隨之。然其宦遊所至。興學息訟。賑飢斷獄。聲績懋著。其所挾持。居何等也。程子云。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登之學以謹獨為本。故其志存忠義。心懷濟物。歷患難而不以動其心。隨所施而無不得其宜。又能了然于死生之際。可謂存順沒寧者矣。

洪皓　朱弁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負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政和五年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以拯荒自任白郡守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恩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入對帝語以國步艱難兩宮

遠播皓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國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以皓爲通問使龔璹副之行至順昌與盜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盜悔悟因使持書招其魁二魁聽命領兵入宿衛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將唶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皓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以問皓皓力折之且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者爲兩國事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欲殺之皓曰自分當死但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則本朝自有之金三千兩景德時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于取

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悟曰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以議不合中止未幾兀朮殺悟室株連數千人獨皓得免皓遂留燕初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旦夕臨爲文以祭其詞激烈讀者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

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車。今不敢也。若乘勢進擊。再造之功。在反掌耳。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皓有逃歸意。請于參政韓昉。乞于眞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爲中京官。皓不就職。又令皓校雲中進士試。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

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金人懼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得還。凡留北中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忠義之聲聞于天下。以皓爲最。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皓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悅。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皆吳人仕于金者。詔歸之。皓曰。昔韓起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今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言室撚寄聲。室撚者。檜留金密好也。檜益怒。使言者劾皓。出知饒州。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居母喪。終制。除饒州。又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中官白鍔。從太后北歸。素聞皓名。曾言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遂係鍔大理獄。流嶺表。九年。

始復皓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在北庭。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每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爲偏奴。皓言于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等書。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頴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効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覩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也吾嘗恨不食其肉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宮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移書

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食名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痊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嘉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粘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遂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八年金使來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有所陳奏帝嘉納之賜金帛甚厚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再轉僅得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命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

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傑文李丹五臺僧寶月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騁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新鄭詩南歸詩文各一卷。

論曰以洪皓朱弁之忠處十死一生之地。十數年間闕得歸中外之人莫不歎息而皆沮于秦檜。功不見錄。又皆先檜以卒。使坎壈以終其身。何其尼哉皓之在北能知金人情形。又能因間使以達于宋。其才智有過人者。使其用于朝廷或秉節鉞以鎮方隅其勳業將不可量。而僅使之羈係困苦于敵人之邦。以節著而不得以功顯。其可爲惋惜也夫其所成就亦已多也夫。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對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衆以專使。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創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敵國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朝廷宰執盡爲陪臣。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

血。含耻忍垢。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敵情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萬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

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孫近傅會秦檜。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懸竿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于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

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遂以張浚視師江淮。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帝怒甚

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事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名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耳。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時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十一月。詔以和金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

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于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謂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于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

則有可賀者亦十。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竄殛。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是時朝議急于求和。已棄唐鄧海泗四州矣。而金又欲得商秦地。拘留使者。分兵攻淮。乃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

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已即位九年復禹之功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旋乞致仕七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原官累進端明殿學士名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有澹菴集一百卷

論曰銓之論議橫厲振發若決江河而下若引星辰而上近古以來不多見也固其忠義之所奮發亦其涵千古之心蓋一世之氣有以大過人者歟銓非徒慷慨尚氣者觀其早募鄉勇以助軍晚鎗河冰而退敵臨事堅決動即有功使用其言安知不廟算而勝乎才與時違動見摧挫然志則與日月爭光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九終

宋

虞允文 陳康伯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鰥且疾躃步不忍離左右父沒始登紹興

二十三年進士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以中書舍人趙達薦名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言四川財賦科納之數帝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脩汴已有南侵意而朝廷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允文乃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豫備禦萊幾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還言金人方運糧造舟而亮又有看花洛陽之語請脩淮海之備除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時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奸臣則落于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通來三衙交結中官宜和明受厥鑒未遠帝大悟立罷之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于是聞金人當窺襄漢朝議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以禦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出上流則荆湖

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然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惟康伯力贊親征已而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遂盡失兩淮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時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以允文參軍事適朝命成閔代錡李顯

忠代權義問乃使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權軍于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皆曰願死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坐待顯忠必悞國事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北已築高臺中建黃屋偵知金人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

藏精兵伐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曰敵今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追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餘而敵

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卽復書言權已置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而趨瓜洲李顯忠至自巢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甲申允文至京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會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乃聚材治鐵改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遣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攙虞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

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帝聞允文之績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往兩淮措置允文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以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死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經略中原遂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受禪用史浩議欲盡棄陝西退守蜀口允文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爭之不能得隆興元年史浩相遂爲詔書棄地及允文入對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筹畫地陳其利害且言今日有八可戰帝曰此史浩誤朕也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方遣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不從遂乞致仕罷知平江麻卒棄唐鄧二州二年金兵復南下帝乃眨思退悔不用允文言乾道元年陳俊卿薦允文可大用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議事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三年吳璘卒擇代帝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允文過

郢奏築黃鷹山城過襄陽奏脩府城至蜀允以軍政爲急閱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握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老弱之兵凡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與洋義士者民兵也給與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投甲驅使先官軍死亡畧盡允文命利帥晁公武募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給與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各分給官田俾得振業邛蜀十四郡告飢所施荒政凡六十五事五年八月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好薦知名士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帝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虞公武李燾皆允文所薦也帝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俊卿以奏聞襲茂良帝震怒允文請對極論帝意稍解乃命俊卿判福州後聞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洪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累疏懇陳七年正月始下

詔立恭王惇爲皇太子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子帝以問允文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朱子朱子不至檢校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金使入見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使跪不起倚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因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劾在何許毋聽其去帝爲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乞召歸以闢言路帝歎其忠厚會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于時帝久不報而曾覿薦一人卽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先是蜀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在蜀一歲淳熙元年卒後四年帝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允文沙汰之效也詔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嘗

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因請擇將帝嘉納之知泉州海盜閒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起知漢州召對除吏部侍

郎。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户二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十之一二。備水旱。復蕪刑部。前坐爲檜所陷。未及洗滌者。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沒多賴之。累擢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内地。及金主亮南下。議舉兵。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内侍張去爲陰沮之。且陳退避計。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懌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發。應之。復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事危急。當勉周麟之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陳俊卿請用張浚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人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命楊存中就康伯議之。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稍安。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遂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允文遂破金兵于采石。金主亮爲其下所殺。金師還。明年。金世宗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于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内禪禮。以康

伯奉冊。孝宗即位。以病求去。不允。明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慰勞甚勤。隆興二年。金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起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事危急。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耳。道閩邊遠。無程而進。至闕。詔子壻扶入見。滅拜賜坐。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正月。丐歸。章屢上。不許。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廷。改謚文正。

論曰方金主亮之南下也宋承秦檜秉政之餘奸回在位忠良黜遠武備廢弛人心離散是以敵兵甫臨江淮靡潰微康伯定議于內允文決策破敵于外宋之爲宋未可知也當是時守江之兵旣退上流之師未來羸卒數千不足自保而金人強旅百萬卽日渡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詎足爲喻允文不避死亡之責臨機制變遂破敵兵安社稷雖謝石之振淝水未有若斯之烈也使用其言于敵兵未起之前增脩守備則兩淮不至失守使用其言于敵兵方來之時專固北户不分兵襄漢則江上不至無兵旣失之于前復能收之于後此所以爲難乎允文同時二三賢相而恢復之功不就者非其才之不能也遭金世宗在位百度脩舉無隙可乘宋雖得賢明之佐曷由扼其吭而奪之乎康伯處置大事安重不移殉國忘身老而益篤其亦賢矣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閩之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亡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太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在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忍自解以重人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己子散秩檜死乃以校書郎召時孝宗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燕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累遷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克二人皆抵罪湯思退專政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卽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命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

安輯流亡。金世宗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議本非得已。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獻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還中書舍人時。孝宗銳意興復。以俊卿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而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乞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亦召還。復陳十事。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以俊卿參贊軍事。張浚謀大舉。俊卿以爲未可。已而邵宏淵軍潰還。言者附湯思退劾浚。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則別選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爲宗社計。疏再上。帝悟。命浚都督。且名爲相。浚卒爲湯思退尹穡所擠。出視師江淮。俊卿亦罷奉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除吏部侍郎。因言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尋授吏部尚書。初帝在邸時。好鞠戲。俊卿嘗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至是將獵白石。復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帝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

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

城壁還。妄有所薦。又傳旨增築城垣。俊卿請于帝。知其詐。
即請誅琪。琪坐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
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
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
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
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
財。豈爲宮禁細微事哉。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凡奏審
者。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也。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
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帝曰。朕豈以小人

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辭激切。忤旨。
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言前
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
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
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帝色悔久之。
四年十月。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
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
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
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時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相。五年正月。帝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
卿爲左相。是歲措置兩淮屯田。俊卿奏以兩淮備禦未設。
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遣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
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
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
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守城以備緩急。
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
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以
爲然。即詔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

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講。俊卿面陳。復手疏
以爲未可。帝御弧矢弦激致目嘗。俊卿奏。陛下志圖恢復。
任知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豈在區區
騎射于百步間哉。願以爲戒。會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
以浙東總管。帝曰。覲意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陛下去此
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旨
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于允文得之。
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謝。允文亦漸爲之請。
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

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帝初然之後
竟出應辰守平江俊卿自是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
之議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欲計其萬
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
事請去益堅遂以觀文殿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
親賢以脩政事退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遣使卒無成功
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
州政尚寬厚嚴于治盜海道晏清明年請祠歸第救屋數
楹怡然不介意惇熙二年再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
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從容言曰將帥當由
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
中批行之臟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帝曰
卿言甚當陛辭復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
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
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帝曰抃則不敢覿時或有
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作從
臺諫多出其門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尋除少保八上章告老
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四手書示
諸子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帝聞嗟悼贈
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
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
所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開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
辰李燾尤敬朱子慶賞論薦其卒也朱子不遠千里往哭
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宏有志于學朱子爲銘
其墓云

論曰俊卿守正不阿而明達多特識善持國家大體方
之前人蓋李沆王旦之流前後居相位者莫能及也晚
遇孝宗致位宰輔再期而罷未及施爲然規模宏遠矣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頴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命對策。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策幾萬餘言。帝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親擢第一。學者爭傳誦。以擬晁董策中有言鋪翠已禁。而中外首飾自若。豈法令不可禁乎。抑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行于外乎。帝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投絡與府簽判。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遂以應詔。名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位之中坐。金人渝盟。十朋言禦敵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于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楊存中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爲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于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于儈伍。高爵濫于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帝嘉納之。戰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上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陛下當思所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累遷侍御史。帝問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十朋見帝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志在興復。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詆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

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奸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帝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倡異議。十朋疏言陛下立志恢復。固不以一衂爲羣議所搖。然異議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窴黜。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

知饒州。饒亟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其橋。以王公名之。又移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帝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户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物貢闈。至是又爲泉建之。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新。民

輸租。俾自縣量。閭者相告。宿逋亦爭償。訟至庭。溫辭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即至。湖久雨。入境即晴。凡所禱必有應。其至誠所感如此。遇疾。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邓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眞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子張栻雅敬之。

論曰。觀十朋之言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語云。世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有是氣者。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其于物也。不約而信。不令而從。成功立事。非可以意擬言談而數計也。十朋若用于時。其幾于是矣。

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以純孝篤行著稱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著作郎知信州徙台州入爲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于德壽宮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童貫與兵卒開邊釁源不宜用帝嘉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至張說始廢汝愚謂東西二府朝會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因自往宣押宰執乃還

六月丁酉夜五鼓壽皇崩中書將以聞汝愚慮帝疑不出持不上及朝乃以狀進帝許過北內至日昃又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因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聽事太后不許正等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報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是時正與汝愚以國本係乎位爲貴妃后李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帝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

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
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
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其好。明日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
學士院降詔。是夕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
佯仆于庭。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
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可使輸腹心者。會尚書趙彥逾
至。汝愚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及內禪意。
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諗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

某當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泣。彥逾至。
所俟。願亟往。汝愚不敢入室。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彥逾至。
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與徐
誼葉適謀。可以白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侂胄屢奏
不獲命。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
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曰。聖人讀
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
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耳。
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

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
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太
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
好爲之。禮報侂胄。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諗於余端禮
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宦贊舍人傅
昌朝密製黃袍。翌日嘉王入臨。汝愚率百官當大行前。憲
聖垂簾。汝愚等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
子。以繫人心。皇帝批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
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
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
抽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

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撫可即皇帝位。尊皇帝
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言
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
難處者。須賴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
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名舜卿
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

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乃扶入素幄。披黃袍。方
却立未坐。汝愚卽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
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
侍扶掖乃坐。汝愚卽喪次名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
經筵。悉收名士君子之在外者。除汝愚特進右丞相。汝愚
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
樞密使。汝愚裁抑僥倖。進引賢士。中外引領望治。而韓侂
冑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用事。侂冑欲
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加汝州

防禦使。侂冑大失望。壽皇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
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府。命
汝愚爲右丞相。汝愚力辭不許。汝愚方倚正共事。怒侂冑
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
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朱子白汝愚以厚賞酬侂冑。
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朱子因講畢。上疏諫
諍。遽出內批。除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
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
威福。內批與郡。侂冑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布滿言路。汝

愚益孤。于是陳傅良、劉光祖、吳獵等。先後斥去。羣憸和附
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擢其黨李沐
爲正言。沐嘗求節度使于汝愚不得。至是承侂冑意。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遂以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旋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
去歲國遭大戚。兩宮隔絶。國喪無主。人情洶洶。汝愚不避
殞滅之禍。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黮而
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幷劾祥簡
罷之。大府丞呂祖儉、太學生楊宏中等。皆訟汝愚寃。侂冑

旣陷祖儉宏中等。益忌汝愚。誣以不軌。責寧遠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所
窘。暴卒。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
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朱子、張栻、呂祖
謙等之言。皆欲次第行之。未及而去。所著詩文十五卷。太
祖實錄擧要若干卷。宋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
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
間言。自奉甚薄。爲夕郞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猶然。侂冑
旣誅。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朝詔配

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

論曰宋之輔臣最厚于朱子者二人陳俊卿之相朱子與書所以望之者甚至及其卒也數千里往哭之晚遇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同也汝愚與俱與廢二人操行若不同至于辨義利之機審誠僞之介皎然明白不以利害動其心者則二人之所遂其志其亦非小補也歟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攻棗陽珙登城射却之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理宗朝累官至京西第五副將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皐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

既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四年。升京西兵馬鈐轄六年。元將那顏倫盞追金主守緒。逼蔡。朝命檄珙成鄂。伐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等相持角欲迎金主入蜀。鋒甚銳。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得戶十二萬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制。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馬牛甚衆。犯呂堰砦。珙趨軍擊破之。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馬牛甚衆。駝不可勝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鄧守移剌瑗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馬步軍萬五千人。戶三萬五千。珙入城。撫歸附之人。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七月。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得破砦良策。遣將分攻各砦。來歸者萬二千餘人。與金人遇。三戰三捷。招降金將及金軍五千人。料武仙必登岵山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其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揮旗伏兵四起。殺其將。擒七百餘人。棄鎧甲如山。珙進軍至小水河。劉儀還言仙謀往商州。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蓐食啓行。晨至石穴。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分兵進攻。九砦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元兵遣人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盡護諸將。鼓行而前。金人敗却。追斬千餘級。俘萬盞遣三將來迎。珙約爲兄弟。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決堰水。布虎落。進逼石橋。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珙激勵將士。決之。潭以涸。遂濟師攻城。端平元年。正月。降者言城中已絕糧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中。降其丞相等官。門西開。招倥盞入。金主已自經而殂。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兼知光

州黃州至黃增埠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蘄州琪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荆門守郢守皆棄城走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琪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渡江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知江陵府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分兵入漢陽淮

甸蘄舒守臣皆棄郡走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州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九人以徇二年升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檣襄郢子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皆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謹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琪命以兵逆之得壯士萬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琪復京

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捷琪奏言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時元兵欲大舉臨江而大將塔海等帥師入罰號八十萬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諸將據險守隘劉義戰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元兵乃退四年進封子琪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會謀知元兵于襄樊間集衆布種積船材于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燒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元兵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琪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秔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滅券食之數。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元兵分道入侵。珙遣李祿帥精兵四千往援淮東。而令諸將各守其處。不許失寸土。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撫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

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治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又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濾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圍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蠻。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而閒風調遣。空費錢糧。無益于事。不聽。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姚。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去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

江陵府治。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還于易。六十四卦。各係四句。名警心易贊。

論曰。珙當宋事擾攘之秋。每得一城復一郡。則增兵置衛。據關設險。十數年襄漢之間。所欲規畫者甚備。值時無賢宰。凡事沮滯。百不及一。及珙沒後。元兵南侵。以一

呂文煥ガ守襄陽。阻遏其衝。十年之中。兵未及國。乃知珙之經紀上流。其功實大也。珙百戰百勝。而兼長于治國。昔伊川論蹇之六二。以爲事雖不可爲。苟可以扶此之衰。難彼之進。苟得爲之。聖賢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珙在宋未。殆庶幾乎。

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理宗奇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鳥江主簿。荊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希賈似道意。求葵過失。乃以元夕張燈宴設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闔于朝。立信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莊事勤勞。而公乃以非理擾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

公也。遂投劾去。擢京西提舉常平。再遷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卽嘉興治所。講行荒政。累官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鎭。籌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荊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儆。以迓續天

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今總計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以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管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

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離郎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既至則建康守兵已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爲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俄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大傅元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告伯顏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

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吳淵守鎮江其客黃應炎一見立信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共張服御視應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于難世以淵爲知人

論曰觀立信所論著豈非保邦之善策哉非獨此時耳用于數十年之前不爲早矣天之生才也雖掩抑困躓

猶或偶用于一時或試之小以知其大猶不爲全無焉
如立信者遭遇賈似道非獨不得施行其大以經邦固
國欲偏制一軍以當敵人之衝亦不可得可慨也已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
秀眉而長目自爲童子時謁四忠一節祠慨然慕之曰沒
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
在位久寖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說凡萬餘言一揮而成
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爲得人賀丁父憂歸服闋除寧海軍節度判官
元兵南侵宦官董宋臣說帝遷都避之天祥上書乞斬宋
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又上書
極言宋臣罪又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刑部左司
郎官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
制語譏似道似道怒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
遂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
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
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明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
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
峒蠻使方興名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
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

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
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
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援者吾故不自量力欲以
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也天
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
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八月提兵
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陛辭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
多奮發剛斷之義少呂師孟借敵人之勢偃蹇自恣乞斬

以謝鼓以作將士之氣又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
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
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
爲四鎮各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
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
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
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而吾民之豪
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
濶不報十月天祥至平江元兵已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
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州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
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
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雷
夢炎召天祥葉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
都城降元天祥以右丞相使軍中請和與伯顏抗論皋亭
山伯顏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
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
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與定計即以書遺二制置遺使四

出約結天祥未至睢揚有歸兵言敵人密遣一丞相入眞
州說降李庭芝信之使再成亟殺天祥再成見其忠義不
忍殺以二十人導往揚州四鼓抵城下聞制置司捕文丞
相甚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行入板橋元
兵又至伏叢篠中元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滸應解所懷
金與之獲免募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秘家莊秘聳
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
以求二王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
陳宜中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

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取寧都。參贊吳淩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漣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漣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于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濚亦提兵歸獨吳淩兵不至。未幾淩降元。來說天祥。天祥縱殺之。四月復梅州。都督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自梅州出江西。復會昌縣。六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漣以贛諸縣兵擁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孌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郤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就鄒漣于永豐。漣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

槩彭震龍張汴死于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舊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謀叛。執而殺之。三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昰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之。懿執與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漣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遁去。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漣自剄死。官屬陳龍復蕭明哲蕭資杜滸張唐熊桂吳希孌陳子全俱死焉。唐張栻後也。劉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冀可脫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強之拜。大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

許。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元軍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涕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肯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歸之京師。道經吉州。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京師。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見之于樞密院。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

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孛羅曰。自古以來。人臣有以宗社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非也。予前使于伯顏軍中。被留不得歸。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何濟于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

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囚之。天祥于獄中。作正氣歌以見志。未幾。元世祖召之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世祖求南人之才者。王績翁言無如天祥。世祖即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

而盡棄之。將安用我。績翁欲約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世祖召天祥謂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世祖猶未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

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之柩。阿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壁之子叔子爲後。天祥博學。善談論。飲酒能多而不亂。所居對文筆峰。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一發于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于世。

論曰。天祥建議分境內爲四鎭。各樹重兵以相犄角。與汪立信列衛江濱之策。皆爲保邦之至計。使用之于未失襄陽之前。宋社可保也。即天祥建言時。苟用其策。亦可以遷延歲月。亡豈若是速乎。天祥早爲賈似道所抑。終爲陳宜中所擯。羈孤外郡。無尺兵斗糧之藉。虛假名號。招致豪傑。遂能以數千罷散之卒。克復州縣。震動中原。雖無成功之望。而事亦奇矣。所用之人。如趙時賞劉子俊鄒漪杜滸輩。閒關擁衛。九死而不悔。士卒遭空坑五坡之厄。前後喪失。雖死不叛。益其忠義足以感人心。制御足以一衆志。向若用之于早。國雖捨攘。勢未傾危。稍出其十二三。運用舒卷。以過敵人之衝。則宋事未可料也。至于國破身囚。臨死生之變。從容無動于中。猶鳳翔千仞。俯視世間。非古所謂大丈夫者。孰能當此哉。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一時文人鮮能及之景定元年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者以淮南爲第一秀夫性沉靜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坐尊俎間矜莊終日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恒留之幕中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二年二月以禮部侍

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還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名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即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蔬窶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端宗以驚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破秀夫走少帝舟是時諸軍皆潰元兵四合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自負少帝赴海死年四十四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方秀夫在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

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破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事世莫得其詳云

張世傑范陽人隸淮兵中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名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甚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蘄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宮咸淳四年元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桂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

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兵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元遣人招之。不聽。元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遂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是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不及發碇。遂大敗。死者萬餘人。世傑奔圖山。疏請濟師。不報。元兵至獨松關。

名文天祥入衛。世傑尋亦入衛。加檢校少保。元兵廹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元兵至皐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即位。王世強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端宗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將唆都將兵援之。遂解去。既而唆都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元將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蹕居井澳。深復來攻。世傑擊却之。因徙碙州。其明年四月。端宗崩。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徙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明年。元將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

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夕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會元將李恒自廣州以師會弘範守厓山北。二月。癸未。恒乘早汐。攻宋兵之北。弘範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遂大敗。陸秀夫負少帝赴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少帝亡。撫膺大慟。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

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冀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舟遂覆。世傑溺死焉。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户參軍。即棄去。明年。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又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似道聞之。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有舊。乃應詔上書。乞通信師夔。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回。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南下。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

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求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元既得天下。遂隱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今以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至愚。不可以辱名命。又明年。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忙兀台義之。不強也。既而宋故臣留夢炎力薦之。枋得復遺夢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之廝養卒。亦不可得。殷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

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聞之。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挾之而北。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宗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子定之。負骸骨歸葬信州。枋得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以植世教立民彝爲已任。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

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詩傳註疏行于世。其北行也。衣結履穿。人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詞甚慷慨。人傳誦之。

論曰。自古亡國。忠臣死義。未有如南宋之烈也。其表表在耳目間者。尚以百十數。至于偏裨下吏。弱子寡婦。役夫走卒。方外技藝之人。蓋不可勝數也。豈其流風善教。使之然歟。抑諸君子者。首爲之倡。有以激發其心歟。秀夫世傑。披草萊。立幼君。秉志金石。與君國爲存亡。故特著之。枋得徇義于元既有天下十數年之後。從容不撓。與文天祥相類。古之所謂難者歟。平生好學執義。善爲文章。其遭遇可悲也。餘不勝載。數人者略見其概云。

歷代 臣傳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二

金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登大定三年進士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名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帝王高

城浚池深居遠禁以爲藩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爲爪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不殖郡縣難建益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宮之制非有深廣殿宇城池之固環衛周垣惟用氈布頓舍之處軍騎闐塞士客不分攘奪踩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僅容窮者穴居露處與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及乎秋杪將歸人疲馬弱糧空衣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飛輓逋逃之苦又更倍千前矣以陛下神武善

騎射固不憂衛橛之變設若烈風暴至宿霧四塞翠華有峭陵之避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矧乎行幸所過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唐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主拜陵近郊司馬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宮闕遠事遊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于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亡遼得此控制南北坐享有年況今有宮闕井邑之

繁倉府武庫之實居膚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軀愛沙磧之微涼臣實惜之昔唐宗將幸關南畏魏徵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而遽止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此臣所未喻也陛下襲妝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可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左右喜談以爲快樂無乃非聖君所急乎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漢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

不多。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輻重浩穰。隨篇殆遍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多生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柔弱。故臨戰畏懼。束手就亡。是以不憚勤身遠幸。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但欲習武。不必度關。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疏上。世宗納之。遂爲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無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煬帝失道虐民。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爲人上者。但盡君道而已。豈必深居九重。然後無虞哉。襄由是以直聲聞天下。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除監察御史。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襄生平練習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論曰。史稱金始立國。即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加以世宗之聽納。論議切疏。多可傳者。觀襄疏亦足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于斯爲盛。若襄之賢。亦翹然而傑出哉。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辇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對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以劇任處之、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參知政事、修國史、鎰知章宗銳意于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于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與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好惡爲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細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事、尋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詔以烈風昏曀連日、問變異之由、鎰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遺道畔義、遂不知逆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眞、經史雅奧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

非一體法制不能盡禮于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筴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中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默然益知其諷諫也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六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

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卿勝算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金主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葉祿充樞刺等引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連勝宋王柟議和乃退守鶻嶺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爲相固太尉臣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

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庶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移剌斜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從其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將命駕入省不得進俄而胡沙虎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冀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乃迎立宣宗即位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詔以足疾未令侍朝無拜明年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賴以撫集不可罷乃止宣宗將如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來聘賜優厚鎰爲人明敏方正學

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論曰鎰有學識知治道能獻替可謂忠矣所論君臣上下之間五常五德爲政之術儒者之言也指畫兵勢逆料三州東京必至失守若燭照焉至其從容數語遂定宣宗則又功在社稷不動聲色而措泰山之安者乎奈何兩策不從南都播越使元人得以爲辭而根本之地盡棄豈不惜哉

完顏承暉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世職金世宗大定間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嘗夜詔開宮門名皇后妹夫吾也藍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名章宗善之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選除東京延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上京留守同知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累遷至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驕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尋

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廕得官別無才能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況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章宗從之改知大興府事官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章宗聞而嘉焉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杖遣豪民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雨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奏猛安謀克以下皆得權行的決俟事定依

例奏聞俄而盜賊渠魁稍就招降餘黨猶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使請發數萬人刋除林木深入勦捕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不可赭也矧齊人易動驅之入山此誨盜非止盜天下之山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言貨聚于上怨結于下不報改知興中府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宣德行省尚書右丞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胡沙虎伏誅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右丞相都元帥徙封定國公留守中都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相托兵事悉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頃之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承暉以死固守遣人以蠟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期有濟詔乃趣諸路兵糧俱往赴救高琪忌其成功雖遣將分道往終無一

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名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舉家號泣不能仰視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遺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徐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安石以遺表至行在宣宗設奠于相國寺哭之哀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官其嗣子及長孫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奉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

友蘇公。平章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論曰。完顏承暉。骨鯁大臣也。居恒則方正著聲。臨難則從容盡節。非學養素優。忠貞貫乎金石者。能有是耶。觀其自言五經皆經師授。身體而力行之。不爲虛文。嗚呼。亶哉。嘗考金末忠節諸臣。或自殺。或戰死。或被執不屈。難以悉數。有完顏陳和尚者。嘗以四百騎破蒙古兵于大昌原。時稱二十年來戰功第一。及三峯之敗。詣蒙古營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

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將欲其降。不可。斫足脛折之。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大呼。至死不絕。又宋元兵入蔡州。完顏忽斜虎聞金主自縊。謂將士曰。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以下。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此皆非常忠烈之士。而承暉爲最先。又行能最著。故表而出之。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二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三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鍾僑 分纂

元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

卜之說。仕金至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太祖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太祖西伐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疑之。楚材曰。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金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夏人常八斤。善造弓。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用弓匠。爲天下。豈可

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喜。日見親用。每征伐必命楚材卜。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也。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肉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用活萬人。是時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蒯留後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者。必待報。遲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遣楚材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先是西域曆人言五月望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果蝕八分。至是楚材以金天明曆不應天度。乃製庚午元曆上之。已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者。太宗親弟也。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眞社稷臣也。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初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從容爲太宗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十有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肆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宜禁斷。太宗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楚材又奏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宗曰。卿試行之。乃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進廩籍及金帛。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

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于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理民事。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舉鎭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于宗王。宗王請殺之。太宗不聽。屬有訟咸得卜者。命楚材鞫之。楚材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太宗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眞長者也。汝輩當效之。中貴可思不花奏徙西京宣德萬餘戶。以充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

民質朴。無異國心。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太宗可其奏。壬辰春。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拒戰久。將下。大將速不台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意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戮。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凡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收太常禮樂生。及聘名名儒。乃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名名儒梁陳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連坐。楚材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太宗悟。除其禁。金之亡也。惟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忽都虎等籍中原民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朝議將以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又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有千元者。奏行交鈔。楚材又曰。不可。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賦。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卽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太宗皆從之。時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

與之。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太宗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觔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觔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畝二升。下田三升。上田三升又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觔。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又請覈之。以為定制。太宗嘗執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得安枕者。卿之力也。楚材復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太宗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貲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二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券。庶政罔不備。民稍蘇息焉。有道士結中貴楊惟忠虐

殺其雛之黨二人。楚材收按惟忠。太宗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曰。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臣備位公輔。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乃溫言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于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宗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宗意乃解。太宗好酒。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太宗悟語近臣曰。汝曹愛我。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勑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歲有增羨。至戊戌增至一百一十萬。其後富人劉忽篤等。請以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至是與都剌合蠻又請撲買課稅。增至二百二十萬。楚材極力辯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太宗曰。爾欲博鬬耶。又曰。爾欲

爲百姓哭耶。姑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不妄也。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或從容諷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也。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法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請肆赦。太宗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翼日而

瘳。冬十一月。太宗將出獵。楚材以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眞氏稱制。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曰。當有驚擾。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欲西遷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果定。時奧魯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皆畏附。獨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塡行之。楚材曰。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因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于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卒。年五十五。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后命近臣覈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論曰。天生斯民。則并其所以生養之具而並有之。金木水火土穀。桑麻之類。民所賴以生者。與人而俱生。而其

于人也。農圃醫卜。及百工。一切養人之具。其始爲之者。無所師授。心通其理。制爲定法。以垂于後。蓋天人之際。道之自然。自古及今。常如此者。非偶然也。耶律楚材。遼之種姓。生長于金。而元之太祖太宗。拔起而大用之。數十年之間。上自文武經略。立國規模。錢穀兵刑之制。外及律呂星象。工械技藝。靡不畢具。大要以仁心爲質。而正直忠厚。才智淵深。古名臣中少有倫比也。故能使軍國有章。上下有體。無分爭鬬暴之患。民安國富。再傳之後。奄有九有。豈虛乎哉。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元兵取邢以其父潤署州錄事歷兩縣有惠愛秉忠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入天寧寺爲僧世祖在潛邸召見秉忠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

祖大悅之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服除復被召上書數千百言其略謂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民致逃竄宜比舊減半就見在之民以定賦稅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俄使家足身貴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人宜施以教令使之知法則犯者自少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官民債負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開發關市津梁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定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難得之貨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甚可惜也宜從禁治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耘宜差勸農官二員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策論

次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奧魯合蠻于諸稅舊額加倍榷之民無所措手足宜罷繁碎止科徵勿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

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實國家養才勵世之大也。今言利者。非圖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餘並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慶。知賢王之輔成也。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眞定張耕。洺水劉肅者。

治之。猶可完復。乃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于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正其衣冠。

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于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爲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

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愕。謂羣臣曰。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爲詩簡散閒淡。如其爲人。有文集十卷。

論曰。秉忠當出處之際。蹤跡甚奇。方其棲心方外。放浪山澤。豈知遭時遇主。出素蘊以綱維一世。垂之無

窮哉昔范蠡泛舟觀兵強吳李泌衡山之逸客再定兩京光復唐室秉忠豈其流亞耶。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不凡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由是知名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强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

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至是憲宗惑于讒命阿藍答兒劉太平檢覈所部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己出有罪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王師渡江俘獲士人宜遣還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故世祖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從之。

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希憲復以天時人事贊世祖早定大計明日世祖遂即位先是漢地分為十道世祖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是時劉太平霍魯海潛入京兆謀為變而渾都海遂舉兵反殺所遣使者遣人約其黨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來會又約劉太平霍魯海等攫之盡得其謀置于獄乃使劉黑馬誅密里火者汪惟正誅乞台不花異以驛聞復命汪惟良將秦蜀兵與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遣拜平章政事時

諸軍討六盤惟良以未得旨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餘丁使蒙古官八春將之謂曰君所將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劉太平等于獄方出迎詔乃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曰事當從宜勿拘常制西川將紐隣與魯宮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送二人至京兆竝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心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于是將校兵士人人感悅果得精騎數千八春將之而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人心危疑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與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遣拜平章政事時

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勅軍吏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禁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搞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鎮戍州有誅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整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在北者希憲咸給其糧仕于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名還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舉典章文物粲然可考

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子孫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帝謂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少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良之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

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奈何不熟察其心跡。而遽疑之。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遣使誅之。希憲覆奏。帝怒。希憲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于天下爲宜。詔遣使按問。事竟無實。希憲每奏事帝前。議論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若去

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秋坐事罷相。一日帝問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因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須沙糖作飲。阿合馬餉之二斤。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餉求活也。帝聞。乃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擾民不便。十一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宮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擾民。希憲欲奏之。國壻大懼。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以鈔萬五千貫還民。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荊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賈。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乃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先時江陵

城外。蓄水汙穢。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網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日親臨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召還京師。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之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愼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名田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痼。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己。謂皇慶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陷。汝輩宜愼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濟秉德功臣太傅。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論曰。希憲負青雲之願。至以皇夔稷契自勵。欲追跡于三代。此其志豈小哉。受世祖恩遇。知無不爲。是時邦家初建。萬事草創。希憲居樞軸之位。則能挈綱維。明條貫。

成一代之規受專閫之寄則能詰奸禦暴安民養士使疆土日闢折衝萬里之外及當成敗呼吸審察機宜伐謀制勝用力少而成功多可謂拔萃之奇才也值阿合馬奸回貪冒動相牽制與之終始不然以希憲之才當此位望其功謀亦曷可勝道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三終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眞定天倪使護母北歸南行而天倪為武仙所害天澤在道聞變即傾貨裝易甲仗南還行次

滿城部曲散走者多來歸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轉戰皆捷遂下中山略無極掾趙州會天澤兄天安引兵來赴擊武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眞定大帥笑乃解忿民從賊將盡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為賊所脅耳力爭得釋天澤勇而善謀戰勝攻取功最多又以招集流散存恤困窮為務時政繁賦重貨錢于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為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飢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户為民著為定籍

境內以寧。世祖時在藩邸。以河南不治。請以天澤爲經畧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鉤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勳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畧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二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相。

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計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苗。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之。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之。悉歸功于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六年。議攻襄陽。詔天澤與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十年春。與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與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得疾還至眞定。帝遣其子與尚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傅。益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鎭陽王。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名義。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唐人不云乎。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人臣何權之有。言者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委任僚吏。知之明而用之專。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爲有郭子儀曹彬之風云。

論曰。天澤材兼文武。爲開國元臣。身出入行間。不下百戰。然其志與衆異。觀其臨沒之奏。則平生之所存可知矣。當時曹郭之譽。有由然也。元取天下諸將惟天澤知

大體。如阿术李恒張弘範等。皆不過戰將。伯顏深厚有謀。處衆不伐。其識度比諸人爲優。然其出兵之日。世祖命之曰。當如曹彬不戮一人。及伯顏南下。兵之所過。殺戮無數。豈可與古人同日語耶。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世祖追錄勳舊。名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帝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凡千餘人。帝語安童曰。朕欲置此屬于死。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八月。拜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

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名許衡至。令衡入省議事。累日。後帝謂衡曰。安童尚幼。未經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安童嘗請內外官俱用老成人。及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皆從之。及阿合馬用事。安童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

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專權耶。勅如前旨。十一年。安童遂劾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其明年。詔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十年乃歸。復拜中書右丞相。值虛世榮敗。安童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嘗奏帝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二十四年。宗

王乃顏叛。帝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不聽。則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又不聽。其後大權盡歸尚書。安童屢求退不許。至二十八年。乃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春正月。卒。年四十九。大德七年。贈太師東平王。謚忠憲。

論曰。安童在位。無赫赫之功。然每觀當時之正人賢士。其推轂扶翼。及國家利民稽古之事。未嘗不在其中也。其他邪人則與岐趨弊事則與異議。主持之力。于是爲多。故元初稱賢相。必舉安童。豈虛語哉。安童之孫拜住。

輔相英宗。釐奸除弊。二年之間。幾致太平。爲逆黨所疾。君臣不密。至以俱殞。其治效雖不克終。亦一時之盛也。後之論拜住者。欲因以爲過。則有傷于宋孔父之忠。欲均之垂訓。則無以表衛寧俞之義。故姑闕其名。而附論之如此。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于徐
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名見廣
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
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
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利用監二十
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責所在
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
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

省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糧凡前權臣阿合馬
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承風督責尤
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
其苦自殺及死于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無敢
言徹里乃于帝前具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
帝怒命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
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若畏聖怒而不敢言
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宜使陛下有拒諫之名
臣竊懼焉于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徙籍桑哥家
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命往
江南籍桑哥姻黨于是江浙省臣烏馬兒蔑列忻都王濟
湖廣省臣岳柬木等皆坐桑哥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
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
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徹里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
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
耶良由官吏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忍罪汝
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
為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狥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大
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名都事賈釣謂
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
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贓以多為功至有迫子
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
御史女庸效尤焉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
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
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不通由是泛溢敗諸郡禾
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

月畢工。九年。名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卒。年四十七。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太傅。追封徐國公。謚忠肅

論曰。元諸奸臣。桑哥爲甚。所附麗惡黨尤多。微里不避湯鑊之誅。一言悟主。活億萬生靈于俄頃。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考其平生。言行一出于正。故曰。名不虛立。功不倖成。彼云一節之士而已者。謬矣。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其先高車國人。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命給事東宮。受學于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數人上疏。乞立學校。興教化。養人才。帝覽之喜。授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遷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國賦可十倍于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言利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

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俄遷刑部河東按察使先是阿合馬貸錢于官以媚權貴約償羊馬至則勒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盡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飢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幸臣遂劾其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阿合馬竟伏誅吐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誣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

乏而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過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將誣以罪不忽木遂以疾免二十七年起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微聞桑哥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中書帝欲相不忽木讓于完澤乃拜完澤右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因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彧或謝不知不忽木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詭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天威所臨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于是交趾感懼遣使謝罪盡獻歷歲所當上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麥朮丁請復立尚書省不忽木廷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效之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益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止有譖完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隨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亟稱塞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

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名不忽木。問所以銷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二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卒之上天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正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該乃退。成宗即位。躬攬庶政。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之。不忽木問曰。汝部內盡然。抑止此耶。曰。止此耳。不忽木曰。止此。何益于民。遂罷遣之。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不忽木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于知人。多所薦援。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皆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武宗時。贈太傅魯國公。謚文貞。

論曰。不忽木行已有本末。論思獻納。裨益尤多。桑哥之事。自趙孟頫發之。徹里行之。得不忽木之言。帝意乃決。早事許衡。親師力學。其淵源所漸。有由然矣。同時右相完澤。能革桑哥弊政。罷安南之師。屢蠲賜百姓。與民休息。當時亦稱賢相。然較之不忽木風節稍不逮矣。

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而孤，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潛藩，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從征雲南，督糧械贊軍務。又令授皇子經。累官兵部郎中。至元元年，擢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民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始開唐來漢延泰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

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抗，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因謂王傅曰：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于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十事。傅驚白王。王名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自是省府事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獎厲，無問幽僻。于是列郡咸勸地理畢興，政績為天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薦為工部侍郎。明年，出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夫數千。文用憂之曰：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警衛，不必重煩吾民。主者曰：固也。然萬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即保任之。民稍稍得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例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為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與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汴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于御河，以便漕。適文用以事詣

汴，言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雨更甚，即浸淫入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度，沁不可通，如文用議。十六年，愛伐歸田里，茅茨數椽，讀書自樂。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咨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欲使行臺隸行省，上集朝臣議之。文用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猶畏其為虎也。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蕩然無可復望者矣。詔從文用議。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捨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問曰此錢取之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之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喜其得毛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耶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邪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也世榮竟以是得罪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跪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無所避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役者死數百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其人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取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爲稍寬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奸利文用謂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不可因請入奏事列其條目甚悉事遂罷二十五

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親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雷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是時桑哥當國權勢方盛自近戚貴人皆屏息遜避文用以舊德任中丞獨不附之數與爭辨不爲屈且具奏桑哥奸狀桑哥日誣譖文用帝不聽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世祖崩成宗卽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辰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名至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詔修先帝實錄兼修國史文用于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六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論曰文用學足從政斐然可觀巡行州郡惠可庇民及處中朝侃然持大體執正不阿其折盧世榮牧羊剪毛之說尤可念也此與司馬光斥呂惠卿善理財之說同

意而罕譬而喻可發昏蒙其謂名言矣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父榮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時劉秉忠與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于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絶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每奏一事帝輒嘉歎之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塞之今若開復故蹟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帝善之初秉忠以大明曆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未及修正而卒及江左既平帝思秉忠言遂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司官分掌測驗推步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其事守敬謂曆之本在于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乃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

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于是盡考其失。移置之。既又以木爲重棚。參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

用。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于日晷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開元間。一行令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尺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若非分方測驗。無以得其算。帝可之。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聞帝王之事。莫重于曆。自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治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裡。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定餘差數。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改治新曆。臣等創簡儀高表。憑其實測。考正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每日測景。逐日取對。以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

刻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每日測得太陰行度。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得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大明曆則于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二曰月行遲疾。

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曆雖頒。然

凡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二十三年。守敬繼爲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二曆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命守敬相視灤河濾溝諸水。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帝稱善。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

相以下。皆親奮牖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命守敬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名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言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論曰。守敬開物成務。功施于千載。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若此。曆象之說。自有專書。可毋錄也。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約而義該。故併載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四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五

元

陳天祥

陳天祥字吉甫。本寧晉人。兄祜。仕河南。遂徙洛陽。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户。屯三汊口。防遏南兵。事平。罷歸。居僊

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遊者甚衆。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祜未之奇也。別數歲。獻所爲詩。祜與語。善。謂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經歷。十三年。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汝等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于行省。曰。內無守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推此軍變亂。正由處置失宜。凡在

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莫若推赤心于人。與均禍福。行省許之。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乃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居歲餘。詔以本軍爲路。被代去。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境多應之。天祥言于宣慰使賈居貞曰。烏合之衆。輕進易退。若官軍乘高據險。不二三日。遁逃必多。然後出精兵以擊之。蔑不勝矣。居貞從之。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邁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慴。無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賈所獲。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捃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

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邁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慴。無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賈所獲。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捃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邁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慴。無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賈所獲。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捃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邁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慴。無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賈所獲。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捃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

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歸。三十年、起爲燕南河北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尤多。天祥上弭盜方畧。于是嚴督有司。捕獲甚衆。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兵。授方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由是東方羣盜屏息。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還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行省右丞劉深、建議征八百媳婦內外騷動。天祥上章論之。以爲荒裔小邦。取之不足爲利。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兵。以圖收復。又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招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惡其切直。抑不聞。天祥被召一年。未嘗得見帝。明年、遂移疾去。追之不還。仁宗即位。召之、又不

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論曰。天祥居言路。揮三寸之舌。剪除大奸。言聽功立。豈不偉哉。黨與相傾。幾陷不測。雖然。當其抗疏殿陛之上。指事陳詞。深切憤激。惟知國事爲重。豈自意其能褰旒綴旒。披雲霧。折虎狼之吝。以蘇黎元之困哉。事變之流。非其所慮也。至于威制頑梗。澤洽孤孀。軍旅之事。動中機宜。古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殆其人耶。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自曾祖三世有大功、哈孫爲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宿衛功臣後、命掌宿衛。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寬滯、所活以百計。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掠商旅。哈孫至、發卒悉擒誅之、水陸無梗。初、樞密置行院于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後哈孫入覲、極陳其不便、帝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從平章劉國傑征交趾、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户。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孫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户屯田、事上行省、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爲至便、內以實空地、外以制交趾、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于餽餉、陀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渡于窮谷、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乃擒蛇節斬之、及至八百媳婦、乾無成功。士卒存者纔十一二。帝深以爲悔、會赦、有司欲貸深罪、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深遂伏誅。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于是精加選擇、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户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孫必留守、後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冬、帝疾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諸王欲入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在懷、諸奸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

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閤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僞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于人。與不若先事而起。哈孫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遺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則執送上都。誅丞相阿忽台及諸同謀者。仁宗以太子監國。遣阿沙不花北迎武宗。武宗大悅。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拜哈孫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諸

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孫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封。禿剌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不聽。至是禿剌罔譴于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户。出釵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會大雪。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飢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卒。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贈太師。追順德王。謚忠獻。

論曰。哈剌哈孫深謀鎮靜。以定內難。古所稱社稷臣也。與阿沙不花相時而動。不失機會。卒就大功。遂武宗仁宗相繼在位十數年之間。疆宇清寧。百度不擾。定策之功也。爲相數獻讜言。斥言利之臣。勸帝行寬大之政。重儒臣之選。一以恤民爲務。可謂知大體矣。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漢中。孟敏悟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至元中，隨父入蜀，行省屢辟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成宗立，命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裕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或薦孟有宰相才。因使爲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獨留，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仁宗侍昭獻元皇后降

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侍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握拳以示羣臣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

功如此，實孟啟之也。當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矣。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膝其脈，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制人，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答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答者，國語言兄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且安西王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

退就藩國。必將鬬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夫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于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各卜人卜者至。孟迎謂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當言其吉耳。及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彤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上

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廡。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遂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孟嘗勸皇弟自取。武宗雖察其誣。弗聽然。仁宗亦自是不敢復言。孟至大德二年。仁宗爲皇太子侍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慨然改容。帝曰。弟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感其言。卽命搜訪得之。許昌陘山。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謂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命入中書。仁宗嗣位。始眞拜平章政事。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歲太官之溢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居懷時。深見吏弊。至是欲痛刻除之。孟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輩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眞長者之言也。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

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賜爵泰國公。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甚見尊禮。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未至于陸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愚離不受。皇慶元年。請歸葬其父母。帝餞之。曰。事訖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及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于多門而進。惟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斯可得眞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二年。遂

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又命爲監試官。七月。封韓國公。已而以衰病乞解政柄。歸田里。帝不得已。改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以孟不附己。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讎。出中害之。孟欣然拜命。卽日供職。帝聞之愕然曰。李道復乃俾就集賢耶。顧謂鐵木迭兒之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至治九年。卒。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謚文忠。孟器宇閎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

無貴賤苟知其賢。不進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爲文有奇氣。論必主于理。所獻納多毀其稿。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謬。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于孟焉。

論曰。元朝稱治。惟世祖與仁宗。而世祖有廉希憲。仁宗有李孟。二人之出處亦同。皆決策定謀于未卽位之前。而相與圖治于旣有天下之後。孟之在位。屢讓而不居。豈其有所畏避歟。抑其自期者大。而所規畫不以自慊于心歟。雖然。元百年之中。語治效者。當以孟爲首。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藏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修宋遼金三史召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猓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闕讓之曰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沙班曰如爲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遷翰林待制僉浙東廉訪司事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授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曰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滿山八社土壤沃饒愈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飢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所活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祭滿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飢盜方據石灣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收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堞隍外環以大防深堑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面闕居其中左提右擊屹爲江淮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來攻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

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汚陽陳友諒乘上游直薄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宠攻西門闕擊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金鼓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宠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皆號

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隋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城中官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疾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當出戰矢石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暇時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所欲言。亦工于詩。篆隸皆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于西門外。

論曰。以闕之忠勇。上之不得戰勝却敵收地擴土。立不世之功。次之不得阻扼江淮。障蔽一面。使賊不能咋其尺寸。以固守疆圍。歷時經年。外救不至。至于身沒塘水。滿城塗炭。其時使之然也。雖然。闕之養民治兵。皆有法度。撫集流散。因弱爲强。向非友諒之兇鋒。餘盜且折箠而笞之矣。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元初，曾祖闊闊台，隨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因家河南，遂爲潁川沈邱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邱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察罕中順大夫，于是所在義士，俱以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

邱。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獲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軍聲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未幾，賊西陷陝州，斷殽函，將趨秦晉。知樞密院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蹴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

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隴，有大功，授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以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乃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馳赴，晝夜行二百里，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寇皆遁，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

成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
召。時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
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
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寨碗子
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寨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
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于是帝乃詔察罕守
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事。察罕益務練兵訓
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

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蜀。剽荊楚。江淮。齊魯。遼海。甘肅。所
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虈洛。而自將中
軍。軍汴池。會叛將周全棄虈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
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
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皐之險。
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樞密院事。十九年。
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出汴南。
畧歸亳陳蔡。北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
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

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
環城而壘。賊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
遣苗軍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
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
突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賊計窮。食且
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
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遁去。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
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屠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
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
中丞。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飢。至是河
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復至。察罕于是以兵分鎮閩陝
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
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南田豐降于賊。
六月。察罕遂興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
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

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臨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騎東平。與賊兵遇。兩戰皆敗之。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冬。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迫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而齊河禹城俱降。南通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

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城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汝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二年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帳中。及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于難。詔贈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食邑沈邱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梁王。于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旣領兵柄。啣哀以討賊。攻城益急。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豐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取莒州。于是山東

悉平。擴廓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閿陝。晏然無事。察罕之力也。

論曰。是時元之疆宇。西自川蜀。南至交廣。東盡江淮。羣雄角據。無尺土矣。獨察罕帖木兒起于徒步。提孤散之卒。驅逐羣寇。數年之間。翦除殆盡。舉中原萬里之地。還之國家。功豈有比哉。夫非常益世之材。患不得用。用矣。患不得盡其才。盡其才矣。患不得久安以成其大功。惟察罕異于是。禍起于不疑。身殲于豎子。豈非天乎。故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當順帝時。元之本實撥矣。察罕

之所治者末也。如其本何哉。

董摶霄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會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摶霄言于貞。即以尸諸市。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累官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冤獄。革弊政。才譽懋著。至正十一年。除濬寧路總管。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至合肥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

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于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磵南。官軍渡者輒爲所敗。摶霄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迎敵。摶霄忽躍馬渡磵。揚言曰。賊已敗矣。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遂復安豐。十二年。命摶霄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縣。徽饒賊已陷杭州。諸將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恣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諸將難之。摶霄正色曰。江浙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因按劍

曰諸君荷國厚恩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餘杭諸縣次第皆平薇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參知政事俾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塹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始進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至於潛復其縣治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遂進兵復千秋關乘勝復安吉七戰克之賊徒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帥梅元亦降復有

別帥十一人者欲降搏霄使偏將余思忠諭之賊入暗室潛議思忠以火投室內拔劍叱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柴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斷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伏兵起襲賊後賊大亂斬首數萬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平興化賊巢十有二處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遁故道爲官軍所殺自是不敢復犯

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賊戰于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則救援淮安誠爲今日急務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

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于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鬬騎兵少却至硝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幾無遺于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譜于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乃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魏家莊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

督兵以戰賊衆突至搏霄前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贈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署有大過人者當時用之不盡其才君子惜之

論曰搏霄文足以修政養民武足以詰兵禦寇而在朝者措置乖方使之進退失據不獲有所施為此與宋孟珙之末年何異是時元之臣子能保邦固圉者在北惟

察罕帖木兒在南惟搏霄而皆變起倉卒沒于非命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乎是以古之有國家者養材于無事之時而詞謹剸酌以用之有事之日不使有不虞之患以誤大事其為此也夫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五終

卷之一
漢
鍾離意
左雄 周舉 黃瓊
种暠
張綱
卷之二
附魏
周瑜
范粲
附吳
魯肅
顧雍
陸凱
陸抗
卷之三
晉
羊祜
杜預
附燕
慕容恪
附秦
王猛
南朝宋
沈慶之
南朝梁
韋叡
北朝齊
斛律光
隋
牛弘
卷之四
唐
李大亮
張元素

蘇頲
王忠嗣
白居易
柳公綽　公權
李藩
崔羣
卷之五
宋
曹彬
錢若水
曹瑋
孔道輔　鄒浩
狄青
常安民　任伯雨
元
王磐
虞集
歷代名臣傳續編目錄終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一
高安朱　軾
淳浦蔡世遠　全訂
南城張　江分纂
漢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于太守政化由近及遠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掾恣所欲過與赴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邱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則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

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輕刑慎罰。拊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工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悅服。時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曾參迴車于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賜庫錢三十萬。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青州刺史琅邪王望行部。見飢者裸行草食。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賑之。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爲罪。公卿皆言望專命。法有常條。意獨曰。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意。帝嘉意議。望得不罪。望與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意前所薦諸朝者也。時有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人所時有。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使復冠而貰郎。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

恤黎元。而天氣不和。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三十萬。帝

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數被詆毀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松白以杖撞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稟性峭直居心寬厚故爲東京名臣云

論曰語有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昔周公教成王明作有功而卽繼之以悖大成裕明作而不悖大朝野上下如束濕薪曾無尺寸有餘之地以託命所謂和平之福者安在乎鍾離之于顯宗敷陳正直隨事補救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時有寒朗者亦能觸威犯顏

辨明無辜感悟帝意此皆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後漢書以朗與意合傳有以哉

左雄 周舉 黃瓊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公卿以下類皆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由是拜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克愼庶官至于文景天下康乂宣帝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爲盛今典百里轉動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觀政于亭傳責成

于期月。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又或因捕案亡命。會赦行賂。復見洗滌。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協。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損。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以雄言皆明達政體。詔悉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

能用。三年。京師漢陽地震裂。水泉湧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疏言宜密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賊發。海內擾亂。後經赦。賊雖稍解。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以爲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除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不省。雄又上言。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若有茂材異等。自可不拘年齒。詔從其奏。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覆眞僞。決志行之。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又奏稱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之復立。乳母宋娥與孫程等與其謀。詔封娥山陽君。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爲襄邑侯。雄上言。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王聖同爵號。懼違

本操。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阨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商讓還冀封。會復有地震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及在司隸。又舉故冀

州刺史馮直任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而又與直使君選貪汙也雄悅而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祖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父防以明經舉孝廉撰尚書雜記補博士終陳留太守舉姿貌短陋而博洽為儒者宗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李郃府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者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舉謂郃曰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公宜密表請率羣臣朝太后以答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後舉茂才為平邱令上書言得失詞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太息共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稍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神不樂舉火由是每冬輒一月寒食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俗乃漸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以左雄薦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詔問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百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露坐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急宜黜斥惟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僕射黃瓊等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讒遠佞邪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佞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後舉茂才為平在此帝乃以事免司徒劉琦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引金縢反風事謂北鄉侯親為天子蓋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于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未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序不可亂。詔從之。遷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方欲以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商讌賓客于洛水酒閣。繼以讌露之歌。坐中皆爲掩涕。舉初稱疾不往。後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卒。病篤。時帝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

屢有災異。帝召舉對曰。陛下初立。遭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于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強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並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望者。乃拜舉爲侍中。與杜喬張綱等分行郡國。天下號曰八俊。舉于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爲宜先殤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序不可亂。詔從之。遷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詔汝南太守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會弔。加賜錢十萬。子總。以舉任爲郎。自免歸。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父香。年九歲。以至孝稱。尤博學能文。京師號曰。江夏黃童。天下無雙。爲尚書郎。數陳得失。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累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圍田。歲收穀數千斛。香曰。食祿者不與民爭利。乃悉以賦人。年饑。分祿賜須贍貧者。由是富家爭出穀助廩。荒民獲全。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交薦。公車徵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瓊。乃遺書曰。聞已度伊洛。將順王命。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

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一雪斯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疏請順帝數見公卿。察問得失。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又薦處士黃錯任棠等。宜更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疏言。宜顧省閱政。息除煩費。勑近臣使遵法度。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屬主者施行。瓊又請行畊籍禮。帝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後尚書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拜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朝臣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勛德。賞賚宜比周公。瓊獨建議不可。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永興元年。拜司徒。遷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冀誅。胡廣等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恩而不阿梁氏。封為祁鄉侯。瓊辭讓至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自梁冀誅後。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辟汝南范滂為掾。舉奏州郡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尋以五侯擅權。自度力不能匡。遂稱疾不起。及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宦豎充朝。卿校牧守。皆出其門。刑革珠金。殷滿其室。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李固杜喬。念國忘身。遂見殘滅。李雲杜衆。以忠獲罪。天下尤痛。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又黃門羣輩。自冀興盛。共構奸軌。臨冀當誅。復記其惡。以要賞賞。陛下不審別眞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身輕位重。勤不補過。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謚曰忠。孫琬少而辯慧。瓊在魏郡上日食狀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對。琬在傍曰。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奇之。即如言應詔。瓌初爲五官中郎將。與陳蕃同心。顯用志士。權富子弟。因中傷之。廢居二十載。後出牧豫州。政績爲天下冠。獻帝朝。拜太尉。與王允同謀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破長安。收瓌下獄死。

論曰。左雄請立孝廉限年課試之法。既乖初意。其詰徐淑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尤無理取辦。及後黃瓊以雄專用文學儒吏。復增孝悌從政爲四科。而孝廉之選。終不及西京。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苟奉法非人。則立法而弊旋生。不清其源。徒塞其流。可乎。舉以順帝遠徙孫程等。說朱倀急表留之。或譏其謬。然程等雖宦豎。猶能糾張防之惡。而白虞詡之忠。且上殿訶叱左右。未爲大過。以事體揆之。但使冊封十九人時。力言其非制。勸帝酬以金帛。庶幾上不虧國體。下不負臣功。惜當時公卿未有能持此議者耳。要之舉與雄。其立朝謇諤。固不愧古之遺直也。瓊素負盛名。在左周上。及位台輔。梁冀凶暴。不聞請誅。李雲杜衆諫死。不見申救。至五侯擅權。又苦力不能匡而稱疾。仲長統所譏漢至中世。其三公皆取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正謂此果可以雪處士虛聲之謗乎。然冀盛而請託不行。冀誅而封爵不拜。臨終一疏。尤指斥無隱。其所挾持。固遠出胡廣趙戒上也。瑰就董卓徵。及議遷都不合。與楊彪惶恐謝罪。不如乃祖已甚。周勰守志不屈。有光于父矣。

种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焉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書命欲自用一名士報國家汝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于大陽郭遵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名暠于庭辯詰職事暠詞對有序歆甚知之名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赦事皆被寢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奏路宜伏歐刀又奏請赦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千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名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峨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踵向化性剛介不媚權倖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中常侍曹騰暠于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劾騰又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遣捕卽馳傳上言其後騰初不爲纖介常稱暠能吏而冀由是銜怒于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殺傷冀因此陷之傳遠暠承太尉李固疏救梁太后省奏赦其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諸羌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畔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于界上坐事免歸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

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諸羌先時有獲質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拊信賞分明由是諸羌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與太尉劉矩司空黃瓊同心輔政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爲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卒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乎拂初平元年爲司空李郭亂長安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賊兵向宮去欲何之遂戰死拂子劭時拜益涼二州刺史聞難竟不之職服闋徵辟皆不就曰吾父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等共攻催汜以報其仇兵敗見害

論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嵩父爲令至擁貲三十萬其所從來殆未可知嵩積而能散周而不繼可謂能弛其父之過矣築仕後在言路則糾劾不避權貴在宮府則持重得大體在州郡邊塞則恩使人懷義使人服及登台輔推賢進達以利國家爲人臣子若此固宜子復死忠孫復死孝世濟其無窮之休乎嵩威信尤著諸羌前接馬援鄧訓後啟張奐皇甫規使漢盡得嵩等以拊循異域豈至末年戎馬蹂躪若彼哉夫國不患無可用之才患有才而沈淪于無用當嵩爲門下吏時逐隊進退其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王諶邁見遂定爲異士士伸于知已此驂車之驥所爲向伯樂而涔涔淚下也

張巖

張巖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弱冠有通壯之節爲縣功曹先主定蜀時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巖冒白刃攜負縣長之家以免由是顯名州名爲從事建興五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巖以都尉討之巖度賊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克期置酒酒酣巖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後得疾數年既愈拜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叛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倚駐安定去郡八百餘里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巖爲越巂太守巖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稍稍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巖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縱使招懷餘類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巖表狼爲邑侯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巖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及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巖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巖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巖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巖始至時郡郭頹壞更築小塢及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荐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出鹽鐵及漆久爲夷徼占據巖又取之署置長吏定荐縣長之家以免由是顯名州名爲從事建興五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巖以都尉討之巖冒白刃攜負之巖度賊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克期置酒酒酣巖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後得疾數年既愈拜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叛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倚駐安定去郡八百餘里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巖爲越巂太守巖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稍稍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巖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縱使招懷餘類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巖表狼爲邑侯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巖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及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巖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巖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巖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巖始

與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今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並舉。實爲不晚。恪竟以此喪族。其識見多此類。在郡十五年乞還。徵詣成都。喪民戀慕。扶轂涕泣。過旌牛禪。負來迎。或追至蜀郡界。其督帥隨凝朝貢者百餘人。凝慷慨壯烈。士人多貴之。既至。拜鎧冠將軍。凝故有風濕疾。至是寢篤。杖然後能起。會魏狄道長李簡密請降。衛將軍姜維將出隴西。凝力疾請行。臨發。辭後主曰。臣受

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殞斃。負榮遇。天不違願。得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如有未捷。殺身以報。後帝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與魏將徐質交鋒。臨陣隕身。然所殺傷亦過倍。越巂夷民聞嶷死。無不悲泣。爲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論曰。自諸葛武侯納馬謖攻心之言。克定南中。官其俊傑。出所有畊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國以富強。北伐遂無內顧。固亮之詒謀使然。當時則李恢克奮戰力。呂凱王佐率屬忠誠。及亮身後。馬忠張嶷。復相繼懋

著威信。故能使諸蠻懷德畏刑。歷數十年朝貢如一日。嶷服勤最久。在季興名將中。其識斷明果。尤爲傑出者也。夫羌蠻諸種落。風尚固殊。而好善惡惡趨利避害之心則一。惟在因勢而利導之。固不容執古御今。亦非可推此例彼。西漢趙充國當先零罕开之叛。或攻或否。于攻之中。又或戰或屯。迄于靈帝。羌戎內訌。皇甫規張奐多用恩信招納。陝頴一以兵力禽討。然並有成功。何者。因利乘便。期于適吾事而已。若乃當日南中事勢。不可同年而語。前此但羈縻使不爲寇。今則欲署置郡縣。因其所出爲軍國儲。且幅幀一統。雖沿邊騷動。未有肘腋腹心之虞。今逼近內服。一或生事。國受其弊。而外寇乘之。是故網宜疎不宜密。又不得託言大慶。使遠近之情隔而莫通。力宜緩不宜急。又不得示弱。使驕悍之族。狡而觀釁。機宜靜不宜動。又不得蹈故偷安。使功名之會。一失而不復挽。恩而濟之以威。信而通之以變。求服其情。不苛其禮。亦享其弊。不貪其財。又時取彼中豪率之黠者。示之賞罰。使帖然服從。則種落不令而應。昔馬援洞悉隴羌路越之情形。所至難消釋解。今張嶷規畫越

嶲十餘年。致爲近之。史稱嶷慷慨壯烈。殆亦聞援風而興起者。觀其臨發狄道一表。即據鞍顧盼。曾不是過。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矣。援誡王磐呂冲。嶷料費禕諸葛恪。識鑒尤相類。彼胸負智略若此。即柄國政不難。而僅僅出其餘力以綏靖蠻荒。固宜樹勛于生前。遺愛于死後也。由四相而下。若嶷之于蜀。顧可多得乎哉。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一終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二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南城張　江分纂

附魏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爲人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州府交辟不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

爲征西司馬。所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是時疆場多警。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以母老去官。郡既重鎮。而粲輒委去。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至。師以其時望。容之。粲遂稱疾闔門不出。于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請。合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至晉泰始中。粲同郡孫和。表粲操行高潔。請與致京師。賜醫藥若遂瘵除。必有益于政。乃詔郡縣給醫藥。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受。詔不許。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

論曰。魏無名臣。夫名臣以飾爲先。當操丕之際。皆漢臣而忠于曹者也。及髦奐之際。則魏臣而心乎司馬氏者也。是故賢傑若荀彧。而不免有附曹之譏。孝友若王祥。才智若衛瓘。而不免有仕晉之失。中間如陳泰崔頠號

持平。亦不免爲司馬氏所用。其協規同力以平諸葛誕等。猶韋孝寬之平尉遲迥。不免成隋文之篡。獨范粲位不至大僚。其吏道足稱。其臣節甚著。至寢于所乘之車三十六載。可謂嚴且苦矣。粲本惡司馬。未嘗仕晉。史氏乃編爲晉臣。大違其素志。故特表之。以愧魏初魏末之忠于曹氏司馬氏者。

附吳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素著忠正。爲豫州刺史。好士常恐不及。辟陳蕃爲別駕。李膺杜密爲從事。皆天下英俊。延熹六年。拜司空。與楊秉舉奏諸奸猾。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進太尉。父昺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從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馳書報瑜。瑜將

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策。策既定曲阿。走劉繇。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其從弟代尚。而瑜從尚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東巡。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盛給兵騎鼓吹。爲治館舍。贈賜無比。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廬江。出備牛渚。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都護軍

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五年策卒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時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書責權任子權名羣臣會議皆猶豫莫決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荊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尾則命名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兵討麻保二屯梟其渠率俘得萬餘口還備官亭追討黃祖將鄧龍于柴桑生禽龍還吳十三年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臣問計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

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因拔劍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有復敢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

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拊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諸人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時昭烈爲操所追。走屯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將兵與昭烈併力逆操。昭烈迎問瑜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昭烈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昭烈深用愧喜。進與操遇于赤壁。操軍先有疾疫。初一交戰。便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銜。可燒而走也。乃取

輕利舟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繫于其尾。先書報操。詐以欲降。操軍士皆出營延頸觀望。時東南風急。蓋取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張天。人馬燒溺無算。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震。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昭烈與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自相蹈藉而死者大半。乃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時瑜與仁相對隔江。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之。

寧告急于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自與蒙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與仁隔期大戰。瑜親跨馬突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據江陵。始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遣辯士九江蔣幹私行詣瑜。瑜出迎幹。謂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入設食。遣就館。後復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等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懷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間也。時權以妹妻昭烈。表爲荆州牧。治公安。而劉表故吏士多來歸者。昭烈以地小不足容衆。乃自詣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而分關張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當廣攬英雄。又恐昭烈難卒制。故不從瑜言。昭烈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以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奮威者權從弟瑜也。權許之。

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漸蠶蔣威靈。謂若在掻。至以不講道遇暴疾。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受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言可採。瑜死不朽矣。遂卒于巴邱。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曰。公瑾有王佐之姿。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于蕪湖。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事之。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其謙讓服人如此。昭烈之自京還也。權與張昭等乘船追送之。宴會敘別。昭等先出。權獨留語。昭烈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亦嘗與權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劉咸欲疑譖之。後權僭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爲回顧焉。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論曰。士之建功名于干戈搶攘之間者。必先明于去就之分。馬伏波所謂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其言最爲有識。建安末。華歆王朗稱名士。皆臣附賊操。俛仰苟活。卽賢如荀彧。始則參贊密謀。及議九錫不合。乃飲藥死。其志非不可哀。然識卽鄙矣。瑜初遇孫策。孤身流離。卽推誠投分。雖強大如袁術。曾不與易。後稱昭烈比于龍虎。

向使早得從事。魚水之歡獨讓孔明有哉方操引兵東下。衆志匈匈。獨瑜首倡大義。目操漢賊。正名聲罪。凜凜如出師二表。而襲荆取益。又與隆中所對。意見略同。雖神明太儁。未若亮之道器淵然。與人能讓。慮事惟謹。亮臨終舉蔣琬。瑜亦薦肅臨事不苟。可以代任。則猶然小心謹慎之規也。瑜亮並稱名固不虛哉。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體貌魁奇。自少有壯節。家富于財。以天下已亂。遂大散財貨。賑窮結士。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貸糧。肅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儕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百餘人。就瑜居巢。瑜東渡。因與同行。會肅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書招肅共依鄭寶。而瑜已徙肅母到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惟歩事勢。當其曆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驅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區區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時張昭頗訾肅年少粗疎。未可用權。不聽。益貴重之。暘肅母衣服帷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及劉表卒。肅進說曰。荊楚與國隣接。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之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以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兵向荊州。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遽南走。肅徑迎會于當陽長坂。宣騰權意。及陳江東強固。勸昭烈與權并力。時諸葛亮亦說昭烈求救于權。而肅適至。昭烈甚歡悅。肅見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昭烈遂遣亮

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肅意。執其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牛。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權歎曰。諸人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時周瑜受使都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軍破走。肅即鞍下馬相邀。可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聞愕然。及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昭烈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時呂範議欲留昭烈。勿遣。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治。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于地。權用周瑜臨終之言。拜肅奮武校尉。代領瑜衆。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增衆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及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與。權率衆進取昭烈聞。自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肅屯益陽。與羽相拒。因邀羽相見數責之曰。始豫州在長坂。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慾德隨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吾子屬當重任。會不能以義輔時。而負恃彊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後昭烈與權和。割湘水爲界。于是罷兵。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肅爲人方嚴寡于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戰陣。手不釋書卷。又善談。能屬文詞。思度弘遠。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及權僭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

論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于時羣士皆內震于其威外詘于其義。獨肅與周瑜正名爲賊。力主討之。可謂智明義理。且識時勢。夫陳勝之旅。以不立楚後。當是時。荊土人士歸昭烈者。如流赴壑。卽不見借。將招輯舊附。以與權爭。權安得晏然已乎。且非昭烈威名。卽何以息操覬覦逐逐之欲。而權乃追論以爲一短。權固詐力之主。故樂得智數之士。若肅之持大體存遠慮者。反笑爲迂闊也。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蔡邕從朔方還嘗避怨于吳雍從之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邕貴異之謂曰今以吾名與卿其字元歎亦言爲蔡邕所歎也弱冠歷仕縣長所在有治迹其後孫權以雍行會稽太守事討除山寇郡界寧靜吏民歸服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食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嚴憚之每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吳黃武四年拜丞相平尚書事進封醴陵侯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益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陳及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名譚訶責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敬爲節昔蕭何因陳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于是權乃議獄勤汝之于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耳何有舞不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汝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

遣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率權素服臨弔。謚曰肅長子邵字孝則。爲豫章太守。有治行。邵子譚。有直諫名。顧榮題于東晉。亦雍之孫也。

論曰。陳壽之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斯言非篤論也。考昭首議迎操。幾覆江東大事。雖忠正有餘。頗負氣陵上。雍正色弼亮。而德器深遠。兼有闇闇保保之遺。非徒一切恭謹取容。如萬石君家法也。夫感人以言。其本已淺。故積誠以感。正已以風。古大人格君。固有在末言之先者。雍雖不逮此。然猶不失爲良顯之臣。豈昭所能望乎。昭子奮威將軍承。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堪與雍子邵並驅爭先矣。

陸凱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吳黃武初。爲永興長。邻字孝則。爲豫章太守。有治行。邻子譚。有直諫名。顧榮題于東晉。亦雍之孫也。

論曰。陳壽之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斯言非篤論也。考昭首議迎操。幾覆江東大事。雖忠正有餘。頗負氣陵上。雍正色弼亮。而德器深遠。兼有闇闇保保之遺。非徒一切恭謹取容。如萬石君家法也。夫感人以言。其本已淺。故積誠以感。正已以風。古大人格君。固有在末言之先者。雍雖不逮此。然猶不失爲良顯之臣。豈昭所能望乎。昭子奮威將軍承。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堪與雍子邵並驅爭先矣。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吳黃武初。爲永興長。諸暨長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有功。遷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于零陵。斬之。拜巴邱督。偏將軍。封都鄉侯。累遷鎮西大將軍。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時皓與晉平。而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戈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領荆州陽可襲。凱曰。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乃昌。揚州之民。流供給。以爲患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自頃年以來。君威傷于桀紂。君惠閉于羣孽。羣無罪。賞無功。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于不義。敗政于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撓擾萬姓。此非

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昔秦所以亡天下者。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于奢侈。賢哲隱藏。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此往事之明驗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紀綱。晉有其政。益州危險。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君臣見擄。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天人同于大理。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盛。忽苛政。又武昌地實危險。而塔塌非王都。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

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翼星爲變。焚惑作妖。是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願陛下一息此役。矜哀

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先帝後宮數不滿百。先帝崩後。在位奢侈。乃有千數。坐食官廩。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上應天心。天下幸甚。臣聞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功德洋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公卿。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極黎民。各盡其忠。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皓雖不悅。以其宿望。特

優容之。初何定黨爲孫權給使。自表舊人。求爲內侍。皓以爲都尉。典知酤釀。遂專威福。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耶。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凱。忠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皓時大起宮室。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風夜反側。上事留中。不見省報。昨被詔曰。君所諫誠是。然宮殿不利。宜避之。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于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位已重。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

白髮生于鬢膚。黃耇被于甲冑。天下始靜。今強敵當途。西州傾覆。宜畜養廣力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于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大臣以

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當此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猶冲讓未遑。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慮哉。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禍兆見矣。故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徇俗與

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不聽。凱竭力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皓嘗詔報凱云。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凱遂疏陳皓違先帝舊章二十事。及疾病。皓遣中書董朝問所欲言。凱因以付之。并陳何定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尋卒。時年七十二。子禕爲太子中庶子。華覈表薦其才似魯肅。宜鎮

夏口。皓嘗銜凱數犯顏迕旨。加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于建安。

論曰。江東多智謀勇略之士。伯符仲謀以英雄迭起。求賢若渴。納善如流。于時傾心慕義者。無不雲集響應。自周魯顧陸而外。如太史慈張紘呂範朱桓賀齊全琮呂岱朱然甘寧凌統周泰蔣欽陳表徐盛丁奉步騭嚴畯是儀薛綜輩。武烈揚于疆埸。文教修于廊廟。爭先濟美。指不勝屈。而忠藎如凱。則尤邦之司直也。方皓時主昏

臣璧所剝喪賤虛者非一。凱與抗僅以累世勛舊爲獨力之支。一旦繼隕皓篡罔所忌憚。坐是王蕃李勗樓元賀邵韋昭陸胤張悌諸人。或忠諫捐軀或戰陣殉國。長沙兄弟數十年艱難培植。以求保我子孫黎民者。曾不慙遺一老。而金陵王氣黯然盡矣。悲夫。

陸抗

陸抗字幼節。吳郡吳人。長沙桓王策外孫。丞相江陵昭侯遜之次子也。遜少負智略。戰勝攻取。尤忠誠憂國。初建議于孫權討平諸山寇。料得精卒數萬。所至肅清。吳黃武元年大破昭烈于猇亭。權東巡建業。留遜輔子登董軍國事。正色率屬。貴戚斂迹。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乎國。每疏陳時事。屢有諫諍。呂壹擅威福。遜與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及權末年。適庶不明。將以讒搆廢子和。遜陳書再四。求詣都口論得失。權既不聽。許。又以甥顧譚等親附于和。累遣中使責讓。遜憤恚卒。抗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代領父衆。送葬東還。詣都謝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詰抗。抗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一無所改。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泣與別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

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破魏兵于壽春。遷鎮北將軍。孫晧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旋都督西陵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勝危。臣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與國同慼。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事十七條如左。時何定弄權。閹官

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所戒。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肅清之化。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抗聞之。日卽部分諸軍。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立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

宜乘銳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于圍。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備禦之具。皆抗所夙規。今反攻之。不可卒拔。而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晉車騎將軍羊祜兵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據西陵。則羣夷擾動。其患不可量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抗于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時祜欲因水運糧。乃揚聲將破堰以通步

軍。抗聞。使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從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晉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軍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其同謀將吏數十人。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

將士歡心。加拜抗都護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無求細益。于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人以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孫皓聞之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之人。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無傷也。時徵左部督薛瑩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庶政所以綸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

常侍王蕃少府李最。皆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受誅殛。投棄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蕃最永巳。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見逮。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原。臣懼有司未詳其事。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天下幸甚。皓用諸將謀。數侵晉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良策也。誠宜暫息取進。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

而動。庶無悔吝。二年。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篤。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今臣所統千里受敵。見兵才有數萬。歲役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立。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臣死之日。乞以西方爲屬。及卒。皓使其子晏景元機雲五人。分將其兵。後晉軍伐吳。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果如抗慮。抗子機雲晉屬文。名重于世。仕

晉至成都王穎官屬為孟玖牽秀等所譖死非其罪竟以滅族天下惜之

論曰陸遜負智勇之姿秉公忠之概嘗考其生平已事淳于式白遜擾民而稱式佳吏祁奚之舉仇也稱歸之役諸將違節度忍不即救蘭相如之善下也毀孫慮關鴨欄髡孫松職吏張釋之之執法也暨豔諸葛恪楊竺當極盛時而料其必敗馬援之先見也其運籌決勝又其餘伎然挾智任數首與呂蒙謀襲江陵敗劉孫之盟長賊操之志漢鼎不延職此之由吳人多詐而遜復喜為縱橫如託獵潛兵襲魏邊郡使無辜自相戕殺及偽作答書以間魏將遣式得罪代去皆無益軍國虧損洪仁正其子所謂窮兵黷武以徇名者耳抗之按西陵視猇亭之捷功不相下而周旋三主罔有間言其仁心雅量自魯肅顧雍而後一人而已陳壽以為抗有父風具體而微非篤論也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三終

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皆二千石並以清德聞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毓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須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妻以兄霸之子州府交辟皆不就太原郭奕見而心醉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仕魏至給事中黃門郎封鉅平子武帝稱帝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固讓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泰始初詔曰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其以祜為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　江分纂

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祜每讓不處舊臣之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乃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于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始至時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纔數十人而性頗好漁獵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榮當營門曰

將軍都督萬里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後遂稀出詔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上表固讓曰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受任內外每極顯榮之重夙夜戰怵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戒在過寵猥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不聽及還鎮會吳步闡以西陵畔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禽祜坐貶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還鎮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

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以後降者不絕益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畧吳二兒爲俘者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等來侵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來迎喪者以禮遣還又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

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事詳抗傳。祜貞慤無私。不附結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詣祜諫事。詞甚俊辯。祜不然之。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行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密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疏言江淮之險。不過劍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糧器械。盛于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所備皆急。無有寧息。皓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常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惟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謀。出則詭離。若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其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祜不答。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此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發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為容棺之處。以白士而居重位。能無憂盛滿乎。疏廣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會吳人攻江夏。略戶口千餘家。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徙鎮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帝欲使祜臥

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是日大寒。涕淚沾須鬢。皆爲氷焉。及葬。賜賻有加禮。贈太傅。謚曰成。南州人聞祜喪。皆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垂泣。其後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所游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祀。望其碑者。莫不淚下。因名爲隋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詞曹焉。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俸祿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墓于先人墓次。帝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焉。初。文帝之喪。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性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元曰。主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而無君

臣矣。祜乃止。然祜此論甚善。恨此時不因此而并定天下臣民執喪之禮也。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于世。卒後二歲。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羊太傅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初祜少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隨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以兄子篇爲嗣。王濬者。弘農湖人。恢廓有大志。祜深知之。祜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奇畧。當恣其所欲。乃可用耳。既表留濬益州。濬乃依祜教。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及奉命伐吳。吳人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先是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預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瑣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白武昌順流而下。初。詔使濬受王渾節度。濬舟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所私。平吳之役。濬功爲鉅焉

論曰。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張子稱善人者志于仁而無惡。羊祜天資醇厚。使人疑于顏子。其善人者乎。是以德所感。不獨信于本朝。且孚于敵國。亦不獨洽于當年。且流于身後。于以見秉彝好德。人性皆然。而謂至誠不能動物者。皆未嘗實修其德于己者也。夫德非姑息之謂。祜恂恂長者。而抗議平吳。毅然不少回惑。蓋取殘救民。正古王者以德行仁之事。祜雖不逮此。要異夫煦煦爲仁者已。其表留王濬。專委以造舟伐吳之畧。可謂知人善任。及對晉武則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又與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論。同一深識遠見。嗚呼。彼豈仁而不足于智者哉。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司馬師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曰法者繩墨之斷例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則人知所避禁簡難犯則幾于刑措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取舍也詔頒

行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勘陟之課大畧謂上古之世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遂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皆畴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則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劣一人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之優劣分別以定升降有枉徇者則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貶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已事竟不行會匈奴寇隴右除預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石鑒時為安西將軍素憾預使預出兵擊之預以敵兵強馬肥而官軍懸乏須春進討為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奏預擅飾城內官舍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得以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劉猛舉兵反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閱尋拜度支尚書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帝皆納焉時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于世孟津渡險數患覆溺預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咸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非河橋之謂乎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梁融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歌器至東漢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存形制遂絕預掇意造成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

水、螟、預上疏、以爲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畊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皆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朝野號爲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及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乃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

實告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旬月不報。預復上表曰、羊祜與朝臣不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有利無害。朝臣直以計不已出。功不在身。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安。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陳兵于江陵。遣將樊顯尹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間、累克城邑。又遣牙門周旨等、率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値歆軍爲王濬敗歸。因隨入。歆不之覺。遂直至帳下。擄歆而

還。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克之。上流既平。自湘南至交廣州郡。皆望風歸命。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初、詔王濬至建平。當受預節度。預以濬既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使受制于己。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時衆軍會議、以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水潦万降。疾疫或生。宜更俟來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徑進秣陵所過城邑皆降孫皓旣平振旅凱入進爵當陽侯還鎭襄陽預以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乃勤于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地又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定界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阻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常

自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二石碑紀其勛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輒出諸將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接物以禮問無所隱旣立功後乃躭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秘書監摯虞稱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言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其後徵爲司隷校尉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歎悼謚曰成預先爲遺令處置葬事以儉自完子錫嗣

論曰自諸葛武侯以綸巾羽扇之風運籌決勝嗣後如羊祜之緩帶輕裘杜預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並能御大衆有成功蓋發縱指示智周在追殺者上鑪盧雖篤豈能若先一寸人哉杜子寬知同謀何以似需者而亦

自謂庶幾立功立言並晃之撰釋例之作並不負平生期許矣雖然祜預皆魏臣以功名顯于晉預又襲封祖爵者以是歎太上立德洵非功業文章之士所得企及也預可謂自知而不自欺者歟

附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東胡鮮卑人，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大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虎以戎卒十萬攻皝，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皝降，皝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虎軍驚遁，恪乘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于虎，虎遣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于密雲山，

大敗之，獲其司馬楊裕等，擁遼及其部衆以歸，出爲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仗之。儁嗣位，彌加親任，遣計丹閔，閔趣常山，恪追及于魏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銳，燕將咸震懼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可分軍爲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然後諸軍掎角攻之，蔑不剋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果直衝中軍，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于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呂護因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儁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儁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恪大惋惜，遂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應

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龕雖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室反畔，嚴固圍壘，樵採路絕，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及儁寢疾，慮子暐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稷付恪，恪固辭，儁怒曰：兄弟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爾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暐即位，以恪爲太宰，專錄朝政，恪弟評

爲太傅。慕與根爲太師。副之。時根自恃勳舊。心內不服。欲爲亂。乃言于恪曰。主上幼沖。母后干政。侯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鄙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篡位。恪知之。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時內外洶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擾擾。正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呂護復據野王。潛通于晉。聞僞衰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鮮宿糧。外無强救。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尋而來歸。恪雖綜大任。而在朝競競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議之。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諏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人以爲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

禮官耶。初。晉君臣聞僞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略地至崤黽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嵩。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于四海。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徇。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慮暲闇弱而部性復猜忌。乃召暲兄樂安王臧謂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吳。嗣成遺志。殁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吳王智略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冒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暲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吳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爲設太牢以祀之。

論曰自來偏安竊霸之主雖因亂乘釁亦必有非常命世之才借之羽翼如慕容恪于燕王猛于秦皆智深勇沉曉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啻指諸掌亦一時之瑜亮也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僞寢疾時恪威命已行于境恩信復結于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直當愧死入地矣

附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嬉娑博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大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爲民除殘而三秦豪傑罕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欲與俱還猛還山見其

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因離不就時苻堅將圖大事開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如舊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昭烈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新附之衆刼盜充斥乃轉猛始平令甫下車卽澄察善惡約束強豪以鞭殺吏人爲有司劾奏徵下獄堅親詰之曰政以德化爲先卿何酷刑乃爾猛曰臣聞宰平國以禮治亂國以法臣不才忝任劇邑謹爲陛下除凶慝以安善良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爲不能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酷刑之罰臣實不敢冒受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

是夷吾子産一流也。左僕射李威亦勸堅以國事委猛。乃赦之。遷尚書左丞。猛遂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䘏困窮。立學校。旌節義。秦民大悅。由是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初隨堅伯父健克定關中有功。謂猛曰。吾輩畊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畊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于堅前。欲起擊猛。堅怒殺之。進猛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時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猛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堅使馳赦之不及。猛與御史中丞

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貴以罪誅者二十餘人。豪右屏息。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更以猛兼司隷校尉。居中宿衛。猛薦陽平公融。尤祿任過重。屢上表辭讓。堅不許。而皆擢用其所薦者。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二人。自後上下咸服。羣臣莫敢復言。晉太和元年。堅使猛率衆寇晉荊州。掠萬餘戶而還。是歲苻雙苻柳叛于堅。苻庾苻武並應之。堅遣使諭降不受。猛與鄧羌張蚝等奉命討平之。四年。晉

桓溫伐燕。燕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朝臣皆不許。猛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等率兵救燕。敗溫于譙而還。時燕慕容垂避害來奔。堅郊迎之。以爲冠軍將軍。并其子令及楷。皆厚禮之。猛謂堅曰。垂父子譬如龍。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納。桓溫既退。燕悔前割地之許。堅大怒。遣猛及鄧羌等帥師取

洛陽。猛初發長安。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坐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既至洛。猛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王猛疾人如仇。秦王心亦難知。聞燕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遂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禮待如舊。猛拔洛陽城。留兵鎮之。乃歸。以功封平陽郡侯。加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曰。今戎車方駕。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不得已。乃寢司徒尚書之命。五年六月。遣猛督鄧

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燕壁親送之灞上謂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吾當繼卿星發相見于鄴已敕漕運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對曰臣仗威靈奉神算盪平殘燕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猛于是進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兵入晉陽進與慕容評相持于潞川遣鄧羌郡將徐成覘燕軍過期乃返猛將案軍法斬之羌爲固請願以戰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乃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猛聞評貪鄙士皆怨憤莫有鬬志歎曰慕容評奴才也雖衆何所用之乃陰遣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遣使讓評且趣進兵評懼請戰猛陳于渭源而誓衆曰吾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賜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也怒之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此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于一言精神交千載之會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遂不許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

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再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臣何庸得而應斯舉。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敗。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堅竟不從。委任益篤。常救其諸子宏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也。時廣平麻思流寓關右。請歸葬其母。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葬已符卿發遣。及已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下。令如流水。皆此類也。猛宰政公平。黜尸素。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外修兵革。內務畊作。崇儒興學。教以廉恥。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性剛明。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飡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諸臣禱河嶽諸祀。殆遍。疾少瘳。爲赦境內殊死以下。及篤。猛疏謝。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悲動左右。親臨其第。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比歛。堅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朝野巷哭三日。

論曰。王猛桓溫並一時人豪。而覿面遇之。交臂失之。桑雄才以資強敵。固溫之不能爲國薦賢。亦天不欲使海內混一也。猛才氣出溫右。而識又勝之。固自知不爲溫容。即溫能下猛。而與牛諸君皆碌碌守文。非可與大有爲者。觀其在秦二十餘年。君臣魚水。終始勿間。乃得展其風抱。揆文奮武。拓境安民。雖諸葛治蜀。無以遠過。猛固可大用。而堅實能盡其用也。猛剛明有餘。寬厚不足。其激殺樊氏。詐叛慕容。皆非君子長者之道。蓋管商雜霸餘習。視武侯之忠誠弘雅。氣象固殊焉。然臨終猶繫心江南。不忘正朔。則知其用秦。固有大不得已者。而溫跋扈朝廷。睥睨天位。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萬年。固宜相遇之差池矣。

南朝宋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孫恩之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隨鄉族屢擊却之遂以勇聞後以邑里流散躬耕作苦年四十省兄于襄陽竟陵太守趙伯符署爲寧遠中兵參軍爲設規畫擊破蠻寇伯符由此有將帥名永初二年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又隸檀道濟道濟以慶之忠謹曉兵稱于文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出入禁省領軍劉湛欲相引接謂

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當有轉不敢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戎服履隸縛袴而見上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對曰夜半喚隊長詎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蠻緣沔爲寇以慶之爲建威將軍進討大破之後爲孝武帝撫軍參軍隨征蠻寇屢有功前後降獲五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率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寧伐沔北諸蠻八道並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

矢石官軍以是失利慶之乃謂諸軍曰今若緣山列旆仍中蠻故智又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茗不可與之曠日持久也若出其不意登山據險以衝其腹心蠻必震恐破之決矣於是皆鼓噪而登蠻大駭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蠻復叛攻郡城遣柳元景救之未至而郡破元景追之爲衆所圍宗慤率衆先登衆軍齊奮大破之威震羣蠻慶之素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奔散曰蒼頭公復來矣又討大羊諸山蠻蠻憑險築城守禦尤固慶之乃令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朝夕不

斗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輒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驚遁又置六戍以圍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凡獲七萬餘口悉遷建康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步兵校尉時又議北伐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還今料王元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敵所恃惟馬今河水疏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易拔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又極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于坐中難之慶之曰卅當問奴纖當訪

嫂。令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以慶之副王元謨，並受蕭斌都督。斌與慶之留守碻磝，令元謨攻滑臺，積旬不拔。斌遣慶之將五千人助之。慶之曰：少軍輕往無益也。會元謨遁還，斌欲斬之，慶之固諫乃止。斌遂欲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與議。慶之曰：將軍得專閫外，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以元謨戍碻磝，而自還歷城。慶之馳驛歸。上問曰：

斌欲斬元謨，卿何以諫止。對曰：諸軍奔退，莫不懼罪。若自歸者皆死，終至逃散，故止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以慶之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時亡命司馬黑石等誑動羣蠻，自淮至沔，皆罹其患。遣慶之督軍討之。三十年，又以孝武帝總統羣帥屯于五洲。慶之自巴水來諮受方略。會得元凶弑逆之問。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憂不濟也。時劭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帝。慶之入求見，帝辭以疾。慶之突前，以書呈帝。帝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

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馳見帝曰：今四方未舉義師，而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乃行。慶之怒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帝令竣拜謝慶之，乃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軍至新亭，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以解兵。慶之執無忌白之。劭既伏誅，孝武即位，拜領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南昌郡公。爽反，帝遣討之，臨陣斬爽，進鎮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改封始興郡公。自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表數十上，至稽顙自陳，言輒流涕。乃詔聽以公就第。已而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反也。大明三年，廣陵王誕反，復起慶之往討。誕遣人齎書餉以玉環，乃慶之遣還，數其罪惡。比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乃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及諸攻具。誕復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于城上投表，令送帝。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爾送表。汝必欲歸

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誡之曰。卿但當處分有方。何乃親受矢石。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司空。固辭歸第。慶之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盡徙親戚中表同居于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凌厲。不異盛年。當讌飲羣臣。帝令賦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書之。乃吟曰。微生獲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帝大悅。衆坐並稱其詞意之美。帝崩。與柳元景等同受顧命。及廢帝子業立。加几杖。賜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游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並固讓不受。柳元景顏師伯皆詣之。嗚咽滿路。會慶之獨與一僕在田。乃悄然改容曰。吾儕素貧賤。際會及此。當共惜抱損之。美。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多矣。安用炫此車服爲。遂植杖而芸。不顧。元景等撤侍從從之。乃歡對竟日。慶之既通貴。里老素輕之者。皆縢下不保其身。上不濟其君。宋帝自是不可爲矣。彼益日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諸沈中爲刼首者數十。見夫徐羨之傅亮。事。廢義符。立文帝。卒以誅戮。故徘徊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並殺之。合境肅清。帝既狂悖。衆勸之

隱忍。甘以身殉。悲夫。

南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漢丞相賢之後父祖歸宋寧遠長史叡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其從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官視如己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負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視憕惲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至于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與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永元初爲雍州刺史袁顗主簿顗與鄧琬起兵叡因求出爲

義成郡遂免顗禍及齊末多故思還鄉里乃求爲上庸太守時陳顯達崔慧景頻逼建鄴衆惶駭莫知所從叡曰陳非命世才崔亦懦而不武天下眞人殆興于吾州矣乃遣二子自結于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倍道赴之帝拊几喜曰吾事就矣義師克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尸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帝即位累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率州兵擊走魏寇天監四年詔叡督軍北伐叡遣馮道根等攻魏小峴城未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後進戰叡曰彼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皆殊死戰魏兵敗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能下叡夜堰肥水舟艦大通先攻其東西二小城會魏援軍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雖請何及且吾益兵彼

亦能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時叡遣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人攻拔之遂乘勝至堤下兵勢洶湧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于堤下樹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爭之兵少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比合肥城四面臨之魏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鞍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次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去魏甓城甚

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懾其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于是遷豫州治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軍于邵陽洲。義之拒守六旬。城幾潰者數四。帝命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淵谷。軌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甚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敵已隔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勑景宗曰。韋叡甚謹。帝聞叡至。喜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曰。是何神也。城中知有外援。士氣百倍。時楊大眼勇冠三軍。將萬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率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憚而退。至夜復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軍中皆驚。叡于城上厲聲訶之。乃定。魏人先夾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與橋等。會三月淮水暴漲。即遣鬬艦進臨賊壘。別以小

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熾。募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諸將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單騎遁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溺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禽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以功進爵永昌侯。尋拜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兵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時元英急追仙琕。將復郢陽之耶。聞叡至乃遁。十四年。拜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先。泣止叡。及為州。儁先道侯。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于路矣。餉耕牛十頭。叡于故舊無所遺。鄉里皆懷其德。明年。表致仕。不許。尋徵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慎密。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兄孤過于己子。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洽聞。叡每坐使說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也。時帝方銳意釋氏。士民從風而靡。叡獨不與衆俯仰。所行略如平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年七十九。帝臨哭甚慟。謚曰嚴。叡有雅度。泣人以愛惠為本。所居皆有

政績雖在軍中。被服必于儒者。初邵陽之捷。昌義之甚德。叡與景宗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時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論曰。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至考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韋叡以羸瘠之軀。指麾板輿之上。出奇制勝。威震敵國。綸巾緩帶之風流。豈復遠哉。夫上有好。下必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方梁武佞佛。舉國若狂。明經如徐勉。而言孔釋之同。行身如江革。而受菩薩之戒。獨叡毅然不少回惑。可謂篤信好學矣。其遇敵不懼。有功不伐。皆定力使然。非能强而致也。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也。祖那瓌。魏光祿大夫。父金。齊咸陽郡王太師左丞相。光少而雄傑。寡言笑。尤工騎射。年十七。從金西征宇文泰。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馳射中之。因擒十陣。擢都督。嘗從高澄獵洹橋。見雲表一大鳥。引弓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以累戰克捷。官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二年。詔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三年。周遣齊公憲及尉遲迥王雄等來攻洛陽。光率騎拒戰。雄馳馬衝陣。光僞退。雄追之。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光。光惟餘一矢。射雄中額殺之。周師大敗。迥憲僅而獲免。遂築京觀于洛。遷太尉。初。周人嘗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是齊嬖倖用事。軍政漸弛。反椎冰以備周兵之逼。光每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乎。武平元年春。大敗周師于宜陽。進右丞相。其冬。又率騎兵于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周師相持。周人憚不敢進。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

將韋孝寬等來逼。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又與周將紇干廣略大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捕擄千餘人而還。未至鄴、後主敕令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慰。而朝廷遲留不發。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心甚惡之。急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進光左丞相、初、後主弟琅邪王儼為中丞、性明毅、惡和士開陸令萱穆提婆等專權、間構使馮子琮奏士開罪狀、執而斬之于臺。儼親信因逼儼帥兵士三千人屯千秋門、欲并誅提婆母子。後主急召光入、光聞儼殺士開、拊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因入內見後主。方帥宿衛授甲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于後主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後主拔刀環築其辮頭。良久乃釋。後主又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于是罪之有差。時祖珽媚于令萱、勢傾中外。光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

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焉。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又嘗求娶光庶女不許。後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備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並怨之。其女為皇后。又無寵于後主。珽因而間之。會周將韋孝寬忌光威名、詐為謠言。使諜宣之于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舉。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光弟羨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後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不可。事遂寢。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後主召珽問之。珽請遣人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後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顧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遂與三力士共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反。并殺光二子。珽使郎官邢祖信簿錄光家。僅

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予杖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亢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性節儉。簡聲色。門無賓客。杜絕饋餉。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營舍未定。不先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解甲。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撾背。終不妄殺。士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諸城戍。馬上以

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不伐其功。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敵人所憚。周武聞其死。為赦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此。以其小子鍾襲封焉。

論曰、北齊之先。本以詐力逆取人國。其子孫復不順守。當時諸將相。非跋扈則傾邪。其號稱佼佼者。僅楊愔斛律光二人而已。愔聰明才力。綜機務。典選舉。均不忝厥職。然身為人臣而妻母后。位極宰相而執廁籌。敗閑蕩檢。莫斯為甚。及當主少國疑。進無禦亂之勇。退無保身之智。其名禍蓋亦宜然。明月之與遵彥。雖皆不得其死。然彼死于彊臣。則呼吸猶有可轉之機。此死于闇主。則天壤更無可逃之義。事固有不容例論者。先儒胡氏以為光既不能明告于君。正諸奸誤國之罪。又不能委權而退。以免于滿溢。夫不仁不可與言。親如儼。尊如叡。業有明徵。光以累世勳舊。又無可去之道。計惟一死報國耳。光小心儉約。憂國忘家。邦以其存亡為安危。敵以其死生為慶弔。可謂世臣其人。乃其歿也。尚得邀易代之褒于仇讎。其生也。曾不得回一朝之聽于君父。萬里長

城。頓自壞之。豈獨天之降罔哉。

隋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始復姓焉弘偉容貌好學博聞在周襲父爵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以典籍散佚表請開獻書之路于是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未三年篇帙大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撰五禮百卷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述黃帝堯舜殷周遺制又廣引鄭康成馬宮劉向馬融服虔蔡邕盧植王

肅諸大儒註解辨駁別白請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上饗帝配祖下弘風布教時帝以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尋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辭撰定圜邱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博采揚雄劉歆蔡邕諸書進議且言律本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惟用七律此外五律竟復何施須依禮作旋相爲宮之法又論六十律不可行引京房書反覆辨証上甚善其議又以華夏正聲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器請加修葺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雜有邊

裔之聲當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等參定帝終信何妥之言不聽用旋宮法及新樂成淫厲而哀識者歎其不久焉時楊素恃才貴倨惟見弘未嘗不改容素將擊突厥詣弘別弘送至中門而止素曰吾以遠征來別何相送之近弘竟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獻皇后崩王公已下莫能定其儀注素以屬弘弘了不辭讓斯須具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進吏部尚書每選舉必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

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爲多時服其識度大業初進上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凡壇墠牲幣皆弘所定又詔弘與旅騎尉劉炫等造新律十八篇時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追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百年之久萬里之遙皆須追証前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故曰省官不如省

事也弘咨嗟稱善六年徵幸江都卒贈葬甚厚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行已恭儉言常吶吶不能出性寬厚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弟弼醉酒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孝友弘緩皆此類也

論曰史言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隋文之猜隋煬之暴而周旋數十年不罹其難倘所謂默足以容者乎開皇以來土宇既一海內富強正禮樂可興之日夫明堂者禮之大也鍾律者樂之徵也弘該洽典文言論皆則古稱先非苟而已使得聖明之主探其本而敬用之禮行則不爭既衆著于君臣父子之義樂達則無怨又陰消其放辟邪侈之心內和外順揖讓而治天下者莫善于此豈復有弒奪干上而寇攘于下者乎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觀隋氏父子益信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三終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四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閭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

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裔。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德。永為藩臣。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劒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遠必自迩。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

與賊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元齡居守。元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疏藁數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為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柘。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襁加焉。嘗以微時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論曰。大亮位封疆。居職守。征伐平定之功。不及英衛。謨猷亮不及房杜王魏。馬楮諸公。然觀其隨事指陳。及臨沒遼東一疏。抑亦可以知其概矣。蓋太宗用之有不盡其才也。大亮讀書識義理。嫻韜略。修門內行。厚于天性。徽烈尤堪仰企云。

張元素

張元素蒲州人隋末以小史任景城縣户曹建德亂被執將殺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白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因得釋秦王世民平建德以爲景州錄事參軍即位召問治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參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以備東幸上疏陳五不可大略

言東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疲人失望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數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帝顧房元齡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後若必往雖露坐亦無傷也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令傅太子承乾尋遷右庶子太子好游畋不悅學屢上書諫以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昔三驅非以教殺以除民害不宜反玩爲娛有損盛德孔穎達奉詔勸講宜數逮問惡小必去善小必爲禍福之來皆根于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之不護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復上書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須學古師訓以表飾之雕蟲小技止可間召以代博奕豈宜屢親騎射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性靈以爲常哉帝聞擢銀青光祿大夫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艷嬖何足顧哉太子憚其過嚴夜遣人狙擊幾死又聞宮中擊鼓聲元

素叩閤正言面出其鼓破之然卒不悛最後不得已復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卑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狂暴日熾宗祀以亡故隋文帝代之至楊勇爲太子驕肆敗度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一旦致慈父之隙遂使煬帝失國今上以殿下父子至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用逾七萬龍樓望院悉爲工匠之肆深宮禁門無異闤闠之區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復無悅道好學之資觀舉措又有因緣戮辱之罪外所瞻仰如此

內之隱密可知。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數宜召進。以廣徽美。今反猜嫌。飾非拒諫。禍可既乎。太子怒。遣刺客伺之。及廢。例坐除名。頃之。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

論曰。魏徵稱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元素諫諍。至為微所詐。則其賢可知已。太宗英主。可以理奪。承乾不令。末如之何。今觀其孤忠懇懇。正言嶽嶽。瀆于死而不悔。雖承乾之天終不可回。而元素之心固已共諒于天下後世哉。

蘇頲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也。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採聚賢良異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囚。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所洗宥。神龍間。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明皇平內難。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丞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固不拜。終制乃就職。詔以為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此遂為例。由頲始也。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帝怒。欲自將討之。頲懇切極諫。不納。因言願稍遷廷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來獻。帝乃止。詔立睿陵碑。命頲為之詞。頲辭以前世帝后無之。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或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

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方彫弊。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成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桿撥玲瓏鞭。頲不予。奏罷之。或病其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節耶。嶲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

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好得爾。苴院愧悔。謀遂寢。從封泰山。詔撰朝覲碑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謚文憲。頲性廉儉。俸廩悉散親族。儲無長貲。與張說文章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留中。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論曰。頲與父瓌相繼稱賢相。可謂盛矣。頲任職公忠。實有過乃父者。故能與宋璟同心輔政。翼成開元之治。則其賢非淺尠也。在蜀能扶彫敝。寢蠻謀。秉道敷奏。不以遠近廢忠節。文辭敏贍。與張說齊名。然說多權譎。而頲終守正。說與姚崇不免有猜。頲與宋璟相得甚歡。故削說而錄頲云。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濱與吐番戰沒忠嗣時方九歲始名訓入見明皇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觔每敭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敵隙時出奇兵襲克之軍每出名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牧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甚遠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又討吐谷渾于墨離平其國數出戰青海積石軛大破之又討吐谷渾于墨離平其國帝方圖石堡地詔問攻取計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忌其功日夠搪過答會董延光建言下石堡詔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付兵而士無賞格兵馬使李光弼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詭士勇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讒口乎忠嗣曰吾固寧得一城不足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受責天子不過以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忠嗣豈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光弼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復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帝怒又安祿山城雄武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禁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力陳其冤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忠嗣在朔方每互市輒高價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漸少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故邊兵益壯馬以滋息

論曰忠嗣負勇敢善用兵而能持重不生事斯其所以為賢乎不以所得易所亡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此仁人君子之言不意于將帥中見之從來為將皆利立功為相乃思全民忠嗣以名將之才兼有相臣之度雖

不幸爲林甫排擯。弗得盡展所長。然有唐大將控邊鎭重不擾。威愛並行者。必以忠嗣爲稱首。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韓城。又徙下邽。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甚重之。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獨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癘。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謨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嚴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謨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獻羨餘。將加平章事。居易言鍔求進奉。不卹影響。若假以名器。恐諸道聞之。爭裒斂生人以求所欲。殃民壞法。不可復追。李絳亦諫曰。鍔在河東。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千五百兩。居易又與李絳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是時孫璹

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
金吾將軍居易請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
因繫閭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
妻嫁債無償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
宗叛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
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
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
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承璀為制將又充
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

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又諸將耻
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且陛下念承璀勤勞富
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
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帝不聽既而師老不決居易又言
亟宜罷兵毋貽後患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元微之以使外
名還宿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微之傷面帝引
前事貶江陵士曹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使
臣先賊恐自今中使益橫人無敢言者且其為御史舉奏
不避權貴切齒者衆恐自今無復為陛下言者矣不聽後
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
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欲言者
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
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
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
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
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
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為流言所中出為蘇州刺史中
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
適所遇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
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令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
詔使受之辭曰布父雠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
財誼不忍力諫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
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
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
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
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

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居易乃句外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李德裕及絳為相。直臣之氣益張。居易自比。益平生遭遇有相似者。裕當國。素惡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知無不言。多見聽可。為當路者所忌。遂擯斥不獲施。乃放意文酒。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最工詩。頗以規諷得失。尤能諧俗好。至數千篇。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微之酬詠。故號元白。微之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及敏中為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皆為立祠。新唐書贊曰。居易與元微之以詩齊名。然居易用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以立功。雖被斥而志不衰。當宗閔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微之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論曰。憲宗未平蔡以前。孽孽為治。朝多直臣。時裴垍為相。居易及李絳為翰林學士。屢進讜言。天子改容聽納。宋蘇軾每作詩。輒以居易自比。由今觀之。二人之忠節直氣。不相上下。而雄邁之才。軾固不可及。至于冲遠和粹。居易又自有以過人者。雄峙二代。振耀今古。未知其孰先後也。然皆弗獲展布其能。豈所謂以文章掩其政事者歟。

柳公綽　公權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累遷開州刺史。邊寇常跑城。吏白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數出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且謂公綽愛朕深。置之坐陽。踰月。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復當國。坐與裴垍厚出爲湖南觀察使。乞便養。求分司東都。不聽。俄徙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鄂岳卒。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自請行。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悉以兵務屬之。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感勵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及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以母喪去官。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旁午。公綽奏館遞置乏。驛置多缺。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官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又改禮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在所吏壞法亡誅。舞文者。牛僧孺罷政事。持節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爲刑部尚書。俄拜鄆寧節度使。先是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寇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爲刑部尚書。太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旱。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使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爲九姓六州所畏。公綽撫之以恩。沙陀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一日召故吏韋長至。謂曰。爲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璡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謚元公。綽所

取士。多知名。性仁厚。嘗曰。吾涖官。未嘗以私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在公卿間。最有家法。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羣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遇飢歲。每飯不過一器。曰。四方病餓。獨能飽乎。令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

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必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妻韓氏相國休曾孫皐之女也。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及公綽卒。子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于通街。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于馬首。公權屢止之。終不小改。律身以禮。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言。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于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犒軍必華盛。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

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官至天平節度使。以廉直稱。仲郢子玭亦賢。爲御史大夫。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朝。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常與同僚六人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濬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橈。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名問得失。因言郭旰領邠寧。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旰尚父從予太皇太后季父居官無玷。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對曰。旰誠動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户曉。因引王珪諫盧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送女還旰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時。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愛其情詞皆足。命題于殿壁。曰。鍾王無以尚。

論曰。公綽侃侃。以忠智自將。負文武之材。公權諍而不阿。亦其次也。遭牛李相傾覆。以好惡為盛衰。公權中廢。其亦有不盡其才者乎。自漢以來。家法最著者。東漢楊氏。唐柳氏。宋呂氏。為首稱。楊氏世篤忠貞。自震至秉及賜。皆為名臣。傳續編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也少沉靜有檢局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本饒父卒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閒不自振妻子追咎晏如也杜亞守東都署爲從事張建封辟爲徐州從事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除圖代之疾驅至藩曰喪難之秋君宜謹守土衆欲何爲須疾瘳否則以法劾君矣兼錯愕而去恨之因誣奏藩搖動軍情有非望德宗怒密詔杜佑素重藩得詔不忍發名藩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以百口保君矣帝未信亟追藩入見望其儀度曰此豈作亂人耶釋之授秘書郎朝臣慕其名爭欲見之時尚書王紘得幸邀藩一造當即用終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藩惡其朋黨煖赫日會聚飲酒好爲俳語相狎昵一見即謝絕後仲舒等果敗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初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吏驚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文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知無不言帝以爲無隱甚重之問以前世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

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又問祈禱之說藩對曰自古聖達不爲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漢文帝每祭祀敕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盛德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苟爲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取況神明乎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有詔下中書門下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不可應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作別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之後數日吉甫中藩以事罷爲太子詹事明年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

五十八贈户部尚書諡貞簡

論曰藩當時推爲鯁挺觀其挫杜兼絕朝貴請謁氣槩固已凜然矣給事批勅宜爲宰相所忌而裴垍以此薦之取筆塗詔亦太躁率憲宗聽而不罪然則藩之鯁挺固亦其君與相共成之者乎祈襲之說神仙之對非閒道守正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右補闕元和初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持讜言正論憲宗嘉納固詔自今學士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書矣堅不奉詔帝聽之惠昭太子薨是時穆宗居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將建東宮帝命羣爲澧王作讓表羣不奉詔曰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爲用讓今遂王嬪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

季安以五千繚助營開業佛寺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進户部侍郎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帝又語羣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當死其母老而子以養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待出敕無及矣于是免死其敢奏平恕多此類帝嘗語以聽受之難比詔學士集前代事爲辨謗書以自警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僞審之至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其要在于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

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稹進羨餘錢七百萬。羣以爲受之失信天下。請賜還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時皇甫鎛以言利得幸。陰結左右求宰相。羣奏用人得失。所係匪輕。非特爲皇甫鎛言之也。范氏謂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於戲。信夫。羣公忠平恕。議論知大體。羽翼穆宗歸功先帝。其賢吏可嘉也。武寧節度使。左遷羣秘書監。分司東都。

歷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改檢校吏部尚書左右僕射。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論曰。崔羣言用人得失。所係匪輕。非特爲皇甫鎛言之也。范氏謂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於戲。信夫。羣公忠平恕。議論知大體。羽翼穆宗歸功先帝。其賢吏可嘉也。武寧節度使。左遷羣秘書監。分司東都之逐。不足爲賢者累。故綱目諱之。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四終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五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鍾僑　分纂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從世宗鎮澶淵。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三年、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卽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及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初太祖事世宗在澶州。以彬掌茶酒。嘗從求酒。彬曰、官酒不敢相飲。乃別沽以飲太祖。及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器重焉。建隆二年、彬自平陽歸。太祖謂曰。我昔欲親汝。汝何疎我。彬頓首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太祖

然之。嘗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彬耳。乾德二年、冬、大舉伐蜀。以彬爲都監。諸將皆多所屠殺。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悅服。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縱酒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斌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蠭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翦平之。洎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言諸將貪縱事。惟曰清愼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卽日授彬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餘金寸錦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皆克。遂圍之。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復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

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當厚自齎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旣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絶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衾而已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彬性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自吾爲將未嘗以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多此類咸平二年

被疾眞宗親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材器皆堪爲將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七子璨琮瑋繼領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

論曰古稱元首股肱明一體相待而成非獨輔弼之臣也征伐爪牙之將亦有之藝祖初興武惠著節擾攘軍旅之間躬擐甲冑日不暇給乃能以仁恕恭讓爲本廉儉律身以禮進退可謂鞠躬君子也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爲官有風節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雍熙中舉進士授同州觀察推官以辨小女奴獄平反得情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淳化初寇準掌選薦五人文學高第名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累官翰林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窟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出師更待十月運司散芻粟復徵進軍即日取辦芻粟而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之太宗大怒立命中使驛取盧之翰賓玭等首兩府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帝拂衣起入禁中若水留延中不去久之帝出詰曰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

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脩太宗實錄成八十卷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其禦敵策曰傅澤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規邊寇俾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今若加法于澤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其安邊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其時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

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位皆不至觀察使。益位不高。則朝廷易制。深爲成將推服。帝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鄧州觀察使。

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六年。表以疾歸京師。卒。年四十四。贈户部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有集二十卷。初。若水爲舉子時。見陳摶于華山。有一方外人。熟視若水。曰。忽流勇退人也。後若水爲樞密副使。致仕。年未四十云

論曰。若水之才。雖未究其用。然其清勁正直。終始無瑕玷。是時宋初開國。節義之風未振。如若水者。顧安可少也。至于爭盧之幹事。尤關國體。洞曉邊務。規畫可施。而行。常以爲儒臣知兵。信夫。

曹璋

曹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國人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壘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踐險曉羌語耐寒暑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德明立所屬有數大族請援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帝以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眞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因令別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

付本道復知渭州千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徙知秦州初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十砦凌凌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鳴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是瑣厮囉勢感退保磧中不敢出丁謂逐宰相寇準惡璋不附已指爲準黨譖知蔡州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內不出會賊至璋奮起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璋方與客圍棋不應吏亟言之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汝再三顯言耶謀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多廢地璋募人耕之若干

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爲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又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擇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寇。後皆爲法。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

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下令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瑋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衂。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或以爲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邀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眞宗愼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于左氏。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云。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寶元中。王駿爲樞密使。趙元昊叛。帝召問樞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而王駿謫虢州。語所善翰林學士蘇公儀曰。駿之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駿爲三司鹽鐵副使時。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爲定帥。駿事畢將還。瑋謂駿曰。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愛其雄才。

遂爲之留。明日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何以教之。曹曰。瑋在陝西日。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將殺之。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爲失計。今更以貨殺人。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

畫乃元昊也。

論曰。瑋之在邊。算無遺策。其料元昊也。于其爲童子之時。十年之後。毫髮無爽。何其神哉。忠誠謀國。所以思患而預爲之防者。無所不用其極也。父子著節。宜矣。

孔道輔　鄒浩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以下皆莫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有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飾。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曰。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福。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勃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知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處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二年。除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

揚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宰相呂夷簡告以皇后當廢狀。道輔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于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登憲府。

權貴益忌之。未幾。出知鄆州。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之。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元祐初爲鴻臚卿。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眞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遂爲定制云。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久之。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兵未戰以決勝爲主。既勝則以持盈爲難。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勅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是時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乃上

章露劾。數惇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昔仁祖時。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陛下之廢孟氏。天下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

有子。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

竄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累遷中書舍人。又上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吏兵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與葉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既退。陳瓘謂之曰。禍其在此乎。他日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于公論。吾復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藹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念。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浩之友。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素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居家。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澠。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宮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王回勸之曰。事孰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相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閒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曾誕公亮之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浩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者。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

者以比爭臣論云。

論曰。道輔高風峻節。振動一世。議者謂宋自范仲淹始振作士大夫之氣。道輔之舉。功亦偉矣。鄒浩言于孟后既廢之後。曾誕論之是也。然道輔居呂夷簡迎合之時。浩當章惇專擅之日。世有汙隆。禍有淺深。故浩尤爲難。浩之三友。所以處浩者不同。而皆有理致可觀。亦僅見之美談也。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宥州。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嘗以寡擊衆。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聞鉦一聲則止。再聲

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如言。纔遇敵。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夏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夏兵亂。遂大敗之。又嘗戰已大勝。追奔數里。敵兵忽壅遏山隅。士卒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後驗其處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曰。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尹洙爲經畧判官。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

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累遷涇原路副都總
管經畧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名見問以方畧。
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累遷彰化軍節度使
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
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師久無功。又命
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
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
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青宣撫使。率
衆擊賊。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曾公亮問方略。青曰。比者軍

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
已有求從青行者。青曰。能擊賊有功。則朝廷有厚賞。若不
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由是所辟取皆素知可
用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
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
斬以徇。于是一軍肅然。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
四面嚴兵。每門皆設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
即時得通。野宿皆成營柵。所居陳兵。彀弓弩。皆數重。精銳
列左右守衛甚嚴。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

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鬬。
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
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
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
休十日。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
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
逆戰于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官軍薄之。裨將孫
節中流矢死。賊氣銳甚。青急麾白旗。人人皆殊死戰。先是

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
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
皆披靡。相枕藉死。賊大敗。智高夜焚城遁去。遲明青入城
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
脅者。慰遣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
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初青之至
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
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還京師。帝嘉其功。
拜樞密使。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

人糧以待之。詔以緡錢三萬爲軍賞。青既至。撤余靖勿與通。即上奏曰。李德攻聲言赴援。非其情實。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外助。萬一蠻兵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詔從青議。賊平。人服其遠畧。青在樞密四年。罷判陳州。明年。英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善用兵。尤推功不伐。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青爲樞密使。有狄仁傑之後持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

青謝曰。少出田家。一時遭際。敢自附梁公哉。厚贈而還之。青既貴。每至韓家。必拜于廊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孫。蓋真定副帥時嘗于軍中宴琦。遊士劉易在焉。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默卒敢如此。詈青不絕口。青殊自若。笑語益溫。次日首造劉易謝之。琦于是時已知其有量。青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戒內外勿以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賚中牢祠其家。

論曰。青之討智高也。朝臣謂青武人。不足獨任。宜以重臣統之。獨龐籍力言青可用。且謂委任不專。將致僨事。帝用其言。青以成功。此與杜黃裳力保高崇文以破劉闢。李迪力保曹瑋以成三都之績同。所謂廟算者非耶。青之將畧益一世。而謙讓不居。其識度有過人者。晚遭曖昧之謗。非其素守乎。于上下。幾于殆矣。韓范之所摩厲。其不爲無助哉。

常安民　任伯雨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中取士學者皆宗王氏安民獨不變春試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由是名益盛然安石欲見之終不肯往六年登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秩滿還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當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追科使民自輸常先他邑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皆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寺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然其黨分布中外偽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賢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得志至于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若以數十人而制千虎必不勝矣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轉宗正丞蘇轍薦為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不知恥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則反是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于當及拜監察御史遂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中官裴彥臣與户部尚書蔡京相結強毀人居室以建慈雲院事聞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奸狀非法所能盡願重為降罰以肅百僚及獄具惇主之止坐罰

金安民復論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疏數十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及大享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初以安民數撼

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其後安民併論曾布。布乃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耳。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不當爾。敦逸以爲黨于蘇氏。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遊。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爲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清江主簿。旋知雍邱縣。御吏以法。撫民以恩。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維舟無得宿境內。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遠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

后于何地。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外國之人。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章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

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人。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廹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不可不戒。已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勳。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

觀以禳之。伯雨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諷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既而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宣和初。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詔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等。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徽宗之初。諸賢章疏。多論章蔡之奸。非好排擊也。小人在位。彼將植黨樹私。以誤國殃民。于是善人不得進。善政不得行。猶氷炭之不相入也。安民所與公著書。大哉言也。于時宣仁在上。距紹聖之世。尚四五年。使搜羅俊賢。繼踵而進。以承諸老成之後。殆庶幾乎。及韓忠彥當國。猶持杯水以沃燎原。弗可為也已。以時之難如彼。以遇之難如此。宋事所以不競哉。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元兵破永年將屠城磐父禧磐家以助軍費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鄜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至大四年擢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經史百氏文詞宏放浩無涯涘後寓居河内東平總管嚴實與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須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脫身馳入京師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從平李璮還拜翰林直學士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兀解貪暴不法有趙清者發其罪使家人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解不爲理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真定望起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捕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及將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數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若分力東方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畧言禁戢宣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遥遠貪官汚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切罷去則小民冤死無所訴矣按察司得不廢朝廷錄平宋功還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

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曰。汝豈有他心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臣年已八十。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恐其憂懼。遣侍臣慰撫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詔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磐資性剛方。閒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不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作

碑文。磐拒弗與。所薦宋衛。雷膺。魏初。徐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太傅。追封洛國公。謚文忠。

論曰。世祖之時。集天下名儒。列于侍從。與之朝夕論議。雖不盡見施行。亦大畧有效焉。磐儒者而長于吏幹。故建明爲多。當兵革財利之間。因事度義。以行其正。晚爭日本之役。批逆鱗而不恤。與竇默之獨論王文統非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孰能與于斯。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官翰林院編修。母楊氏。祭酒文仲女也。集三歲知讀書。父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叅知政事槱。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升國子助教。師道以立。仁宗即位。除太

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宜求經明行修者。以德化之。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者。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舉動于人。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嘆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英宗即位。拜住爲相。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

見求之江西。又不見。及集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集與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常在行。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資。竭民

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一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爲議者所沮。事竟寢。其後海口萬户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即位。仍兼經筵。集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惜其去。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飢。民枕藉死。有方數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宜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

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于空虛之野矣。帝稱善。集因進曰。幸假臣一郡。必有以報。或沮之曰。集欲以此去耳。遂罷其議。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進。以目疾丐去。不許。集弘才博識。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人亦莫之知也。後謝病歸。至正八年五月卒。年七十有七。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

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槩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濱死。亦不以爲德。平生爲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槩。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巷。右室書邠竟夫詩。題曰邠巷。故世稱邠巷先生。

論曰。元之名人才士。惟集于經濟最優。觀其屢乞州郡。豈亦有所抑而思奮者耶。其所建築堤壅田之議。百世良規。而當時之論。至恐主其事者。政以賄成。遂以中止。有治人。無治法。豈不信夫。

早紀附